

近村落處搜檢客貨拋擲兩崖旣無塚舍可儼亦無人  
夫可僱窘而行賄不饜不止余深悉其弊故初至濟寧  
卽首申禁令焉七月初二日早行十二里至半邊店又  
十八里至駱馬湖口湖已障于隄而黃河支水從西南  
來會水勢甚盛一瀉而下疾若驚雷漕船牽引甚難停  
二日督催初四日早飯後行十里至五花橋又十里至  
宿遷縣東關是晚入城訪同年徐畫堂庭中紫薇花盛  
開賦詩一章初五日解維二十里至孫家塘又二十里  
至白洋河東岸決爲小河曰留龍澗有橋九空橋頭草  
屋數間西岸卽白洋河峭有千總駐防其南有木柵收  
稅爲宿遷關分守巡攔地宿遷故無關從前因河督令  
南來商船帶裝隄石後收石者勒索交費舟人苦之自

願每船輪裝石費若干遂因緣私征貨物百倍石費近

曰臺臣

奏請加額至五萬然關旗猶稱征收石稅循名責實通商  
惠民以復舊制必有任之者河稍折東南行二十里有  
村曰古城又折而東北二十里至崔鎮北岸草房數十  
間而已又十五里至曹家嘴又十五里至中興集集屬  
桃源距縣城十五里而近然集在運河之西家人持勘  
合赴縣押印渡運河又渡黃河甚濡滯至暮始返聞撫  
州幫尚有十八船未渡黃河而淮安官吏謂余必至郡  
肅館以俟余畏煩擾地方遂不行遣所帶筆帖式往催  
初六日捩舵溯流而北是日大霧霧散得微南風然水  
方大泛用絳夫二十有三人而虛舟不前至宿遷驚鼓

發更矣明早挽舟上近午始至駱馬湖口自八閘以南  
惟此地急溜難上運丁于淮安短僱絳夫過此溜始返  
近日漕艘水手有打加添惡習蓋水手中黠桀者號名  
其衆毆辱運丁壓添工費稍不饜卽搥擊船具攘奪客  
載運弁莫能制浙江温州幫過淮後卽爲此狂舉余以  
語漕督張公重杖其魁荷校高廟側克燄稍戢而淮安  
短絳夫亦尤而效之余在中興集有撫州幫來懇絳夫  
打加添傷其項頰余詢絳夫安在云已前行聲言至駱  
馬湖口將大闕余卽飛檄漕標後營遊擊方文登嚴加  
禁治蓋方遊擊以催漕駐營于此也至是來迎詢之云  
首禍者已就拘繫不敢譁矣是日七夕至皂河口約二  
更陰雲掣電星月皆不見初八日早行見撫州幫船詢

運丁云尾船淤阻者已于初六日盡過黃河矣余在宿  
遷檢該營去歲漕艘入汛出汛號簿尾船過黃河亦係  
七月初六日因念去歲漕艘過黃河逾限以至凍阻大  
半今日日正同將來正不知何如也心甚憂之督僱各  
幫前行晝夜不令停泊凡運弁投文及運丁投花名冊  
向日催漕者俱有陋規沿途催漕文武官運丁俱有餽  
送謂之士宜余訪聞今歲漕艘亦每船派銀四兩爲料  
理催漕大人費用余初至濟寧卽嚴諭禁止併禁沿途  
催漕文武需索餽送每幫運弁運丁叩見時必首詢曾  
否費用及兩岸催漕官有無需索嚴飭不得容隱官弁  
人役頗知畏懼而此地有孫遊擊者督催甚嚴余頗嘉  
之後細訪其所爲特以憤不得常餽故遷怒旗丁非誠

于督催也尾船既過未追究然法立弊生如此爲太息  
久之初九日過三汊河至新河頭望隄東民地悉成巨  
浸蓋六月以來大雨時行故也余雖喜運河通利亦甚  
閔民人田廬之苦而舟人謂邳泗之間夏秋洪水實歲  
以爲常云暮泊夾溝驛初十日早至梁王城其地有金  
龍四大王廟湖南二幫糧艘停泊廟前結綵棚合兩舟  
演劇余亟令查拿立將綵棚毀拆蓋糧艘固不容停泊  
而是時

大行皇太后服制尚在百日內也須臾喚押運通判及千總太  
加詰責並叩頭云官弁固不敢爾因昨晚停舟避風值  
大雷電舟纜皆斷掣出四舟其一竟破水手等恐懼故  
賽神以禳之余謂

大行皇太后之喪百神有知皆當制服彼何敢觀劇耶官弁叩  
頭流血謂實水手所爲水手等愚頑無知官弁不能制  
乞寬宥因移知漕督杖首事水手數人遣之又前至黃  
林莊莊舊有草壩向年尾船過此卽加封築以養八閘  
之水今歲大水通漕併草壩沒水中蓋天人效順十餘  
年所未有也是日宿高廟十一日早行進侯遷頓莊丁  
廟三閘水俱平閘背約高十二板至萬年閘地陡水急  
始依會牌啟閉漕督張公在閘監視余往晤共飮因深  
談漕弊余初出

京時有鄉試同年係軍籍者贈余一冊備載過淮抵通漕  
艘之苦凡官弁兵丁胥役陋例皆在焉張公云近得一  
劄子專言天津以此運丁之苦尤爲心惻余謂天津以

北倉塲總督所治也今漢倉塲陳公天下清官滿倉塲  
李公爲

聖天子特用此二公不爲疲丁甦此困將來復何所望張公  
謂二公亦未必盡知交淺不敢言深誰爲二公言者余  
慨然曰余當任之十二日止不行卽于舟中作長札致  
陳公併達李公後附積弊條件借張公官封飛達焉十  
三日張公別余往高廟料理漕務蓋張公座船及胥役  
皆在高廟也余以此三閘地陡進船甚難張公旣去因  
留督諸船至十四日晡時始行至張莊上流水復大發  
八閘復通漕行十五日過得勝閘復指麾下版久之乃  
行至韓莊近二更月明如晝十六日五鼓行十五里至  
姑莊天明又二十里至郟山觀微山湖決口約寬十餘  
丈掣入糧艘三其二引上一竟破折板而去底猶沉湖  
中詢所載米已灑帶本幫約耗三分之一云凡糧艘有損  
壞未沉者先搶救米石分寄同幫各船赴通交納謂之  
灑帶又前至彭家口詢泃河通判十字河淤所取篙試  
水深六拿半凡中人大指與食指所及爲一拿合營造  
尺五寸江南浙江糧艘小而載輕每丁運不過六百石  
水五拿卽可行江西糧艘較江南浙江加長三丈餘載  
米九百餘石或千一二百石不等水七拿始得行湖廣  
船載米亦不過六百石因江湖之險與江西同故船式  
與江西同亦用水七拿江西湖廣路遠船多後至此時  
所過皆江南浙江幫故遘行無阻而余慮江西湖廣船  
至不免淤阻嚴飭泃河通判急加挑濬務深至七拿以

上乃已通判治泃河北起珠梅閘南盡臺莊故獨以責之云日午至夏鎮風暴至大雨踰兩時維舟不行日沒復行十里至楊家樓又三十里至珠梅閘入山東魚臺縣界又十二里泊徐家營房十七日天明行四里至滿家口聞有決口因登岸閱看有嘉興白糧船一隻掣入米已分給通幫船不能上又行十八里至馬家口決口尤寬細詢土人云東岸故有減水壩管河官署魚臺主簿盧某貪而劣每歲有修河銀數百兩盡歸私橐又將昭陽獨山二湖名民種藝而私收其稅畝索錢百三四十文日久民怠黠者以其爲私稅也不時償簿恚甚因河水大發決隄灌之曰彼不償吾稅吾亦淹其所藝然水勢洶湧旣決遂不能復遏倒灌數十里併及濟寧州境怨聲載道余嚴詰之叩首曰不敢不敢而已督令修堵曰無費費須責印官余一面移咨河漕二督及山東巡撫會稿

題叅一箇檄魚臺縣料理決口自夏鎮以上兩堤之外水勢浩渺東爲獨山湖西爲昭陽湖獨山地高水可入河昭陽地低必下八閘乃能濟運然昭陽淤淺民人種藝殆滿與山無異又二十里至邢莊聞糧艘雙掛間不容刀雙掛者兩岸俱泊也問何以不行曰濟寧至此百一十里頂幫不能前蓋濟寧在城天井二閘爲之阻也余亟催舟人疾進窮其所以阻者稍前五里昭陽湖隄決舟並由獨山湖行以避決口凡行七里至利見閘詢閘吏云糧艘遇此者四百三十餘艘矣又前三十里至南

陽余所委蘇司官來迎以勘合鈔牌用印止不行十八日行八里東岍有溝來會詢其名曰沙泉然舊圖南陽以北淮有硯瓦磨鎌二溝豈其一耶又一水來入運河在南陽之北今河水大漲倒灌而入其口哆然疑卽泗水也又四里至棗林閘閘故不下板以上流有山沙淤淺因下板蓄水濟之又四里至魯橋又九里至師家莊閘又五里至仲家淺閘停舟謁仲夫子廟碑版詩文皆近人作古雅者絕少詢其子孫甚盛聚族此地者八百餘人第宅極壯多立鳴吻其在開州泗州者盛亦稱是云又六里至新閘又八里至新店閘又十八里至石佛閘又八里至趙村閘又六里至在城閘又一里三分至天井閘天井地陡故里許卽建一閘焉濟寧文武官來迎者云公館在蓮亭蓮亭者卽古南池在濟寧南城下今爲河漕二督公會之所六月初河督齊公以

國服居此齊公尋以河決中牟往河南傅公館焉近因張秋漫口傅公往視故知州以館余二十日傅公自張秋來余亟往訊張秋水勢傅公曰濟寧以北六十里無一船余曰濟寧以南船阻滯胡不速之曰予不暇與公同事矣昨部文至有

旨命予由淮安查河決下流有無傷害高堰一帶仍溯流而上直至中牟與河督齊公商酌堵塞機宜而別

命漕督張公助公僂運餉已卽行矣因與共餼而別然張公尚在八閘而濟寧以南漕艘壅塞不得行者百有二十里此必有故思至徹曉二十一日早起親至天井閘相

度名管河同知及閘官問船何以壅阻曰法如是不能  
速也問天井以北至通濟閘路幾何曰三十里問通濟  
放一漕天井放幾漕曰漕規此閘啟則彼閘閉彼閘啟  
則此閘閉一漕不能使彼少而此多也余笑曰是  
非漕規乃不知有漕規以至於斯也余查今戶部侍郎  
張公所著居濟一得云通濟閘啟一漕天井閘可啟四  
五漕其非一漕一漕也明矣天井閘下至在城閘止一  
里三分一漕所容不過百二三十艘而天井閘上至通  
濟閘長三十里一漕所容當可二三千艘多寡懸殊豈  
有一漕一漕之理且兩閘相去三十里必俟會牌而後  
啟放則此閘已閉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彼閘啟則  
彼閘既閉又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此閘啟送牌既  
未改用馬遞閘夫步行日不過七八十里而已而天井  
漕所容船甚少每進百二三十艘即須停步行六十里  
往還之久無怪乎日僅啟一漕終日閉閘而後船阻滯  
也吾與汝更定其法天井閘止下與在城閘會牌而通  
濟閘則聽其自爲啟閉而不必會即一日可進三漕矣  
河官咸謂不會牌非漕規卑職等不敢違督漕大人令  
余怒曰汝自不知漕規致誤漕務尚敢固執耶有議吾  
更法者吾自當之則咸爭曰凡會牌啟閉者恐兩閘齊  
啟則水速洩致上閘漕涸而損船也余笑曰天井雖啟  
在城猶閉通濟漕長三十里再啟天井多一里耳三十  
里漕不畏洩水三十一里即洩而滙乎濟寧河深九尺  
以三十里之通濟益一里三分之天井以一三乘三十

作二十三分卽天井盡洩滅通濟水不及四寸水九尺  
不損船水八尺六寸卽損船乎衆不能對遂行之是日  
天井進二漕較前已加倍然水勢陡急進船甚難二十  
二日復往監看細思其故因問天井在城二閘各下十  
幾板管河同知曰二閘各有十四板止各下十二板余  
曰汝輩爭論漕規汝輩不知漕規也甚矣舊法天井閘  
下板十六在城閘下板十八故水勢平今板少故水急  
耳爲我趣添板則咸謂不可添板則水高力勇恐壞閘  
余詰曰十八板高與閘平乎曰閘高二十板今若十八  
板則去閘不遠故恐壞閘余嗤曰水性必平滿而後橫  
決但低一寸亦無害也曰柰猝無板何余曰天井在上  
流不增板可也在城則斷斷宜增汝謂在城故餘二板  
再益以天井二板共十六板可也趣行之水果平初用  
六十人引縴猶不能上今三十人速上矣是日進三漕  
又二日壅阻之船盡進而濟寧以南揚帆徑行無停泊  
之船矣蓋余初至濟寧時急于晤漕督于二閘未及密  
視而是時漕船尚未擁擠亦思不及此今始爲改正云



穆堂別彙卷之十八

臨川 李 紱 巨來

記七

漕行日記二

余既改定濟寧漕規船至卽行畧無停滯擬北行趨催  
前船訪聞向來糧船至濟俱停泊金龍四大王廟前演  
劇祭神旗丁借此耽延裝卸貨物水手則利其飲食酣  
嬉詭言神威顯赫

聖祖皇帝曾欽賜祠額無人敢慢不祭卽損舟虧折米石有害

公務催漕員弁畏執其咎雖他處嚴催至此地則不敢  
禁也諸弁丁因余于梁玉城拘演劇祭神者余所居蓮  
亭適在神祠左僅一墻隔糧船至此皆剪牲望祭不敢

穆堂別集 卷之十八  
停泊廟中優人從前日演劇應數舟力不勞而獲利多  
自余來寂然自食又莫敢有代請者因自向闈人叩首  
陳乞云渠輩自有賽神之劇與糧艘無涉乞聽許唱演  
蓋藉此嘗試因以開其端耳余訶云賽神止用牲醴致  
祭何必演劇且

大行皇太后喪未滿白日神亦不敢聞樂也因念余若舍此地  
而北後至之船必且演劇延誤當俟尾幫過濟然後北  
行又向例漕運總督催漕船至濟而止尾幫過濟卽拜  
疏南還蓋自濟寧至南旺六十里當南北之脊水勢平  
正南旺以北則順流而下無庸催也漕督旦晚且至余  
亦應附

奏糧船過濟劄子遂止不行七月二十六日漕督張公遣  
賈

奏家人至附還余前所

奏劄子併具刺稱賀云本月十七日大人已奉

旨陞兵部右侍郎時余未准到部文而張公家人適先聞

恩命故來告知又二日張公至語余云此番奉

命代傅少宰助公催運當督催抵通入

覲雖拜糧船過濟疏不能遽南還然南北往還道遠吾當催

前幫煩公督其後俟尾幫過濟拜疏後卽前驅矣明日

偕張公登文昌閣觀漕船過通濟橋橋已中圯兩涯猶

在束水甚怒與閘畧同旣無閘夫引纜同幫亦不爲打

差之舉牽江甚哀而舟不前余語張公此非閘當照打

閘例飭同幫派水手助絳張公以爲然趣行之舟果速

進八月初五日尾幫盡過濟張公拜疏行余亦附上  
奏劄初六日督尾幫前進至十里鋪過通濟閘傳閘官封  
南柳林閘嚴諭再四敢盜啟必叅不貸蓋汶水至南旺  
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尾幫既過南旺專速  
北漕故封南閘俟尾幫過臨清盡出閘河然後啟南柳  
閘分汶流濟南漕此漕規也初十日過南旺登隄審汶  
水分流形勢時晴霽之餘汶水猶壯滾滾東來氣如白  
虹心甚快之遙望東草場湖在汶水北馬踏湖在汶水  
南隄西爲南望湖蓋山東六湖之三號爲水櫃濟漕所  
亟需者皆淤爲陸地河務漕務廢壞甚矣蔓草中宋尚  
書祠在焉守祠諸孫來謁因詣祠薦瓣香念昔人疏鑿  
偉烈悵然太息是夕至開河烟光中望民居頗繁五更  
解維傳檄通漕放船晝夜行毋許刻留每至一閘停舟  
守催務使去者無少停來者無少斷望前舟檣影稍密  
或後舟相望稍稀濶卽遣兩舫弁兵馳馬拿首泊船丁  
是時蒙

天恩陞兵部故沿河武職頗効命雷令風行馳馬未至而停  
泊者已邁進矣十一日至靳家口十二日至張秋決口  
已築曹家單薄一帶又增築月隄署通判表臺來謁併  
呈築隄工料細冊甚明晰夕陽映湖面紅紫黃狀將昏  
復明因循隄閱新工令家人取木椿椽試俱堅實聞表  
倅才長而料理盡心云十三日至荆門閘初余嚴飭漕  
船每至閘口俱揚閘徑行不得用隈閘法揚閘者放舟  
中流指定閘口衝開而下隈閘者泊舟舫傍循舫至閘

口始正舵下開揚開失尺寸卽觸舩壞舟隈開則無此  
患然隈開迂緩食頃始放一船若揚開可八九船矣故  
余嚴禁隈開及至荆門一船橫開口方用數船轉絳索  
引數百人譟呼齊力久而始正詢之蓋仍用隈開法船  
依東岬至開口捩舵過猛船尾西掠而致然也余召開  
官訶詰胡不遵揚開法汝輩慮揚開險今隈開不更險  
耶嗣後敢隈開者必懲仍飭夜中放開多置火炬是夕  
月甚明燈火照燭如白晝篙舵嚴飭距開數百步舟人  
肅若銜枚執舵審固指開長驅如矢赴的前後蟬聯不  
絕達旦放舟百六十無絲毫觸舩開下驚以爲神十五  
日至高城開阿城屬陽穀古阿邑故名開吏來告水勢  
猛揚開恐冒險仍隈開蓋是時南柳林開封閉已五  
日汝水方盛故下開頗急余登岬閱視兩涯有月隄橫  
截小汊逼水趨開故勢益猛亟令鑿月隄中斷以分水  
勢船行甚穩是夕中秋月明如晝據高嵯督催時徘徊  
步聞上下月光照映枯髯如雪自念年甫四十九而早  
衰如此因憶去歲中秋在永定河用子瞻和子由七言  
古體韻再疊一篇末云河濱放廢河濱出長笑一生江  
海客慨然久之東方漸白開開吏今夕放舟幾何曰百  
八十五艘因戒令毋違揚開法解維行十六日黃昏至  
東昌文武官弁來迎詢前船云過行無少泊者先余嚴  
飭禁沿河催船弁丁毋許索運丁陋規至是訪聞運丁  
餽都司某瓷器不受再送始留其半因訊運丁何違吾  
法彼不受亦已矣何故強之曰彼今歲固不敢受也運

丁歲收僉而舵師多仍舊恐伊等明歲修怨故仍餽少物然廉者辭貪者亦不敢索較往歲費僅十之二三卽拜賜侈矣因置不問明日止不行山東運河以濟寧東昌德州三處爲糧船卸貨地尤易至延緩故停舟嚴催焉殿撰鄧子鍾岳東昌人也遣人致羊酒鍾岳爲余辛丑典試所取士方以內艱家居因徃弔焉日下春解維行至梁家鄉聞十八日至戴家灣十九日至臨清磚關上河通判及知州來迎糧艘阻滯繫纜兩岸約三四百詢其故通判云此間土石二關相距僅半里較濟寧在城天井二關尤險窄蓄水無幾放數船而水涸復下板蓄水上流來疾而此關行緩不能不阻滯也先是余令濟寧以北通漕放行惟此關員弁以爲不可傳少宰臚委堂主事蔣永祿在臨清衆人屬爲稟請云臨清關險與他處不同倘通漕失一船則搶米拆船壅塞河路欲速而反不達仍乞照漕規啟閉余未至其地不敢遙斷因許如所請然日觀滯舟旣多一夕止放九船宜思變通且遙望地勢亦不甚陡峭明日二十移舟過關止半塘以水平測之磚關較石關僅高七尺餘因亟飭通漕通判等來稟云臨清二關從來無通漕者緣地勢陡急通漕則水疾瀉而漕涸所泊數百船淺擱立壞誰償此數十萬米者余語曰吾度其高下審矣趣啟板毋多言通判等頓首請雖死不敢通漕余怒曰果壞船余任其咎速行之通判等不得請惶恐出向余家人言大人雖云獨任咎然我輩所司何事果船壞安能逃罪屬家人

來代請余聞其說擊案叱之曰不遵吾言卽以誤漕劾爾等矣始踉蹌去時漕督張公猶泊舟石閘外相距二里許通判等奔告張公公謂

欽差大人旣願自任咎聽之可也通判始率閘夫啟板隈閘放船余飭令揚閘行通判等復懇云臨清險閘從未有揚帆徑下者夏初總漕大人因雨後大水通漕諭令揚閘下二舟俱衝沒今斷不敢蹈覆轍余謂夏初水大故壞船今水弱無害也必揚閘于是銜艦邁進時夜已闌日將出矣放船百七十船未嘗走溜凡船下閘急旁衝至淺處謂之走溜卽損船也忽有閘夫來報上流水涸一船淺擱通判等咸失色謂吾等勸阻不聽今果然矣余笑曰水涸則俱涸安有數百船不淺而一船獨淺之理必此船泊崖未歸洪耳洪河中深道也遣人視之旋來復云舟移入洪已得水矣余謂吾固知其如此速爲我進船天漸晚昏黑石閘外多淺濞日中插木標識之夜莫能辨余令木標上俱繫小燈籠船疾進無阻將五更而四百餘艘盡出閘通判等驚嘆曰臨清二閘通漕而水不涸從無此事亦斷無此理此特大人奉

聖天子威靈河伯效順陰爲贊相耳終不可奉爲漕規余應曰君輩坐不通理耳水性就下千里相同下流去速則上流來亦疾從前此二閘不敢通漕放船因上流未通漕水源短故易涸今自南甌至此四百里俱通漕自南甌以上泉源又不下數百里而漕船所泊近在三四里內通漕放行爲時纔一晝夜安有千里河流平放一

晝夜而下流未數里遽至枯涸損船者君試思之衆始  
恍然悟遜謝不敏而退二十二日余舟出閘入衛河總  
漕張公遣人來告已拜疏奏報糧船出閘卽前行不及  
待余亦遣人賫摺

奏出閘日期而傅公所帶蔣司官亦令彼沿途催趲卽先  
行還

京師余獨督尾幫焉衛河當閘口有攔門淺頗阻漕艘衛  
河出衛輝水故清近年漳河自大名南徙至館陶卽攔  
入衛河故衛水亦渾處處淺淤此閘口淺先經濟東道  
吳君捐貲挑濬故利涉無阻日午行十餘里北風大作  
舟阻不得行日暮自爲文剗羊祭河神旋得微雨風少  
息然天黑不可行天明猶有微風行數里至半邊店屢

漸勁又二十里至油坊益猛維舟少泊油坊屬夏津縣  
日晡風微復行四十里至渡口驛天黑甚止焉三更後  
月出行三十里天明至武城風作不可行日中稍微復  
行五十里至夾馬營驛一路河曲如鉤北風雖息久而  
始達江西湖廣糧船因連日風逆兩涯阻滯殆數百艘  
命舟窮進求首泊者嚴催焉是夜至爛泥淺自武城以  
北河皆曲此地曲尤急洄流淤泥成淺歲阻舟行今春  
未經挑浚其淺彌甚連日水落日纔過數十舟是日水  
又落尺許止過十數舟蓋衛河水涸而臨清以上閘河  
下板汶水又阻絕也是夜飛檄飭臨清至南旺閘官通  
漕十日仍飭南柳林閘封閉五日過汶使北二十五日  
水驟長五寸餘過百三十艘二十六日水如故不加長

疑問河各官不盡奉檄差把總飛馬溯流查不遵檄者  
取職名候叅是日仍過船百三十餘艘二十七日水復  
落尺許止過六十餘舟亟致書巡撫黃公令飛檄封南  
柳林閘併通漕十日葢衛河旣涸須藉汶水直送至天  
津不獨山東境內而已然汶水由南旺至此五百餘里  
羽檄由濟南轉行卽星馳去水不能遽至且日益淺二  
十八日晨起令下河通判作草壩逼水而通判庸懦材  
物民夫俱不能辦武城知縣畏漕河多累已投牒求去  
巡檢爲專汎河官年七十餘無可督責河兩所又不  
屬武城東爲恩縣西爲德州武城知縣委一典史一驛  
丞來亦不能名夫役日暮止過三十艘余悶甚二十九  
日水益落舟不能前余督淺夫挑河夫解玩不力終無  
少濟時戶部按漕規舊限謂八月將盡而糧船過天津  
者僅及半移文巡撫黃公因遣濟東道吳君興業副將  
黃君元讓來相爲料理二君甚精勤吳尤出力先是黃  
公委二君子臨清催漕吳君因挑淺者不力日立水中  
鋪小如羹七挑泥少許擲數步外水洄漩仍淤故處日  
用夫數百而河深不能以寸吳君立買泥法懸錢河干  
令淺夫以小船載泥至听船給大錢百四十夫爭趨之  
一旦夕買泥四百船河深通矣至是吳君復用前法謂  
天氣較前稍寒船加給錢二十挑泥百餘船淺稍平過  
船六十是晚水亦長五寸許明日爲九月初一日復長  
三寸草壩亦成撫州旗丁又自爲監籩一座監籩者立  
十數木柱取舟中木板累綴焉束兩涯水盡歸中流使



河隘而水高也于是水深至八拿尾幫百七十五船盡  
出淺夜二鼓矣余始解維前進行五十里天明至鄭家  
口初二日早行五十里至故城縣南風大順而河道迂  
曲順與逆等日暮少泊復行三十五里至四柳樹止不  
行前後飛騎查催船丁亦無敢停泊者初三日行三十  
五里至德州又三十五里至桑園尾幫未至維舟催之  
夜分北風大作舟不能前初四日風猛如故日暮稍輒  
尾船始盡出山東境行十五里至滑家口西岍屬景州  
東岍屬吳橋縣又十五里至安陵三更矣復行六十里  
天明至連窩早飮是日初五近午復有北風行三十里  
日晡至東光縣風漸微行四十里至泊頭河間大市鎮  
也統如打四鼓天甚黑餅市酒肆作苦者已早起燈火  
隱映三里許坐數行舟尾幫至天已明初六日行二十  
里至家堰又二十里至薛家窩西南風作頗利嚴催  
之行三十五里至磚河驛少休復行三十里二更至滄  
州又行四十里至興濟有驛曰乾寧屬青縣驛有更鼓  
四更矣維舟俟天明行三十里至青縣西南風大順蓋  
河自滄州以北不甚曲風利行駛四十里至流河驛亦  
屬青縣又二十里至唐官兒屯又二十里日晡至陳官  
兒屯又二十里黃昏至雙塘兒又十五里至靜海縣近  
二更有丞來因詢總漕張公過此已幾日云已七日計  
此時當至

京師矣望糧艘有脫幫者碇舟以待仍遣人迅催天明始  
至因押尾幫行二十里日近午至瀆流前船頂大幫止

不行余出船視之則各船丁役咸鼾睡如雷引繚者帶  
絳睡撐篙者拄篙睡打犁者臥于畔側執舵者伏于舵  
牙余驚怪何以皆睡令呼之使覺則咸拭兩目語曰一  
月晝夜行船不得少寢息目盡腫幸少停得無睡耶余  
笑曰爾輩篙舵有更番者猶當得少休余乃誠一月未  
安寢耳蓋余自濟寧至此晝夜趨催衣未嘗解帶目未  
嘗交睫實一月未睡也遙望前船首尾相銜無可催趨  
因停舟遣所帶蘇司官賁劄子請

旨併請截留尾幫數百艘蓋沿途詢回空糧船云北河水涸  
非截未數幫必仍凍阻也先是康熙五十九年漕船過  
淮違限後至者不及回空凍阻千餘艘六十年湖廣江  
西浙江缺船僱募民船應運南北河道不同船戶咸不  
應募旗丁以高值和僱率船費銀二百餘兩有司捐助  
有名無實運丁多破產又民船至淮逡巡不前抵邇益  
遲凍阻者益多六十一年漕運益困浙江江西借官銀  
造舩船以運官民皆病湖廣則買川船價稍省然丁力  
亦因舩船類糧船而稍小費銀四百餘兩稱貸計息費  
幾及六百川船蓋四川運米入楚者川中木植賤又三  
峽陡瀉船既下不可復上鬻米者因併船鬻之價不過  
用銀百餘兩然旗丁本窮乏忽增買船費又取辦旦夕  
間破產者止得賤值乞貸者必加重息子母權計亦不  
下銀二百餘兩于是三省新運旗丁皆因其凍阻者困  
尤甚旗丁行糧止敷往返半費借載商貨資之今既凍  
阻卽冰泮猶不得南行漕規回空者讓重運二月解凍

則山東新運北行凍阻諸船悉封其樁楛七八月間新  
運過汜始許解維到家已冬初矣以不足一歲之行糧  
給二歲之用饑寒無策運丁鬻帆桅篙槳以食甚者衣  
被皆盡水手亡命無賴則皆去爲盜賊沿河蔬果雞犬  
白晝橫攫夜則明火執杖劫掠村莊有捕者則應曰我  
運船水手也爲盜死饑餓亦死姑取少物以延旦夕耳  
山東巡撫

奏請發官銀七萬餘兩貸之六十一年凍阻過半多至二  
千九百餘艘

奏請發銀十四萬兩貸之猶不足欵無虛日于是沿河  
民居亦病其尤病者糧船凍阻則沿河州縣例發民夫  
打冰窮民盈千百短褐單衣露裸立冰上打之乍開旋  
合舟行日不能數丈而打冰者稍失足卽沉入冰底併  
屍不可得其寒禁致疾而死者更不知其幾何無論運  
丁不能造船逃亡相繼漕運廢阻沿河州縣畏催漕之  
難多投牒求去蓋漕務之壞也極矣余深知其然故不  
避險艱力請截漕以紓其困也初九日早行四十里至  
楊柳青又四十里至天津衛是日南風勁有加不止落  
帽而船不能前日斜維舟南關教場前癖性畏人不復  
爲登高之行悶坐舟中候回京之  
命須臾有天津總鎮徐君來謁云兵丁列隊河干候迎謂大  
人必入城不知泊船此地余亟令撤隊笑謂徐君曰本  
兵固當閱操但尚未到兵部在不勞士卒也已而天津  
道年君鹽運使段君繼至咸謂城中已掃除公館大人

奉

欽差乃駐宿河干地方官吏不滋罪耶余謂因候請旨奏摺耳否則揚帆徑過不敢煩地主迎送矣各餽餼牽並却之初十日下午春總漕張公

陛見回至津差人來問安好余卽過張公船請

聖安外首問截漕事如何蓋余于濟寧曾語張公以尾末數幫必請截留天津度軍船得歲內回空不誤明年新運也張公搔首云事竟不諧余如公意

奏請

皇上亦以爲然令與總理事務王大臣及倉場總督直隸巡撫同議直撫以爲必不可行露圖則恐壞米借民房則無如許民房可借且起國費用銀無從出遂中止

聖意頗不懌謂雍正改元政治一新而運船凍阻如舊可乎倉場總督不得已議爲半起半囤之說將來亦不知何如也余謂果爾必凍阻然余已另具劄子條陳截漕事宜且晚得

行還

朝當向

奏也張公笑曰此事全賴公濟則漕運之福也張公是夕卽南行十二日余登岸遍覽教場前歲囤米處其地三面臨河便于起卸心甚喜乃返十三日余賚

奏劄人至有

青着卽回

京十四日遂行

穆堂別彙卷之十九

臨川李紱巨來

記八

漕行日記三

九月十三日余接奉

奏摺

御批回京之

旨即于十四日侵晨啟行是日宿蔡村十五日宿河西務十

六日午刻到

京趨詣

宮門叩請

聖安蒙

穆堂別彙

卷之十九

皇上將奏請截漕劄子交都統拉公持出令會同總理事務  
王大臣議覆隨卽會同 王大臣四人于

宮門前定議 怡親王笑謂余曰條陳甚好但恐難行奈  
何余應曰以紱愚見觀之似屬可行吏部尚書隆公曰  
此事斷不可行我四人與張總漕直隸李巡撫兩倉塲  
總督細商兩日李巡撫謂露囤必致壞米若借囤民房  
則每房一間止可囤五百石截米五十萬石須民房千  
間安得如許民房余應曰民房自不能借余所

奏乃露囤耳露囤亦未必壞米隆公曰米經雪壓卽化成  
灰去歲通州米未入倉者七十萬今春重起損米四十  
萬敢保其不壞耶余曰聞去歲通州之米露積河干並  
未用蘆蓆打囤春深雨水又不及時收倉其在船者浸

漬水中米安得不耗壞若用蘆蓆作囤苦墊嚴整雖經  
雪壓未必成灰凡下雪時寒氣嚴凝斷不損米惟天晴  
雪花滲泄乃損米耳如雪霽時卽令守者掃除自可無  
患且今歲若不將尾幫截留天津則不惟囤空凍阻卽  
重運必凍阻如囤米塲上土苫下墊土氣溫暖尚恐凍  
壞則凍阻河干三面皆冰壞不更速乎隆公曰蘆蓆作  
囤亦曾籌及據直隸巡撫謂囤米費用甚大有採買蘆  
蓆葦把之費有斛手抗夫工匠之費去冬奉

旨于天津教塲截留漕米二十萬費銀三萬餘兩俱累地方  
官賠用今若截米五十萬當用銀六七萬兩若再起運  
交通費又加倍地方官斷不能捐賠君能自捐此費耶  
抑動庫帑耶責旗丁出耶余笑曰起囤自不能無費亦

何至費如許以我籌之萬金足矣庫帑固不敢動地方官與旗丁亦不敢累我貧無一錢亦不能捐若節省糧船自天津抵通諸陋例似可敷用隆公曰君能保其必敷耶余應曰若籌之未熟安敢妄陳于

至尊之前隆公曰子既熟籌之即覆

奏行之可也遂同至

養心殿面奏

上問爾等會議若何隆科多奏曰臣等以爲難行而李紱以爲必可行彼以爲可行即從其所奏可也但恐須令倉場總督會同行之

上問紱云爾意以爲何如因

奏曰臣意以爲必可行惟隆科多謂當與倉場總督會同行之甚善漕務爲倉場專管之事非惟知之悉行之亦有力也

上曰爾條陳雖善若令他人料理或奉行不善即于爾所條陳無益爾既條陳于截漕事知之必悉行之必妥朕欲令爾自往料理爾肯去否紱奏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雖蹈湯赴火亦不敢辭臣自己條陳之事令臣料理豈敢不去

皇上如令臣料理臣明日即行但事非有權不辦乞

皇上假臣以事權乃能有濟

上云自當與爾以權若無權如何辦事爾此去但有奏請無不俞允紱叩首謝曰果如

聖旨臣可藉手圖報矣

上因問爾此去截漕倉場總督外尚須用何人相助紱

奏云辦事須地方官今既在天津截漕則天津有總兵官

徐仁天津道年裕及河間知府等皆可助臣辦事

上復問云爾所條陳因恐漕船凍阻也前倉場總督啟奏謂

半起半圍可免凍阻爾意以爲何如紱

奏云半起半圍于起米未必能速卽能速亦必凍阻蓋現

在所患者北河水淺剝船無多米不能抵通于起米遲

速無涉也

上顧王大臣云旣如此可卽令李紱前往通州與滿漢倉場

總督商議前倉場總督啟奏半起半圍保糧船回空可免

凍阻如果能保必不至凍阻此條陳可以不行如不能保

宜卽將此條陳之處與法敏同至尾幫查明妥議酌行其

在天津囤米及運米至京通各倉等事着李紱督令天津

總兵官徐仁及天津道年裕河間府知府等料理看守

上諭畢令出紱次日早起出東便門未及午至通州徑詣倉

場衙門晤滿總督法公漢總督陳公出

上諭宣示畢因問半起半圍能免凍阻與否法公云恐不能

不凍阻也初意半起半圍或可加速今所速甚微從前

日起米三萬石今不過日三萬二三千石而已余應曰

半起半圍于起米遲速無涉也起米之速在量與抗今

量猶是量也抗猶是抗也旣量且抗運京倉者船戶任

聖對之運通倉者車戶任之卽半圍河于寬車船力耳于起

米遲速何與焉法公曰公言是也吾前日爲是謀非能



必速因直撫謂截留必不可行計無所出聊以紓

聖懷耳潞河節氣小雪必凍今距小雪纔一月耳未收米尚百六十餘萬石日起三萬石有餘零約收至百萬石而河凍矣余曰余所患猶不在此欲起米速易耳廣設場多委員卽每日可五萬石今所患者河涸而剝船少剝運不至卽速矣如無米可起何法公曰此患誠切亦總歸于凍阻而已矣余曰然則余所條陳者宜行乎法公笑曰如之何不行吾謬爲此舉而無救于凍阻如坐圍城中無解圍之策忽有將軍自天而下潰吾圍而紓吾困有不忻然從之者乎今日且暮明早從公往天津而巳議遂定十八日早起同法公疾馳宿蔡村十九日復早行午後至天津總兵官天津道等俱來迎至公館與法公所居對宇因過法公館會商焉總鎮徐君等亦至出

上諭述截漕旨意徐君曰吾知看守耳若何而截且運道府諸君事也天津道年君曰此事大不易旗丁水手頑劣譁囂名十萬號天犬坐糧廳專轄漕運者也運丁諸人鞭撻惟所命然去歲此地截漕坐糧廳親臨而鼓譟者再不能禁也米攬糠發水近津數十里糠糶皆盡繼以沙土砂蓆片置斛舟中量之米惡不敢詰今春霉蒸急散諸各州縣薄取值出之易小米貯焉州縣賠累甚苦今暫圍而運交通州禁其濫惡旣不能濫惡則京通二倉不受也且截米五十萬自津抵通陋例萬端耽耽于旗丁者咸歎望將于吾之運乎償焉截圍難運交尤難

且截米五十萬斛概量匠役以百計布囊抗夫以千計  
葦把席片以萬計人需三貲物需價值費浩煩而無所  
出亦未易籌畫也余笑曰此數者吾籌之熟矣去歲運  
丁敢于譁且壞米者彼固有所費也有所費故有所悔  
而動官不能禁者彼固有所取也有所取故行不慊而  
餒今所截尾幫匪直無所費船可省銀百餘兩去大害  
卽大利彼復何求焉違吾法無庸鞭撻不與截留俾抵  
通而已若耽耽于陋例者以旗丁不能

上聞得而虐之耳吾與法公方將求若輩而獮雉之官糾叅  
役杖斃其孰敢嘗試者至國費抗費聞去歲亦料理未  
盡善每國至費銀八兩以我計之可省其半蘆席惟立  
而圍者當用新葦與墊則運丁有應交之席片可用也

省十之二葦把作底明歲需爲新席片亦可籌之鹽漿  
補十之三且買席葦節其浮費又每畝之一合所省與  
所補每國銀四兩足矣去歲抗費石用十四文至十八  
文不等夫役謂吾他無所得夫又布囊猝不及辦不能  
不用彼故操吾急而索值多也吾與法公謀借通州布  
囊數千所截漕船水手皆夫役也石與錢十文爭趨之  
矣年君謂如公言誠省約然費安從出余曰但借公庫  
銀二三千兩爲打國費一面起米銀卽可償矣凡米量  
概斛耗一升故運丁與駁船每百石與耗米一石今吾  
量概而圍明春復量概而運斛應耗米二升旗丁所願  
輸者截平米五十萬應得耗米萬石石銀一兩可得銀  
萬兩年君曰米盡無耗耶余曰米不能無耗顧米之耗

也耗于天耗于地耗于人耳去冬收米時運丁雜糠與水至春而霉變此耗于天也吾令旗丁先起米上嗶然後量之不惟速于量風吹日晒得冬氣而米粒加緊至明春起運地氣上升當微潮數且溢是以不耗于天也廣布席墊嚴禁衝洒顆必掃而收之是不耗于地也總鎮徐君列兵圍場抗夫斛手一人無得闌出圍外者日暮則檢其懷挾而後出之是不耗于人也三者具而米不耗吾費有不敷者乎法公曰公籌之既熟當定規條凡吾倉場所當禁與所當收者臚列爲告諭示運弁與運丁遵法者截留否則遣抵通余曰公言是也遂酌定規約八條一漕糧顆粒不許短少每船俱令算手就船倉用尺探量方廣共載米若干是否敷該丁應交之數

如有不敷卽不准截留催令抵通一漕米不許攙秕使水違者不准回貯仍令抵通晒颺賠補一詞米若干萬石俱交地方文武官員驗看過斛收受舊例每正兌漕米一石加耗米二斗五升內除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作正入版外下剩米一斗五合六抄爲顛抗晒颺等費每改兌正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七升內除八升三合六勺八抄作正入版外下剩米八升六合三勺二抄爲晒颺等費今仍照舊兌收以備過壩入倉折耗若晒颺有剩照例准作餘米一旗丁現在僱募剝船每米一百石給船戶水脚銀四兩五錢飯米一石耗米一石今截留入圍並次年剝運抵壩進出顛抗虧折更多旗丁旣免守候凍阻之虞又無交倉跋涉之費而地方官旣多

收兌剝運之累復有交糧賠累之苦相應每米一百石  
旗丁給地方官耗米二石以補折耗其水脚銀四兩五  
錢飯米一石仍照現在抵通旗丁之數交納地方官以  
爲次年剝運之用一經紀在壩起米卸米向例每米一  
石旗丁給大錢二十二文以爲外河裏河船戶及石壩  
五閘僱募代役人等之用名曰個二錢仍照舊例給天  
津道庫以備次年抵通經紀起卸之費一起米入囤必  
需抗夫搬運應令旗丁每米一袋照舊例給付上嚙抗  
錢十文一漕米進倉有應交隨糧席片令旗丁照例交  
給地方官隨糧運通以備次年交糧時京通二倉鋪墊  
苫蓋等用一糧米雖經囤貯其隨糧應交楞木松板仍  
照舊赴大通橋交納條約已定當卽令尾幫末應截留  
之九幫運弁傳各幫值年領運旗丁齊赴公館將所定  
八條規約傳諭有不遵約者卽令赴通不許截囤于是  
衆旗丁俱于公館前叩首齊聲云我等今歲若仍凍阻  
則苦不可言今蒙

聖主天恩大人德意准與截留如死中得生豈有不遵規約  
之理况規約所開俱係應出之費情願逐一遵依余與  
張法公笑曰旣如此爾等且退靜聽起米如有不遵臨時  
仍令抵通交納而已亦不强爾輩遵依也九幫旗丁聞  
截留之局已定歡欣諾諾而退次早與法公卽起身回  
京是日仍宿蔡村二十一日午後到通以酌定條規商之  
陳公陳公亦深以爲然是夜繕覆

奏疏稿次早法陳二公傳本房書吏繕寫日中而畢卽起

身進

京是晚宿東直門外二十二日早詣

乾清宮門啟奏蒙

皇上傳入面詢覆奏各條

天顏甚喜云俱依所議行先是余與法公商議凍河日迫米  
米迅速二十船當分二十局即須調州縣官二十員乃  
能料理天津道年君謂本道所屬止河間一府又有道  
遠不能猝至者須守道至方能盡調近津他屬州縣因  
于疏內請令守道同辦又以採買蓆葦僱募匠役並須  
本地方官分遣胥役辦之天津衛守備張傑才守甚優  
足相助料理適傑以卓異在

京候兵部引

見尚需他員到齊同引余因

奏明緣由請將張傑暫帶回津候辦理截漕事竣後再行  
赴

京

皇上諭云爾乃兵部侍郎武官引見係兵部事明日爾即將  
張傑帶來引見既見後即令隨爾回天津可也  
奏畢而出法陳二公俱回天津余即至兵部衙門用雙羽  
文行直隸巡撫飭令守道立即遵

旨前赴天津協辦截漕事務又令兵部傳事人役傳張傑明

早至

午門前聽候帶領引

見比出正陽門日暮矣二十三日早帶守備張傑至

乾清門已刻

皇上傳入

養心殿張傑啟

奏履歷畢

上云爾現在叅罰之案甚多陞轉本不合例但巡撫將爾卓  
薦兵部大人又稱你才守俱優特破例准爾卓異爾須盡  
心報効張傑奏云奴才本屬庸才天津承追之案又多若  
非

皇上特恩永無出頭之日今既受非常之

恩敢不竭力報効

上顧臣紱曰爾明日卽帶他去看他如何出力卽報効之一

端也復

賜張傑小刀及火鏢包隨謝

恩而出二十四日起身出

京日中至通州赴倉場總督衙門會法陳二公云此間收  
米要緊我不能同往天津矣余曰天津起米亦須熟悉  
其事之人公不能往可委一官曾辦理起米事務者與  
我同往法公曰通州吏目頗熟其事當委令隨公同去  
余又曰前所商借米囊二千再借官斛二十以便較造  
二公隨令吏役查交時漕標有催漕遊擊馬空北在通  
來謁余念運丁水手最畏漕標官弁因語馬遊擊尾幫  
旣截此間漕務甚簡當隨我往天津辦事馬應云願隨  
大人前去余曰我須起早前行買辦打囤物料爾與吏

目坐小舟將米囊官斛帶來復囑云吏目微員見利則動不可令與截米運丁相見恐滋事也馬應諾而退二十五日早行仍宿蔡村二十六日至天津徐總鎮年段二道俱來迎隨至公館館設于楊氏園距教場纔半里庖人茶役咸具卽遣去曰以一粒米以一盃水累地主者非丈夫也語天津道年君曰今日之事先買蘆葦葦把須借公帑銀應用年君曰本道庫並無現貯銀兩惟鹽運庫有銀段君云銀誠有但本道止司鹽務例不預地方事如欲那用須給印文余曰

欽差官無印信年君用印文借用可也年君曰本道非奉大人檄不敢行余笑曰君猶以吾前所籌者未可憑恐累君耶卽令吏爲我作檄吾押行年君始遵檄具印文曰且暮段君以銀二千兩至余令天津同知金世忠及張守備各領銀五百兩分買蘆葦餘存天津道庫爲匠役及抗夫用仍囑金丞及張守備蘆葦價不可全信家人胥役聞去歲囤費浮冒已遣人詢明蘆葦價某市鎮價若干某積場價若干矣金與張咸應曰大人所詢皆得實某等亦不敢任其浮冒也二十七日守道至卽令發檄調附近州縣官二十員佐貳首領二十員日下春馬遊擊亦至余令張守備爲吏目借民房數間居之曰此人止可備我輩詢問通州起米事例不可令與運丁見也二十八日召棚匠作囤底木匠造斛土工築教場圍墻墻開三門以便起米葢教場地形如栲栳衝入河中衛河自南來折而西復抱場而北故教場三面皆臨河

環列二十船起來遠近適均也。囤底先盡音儘此以次而南作囤底時余親往閱度因飭匠役底較舊稍加寬蓋舊囤每囤貯五百石加寬可貯七八百石省蓆葦亦省工也。連日大風余與道鎮諸君辦事公所名葛家園園正當教場之西距河三百適中園有六角草亭上置几席俯臨江干船檣如繞鄰指揮甚便而連日大風塵沙晝昏凜乎不可留年君體尤弱狐貉兼衣猶有寒色因謂余曰若如此大風不獨大人與本道等此地難坐立卽糧船亦不能起來船距岸近二丈跳板裊裊如竿索走空去歲截漕遇大風卽停斛強起之抗夫連米囊墮河水凍溺幾死今復大風倘連日風發停斛小雪期近必誤公事余笑曰余所喜正在此風若連發數日則更佳。昌黎謂以風鳴冬今已過立冬欲其無風必不能也。然陰陽之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時造斛打囤底各州縣亦未至未能卽起米風無害也若狂號數日必有旬日晴和開斛後得十日無風而軍船可回空矣。年君笑曰果如大人言乃佳耳。是日成斛四十成囤底二百餘余謂囤底可漸添一面起米可也斛尚須二三十乃足用每船用三斛斯速矣。是日夫頭等欲藉此居竒密飭抗夫必高直乃應募遂無至者二十九日早拘夫頭十數人至論之曰爾奸術吾早知之已預爲之地矣。指各船示之曰爾謂官無抗夫耶截船近七百船水手十人可得夫七千指布囊示之曰爾謂官猝不能製布囊已運至三千矣通州新製額外囊五千皆可用官誠



無用爾等地但  
國家公事爾等不能急公反沮之當予杖杖已各荷校此地看吾起米因令人杖二十杖至第四人眾咸叩首乞哀願名眾抗夫效命余笑曰夫不必爾名也環場觀者皆抗夫約數百人因令吏役傳諭眾抗夫曰夫與囊俱現在無用若輩若輩所知也大人念天津今歲秋成薄欲令若輩得微值免凍餒耳截米五十萬石用抗錢五百萬文皆爾輩利也否則舟中水手取之矣願應募者開斛日聽若輩持囊來夫頭已捕治不能相難也則皆大叫曰願應募夫頭氣奪且畏法因屬天津米糧商賈十數人來代請曰官府夫足用誠無用諸夫頭然司籌計筭渠輩較佗人為習願許其効力俾得贖罪因許而釋之是日成圍二百餘斛二十五墻亦成三面矣所調州縣有至者河間知府浦文焯亦至又順德同知曾逢聖通判胡開京皆直屬材吏適有事在保定直撫李公令隨守道來津相助為料理因令浦守曾丞胡倅三人總司起米事三十日州縣至者十餘人曾丞曰可以起米矣米場二十局司局者不敷吾三人可代理金丞曰吾本地官胥後多可司二局余曰今日風漸微明日初一當止初二日開斛可也君等且料理旗籌事先飭運弁挨幫派二十船列江畔圍亦二十行以天地元黃至寒來暑往二十字為號每字為旗二面一立船頭一立圍前籌亦編二十字號每字號大籌三十小籌百船上發米每石給一小籌至圍而收之數至十則圍口給一

大籌併小籌還本船日暮停斛時計算大籌登冊又令刻小票收各運丁剝船銀及抗錢箇二錢蘆蓆松板等項完者給票爲照剝船銀抗銀先交執票交運弁訖方許派船就听起米箇二錢不敷者許將餘米及回空飯食米三升八合准算十月初一日蚤起委首領二員設櫃河干查收銀錢又令馬遊擊傳諭運弁轉傳運丁速交銀錢以便起米又出示運弁運丁人等知悉初二日起米卯時發一礮官弁丁役齊集河干運丁水手起米生听二十局起米州縣官各認字號設公案臨河監督量概仍各委親信家人于本字號圍口收米二礮開斛斛手不許衝溜作弊併剩斛底凡米急貯斛曰衝石多耗米一升緩貯斛曰溜石可少耗米一升故諭禁之各

船咸聽命惟起米上涯頗有難色馬遊擊曰不起米上听則量概者遲緩米亦必惡卽抽船抵通以便更換他船咸應曰米不敢攙糠若水量亦速必無誤也馬遊擊來復命余曰不起米上听必遲緩明日姑試之明日爾亦設一公案于河干爲總監督弁丁有不遵昨諭及米有不乾潔者卽催令掣船抵通抗者執而鞭之因顧總鎮徐君曰馬將官隨行人數人非給以兵役不可徐總鎮卽飭伊中軍官周寶撥給馬兵四名夜役六名鐵索皮鞭紅梃各二事坐馬一匹余又令徐總鎮派兵百二十名撒列圍場以六十名爲一班稽察抗夫許入不許出至日晚停斛逐一搜查無有盜米者始令出調度訖余始回寓館日落矣初二日五更早起聞礮聲盪面

卽騎馬赴教場文武官弁已先至東方漸白卽令張守  
備發二礮馬遊擊馳馬傳呼開斛兵役導擁弁丁響應  
余坐八角草亭率道鎮俯觀斛概旁午抗夫往來不絕  
如繩貫回望兵丁佩刀森列教場稽察嚴肅暢然以喜  
日暮據報起米總數止萬五千餘石余曰軍船米三十  
餘萬若如此須二十日始完必凍阻矣日起米三萬餘  
石乃可耳道鎮諸君咸謂今日試斛人手不習明日當  
加速余曰明日較今日自當加速然非于旣止量概所  
速無幾因令馬遊擊再傳諭運弁各丁不願起米上旣  
者不許派泊河干卽催令抵通明日開斛時敢有一  
未起米上旣者將運弁運丁一併責懲諭畢始散初三  
日早赴教場仍據草亭監閱遙望河干積米如雪山無  
不遵令者是日起米亦止二萬五千餘石查各局收數  
多寡不齊多者逾二千少者纔六七百石余曰此當加  
勸懲之法因令守道寫小示黏于起米最少之局云次  
日仍怠玩不前卽提胥役柳責是夕各局俱增僱胥役  
初四日起米咸來請增斛其前日起米最少者爲滄州  
王牧請至四斛起米獨多蓋王牧少年始疎忽而今乃  
媿厲也是日起米四萬餘石初五日起米五萬餘石至  
十二日軍船四百五十六號所載正改兌米三十萬五  
十二百餘石盡數起空先是令道府諸君買黃布製旗  
數百面土書

特旨留糧通運

皇恩浩蕩如天十二字起米完者卽令懸旗桅端揚帆而南

皇恩十日內風日晴和黃旗飄搖歡聲雷動沿河官弁催趲  
不疾而速是晚河下軍船無一停泊者塘汛飛報云初  
二三回空諸船已過滄州矣余恐上廬

聖懷先繕劄子

奏明軍船回空日期十五日賞劄子家人歸云

天語褒嘉併

賜克食餅餌一黃箱余望闕叩頭謝

恩訖卽將餅餌分頒在事諸臣人人歡欣鼓舞舞至十七日民

船一百九十六號所載米十二萬六千七百餘石亦盡

數起完計軍民船正改米四十三萬一千九百餘石實

平斛米五十餘萬石止作七百六十四國省國二百四

十是夕風寒十八日早起雪花如掌尚餘民船米數百

石未完因暫停一日午後雪止十九日起完餘米抗夫

斛手露體塗足量抗艱艱若非

皇上至誠感神天人效順雨雪早作卽軍船幸濟民船所載

不能全起國也旋令道府飭催夫役將囤上積雪掃除

乾潔完好仍于教場四門設立窩鋪令總鎮徐君分派

每門兵丁十二名更番宿守晝夜勿離仍委張守備不

時親身巡察二十日束裝回

京二十二日過張家灣河灣處已凍合蓋距小雪止三日

也二十三日午刻至

宮門恭請

聖安內監傳

旨褒嘉逾分歎奇功又云

種堂別集 卷之十一  
皇上卽欲名對現在書匾額賜爾命爾少待須臾二內監捧  
出

御書奉國罄心四大字

御墨淋漓中鈐雍正宸翰之寶併

賜克食二金盤云今日已晚明日來見隨叩首恭領回家次

早復詩

宮門謝

賜匾恩卽蒙

名對

天顏溫霽獎許再四云此一事皆爾之功紱

奏云臣此時止將米起囤未告成事安敢言功俟明春覆

奏運米交通事竣疏內得如臣意中二語庶幾可幸無罪

上云爾意中二語云何紱

奏云如運米事竣疏內有米數升斗無虧米色顆粒未變

二語臣心始可少釋耳

上云軍船盡數回南不致凍阻已是大功卽米數稍虧米色

微變亦自不妨隨取

御用水珠一掛以賜謝

恩而出

恩而出

聯用木和一棋以觀

對變依目不效圍

上云軍機盡數回南不延果田月具大也

二時引心欲可少

米收米車鐵直內其米幾在平無

穆堂別彙卷之二十

臨川 李 紱 戶來

記九

漕行日記四

雍正二年二月十九日吉亥

皇上躬耕藉田余以兵部侍郎越次特蒙

恩命從耕行九推之禮念天津同貯漕米須亟運赴通交收

倘春雨霑濡即恐沓損而曠典

特恩有事為榮不敢遽請此藉田禮成即于次日繕劄子詣

宮門奏請赴天津運米又念漕米抵通一切事宜當用通

州官因請令通永道高鑛同辦交米事又請令通協副

將塞都督兵丁趨催時天津衛守備張傑已蒙

特旨授廣西梧州副將因併

奏請暫留俟運米事竣再赴新任劄子入卽蒙

召對

天語詢云河冰未泮是否卽可起運紱對云臣到通州尚須

俟諸事整齊冰當已泮

傳齊原固米道府州縣及押運首領等官併僱備船隻

上點額云爾言良是劄子已批悉依所奏行矣隨

賜海棠果四枚叩謝而出復蒙

頒賜克食乳餅藕絲糖各一銀盤叩謝訖回兵部衙門發檄

行知直隸巡撫及天津道鎮併徑行通永道通協副將

日暮出外城二十一日早起出

京日午抵通副將塞都率領馬步兵丁站隊郊迎通永道

亦至因告以

奏請伊二人相助收米催船奉

旨依議緣由二人感激保薦咸願出力相助以報

國恩抵公館沐塵卽詣倉場總督衙門晤法陳二公商量

運漕事法公云吾二人奉

旨助公截漕自當始終其事公任起米吾二人任收米公事

畢矣余曰收米不難難在起米及交米耳剝船少則僱

船難河水淺則行船難米抵通無雜費胥役斛手皆失

望則交米亦難法陳二公笑曰我二人知之矣僱船則

地方官任之濬河則坐糧廳任之難不在公也惟恐吾

胥役作弊耳吾斷不令若輩衝洒致虧折也余亦笑曰

果如是吾無患矣明日早行百二十里宿楊村二十三

日到天津張守備來迎以

奏請暫留語之張守備曰自當隨大人辦完此事須臾道  
鎮諸君及河間浦守悉至因同詣公館余首詢剝船共  
封若干天津道年君云共一千四百餘隻非大人指示  
不能如是多也蓋官府僱船卽不虧價值船戶畏拘管  
每遇官僱輒避匿遠地津門四通水淀汪洋數百里蘆  
葦深密莫可蹤跡差役以此爲辭因而賄縱官府亦無  
可致詰余去歲回米事畢瀕行語守道及天津道飭附  
近天津六七州縣官俱俟十二月冰凍各船膠泊河干  
時發封條封定卽無得詭避者故年君云云是日守道  
率順德曾丞胡倅同至曾丞已陞大名知府矣守道調  
州縣佐貳首領官二十員專司押運二十四日早起率  
道鎮諸君往致塲察視米囤乾潔如常問曾有盜米者  
否徐總鎮云總兵仰體大人爲

國家出力盛心看守兵丁俱派最勤謹者曾有一倉老鼠  
自通州來盜米卽被兵丁拿獲交金同知杖懲後無復  
覬覦者通州謂盜米積賊爲倉老鼠云余又問曾有雨  
雪否徐總鎮云雪猶可掃雨則難免霑漬去歲囤費省  
苦蓋薄也賴

朝廷洪福大人忠誠附近天津數十里內外並得雪近日  
則各有微雨獨天津片地自囤米以來晴明至今但起  
米爲日尚多將來雨水不無可慮耳余笑曰將來無可  
慮矣君謂苦蓋薄故懼雨旦晚當起米卽將起米之蓆  
增於未起之囤每起十囤可增益三四十囤但十日不



雨卽五六百圍俱可增蓆起米盡上聲前加蓆盡後不  
患蓆不敷也道鎮咸笑曰大人可謂算無遺策是日分  
遣差役往靜海青縣諸河道及南北二淀池傳齊所封  
剝船刻期齊赴津門而通州武清潞河船隻則余自通  
州來卽飭令赴津伺候通武二州縣所封船數逾千陸  
續至者已五百餘艇午後州縣及首領官至者十餘人  
因謂道府諸君曰明日可起米下河矣春深雨水不測  
早一日卽可早那蓆片增蓋未起之圍則皆應曰大人  
言是今晚各州縣未必到齊明日當無不至者余曰起  
米事宜尚當趁此半日之功逐一料理約七條可盡一  
先遣官將剝船編定號數俱令泊教場以南去歲河峴  
起水泊軍船二十令剝船小當以五十船爲一幫挨次  
排列聽候起米量船大小裝載五十船裝足卽委一首  
領官押令赴過次號以次就岸一夫頭圍口一名船上  
一名專司換籌圍上用小籌船上用大籌抗夫抗米一  
石至船繳小籌一根卽給與抗錢小籌滿十換大籌壹  
根繳圍口存算不得錯悞一剝船每百石給食米一石  
委佐貳一員專司支放取領報查一船戶水脚銀亦委  
佐貳一員專司給發取領報查一押運之官查明各船  
所裝米數給與小票執票驗領脚銀食米一蓆片專委  
首領一員按米數交與船戶帶赴通州轉交一剝船赴  
通交米每百石例給與耗米一石今俱令押運官自交  
無庸給與耗米一每日在事官員兵丁胥役斛手等聽  
一礮齊集二礮開斛兵丁撒列圍場周流巡查及禁止

斛手作弊抗夫盜米俱照原國米時察究浦守進日所定條約可謂周到惟不給船戶耗米令押運官自行交倉恐船戶以交米非已事任意偷盜防之不勝防也余應曰吾已籌及此矣兵法有二重一信吾重賞重罰行之以信自可無患明日卽寫小示百十張遍貼沿河村莊軍民舖戶人等盜買糧米者立卽嚴拿重究凡耗折之米俱着買米之人賠補自無敢買米者旣無買米之人卽船戶侵盜亦無地可藏矣至巡查之法除運官與家人晝夜更番巡察外自津至通水路三百一十五里分爲八站每站約二十里派塘汛兵丁五名天津衛幹役二名按站巡查如兵丁拿獲一買米之人衛役不知者兵丁賞銀五兩衛役責四十板如衛役拿獲兵丁不知者賞罰亦如之此輩尚難盡信再委才能州縣正官

一員帶領胥役沿河往來查察如拿獲一買米之人將汛兵衛役各責四十倍賞該州縣胥役正官旣不屑作此弊人多又難手申商加以賞懸于前罰迫于後安有不盡心查察者衆咸曰善是夜刻米數小票及領水脚銀食米狀板刷印千張次日止須各填姓名以免參差延誤至晚州縣及佐貳首領官至者又十數人二十五日早起聞礮聲至教場道鎮以下官弁兵役人等咸集二礮開斛天氣暄妍抗夫斛手便習踴躍日晚發米二萬餘石剝船三幫夜卽開行二十六日發米二萬五千二十七日發米二萬六千二十八日巡河官交河縣徐令遣人來報前船已至楊村遇淺不能進設法僱募小

船剝淺而沿河並無小船可僱現在停泊余令道府諸君發米自回公館作書與倉場總督速催坐糧廳濬河用雙羽官封飛遞仍諭徐令差役傳諭不必另僱小船靜候坐糧廳挑濬河洪再行前進多一番盤剝卽多一番耗折倘早晚天雨河漲亦未可知衆咸笑曰天公恐未必如此呼應靈速余曰陰晴豈有定耶但此時起米少未起之囤多蓆片不敷增蓋固未可雨也再過三四日則蓆足矣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二日各發二萬餘石初三日天忽陰翳日中而雨余笑曰吾苦蓋甫周而雨信乎

聖人在位百靈効順雨師風伯不能違也是日停斛戲爲七言長句志喜在事諸君共和之浦守差役往前途探查河水有無增長初四日無雨而風仍停斛俟之探者來復河水尚未增長船停泊如故心甚憂之日暮查河徐令遣人來白云水漲七八寸船俱前進矣蓋西山一帶雨水源遠至是始至潞河也初五日復雨初六日雨止然場未乾不能起米初七日晴明復起米自是河水深通船進無阻銜尾北上至初九日共起米二十二萬餘石剝船盡數發空初十日停斛俟圃空船聞頭幫尚未抵通遣官飛催十一日爲余五十初度在事諸君有知之者欲置酒爲余壽余詭辭謝曰余以五月生此時爲壽不太早乎然道府等已設麪席于公所曰麪固北方饗殮所具不必壽日而後設也固以請余不以杯水煩地主然公所日設餅一頓皆余區畫公費所辦者念麪

與稻米飯無異因就食仍令開銷公帳道府等笑諾因謂余曰頭幫船尚須三日始得回空到衛今日無事具殺核小飲以酬旬日之勞大人恐傷廉卽算公費爲州縣各官勞酒可也余笑而許之日暮散臨行道府諸君進曰天津爲海防重地擁衛

神京大人職在中樞海防機務宜有遠猷指示地方文武俾得遵守明日擬屈大人巡視海河可乎且還

朝時恐

天語下詢濱海形勢得之閱歷庶可入

告余笑曰遠猷吾固無有但觀海亦快事君等不爲遊宴費亦可一行十二日早起道府已具舟館前請登舟順風東北行三十里望鹽坨山積又前十里至一所得高阜

維舟登之東望昏黑無所見徐總鎮云黑處卽海去此地尚百餘里稍前屬滄州鎮標有遊擊駐防

國家承平日久海晏河清總兵官幸免隕越然海防事重大人何以教之余曰天津鎮距海近百八十里游擊一汛距海亦七十餘里皆陸防也論防海之法當習水師但北方士卒不便舟楫海舶亦未易備耳徐總鎮曰戎政向所無者愚陋武夫亦不敢妄有

奏請余曰創建非常固未可造次也下阜得一園亭浦守曰此王氏花園也頗有野趣已治午飯于此至則盛饌出射侯優樂咸具惟所命余正色曰平生不樂演劇觀射可也但歸路甚遠亦不暇觀道府等咸進曰歸路乘輿纔二十里較舟行減半到城未晚余視日色西匿

已卽行抵家則黃昏矣初會食時天津道年君云此間有前總鎮藍公

奏請引海河通溝洫爲水田數百頃近已湮廢有建議修復者或又以爲不可本道等生長北方不習水田農務  
奏明日欲屈大人一觀以決可否余笑曰水田耕耨余少所習大約土性雜沙地勢卑下卽不可行蓋膠泥乃能蓄水故荆揚厥土塗泥其穀宜稻冀堯土壤墮止宜黍稷且荆揚山水錯互水田高下便洩水天津處九河下流水至則潦恐未可也年君曰願大人一往觀之其故田在津城南門差不甚遠余笑曰治具如今日吾不往矣道鎮等咸曰今日優樂具而不敢作明日豈復爲煩費止具脫粟如公所會食耳余曰果爾當往觀十三日早起粥已總鎮徐君以已所乘輿來迂騶役咸具而自乘馬從十數卒先驅至董氏園亭以俟至則徐君與道府以下州縣二十人咸公服候于道左余驚問閱水田何得如速客禮則咸曰大人生辰固拒辭辭棗等不得奉杯酒知大人不欲爲無事之行故藉籌海防明樽洫乞公教亦因以進一觴耳余悚然曰吾實以五月生如君等言是以吾爲不誠也衆皆笑曰大人事事誠實惟此一事頗不誠實余亦大笑就坐渾飲訖問水田安在則咸應曰墻以外今耕爲黍稷地者皆是溝卽在墻下京今已淤淺惟潮至則少漲耳園中池亦通此水余曰是皆沙地不能蓄水溝處田之下又不能上灌安可種稻藍總鎮南方人乃爲此舉蓋生長兵間不習農事耳衆

皆曰如大人言誠不可行余曰北方自有可種稻田之處近  
京師如玉泉山萬泉寺地勢高又皆膠泥未嘗不可種也  
明萬歷年間于玉田遵化薊州等處開水田四十餘萬  
畝皆近山膠泥高地膠泥則能蓄水高地則能洩水尋  
以本地貂璫權紳惡其奪已所占沮而廢之殊爲可惜  
若天津一帶不宜水稻稻性五日無水卽枯水沒及尖  
卽朽沮洳之地沙多泥少十日不雨而土焦矣一日雨  
集而稻沒矣烏得置水田于此地哉循牆而西方池數  
畝池畔皆柳新綠彌望建候柳陰道鎮諸君角射爲樂  
張副將射尤精妙余擊節歎賞徐總鎮曰彼爲藍翎侍  
衛騎從

聖祖時固選在托輔渾莽阿之列者也余曰吾薦之止就治衛  
言知之不盡而

皇上之超擢則誠知人善任矣托輔渾者十五也莽阿者強  
也

國朝之制選善射者十五人爲一朋故曰托輔渾莽阿云  
射畢就座飲數爵道府諸君設弱弓小的就席間射之  
序賓以賢無算爵日暮始罷十三日無事仍集公所候  
回空船不至日午有湖廣江西運丁十數人來叩首謝  
截留恩余問此時何以尚未南歸云去歲簞羨銀未及  
領各幫留一二人守候近始蒙坐糧廳給發故來叩謝  
簞羨銀者舊例糧米每石給簞夫銀一分又每船給船  
頭銀四兩葦把銀二錢總曰簞羨銀余去冬曾作書代

請故來謝云因問此銀發遲致汝輩羈頓又何以謝爲  
則咸叩首云丁等蒙

萬歲聖恩大人德意此番截留每船省銀百餘兩實戴數百  
兩之惠敢不叩謝余謂知爾等積困稍可紓爾力者無  
不極力謀之然未必船省銀百餘兩也曰丁等悉數之  
猶不止百金自津至通催船兵役二十餘處向俱有土  
物約銀二十餘兩總督衙門坐糧廳衙門胥役車戶斛  
手扒夫抗夫俱有陋規亦不下二十餘兩又有三十六  
項無名費亦十餘兩茶果每船銀十二兩投文每船一  
兩限單一兩自津至通舟中二十餘人往返食用一月  
餘亦不下十兩今俱省去已八十餘兩回空食米不給  
者四年矣今悉蒙照抵湖南船裝米六百餘石每船可  
得米一十三四石江西船裝米八百餘石每船可得米  
三十餘石簞羨銀每船十二兩不及領亦已三四年今  
又得此銀合回空食米計之亦三四一兩非省百餘金  
而何余謂所省百餘金何以又云戴數百金之惠則咸  
曰昨歲非截留則丁等尾幫必凍阻卽須今冬始得回  
南多一年食用非百金不可丁等軍船凍阻今歲運丁  
或僱民船或造舩船費數百金例應助三之一亦不下  
百餘金合計之則數百金矣現在船釀銀一兩爲大人  
建生祠于天津志不朽之感余大驚曰爾輩誤甚此皆  
聖主天恩吾何力之有吾雖

奏請非奉

愈旨吾何能爲卽奉

俞旨非所請輒從吾亦何能爲若果爲此非愚民卽奸民矣  
丁等復叩首曰生祠前仍先建

萬歲碑亭非敢忘

天恩也余曰

皇上旣恤爾等之困豈復費爾等之財

萬歲碑亭亦不必建爾等卽起身回南倘再逗遛卽以多事  
拿究不爾貸也丁等叩首曰大人旣不容建碑祠丁等  
亦卽日南歸矣遂逡巡而去是日聞卽報青海大捷日  
暮坐糧廳陳君以濬河至津來晤道鎮諸君請曰青海  
平定普天同慶明日置酒公所共歡樂之此不可已者  
陳公又適至當與此高會大人屢戒不得演劇若此酒  
爲

國家慶願大人同寓目可乎余曰此大慶吾不敢違然應  
用公費銀君等釀酒費卽非同慶之意衆皆曰諾十六  
日釣船猶未至遂會飲于城中以某氏虛宅爲公館笙  
簧酒禮竟日始罷十七日頭幫及二三幫剝船至詢押  
運官交米有無虧折據云通永道督斛手甚力米皆足  
數無虧者日午四幫五幫亦至遂集官役開斛起米剝  
船蟬聯至嗣後起米無虛日至二十日共起米二十七  
萬餘石余因繕劄子

奏賀平定青海併

奏運米事又請將變色米變價焉初去冬囤米時有南昌  
運丁朱戈朋等二十一船米一萬六千餘石顏色黧黧  
將米樣移詢倉場據云米止七成色不能入倉因



奏明存衛變價另買好米交倉其不足之色着令江西糧道等補足今春深雨水漸多益加徽壞故併請

旨然四月間正當二麥未熟米價翔踊七成米仍得十成價余以耗米及船戶飯米益以運丁回空食米扣抵脚費者代完朱戈朋各丁米交通而此一萬六千餘石變色米悉克公用後聞賣銀一萬四千兩除還囤費抗費外各官吏食用無不克足尚餘銀五千兩皆此米之助也二十三日遣家人賫劄子上

京二十六日蒙

皇上御批褒嘉併

賜克食至二十九日家人至津時已起米三十五萬餘石矣四月初一日聞江西補行癸卯鄉試小錄至

京余七弟繪獲舉弟久淹爲之狂喜初五日家人自

京來報蒙

天恩命巡撫廣西然未准部文不敢

奏謝初六日早起總鎮徐君持手本來公館稱賀余笑謂向以本兵故居君手本今爲巡撫則直與君平行耳手本不敢當也徐君曰舊例巡撫加部銜者總兵官仍走角門行屬禮况實爲本部大人者乎余笑曰此例久不行矣須臾道府諸君亦至余謂舍朝官不得親

聖訓將隕越是懼諸君賀我耶運米事大亟同往料理咸應曰米止餘三萬餘石明日畢起矣是日發米二萬三千初七日日中而畢同道府諸君會算米數升斗無虧所囤米顆粒未壞費用有餘開明細冊日暮始散教場故

有兵弁所建關壯繆祠道府謂截漕功竣晴雨應時神亦有助明日當演劇祀神因具公讌以藏成事劇爲敬神演大人可無讓余笑曰公費旣多贏餘任君等燕樂可也初八日祀神畢觀劇命觴酬酢盡歡初十日倣裝還

朝十二日午刻詣

宮門恭請

聖安併謝巡撫

恩命別具劄子

奏明運米事竣情形卽蒙

恩名對獎勞再三併

俯諭臣母年齒衰健謹

奏云母年七十有四臣自己亥歲奉使祭告南海道過里

門曾一省覲不見者六年今歲始謀迎養已在半途昨

聞新

命又當中止矣

皇上因問往廣西驛路過江西否紱

奏云驛路當由湖廣若由江西遠數百里然不涉洞庭反

可計日

上云旣如此爾卽傳

旨兵部給勘合由江西赴任兼省爾母紱頓首謝

恩蒙

皇上手賜木瓜二圓旣出

宮復蒙

賜克食餅餌一金盤明日復

召對蒙

賜絨母匾額

御書北堂鶴算四大字曰以此祈爾母多壽俾爾得安心為  
國家出力耳復

賜絨母宮錦緞紗寧綉各二疋貂皮八張藏香一束感激涕  
零頓首而出遇吏部尚書隆公云君所

奏運米摺子已發部議敘君功矣余曰王大臣同議覆之  
事絨何敢獨邀敘次日即具劄子辭免併陳在事諸臣  
勞勩奉

御批此所奏是將圈出者俱議敘但不可與李絨等于是鎮  
臣及道府議敘紀錄二次丞倅等紀錄一次而絨獨蒙

穆堂別彙卷之二十一

臨川 李 紱 巨來

記十

廣西二兵記上

練兵記 文告附

余以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奉

命出撫廣西六月到任咨訪地方利害孰為政治所宜亟者

司道大員咸以土苗犒仇殺劫斂最為難治積案煩

多莫能究結施以恩則真頑無知治以法則峭寬拒捕

實有無可如何者土民雖有土官管理然土官之頑者

卽法不能行從前友綬王參將之案至今未能正其罪

也緜人與外間隔絕謂之生緜然實為犯法者逋逃注

犯人逃入其地卽不能捕其地大者若懷遠界外與黔楚相距中間七八百里謂之古州八萬其次則柳州思恩之間有七十二種生猺地方亦五百餘里其他小者猶百十里中各有平田曠土而四面與外間隔絕皆深林密箐不見天日間或收藏要囚州縣官用銀錢買求乃得亦屬可惡其餘種人名色甚多若獯人狼人狄人矜人狝人等不可究詰概目之以獞修仁十排天河三疇其尤桀悍者也大約南太慶思四府所屬土司多于流官桂柳平梧潯五府則獞人多于民人甚或獞七民三法所不能盡行則羈縻之而已蓋猶古荒服之地也

余曰

國家大化翔洽光天之下咸爲帝臣豈有不可治之民哉治獞獞土司之法誠不過威惠二者乃謂惠不知威威不知畏無是理也蓋惠未盡惠之道威未盡威之道耳治獞獞土司者惠不必給銀牌賞布帛也惟院司道不求貨于府廳州縣府廳不求貨于土官州縣不求貨于獞獞卽大惠卽真惠矣威不待發兵役而後見也平時訓飭營行士皆精練戰可勝攻可取乃大威乃真威矣吾聞廣西官吏未能絕苞苴禁需索也官猶求貨乃責愚民不爭傲乎廣西營伍向來兵多虛籍又不操練威無可恃頑民有不抗拒者乎吾試爲君輩整飭之半歲後乃可見效蓋惠可以速行威不能遽立也乃嚴諭司道府廳毋敢取貨于土官犯者立劾治土官亦毋敢取貨于土民州縣亦毋敢需索于獞獞犯者亦立劾治踰

月有南寧守取土官承襲規禮銀二百四十兩者立叅  
革拿問卽以其事通飭九府守丞又踰月有土龍州貪  
暴不悛立叅革拿問卽以其事通飭五十土府州縣尙  
寨官而天河獐蠻猶有劫斂者余乃慨然曰是當用吾  
威矣吾自抵任後日討軍實而訓之立營規九條按期  
操演信賞必罰軍士頗知法紀舊陣法未盡善又別爲  
新法教之詢知土司獐獐鳥鎗較軍營所用長三寸可  
遠及百三十步又工用狼筈鐵標前天河王令請發漢  
土兵三千往勦畏其強逡巡不敢攻踰月敗于獐軍裝  
火礮俱爲獐得此十年以來文武員弁所以諱言兵事  
也狼筈者狼人所制明時徵發狼兵咸用此器蓋以實  
心黃竹長丈餘者去小枝存大枝枝幹之末皆削令極  
尖熨以火淬以溺幹若利槩枝如鷹爪枝皆左繞于幹  
臨陣兩手舉筈逆撒枝開向前直刺枝亦旋合急抽筈  
則被刺者幹洞其胸枝抵其肌衣袂亦無得完者鐵標  
以精鐵爲小箭長六寸許頗似筆末塗毒藥臨陣以四  
指夾標其跟頂掌心向前擲射可及三十步其利透甲  
見血卽斃大約百三十步內用鳥鎗三十步內用鐵標  
二十步內用狼筈故官軍莫敢櫻其鋒余思鐵標狼筈  
皆短兵耳惟鳥鎗身長及遠當有以勝之勝之亦無難  
當練習五子礮卽此輩辟易糜滅矣彼鎗身雖長止及  
百三十步五子礮及一里半則遠二十餘倍矣一母五  
子互換不絕豈鳥鎗所能敵哉乃煉精鐵製礮位又加  
中星以定準頭製梢尺以規遠近精選礮頭演習視法

鎗礮俱立灰鴿每發必正中每大礮一位以五子礮五位護之每五子礮一位以連環鎗五十桿護之連環鎗之後則以籐牌挑刀護之賊在二里外則發大礮在一里外則發五子礮在百步內則用連環鎗近鎗礮則用籐牌挑刀賊將安施其技吾兵陣法整齊器械精利不待戰賊自屈矣穀梁有言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夫善爲國者不師此聖君所用賢相之事也吾位望不及此善師者不陣此名臣宿將威望素著者之事也吾新任封疆亦未能及此善陣者不戰吾饒爲之蓋演習踰半年而後兵可用所謂威不能遠立者也兵可用矣軍裝不備猶未可用凡師出鄉村易于擾民蓋出征之兵多驕未見兵之民多畏水火鹽蔬又軍中所不取無不能不求之民間者余捐養廉銀製造通省鑼鍋帳房每行兵必令依平原曠野安營造飯不得入村莊卽有所需每管用一二人入村買備庶雞犬無驚歸市者不止耘者不變而兵乃實可用也

嚴飭營規告諭

照得官弁勤謹戎政斯嚴約束有方軍容乃肅所有營規條列于左一嚴尅扣凡餉銀兌發關到大封發交中軍守備轉發千把百隊按數鑿鑿包封送遊擊衙門驗兌轉請本部院抽封核發將備卽會同文員按名唱給取具監放印甘各結呈繳如有私侵情弊或營官放債至期扣尅用空紙包唱名及短少分數藉稱公用攤派等弊者係官叅究百隊責革一嚴虛冒凡兵馬額數例

應實伍卽有逃亡事故登時具報卽名募精壯詳補以足額數如有遲延隱匿頂替及有糧無兵至奉查點則誑稱差遣等弊者察覺叅究一嚴管束凡設兵所以衛民非所以擾民也查兵丁住居營房多與里民比閭而處不無交易往來恐有膽恃營兵逞強生事或民間詞訟干預幫唆或經差遣輒假威凌制愚民或縱放馬匹踐踏田禾園菜兵丁目無法紀該管毫無覺察亦未可定如有犯者革糧治罪該管營官分別究處一嚴操演查邊荒之地軍威宜肅本標左右兩營馬步弓箭交鎗團牌俱赴本部院衙門箭道操演每逢一日左營馬箭逢二日右營馬箭逢三日左營步箭逢四日右營步箭逢五日左營左哨交鎗逢六日右營左哨交鎗逢七日左營右哨交鎗逢八日右營右哨交鎗逢九日兩營團牌逢十日兩營合操演陣齊赴教場如遇大雨雪之日免操亦不必補行恐亂日期其交鎗虛演响藥俱在衙內箭道如演準頭加鉛子俱在北門小教場礮手亦同赴教場演習準頭以上操期務宜恪遵非大雨雪不許間斷每日本營將弁親自監閱分別記冊凡馬步箭交鎗五子礮百子礮中者監閱將弁于本兵名下照所中多寡硃點記數如馬箭未及放箭步箭出竹架之外交鎗施放不响者照數于各兵名下抹出以便查明賞罰本部院每月親自監看一遍面加賞罰中者每鎗每箭賞錢壹百抹出者初抹誣過再抹罰跪三抹者責五棍四抹者責十棍五抹者降革馬糧者降步戰糧步戰糧

降守糧守糧革退賞罰分明斷不假借其不值衙門箭道操演日期者仍于各將弁衙門操演一整軍容弓箭鎗刀籐牌旗幟火藥盔甲及兵丁衣帽袍褂鷄子鞋套褲現俱製備如有缺少及損壞破舊本部院按年捐貲換補如有怠惰廢弛及無故作踐不爲整飭鮮明以致觀望不堪者必加究處一習單刀兵丁無論馬步莫不各帶腰刀然能用此刀者百無一二是有刀與無刀同也南方之地平原少山谿多設有援勦之用林莽伏戎猝起于傍弓箭不得發鳥鎗不得施別無短兵惟腰刀爲人人所有能舞刀者可當十心膽亦雄未習者束手無策心膽亦怯故無論馬步兵腰刀皆宜學習兩營將官挑選能用單刀之人立爲教師併教以方員斜直隊伍之法本部院立定拔補之例凡新兵拔守兵守兵拔戰兵戰兵拔馬兵馬兵拔把總除鳥鎗弓箭外兼習單刀方准拔補一演五子礮查礮火之威所向無敵尤能及遠聞廣西猺獞土蠻皆善用鳥鎗其鎗較營鎗更長可及百五十步惟礮可以制之查本標所存百子礮八十三位不惟年久門寬難于上把且裝藥施放甚不便利惟五子礮十位可用每礮用一礮頭施放餘四人裝子礮五子互換迭放不窮援勦之兵最爲適用惟礮上須添設中星以定準頭礮脊之上添一虛星礮口之上添一實星由虛星以窺實星與把正對卽上把矣但礮之所敵非止一人準頭猶緩而遠近更切礮稍過低則越過賊人礮稍過高則不及賊人今加置稍尺以規



遠近用鐵尺一根刻定分寸稍高若干寸礮及若干遠較定不爽其礮頭須擇能望估遠近之人該將備仍督令不時演習望估眼色每望一處指某樹某石爲質遙而估之約遠一里幾分再加丈量不爽方爲有用一演陣法行陣之制非徒觀美蓋欲令士卒習于坐作進退之節目辨旌旗耳聽金鼓臨敵從容不致擁擠本部院初到任時閱兵止有四門方陣僅可施于平原曠野今因地制宜別授陣圖共十六法合操之期按圖操演一嚴教令

聖祖上諭十六條及

今皇上諭文武官員每逢朔望清晨各赴將官衙門宣講至兵丁例准鄉試兩營餘丁子弟無力就學者擬于明春酌行捐設武義學延師教育忠信甲冑禮義干櫓尤徵聖化于盛治矣以上營規九條本標左右兩營官弁兵日人等一體凜遵如敢故違本部院法在必行毋得視爲故套特示

咨提督捐軍裝文

查廣西猺獞土司深山密箐仇殺搶奪等犯負固拒捕者多必藉營汛協擒度知警畏但查官兵經過之地最易騷擾惟令各帶鑼鍋帳房安營作竈隨地屯札不入村庄務令民間雞犬無驚乃爲盡善本部院下車以來訪聞各營軍裝器械業經督部院及貴提督捐造一新無庸添設惟聞鑼鍋帳房間有未備爲此合行咨商除貴標及左江鎮標聞已經置辦外其通省城守營從前

曾否製造若干現在應否添補若干煩爲逐一查明飭令具文詳報以憑照營汛大小酌行捐造分給以備安營作竈之用于軍政似有裨益可否併祈示覆施行

咨商擒拿頑獍移文

照廣西地處南荒仇殺搶擄積習兇頑一經到官拘喚往往負固不出甚至放鎗拒捕以至新舊大案累月經年總無完局本部院擬欲按其先後別其重輕每案先令本州縣文武兵役照常往拘如抗不到案卽行令附近營汛相其強弱發兵擒勦其擒勦之法不用掩襲徑令兵弁整齊隊伍直至賊村仍先告諭勒獻賊犯免其攻打如再抗違卽施鎗礮攻入賊村盡法勦擒如彼逃入山林亦不必入山搜捕恐伏莽之徒潛傷兵役止嚴

諭附近村莊不許入山送賊餽米敢通賊者移兵併勦而我兵止踞其村莊整衆以待分躡遊兵以防竄逸不過三四日賊徒飢餓于林莽之中必且自縛而出矣又聞撞人烏鎗較營鎗更長欲以制勝惟五子礮爲宜每有勦捕必帶五子礮四五位則所向可以無敵又鑼鍋帳房行軍必備但有舉動務行田野不入村莊庶使居民無擾至士馬芻糧向係州縣供應猶恐庸懦之員因惜小費不肯借辦其不肖者又或因而科派亦未可定查就近發兵所費無幾卽以本部院稅羨中支應每兵一名按日支給銀錢若干令其自辦官民兩不擾累似屬可行貴部院提督謨猷宏遠自有卓裁爲此咨商請

續查照咨文內事理可否乞賜示覆施行

咨提督散給礮位文

附給發各營帳房鑼銅冊

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准兵部武庫清吏司案呈兵科抄出本部院

題前事內開該臣等議得應如所請准其添設等因到部院隨經咨明貴提督請煩查照希卽檄行各城守營協查明有未製造五子礮者先文報明以便酌量捐造分給業經准貴提督查明咨覆在案今查准大咨內開除貴標暨左江鎮標及平樂柳慶泗城思恩梧州五協新泰三里安隆富賀等四營俱有五子礮位足用無庸捐造外其桂林一營雖有過山鳥二十八桿百子礮五十五桿但並無五子礮應捐給四尊全州營爲粵西北境要地止有五子礮二尊應加給二尊永寧鬱林河池三營並無五子礮應各捐給三尊鎮安上林二營亦無五子礮應各捐給二尊潯州雖在內地有崑崙斷藤諸險又係協鎮大營止有沙礮二十門並無五子礮應捐給五尊龍憑營雖係小營爲交趾門戶止有子母沙礮二門並無大五子礮應加給二尊雋燾營亦逼近交趾邊境並無五子礮雖係小營亦應捐給三尊已上共該五子礮三十一尊今本部院俱已捐造完成除桂林營卽就近給發外其餘俱發交本標中軍收存相應咨會貴提督轉行前開各營協俱飭令于委員赴省領餉之時備文赴本標中軍領回仍將領過礮位緣由報明貴提督總督及本衙門存案備查可也爲此合行知會并煩查照施行

一咨提督仍再咨會總督行知布政司又前捐造鑼鍋帳房一件亦應咨明總督及行知布政司

給發協營帳房鑼鍋冊附

桂林協 帳房十八頂 鑼鍋二十口

永寧營 帳房六頂 鑼鍋三十口

全州營 帳房十頂 鑼鍋三十口

平樂營 帳房二頂 鑼鍋四十口

富賀營 帳房五頂 鑼鍋二十口

柳慶協併三里營 鑼鍋二十口

河池營 鑼鍋三十口

上思營 帳房二十頂 鑼鍋二十口

新太營 帳房八頂 鑼鍋三十口

墟轟營 帳房五頂 鑼鍋二十口

龍憑營 鑼鍋二十口

上林營 鑼鍋十口

共發帳房七十四頂鑼鍋二百九十口又先經發

柳慶協帳房四十頂鑼鍋四十口

勦修仁十排獐蠻記 文告附

用兵之法有天時有地利有人事練兵者人事也行之

不合乎時施之不宜乎地兵雖練猶不可得而用焉農

務方殷禾苗盈野或嚴寒或酷暑皆不可以用兵此天

下之所同也然紀律嚴明則芸者可以不變暑宵行寒

挾纊則冬夏可以改威惟深山密林人跡不至毒蛇猛

獸所穴孔雀鴟鴞所巢腥涎惡糞散布山谷久晴地熱

暑雨蒸之化爲小蟲微如蟻蠓土人亦名之曰班蝥久晴則投入溪澗與水俱化人馬飲之卽生瘴癘不可救藥瘴之名不一曰青草曰黃梅曰三伏曰桂花曰菊花曰黃茅大約始盛于四月極酷于三伏漸衰于九月惟冬春瘴氣差少間或有之亦不甚爲害若夏秋二季則通衢孔道商旅絕跡此瘴癘之天時廣西之所獨也危峰深谷鳥道羊腸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皆難以用兵此地之不利亦天下之所同也然襄瓊可以繼岷木罌可以渡水險亦不能阻惟廣西瘴癘之鄉則十病九沒西南千里南寧太平慶遠思恩四府所屬皆有瘴氣西近雲南若西隆上林夏秋之間土人猶病唐征南詔以北師入奚荒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此地之不利

亦廣西之所獨也余爲因時制宜因地立法凡西南苗獠上司劫殺仇殺之事發于冬春者卽時差役拘捕往復遷延俟至冬初然後發兵庶避瘴癘然亦有宜變通者或時有所不可緩地又非甚有瘴者則亦非時而發修仁之十排是也修仁屬平樂瘴癘輕而獠蠻以四月出爲民害早稻不得耘耔晚稻不得栽插縣令以南隘大亂等情呼籲孔亟卽移咨知會總督不候回文卽會同提督發兵進勦四月初八日准提督咨復卽于是日發本標守備唐士麟帶把總王瑞熊祿五子礮五位礮手二十五名鳥鎗手五十名藤牌手五十名挑刀二十五名迺進發撫標兵僅發百五十名者專爲發五子礮也鳥鎗以護礮藤牌挑刀又以護鳥鎗耳進勦正

兵則提標與平樂營兵足用也又念獞蠻扭于從前姑  
息故敢狂恣今猝加勦捕愚頑可閔仍別遣本標千總  
陳畧賚告諭委曲開導若首犯自投到案卽免進勦又  
獞蠻積習強則拒敵弱則逃竄如師行而渠魁遠颺亦  
覺損威先期飛檄永福雜容二縣及象州俱發兵役各  
堵隘口布置已定提標兵亦將次到境恐撫提二標兵  
弁無大員總統軍機參差因檄平樂府胡守委爲監紀  
俾錄功罪調商二標事宜五月初四日軍至賊巢木料  
村山樹蒙密獞賊恃險爲拒敵計各架鳥鎗于村口又  
多壘木石于路以阻官兵吾向時操演並大礮居前五  
子礮次之鳥鎗又次之藤牌又次之此行以平樂營自  
有大礮卽令平樂營守備居前本弁熟悉山路礮又  
其礮也卽守備懼怯素未經戰陣初令賊在二里內始  
發大礮乃距賊近三里卽發大礮賊衆驚散並未受傷  
然賊見大礮猛烈山鳴谷應林木摧殘不敢敵亦不敢  
回寨四散而逃而三州縣境隘各已堵絕不能逸出止  
竄入山林及近村而已兵役沿村搜捕村民畏累並逼  
令出投入山者飢數日不得食亦出數日間二十一首  
犯俱獲蓋五日而撤大兵又五日而餘兵役俱撤竟事  
未傷一人旋具劄子

奏聞奉

溫旨褒嘉焉

復韓提督論修仁十排書

接讀台翰仰見虛懷若谷其惻瘼民隱之意則我兩人

同出一心也先准大咨并遣員並到弟卽差千總陳畧  
賚示于二十二日協同前往修仁開諭今仍遵尊示飛  
檄平樂府及署修仁縣預備各兵弁行糧并密檄永福  
雜容象州一體豫備行糧併派兵役堵截各隘矣使者  
在前大兵在後卽尊家准陰所以下齊城七十也但平  
樂協管兵力稍單果否足用尚祈斟酌濟師毋使頑獍  
竄逸致損威重蓋糧餉則弟當料理其兵弁多寡及進  
勦機宜則在碩畫主持肅函奉復不罄

咨提督商勦修仁獍蠻先行示諭文

附示稿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准貴提督咨開雍正三年四月  
初三日准貴部院咨開爲照蠻獍跳梁不法自應嚴加  
懲創相應咨商請煩查照見覆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  
爲照修仁縣木料等村獍賊抗官害民法應勦滅刻不  
容緩今准大咨調發將弁五路並進籌畫盡善應卽會  
檄施行但姑念愚獍無知又當農忙之時雨水方盛可  
否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本部院暨貴提督各先遣千把一員齎持令  
箭及告示一道前至該村細加開導明示利害勒令獻  
出首犯寬其脅從如再敢抗違卽行發兵四面堵截盡  
法勦捕以警克頑計粘送示稿一紙咨商俟貴提督示  
覆之後再行遣員齎示與貴提督所差齎示之員訂期  
同赴該縣開示各邨頑獍可也

附示稿

照得修仁縣木料等村蠻獍克頑抗官害民肆行劫擄

法應勦滅刻不容緩現經咨會督部院提督調發將弁帶領大兵一千五路並進仍飭鄰近州縣發兵四面堵截務將頑獍勦滅以安良善姑念愚頑無知再行曉諭各邨耆從人等知悉示到即將爲首兇獍獻出交該署縣按律究處卽將大兵暫止不行如敢執迷不悟稍爲觀望頑抗則大兵一至玉石俱焚悔之無及爲此曉諭各宜夙遵無負本部院好生之心特諭

咨督院提督移知發兵會勦修仁獍蠻文

查照修仁縣木料等邨兇獍不法一案先經本部院咨商貴督院提督各遣千把一員齎持令箭告示前往開導化諭解散獻出首惡解究去後誠恐兇獍抗頑一面據平樂協府詳請進兵勦捕猶恐象州維容永福三處

堵禦兵丁單少業復咨商添撥各在案但查平樂協亦覺兵單礮少現于初一日委本標左營守備唐士麟帶領把總王瑞熊祿二員團牌手六十名鳥鎗手六十名五子礮六尊礮手三十名前往限于初四日到修仁會同護協馬守備商量斟酌由石塘汛前往協拿拒捕獍賊如果獻出首犯卽免進勦併飭將到彼日期及兇獍舉動情形飛報查奪去後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部院提督請煩查照施行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

委監紀督勦修仁十排獍蠻檄

照得調將出兵例委文員監紀昨因勦捕獍賊不過抄擄愚蠻與出兵有間故未特委監紀之員今據備弁等報稱木料村獍賊早已潛逃等語查兇犯韋國覽等俱



係劫擄抗官之犯未容兔脫且十排內十六村獐賊俱有兇犯豈盡空村潛逃務必嚴加搜捕官兵駐札尚需時日則提調糧餉分別功罪稽查紀律不可無人爲此合行檄委現在修仁料理軍需之平樂府胡知府卽克監紀凡一切軍前督辦糧餉分別將弁兵丁勇怯勤惰何人獲賊何人退縮有無騷擾地方一切功罪分別記冊應作何設法勦緝之處會同領兵將弁細加商酌妥行其安營立寨之處無分晝夜有無遊兵巡綽毋致賊徒竊發侵犯官兵仍不時傳諭警戒現在本部院安設馬塘將搜捕情形每日一報毋得遲誤再查獐賊脫逃將家伙什物盡行搬去事非倉猝所能該文武員弁何無聞見偵探之人是否代賊通同作弊聽其逃匿不行

報知抑係愚昧畏蕙所任非人其卽守備四何不候四路兵到先行放礮以致驚散賊黨又該村脅從之徒宜從寬宥不得縱兵一概燒燬房屋俱着查明報奪并將現在作何緝捕之法逐一報聞再查獐賊脫逃該監紀卽出示傳諭各村毋許藏匿查出一併勦擒有能告報賊徒逃匿巢穴及擒送賊犯者懸立賞格卽行給賞至于賊犯所藏若有巖穴土人必知若露處深林勢不能久搜捕兵弁務須精明誠實鄉導前引毋得草率輕進以致草樹之間暗施鎗弩致傷官兵一切機宜臨時會同將弁商酌施行該府既受委任務宜實心實力令兇徒盡獲俾有成功庶稱職守須至檄者

撤回委弁檄

照得修仁縣木料等村克種不法一案業經本部院咨商提督遣委該弁賈持本部院令箭告示前往開導明示利害勒令獻出首犯寬其脅從去後不意克種抗頑一面據平樂協府詳請進兵勦捕隨又會商督部院提督調撥官兵于五月初五日進勦務擒首惡按律究擬續據修仁縣稟報擒獲賊犯潘扶友等尚有各賊魁未經拿獲官兵未能盡撤又經本部院批檄賊既逃散無庸大兵先將本標備弁兵丁撤回暫留該千總會同該縣將緝拿事宜日逐交馬塘稟報暨咨商提督量留提標兵丁一二百名隨馬總統彈壓督令平樂協兵盡力緝拿各犯其餘提標兵丁撤回惟永福雜容象州三處汛兵各五十名照前檄仍協同堵禦緝拿等因各在案茲續據雜容縣先後呈報緝獲韶宗秀等各犯解交軍前投收送審暨今准提督咨移內開首犯韋國覽等已據報獲量留官兵盡行撤回等因咨會前來所有本部院暫留該弁合行撤回爲此牌仰該千總陳畧照依事理文到刻日回營以免久駐地方或妨農業毋違速速諭修仁十排村民安業示

照得修仁縣木料等村克種不法業經本部院會商督部院暨提督調撥官兵于五月初五日進勦務擒首惡按律究擬茲據署縣姜令稟稱各賊先日聞風逃遁卽于初六日拿獲賊犯潘扶友單扶留等尚有各賊魁未經拿獲官兵未能盡撤已經飭令四處張示懸賞令各村獻賊挨村根究諸隘口亦已堵禦本部院隨經批檄

先將本標備弁兵丁撤回以免久駐地方或妨農業在案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十排各村民人知悉示到務各速回安業除後開賊魁二十三人務必緝拿解究外其餘脅從夥黨一概不究至良善之人絲毫不許株連騷擾爾各村民人等毋得畏懼逃散致荒本業毋違特示

### 查補軍賞檄

查照督部院給賞兵勇鶴鞋銀兩因人多銀少不敷原文內開進勦三錢堵禦二錢之數行間文武減數攤給續經本標唐守備稟聞立即批令該府仍照督部院原行二錢三錢之數給發其銀有不敷之處俟給發後造冊報明仍發俸工銀兩補項各在案今據該府稟稱効

力行間兵役鶴鞋之賞銀少人多營中將弁以盜犯逃竄雖陸續捕到並非對陣拿獲不敢言功因而私議均攤卑府並不與聞今卑府奉檄後已經捐湊足數憲標一百九十六名提標兵六百名平樂兵三百名共給賞銀三百二十八兩八錢雜容象州永福堵禦鄉勇土兵七百名共銀一百四十兩卑府沿路招集鄉勇土兵并修仁耕兵一百十八名共銀二十三兩九錢俱給發在案其鄉導土舍土目人等卑府按名給以銀牌花紅其拿獲扶忙扶晚梁柱之里長拿獲扶留之民壯拿獲扶富之步快俱各賞銀五兩惟鄉導拿獲苟仔之梁扶社堅不領賞蓋賊黨懼罪也卑府亦給銀牌一面等語但事關公項豈有令該府捐湊之理賊犯雖非當陣拿獲

然係賊黨畏威逃竄並非兵丁不能打仗今賊犯陸續拿到亦係兵威所致仍宜給賞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依事理文到卽將捐湊鷄鞋及賞給銀牌各項銀兩逐一造冊報明以便檄行藩司仍將工食銀兩發給補項可也雍正三年六月十五日

咨督院提督撤兵文

據署修仁縣事荔浦縣知縣姜濟泰稟稱木料等村惡獍橫行蒙憲發兵擒捕卑職本月初四日運口糧赴營于初五日會兵圍擒賊先日聞風逃遁卽訪踪追拿于初六日卑職民壯拿獲木料賊犯一名單扶留婦人二口女四口男一口拘鎖候齊押解此時賊犯逃散已四處張示懸賞令其獻賊族親跟尋兵威震赫諒無拒敵

之事伏乞恩憲上裁酌奪諸隘口已堵禦停妥止川兵幾許跟捕其餘撤回歸營則均沾其恩矣俟拿獲賊另具稟報等情到部院據此隨批據稟賊獍逃遁諒無拒敵之事止須酌留弁兵緝拿餘請撤回等語甚爲有理已檄行唐守備將本標目兵先行撤回以免久駐地方或妨農業但提標與撫標兵丁俱爲援勦之用今賊已逃遁無所用勦則不惟本標兵丁可撤卽提標兵丁亦屬可撤該縣卽遵批轉稟監紀胡守移商總統馬將官轉稟提督將提標兵丁量留一二百數隨總統彈壓督令平樂協兵盡力緝拿各犯其餘提標弁兵亦請撤回至永福雜容象州三處本地防汛兵丁各五十名照前檄仍協同堵禦緝拿可也等因除將原稟批發去後可

否施行相應咨商爲此合咨貴督院提督請煩查照  
祈鴻裁酌奪見覆施行

咨提督查補兵丁賞銀文

查行師之法賞罰爲先修仁捕勦獾蠻一案經貴提督  
與本部院商同發兵前去隨准督部院咨稱檄行藩司  
發俸工銀兩賞給兵丁鵠鞋銀進勦者三錢堵禦者二  
錢其練勇人等一體賞給等因後行間文武因銀少人  
衆減數攤給續經本標唐守備稟聞立即批令監紀胡  
守仍照督部院原行三錢二錢之數給發其銀有不敷  
俟給發後彙冊報明仍發俸工銀兩補項各在案復據  
貴標總統馬將辦回請貴標兵弁回營貴提督俱逐一  
犒賞等語仰見加惠犒士激勸有方但貴提督清俸而  
外有無公項銀兩恐于賞費不敷煩將賞過弁兵費用  
銀數移送以便酌撥補項可也

奏明擒獲修仁獾蠻劄子

奏爲奏明擒捕獾蠻事臣查廣西徭獾從前素稱淳樸自

甲寅乙卯後地方大吏專事姑息徭獾漸無忌憚肆行

劫奪臣至粵時稽查舊案有劫擄大盜而十年五年不

究者良善之民無所赴愬若平樂府屬修仁縣之十排

跳梁尤甚攻劫鄰村聚衆拒捕民不得耕臣與提臣韓

良輔商同發兵捕緝仍先各差千總一員持示再三開

諭勒獻首犯而抗頑如故臣因發標兵協同提標及平

樂協兵張威並進獾賊不敢拒敵始各逃竄隨據賊巢

之木料村分路捕緝仍大張告示止拏賊首餘黨許令

自新今渠魁盡獲十排民慶樂土盜賊屏息俟審擬後  
再行具奏

題外緣係發兵捕賊理合

奏明至兵丁糧餉賞犒所費無多俱臣等捐給辦理臣等

奏奉

皇上硃批知道了料理允協甚屬可嘉

謹按此劄及天河劄子並見于

硃批上諭但二劄為二兵歸結全案文字向已編入二兵即

內今亦未便刪去庶二兵可以單行有所歸結蓋用

奏

聞之理特不欲過為張皇因而先發後

聞耳若二兵記單行不存此二劄子即于理未安矣

穆堂別豪卷之二十二

臨川 李人絨 田巨來

記十一

廣西二兵記中

勦天河三幢獠蠻記

文告附

與兩廣總督孔公書

修仁木料等村獠蠻一事接承翰示敬聞命矣但原有

盜劫雜容余宅之案即于彼案具

題可也新任甘泉司回粵備傳老先生德意垂念殷隆惟

有感佩敢絲毫自外耶天河縣福祿里獠民覃明將等

肆行搶擄積案如山據該署縣親往勸諭而覃明將等

羅列鎗械公然抗拒該署縣繪具村圖并另文通詳懇



請勦捕弟意賊巢在隘口之內搜捕頗難而賊田在隘口之外趁此秋稼未收扼其吭而奪其食不必入隘搜勦可使諸蠻坐困若失此時便須明秋而良善之民蹈于湯火勢難久待用敢據詳咨會不及專候台示已一面咨商提督韓公卽發兵擒勦矣肅候崇禛不一咨提督會勦天河三幢獠蠻移文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據天河縣詳稱卑職到任之日仗憲臺威靈卽親詣賊巢福祿里一次雖數月以來邑中幸無失盜然從前未結之案哭血縣庭號冤叫苦者曾無虛日卑職披閱呈詞查檢舊案見其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絕人之宗嗣焚人之廬屋荒人之田畝如福祿里蠻獠實所謂無法無天罪不容于誅者也歷任前令因鑿王令用兵虧空遂相與粉飾紕弊濫憲聽以致生死含冤人民逃散村落成墟錢糧無着不知將來作何究竟卑職愚直之性實不能隱忍爲此况

皇上揀選之意憲臺委署之心豈必願其隱忍謹將福祿里歷年不結之案彙冊呈覽倘蒙憲臺及時發兵河邑幸甚四隣幸甚等情到部院據此除詳批仰候另檄行知併候督部院批示繳冊存等因卽發外爲查天河縣之福祿里頑獠恣行劫殺且無法紀積案如山十餘年于茲矣今據該縣詳開又復積有多案抗官藐法不加勦擒則良善受害無已但獠蠻所居山崗險阻應否深入抑或環攻應就近聽貴提督揀選才能將官前往總統臨時酌行如應深入直搗其窠則大兵由慶遠府沿河



至牆背村直至巖峒地方擒拿獐賊覃貴翁再進分兵  
一路東北行至大莫三村擒拿窩藏獐賊覃明將之莫  
東旺等一路東南行至好里三村擒拿獐賊韋文案等  
至正西接近宜山之長崗古波二村及西北接近宜山  
之思結隘通崗弱崗古丹等村並須分兵堵禦務令竟  
獐就縛兵不頓而功速成乃爲盡善如以爲獐賊所居  
隘內險阻須環而攻之則當亟乘八月內禾稼未收之  
際整兵堵隘令其坐困自投蓋獐賊所居隘內並屬高  
山深谷田地鮮少此輩亦無蓋藏蓄積當青黃不接之  
時易于困細其田地禾稼俱在隘口之外今堵禦各口  
賊旣不得收斂而我師又可因糧于敵若過八月賊稼  
已收倉廩已實福祿地方周八十餘里林箐竄伏旣難

搜擒彼糧有餘曠日持久亦難見效如前任王令于五  
十九年臘月動兵有損無獲前事當鑒不可後時者也  
爲此咨會貴提督酌定兵數選任總統指授方畧務于  
八月進勦爲妥至一切供應事宜本部院就近卽委慶  
遠府爲監紀官料理其事在行兵勇俱照修仁之役每  
名日給口糧米一升進勦者每名賞銀三錢堵禦者每  
名賞銀二錢其有奮勇出力者另加獎賞至于柳慶協  
及宜山思恩羅城各防汛兵丁恐止堪各隘堵禦之用  
其進勦正兵應否調動貴提標援勦精兵數百名帶領  
熟習鎗礮藤牌以壯中權之任仍聽貴提督酌行除一  
面行委慶遠府監紀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提督請  
煩查照酌覆施行

與韓提督論勦天河獾蠻第一書

金風薦爽雲物一新伏想興居嘉勝可勝欣慰天河縣福祿里諸獾積頑理應速勦勢難久待茲持專文咨商龍江見聞尤近救民水火自有同心一切方畧仰惟方名宏猷不待贊一詞矣制府業已移咨不必候其覆示蓋發兵捕盜緩卽無及况獾蠻所居悉屬危峰密箐搜勦甚難惟于八月進兵正當禾稼黃茂之時斷其收歛可以坐困蓋獾巢雖在三疇隘中而獾田多在三疇隘外扼亢而奪之食惟此時爲然諸惟裁察萬勿後時至于堵禦各隘勿令竄逸如思結隘通喇弱喇古丹古波馬蹄隘長喇羊喇諸處現在飛飭柳慶協孫副將及各土司頭人酌地輕重用兵多寡分頭堵截庶可成功仍懇鴻裁飛檄嚴飭爲妥不一

附覆書

素秋氣爽晝戟風清仰惟老先生順時納吉威德播揚弟東望清光正深翹祝望夕獲接翰教并准大咨益欽仁人長者救民湯火之盛心捧讀再三拜服不已當卽一面咨明制府一面檄撥官兵悉照高明指示遵行况軍明將及軍貴翁二犯皆經通報有卷可稽雖該犯稱因仇啓釁有司措置未當敢于羅列鎗械公然抗拒目無法紀且大莫之莫東旺好里之章文案等均係積惡蠻獾誠難寬恕但查自舊里之墻背至岩喇計程六十里必由福祿里之喇匡高崗地藍等處岩喇至大莫三村必取徑洛山定喇六太等

處大莫至好里三村又必由桃峒等處在在俱層巒  
密箐步步皆須陟降雖羊腸鳥道不是過也非比十  
排平坦可以列陣馳騎至于思結隘通峒古丹古波  
馬蹄隘長峒羊峒諸處僅可堵宜山思恩兩縣相通  
之徑若永定永順那地東蘭各土司并七十二峒之  
生猺及龍門南巢諸地界須堵截之處甚多又不可  
不佈置周密也惟是成令新調天邑恐未諳此地之  
土俗情形閱李署令詳文指陳井井久有成竹在胸  
尚須屆其同爲料理方屬萬全統俟劉守省旋與之  
面商妥洽恭請方畧再更有奉商者隘外三疇地方  
頗稱寥廓恐不僅賊產其中或有良農耕種者當茲  
禾稼被野之時若概欲因糧于敵使其終歲胼胝一

且失望或致流離亦不可不慮况蠻獠所植之早禾  
黏禾粟穰高粱菜豆俱已收成露積亦頗不少未必  
遂能坐困鄙意只在籌畫周詳不令覓徒遜逸以致  
師出徒勞爲第一義似不必拘拘于八月出師也未  
識老先生卓裁如何統容嗣請大教先此布復

與提督論勦天河蠻獠第二書

頃承翰復具覘卓識周詳蓋堵禦隘口弟特畧舉大概  
至三疇地方接連永定永順那地東蘭各土司并七十  
二峒生猺及龍門南巢諸地尚祈飛檄各土司及分兵  
布置弟亦卽檄飭各土司令撥發土兵嚴加堵禦也署  
事李令自應委其協理至三疇地方在隘外者良善之  
民惟下疇爲多中疇漸入深阻不及盜之半上疇則皆

盜矣良民稻田加意護持面諭劉守多張告示諭以無  
恐照常收穫務使雞犬不驚乃爲盡善行糧每日給發  
原不敢徑因糧而盜致累良民來札謂蠻獠所種已有  
收成者未必遂能坐困但三瞳地方周七十里深山密  
箐搜勦甚難乘其所困庶易爲力弟生長南方頗知農  
事高山深谿之間地氣多寒從無早稻聞上中二瞳亦  
然仍祈于八月進兵爲妥劉守至柳當能面稟諸惟方  
畧酌定行之再慶遠防汎之兵軍裝恐有未備已遣千  
把各一員帶鑼鍋帳房五子礮等件往助矣附候近祺  
不罄

附覆書

三瞳克鐘仰藉霆威聞頗震懼覃明將縛去卹時玉

之子卹老聞旣經放回而韋文愛亦將捨去之韋扶  
昭送出則此賊似有悔心之萌寓春温于秋肅之中  
尚冀老先生之諄諭行間文武也月之九日貴標撤  
標弁兵已抵慶郡而土兵之調到者則東蘭土州一  
百名永定土司二百名永順土司一百四十名永順  
副土司五十四名頭人彭志高六十名鄧天權五十  
六名董尚廷九十八名莫大志一百名共計八百零  
九名惟俟南丹那地二土州及忻城土縣各土兵至  
日卽便進兵諸望老先生鴻裁碩畫詳悉指示庶幾  
有所遵循耳其宜山之懷遠鎮水落村等處爲賊運  
糧之徑及逃竄之路弟已遣弁兵密爲防禦矣并此

與提督論勦天河蠻寇第三書

適接翰示知各處土兵俱已調到將來進有成功皆仰藉德威所致豈勝感佩至來教謂寓春溫于秋肅此實弟之本懷前錄示稿呈覽卽渠魁尚許投首從寬減等况脅從者乎但首犯務須到案各加懲創庶興師動衆不爲徒勞如各案首犯不出未便中止立刻卽遵諭飛飭監紀等照前示再加開導倘能不戰屈人尤萬全也

附覆書

勦捕天河縣福祿里撞賊一案昨已肅函馳覆并請南車弟又遣人改裝密往彼處查繪山水村落形勢路逕俟告竣日另容呈教茲將酌擬官兵進攻路逕道里列摺先奉清覽一東路擬撥柳慶協副將并提標將備一員統率千把總三員及馬步官兵由慶遠府七十里至喇貫村過河十里至那冒村又五里至賊之巢穴地藍村進攻此係進兵大路一東南擬撥柳慶協守備一員領戰步兵丁由慶遠府城四十里至天河之古龍村過河又三十里至墻背村又十里由標峒隘直抵下疔黃泥村又六里至賊之巢穴喇南村此路山隘最險然係大路一南路擬撥千把一員率領步兵由慶遠之飛高峒六十里直抵福祿里之長沙村此係小路險峻崎嶇一西南擬撥柳慶協左營千把一員率領步兵由慶遠府一百里至德勝鎮又二十里至喇烟村過河又十里至木鄧村高隘又十里至天河交界之思結隘又十里至中疔賊之

巢穴那小村此在賊巢之後其路最小最險一正西  
擬撥千把總一員率領步兵由德勝鎮二十里至峒  
口村又二十里至姑丹村又二十里抵上疇賊之巢  
穴好裏村亦賊之後皆山逕小路最險最峻一北路  
擬撥天河汛把總帶領步兵由天河縣二十五里進  
川巖喇羅村又十五里至上疇賊之巢穴蓬裏村亦  
山逕小路崎嶇之極一擬撥柳慶協千把一員率領  
步兵由天河縣三十里至歸化村又十里至豆峒又  
十五里至疇賊之巢穴好裏村此亦山逕小路最爲  
崎嶇賊欲逃往思恩縣之三里中州七十二峒地方  
多由此走最爲緊要一擬撥外委一員率領步兵由  
天河縣二十里進喇歸村又十五里到中疇賊之巢  
穴靴裏村亦係山逕小路崎嶇之極賊若逃往宜山  
羅城等必由此借逕最爲緊要一擬撥柳慶協千把  
一員率兵由天河縣進歸仁里晚峒村係賊巢大莫  
村之後路通思恩三里中州七十二峒生獮山路崎  
嶇最爲緊要

與提督論勦天河蠻獮第四書

承示九路進兵制敵之方可謂詳備然就中大路惟那  
冒至地藍與嶺背至喇南二路其餘七路並皆鳥道崎  
嶇恐非進兵之徑且兵分則易弱路小則難防合所調  
發漢土之兵雖近二千然官兵纔七百人餘皆土兵而  
巴土兵止可責其堵禦若進勦必用官兵以七日八分  
爲九路斷難制勝鄙意惟東大路可用官兵由天河至

洞歛過喇買河至地力越龍標隘至那冒又過小河至  
地藍過那遠田直抵黃茅嶺下營其地稍寬提撫協三  
標立犄角之勢互相應援且距單貴翁所居巖峒僅八  
里此賊尤爲衆獍渠魁破其峒而擒之則衆渠膽落必  
皆自縛軍前矣又其地距覃海發之洛山村纔五里距  
上曠韋扶珠之六太村纔十七里隨處可以鵬勦似不  
必九路進兵也各路隘口俱有土兵堵截當無逸漏至  
所示地圖與弟處之圖畧同惟少麻羅定弱四峒皆與  
大莫三村相近最切要者又貴圖中溺峒查無此名恐  
卽弱峒耳餘續布

附覆書

望後三日酉刻接讀翰教種承提命千里以外獍境  
情形不啻在于几席之間弟得奉爲南車仰藉老先  
先指導之德不淺可勝感泐麻羅定弱四峒皆與大  
莫三村相近弱峒誠如台諭卽係溺峒其羅峒在大  
莫之西南麻峒在大莫之西北均係宜山所屬蓋因  
三曠附近巢峒險峻者甚多不能悉繪耳適聞獍賊  
于羅峒戰峒之間聚亂石于峰頭壘叢木于隘口准  
備拒敵查戰峒卽弟圖內洛山南單貴翁所居之岩  
尚也然非身歷其境恐未能確切已遵示飛飭總統  
監紀細商并選謹實嚮導諒可無悞至于林箐深密  
搜勦誠難台見主于環攻坐困益羨勝算無遺敢不  
惟命是遵今慶郡文武已統漢土大兵出北門渡河  
由下規過河自舊縣一路至東田出古隆下里以達

天河防堵各隘截賊收刈如賊敢拒敵卽行擒捕至  
于賊之後路馬蹄總隘與思恩縣之喇門村相通有  
河一道直達宜山之喇烟及懷遠鎮且圖冊內所列  
各路俱由馬蹄出隘最爲緊要今河池營千總李榮  
已帶兵二百名并調土目練勇防堵不憂獮賊由此  
逃竄竄若與宜山相通之各隘俱有頭人堵禦喇烟  
村則係鄧天樞思結隘則係董尚廷龍公峒則係莫  
大肅各帶土兵截守而天河諸隘則有行間文武分  
撥官兵堵禦是三邑之防守似亦周密矣况敝標金  
遊擊又帶領千把目兵三百餘員各自換過發統計  
漢土官兵二千餘名俱飭其一一遵教而行更加之  
以慎或可少副老先生除賊安良救民湯火之意矣  
又查慶屬那隘村覃應大等殺死一十三命兇橫已  
極現在佔踞冲林村法難輕縱此地無險可恃似易  
擒捕弟已密諭孫副將與劉守備熟商或趁出師之  
時聲東擊西出其不意了此一案實事半功倍之舉  
也未識老先生台意以爲何如率此附賸恭候大教  
與提督論勦天河蠻獮第五書

三獮之蠻狃于舊天河王令請兵無功以致鴟張日甚  
非大創之鷹眼狠心終無化理本日午刻接讀翰示飛  
飭行間前進深合機宜唯是孫金二將向俱未歷疆場  
非藉元戎指授恐難奏功至敝標千把二員特遣幫柳  
慶礮位備孫副將驅策而已昨據陳千總稟摺批示行  
營粗節未知當否附呈台覽又據孫副將稟稱卽日移



營黃茅嶺下距單貴翁等村甚近業經批諭大指雖先  
困後攻得便仍不時鴟勦庶令震驚仍令示諭蠻黨有  
能擒獻賊首卽以所擒賊首之產業賞之彼畏害而趨  
利自當內變未識高明以爲然否弟相距稍遠一切軍  
機卽懇就近指揮不須往復商酌庶不失可乘之機也  
至那隘之行雖乘便利第恐未能祕密諸犯遠颺窮追  
則誤進兵釋之又損威重尊指已定當如諭飭行也

附覆書

紳衿戚感老先生除賊安民德意莫不踴躍鼓舞有  
李劉兩貢生願往擒撫擒賊出結塵案已于二十日  
進曠如果自縛到案固爲萬全但所差偵探之兵報  
稱上中二曠俱入巢內準備交鋒惟下曠那冒紅泥

高抬長沙福祿那弄六村出領府協告示張掛且云  
上中二曠俱欲于龍標隘塞斷隘口埋對敵此六村  
甚恐延林木已齊心嚴詞拒卻據云如果來塞隘立卽  
飛報等語鼠輩似此跳梁則李劉二生之行難于奏  
效矣弟已飛諭劉郡守孫副將迅卽移營那冒村附  
近屯劄安撫良民堵禦克獲俟有確音再爲詳報一  
切事機統候高明指示不啻雲霓之望也  
人與提督論勦大河蠻獍第六書

師行先勦那隘弟當已遵諭飛飭文員惟敝標兵弁因  
孫副將以未奉各上臺明指爲辭未帶同往深屬不安  
弟原飭敝標弁目一聽柳慶協及貴標總統調度安得  
事事再候特示耶業又飛飭敝標弁目及諭知柳慶協

矣但聞冲林之行賊已先遁追至那隘賊乃公然拒敵  
官兵未能入隘未獲一賊引師而退若果爾則獐蠻益  
輕視官兵矣至于三疇諸蠻細加訪查並無悔禍之心  
已爲抗拒之計家製火藥廣張偵探柳慶二府在在有  
人至于邱時玉之子由銀贖得回韋文愛則歸仁積賊  
爲福祿之黨非福祿之正賊也成令三次開諭三疇各  
犯赴審而覃貴翁等欲知縣入疇就詢且欲貢生爲質  
不遜如此撫之必難但彼既有備不可造次將來須得  
精細總統整衆以臨扼吭奪食以困之或仍趨大路徑  
抵其巢若四出搜勦斷乎不可恐彼潛蹤草樹致傷我  
師若紀律不嚴如從前天河王令請勦師老而怠獐蠻  
伺隙乘之軍裝半爲所獲前車之鑿不可不察凜也伏  
惟元老壯猷使鼠輩大創則弟之藉庇固深而地方之  
受福益無量矣再弟曾批示孫副將行間不宜輕于縱  
火然爲賊知懼而逃遁者言耳若敢于拒敵卽焚其巢  
穴亦無不可併祈以此示知將弁佳節未能芹獻併祈  
原宥

附覆書三首

那隘村賊覃應泰等佔村殺良情罪可惡弟意鼠輩  
寥寥又無三疇之險可恃師行乘便縛之似亦甚易  
不謂蠻賊敢于放鎗拒捕迨官兵進擊盡皆逃入深  
箐而協將未獲一賊卽引兵過返雖粗疎草率其咎  
難辭然亦因天河之師期難緩耳俟大兵凱旋自當  
飭令捕獲必不使之漏網也三疇獐賊狃于前此之

得志誠如尊諭家製火藥廣張偵探頃木梘隘所獲  
奸細韋宏章訊之知撞賊于十八日宰牲會議準備  
拒敵已將人口牛馬家財藏入藤峒中令宏章潛出  
宜山探聽軍情則賊輩之情終不悛可知矣已遵大  
教飛飭將弁一一遵照不可四出搜勦致遭撞賊暗  
算至于此番出師既有監紀可以不設總統蓋孫副  
將固難獨任而協營兵丁及土司土目則素日聽其  
調度惟以敝標之兵悉歸金遊擊統率則呼應彼此  
俱靈矣又囑其每事與劉郡守和衷商酌相機慎重  
務出萬全至于發縱指示仍望不時賜教以便轉飭  
行間文武也謹將已發漢土官兵各數錄單以備稽  
考

又一書

仲秋下浣九日拜承翰教且荷抄示批語均係行兵  
緊要節目施之三疇尤爲切中機宜至于示諭蠻獠  
有能擒獻賊首者卽以賊之產業賞之使彼自相攻  
擊運用之妙可謂出神入化固知支正胸中有十萬  
甲兵也捧讀再三欽服無已弟前陳九路進兵之議  
今南路東路及東南路大兵已直抵賊巢其正西正  
北及歸化歸仁等處或于隘口堵禦或于隘之內外  
埋伏截擒均已佈置周密惟西南一路界接宜山雖  
有頭人堵禦恐土兵尚不足恃又借防衛慶遠爲名  
發柳郡城守兵五十名協同三里營官兵往慶聽守  
備蕭伏相機調度矣至不時鵬勦之諭今賊首覃貴

翁覃明甲等已至大營輸誠服罪而各賊亦莫不聞  
風震懾僉謀就撫倘虫虫愚頑果能革心向化行間  
文武酌議妥洽代爲請命想老先生胞與爲懷自能  
矜惻也南丹土兵又到三百九十一名于二十八日  
已自慶往軍前矣并此附聞

又一書

大兵已深入三疇處處皆凌憎怪石攀藤附葛而進  
衣履易于敝壞而兵丁些微餉銀有養贍家口及軍  
前買備薪蔬之費弟又無力接濟恐徒跣難于搏戰  
前荷老先生體卹兵丁議給鷄鞋銀兩倘蒙早賜管  
發殊于軍務稍有裨益也

與提督論勦天河蠻獠第七書

天河蠻獠一事屢蒙翰教裨益殊甚乃搗謙雅度不鄙  
芻蕘過爲獎借非惟媿不敢當抑非請教之本懷矣中  
疇二犯投到果能招其醜類盡行到案自當撤師而歸  
蓋兵原不得已而用斷無可已不已之理但何以耀威  
使頑獠知懼永不滋事弟昨于孫副將等稟內畧批示  
一二在方名元戎必更有善後之策也軍前賞銀早于  
監紀檄內飭行不知何以尚未發給昨又諭每名給與  
鹽菜銀二錢俱令于該府存留銀兩動用俟事完造報  
撥補今承台諭卽再嚴催矣附候近安臨穎馳企

附覆書二首

中秋後一日拜接台翰捧讀再三仁人之言藹如良  
可欽佩似此勞師動衆渠魁自必務獲到案豈敢姑

息但承移示稿內粘單僅書某某未列姓名不識卽  
李令所繳冊內之各賊否仰希賜教以便檄飭行間  
官弁按名勒捕也昨忻城土縣兵一百名莫大志之  
子亦帶兵一百名孫副將又調三里營兵五十名俱  
已到慶茲劉郡守孫副將統領漢土官兵已于十五  
日出師又遣敝標左營金遊擊千總盧鼎雲周啟把  
總羅國相高文傑張起鵬率兵三百名大礮二位子  
母礮八位及鑼鍋帳房等項于八月十九日赴慶相  
機協捕矣惟是出師之際需用浩繁不日卽照往例  
預領冬季餉銀希鼎諭藩臺得早數日給發更荷舟  
誼不淺也

又一書

頃讀大疏知老先生榮晉崇階總制畿甸仰見

明良遇合從此補敘

皇猷入叅密勿賡歌喜起之風定遠駕夔契之上可勝欣  
躍已擷一芹專員恭展賀忱諒蒙茹鑒也三曠頑犇  
梗化幸藉臨淮妙算麾畫精嚴不致復由前轍何啻  
萬間之庇茲那監之事于二十四日自慶郡發兵未  
時抵小漕塘守備蕭伏帶協標兵丁韋相李榮招出  
那監村賊首覃應泰覃道照覃仁供自行投首軍前  
是老先生之威德覃敷無思不服矣更爲地方慶忭  
也肅此報捷順候榮禧

與提督論勦天河蠻犇第八書

三曠之役仰藉德威不戰而獲羣醜弟之蒙庇侈矣乃

謙光之至輒分榮及弟不令受者增媿耶今聞那隘十  
四犯已獲十一人餘三犯自無敢抗拒之事應聽本地  
文武發兵役追捕大兵即日可撤弟已令啟標千把率  
衆回桂林矣如卓見亦以爲然卽煩諭令貴標及協標  
將弁班師并煩飭諭土目各帶回土兵可也至弟叨  
聖恩謬有遷轉方深愧懼伏惟賢者舊轄之地有可以見教  
者尚祈逐一指示過蒙稱賀非所敢承諸容續布憑穎  
瞻馳

附覆書

月之五日拜讀手書種承啓迺無異躬侍座隅殊慰  
拳企也三陟那隘之役實藉老先生發蹤指示並非  
師武之力雖搗謙汪度功成不居然威德誕敷實與  
聖水之澤並其流峙弟之藉佐匪尠也雷山殺頭人  
彭志睿之案賊韋扶斗韋扶敬韋明相等又已招出  
積案頓清言之能無愉快老先生榮擢總制  
畿輔重地正展舒積學之時四海喁喁仰望經綸其所  
以奠安

宗社而黼黻

皇猷者方興未艾弟一分戎行惟有遜聽風聲歌詠盛事  
豈能仰贊高深千萬一乃蒙虛懷下詢益增跼踖矣  
邊情上俗老先生縈懷最久善後良圖幸不靳賜教  
是所等禱也貴標陳熊二弁辦事勤慎約束兵丁秋  
毫不擾足見老先生軍紀之森嚴也殊爲欽羨并及  
批天河李令請兵稟帖 附水陸塘汛

據慶遠府署天河縣知縣李振宗稟稱

甲職

攝篆天河

所閱詞狀大約皆告福祿里之賊而邱時玉所告之覃明將羅城人所告之覃貴翁二案爲最大及差縣役而縣役不能拿調營兵而營兵不能制

甲職

以山右之人

不信兵役之果莫可如何欲親觀其巢穴形勢所以莫

可如何之故爰協同分防把總胡元于四月十八日親

詣福祿里覃貴翁家不意貴翁糾集蠻賊百十餘人持

鏡帶刃羅列四旁而後與

甲職

相見然後乃信向者兵

役之果莫可如何也伏念憲臺好生之德不忍輕言兵

事然蠻賊如此猖狂恐將來無善全之策爰取舊藏輿

圖版刷印成本更命畫工細繪福祿里山隘路徑並將

甲職

所目見者贅其說于圖後以便觀覽等語隨批發

云據稟擬于八月發兵擒勦賊犯所繪地圖與本部院

從前訪問之說相同仰卽通詳督部院併令泐弁詳報

提督以便咨商酌行該縣仍再至福祿里喚齊賊犯指

示八月勦擒利害勒令赴質審結旣盡我化導之心亦

借此延緩以應師期師期固非八月不可也明示以期

光明正大理直氣壯蓋入巢擒賊便須密行若駐兵隘

外奪禾而困之卽不必密也如彼畏法自投結案卽可

以不必發兵矣雍正三年六月十五日

又批行兵之要塘報爲先呼吸可通然後指揮迅速仰

將由柳州至天河水陸塘汛開報以便置驛隨據開報

如後

水路塘汛

柳州府底塘 十里至 冷飯塘 二十里至 古林塘 二十里至

土洲塘 二十里至 柴山塘 二十里至 盤龍塘 十五里至

柳城底塘 二十里至 夢田塘 十五里至 田村塘 二十里至

黃泥塘 三十里至 大曹塘 二十里至 六農塘 十里至

烏藏塘 十里至 牛路塘 十里至 慶遠府底塘 進

天河縣係小河不通舟楫俱用竹筏

以上水塘路程共計二百四十里

陸路塘汎

柳州府底塘 三十里至 長塘墟 十里至 沙塘堡 十里至

古木塘 十里至 穿花塘 十五里至 柳城塘 十里至

頭塘 十里至 二塘 十里至 三塘 十里至

四塘 十五里至 五塘 十五里至 六塘 十五里至

七塘 十里至 大曹塘 十五里至 山堆塘 十里至

小曹塘 十里至 牛路塘 十里至 慶遠府底塘 三

十里至 東田塘 三十里至 古龍塘 三十里至

下里塘 三十里至 公毛塘 三十里至 天河縣

以上陸路塘汎路程共計三百七十五里

委弁發五子礮檄

據天河縣李令詳前事內稱福祿里頑獍抗官劫殺積案如山詳請發兵勦擒前來業經據詳咨移督部院提督發兵擒勦并行知該道府在案但查慶遠防汎官兵軍裝或有未備特委千總陳畧把總熊祿帶領本標五子礮手五十名五子礮十尊籐牌手五十名前往仍令本地撥防汎鎗箭兵丁每礮五名協同籐牌手夾護礮



位毋致疎虞再查行軍必須鑼鍋帳房務令曠野安營  
不許以借居買餅名色驚擾鄉村除本標兵丁各帶鑼  
鍋帳房外再帶鑼鍋四十口帳房四十領交柳慶協孫  
副將備用事完之日卽將鑼鍋四十口帳房四十領存  
交柳慶協取領報查爲此牌仰該員弁遵照施行務須  
嚴加約束兵丁倘有一毫騷擾地方務按軍法治罪慎  
之毋忽須牌

委天河署令公同料理軍需檄

案照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據該署縣詳請發兵擒勦  
福祿里積盜緣由列部院據此業經據詳咨移督院提  
督發兵擒勦并行知道府外但查該縣調補新任恐未  
諳地方情形該署事李令旣身爲呼籲請兵于地方情

形自當籌之已熟卽仰李令協同成令同辦一切糧餉  
事務盡心料理給發事竣之日造冊報明本部院另行  
撥補毫不累地方官吏仍督率捕役練勇人等多購精  
明誠實嚮導堵禦擒拿毋得疎怠務有成功併多張告  
示曉諭民人開列賊首名姓除有名賊首外概不株連  
爲此牌仰該縣官吏卽便遵照毋違

批標弁進兵稟帖

據本標左營右哨千總陳畧右營左哨二司把總熊祿  
稟稱本月十三日夜亥刻接奉提憲鈞諭令千把等加  
謹小心聚集劄營晝夜隄防至于下營安寨兵馬所飲  
之水要在上流頭恐有獐賊下毒藥不可不防等語于  
十四日有孫協鎮會同劉太守及出師各官公議發兵

前往天河令本協把總姚起蛟帶協兵一百五十名兼同永順司土官鄧朝宸永定司土官韋廷璧帶土兵四百名在前隊孫協鎮帶本標兵五十名統率提標鍾守備潘千總帶兵二百名在二隊令千把等帶兵及護炮協兵五十名隨同劉太守在三隊令東蘭司土官韋朝輔帶土兵一百名隨千把等隊後行走至于各隘口孫協鎮業奉提憲鈞諭目今兵單不必把隘堵禦只令各兵聚集劄營首尾相應免致疎失等語議定于本月十五日黎明由陸路前進再稟者千把等查探得福祿里上中二幢蠻賊于本月初四日殺牛會衆刻無寧息擡石堆積險峰整頓羅崗定崗戰崗預謀精銳者挺身拒敵稍懦者看守巢穴而所聚之處尚在各窠至于賊之

挈其妻兒搬其家資在彼隣近村莊及宜山十排之喇烟窑眉木椳江崗弱崗等處盡係賊賊收藏千把等前蒙大人天恩賞給出差每兵每日銀三分兩營共領銀一百兩今已發完理合一併稟明俟到福祿里另行具稟等語據稟已悉提臺所諭字字切要但所云飲上流水則賊所居乃上流也必須試而後飲耳軍前務須確遵行師之法五隊之人各以戰兵在前輜重在後猝遇賊寇即可戰鬪不可令行李夾雜致妨隊伍如五十人爲一隊以四十人爲戰兵隨路寬窄分作十數層以十人在後專押行李庶不擁擠日晚安營大將居中四營在外分立四門游兵巡徼軍中分班輪睡弓不下弦刀皆出鞘所謂行有行陣止有止陣時時可戰無懈可乘

乃稱節制之師將來倘遇獐蠻抗拒先施礮火凡五子礮平放可及里半距賊里半之遠卽施礮火彼或據隘亦以此礮攻之先事須廣其偵探以誠實精細之人分頭探事不誠實恐反爲賊用不精細恐反爲賊欺也臨事須多用嚮導或導正兵或導奇兵質其親黨賞以金帛乃得其用如行深林密箐之間先令游兵兩傍放鎗以驚伏戎至草樹乾枯之處卽據上風縱火卽可驚賊亦解瘴氣此皆行兵之粗節可與孫副將劉監紀共觀之併令各抄此批時時省觀以備一得可也再前稟那隘未行亦屬不合但聞縱火燒燬各村恐中有良民甚爲不可惟無知獐蠻公然抗拒官兵者卽焚其巢可也又聞官兵至那隘因獐蠻放鎗拒捕官兵並未入隘抵巢不獲一賊卽行引去若果如此則獐蠻益輕視官兵矣着再詳稟雍正三年八月十五日

又批云進勦之兵必撫提協三標俱齊堵禦土兵亦須齊備方免奔逸仰將現到慶遠之兵速卽開報隨于八月廿一日據將已到慶遠兵數開報如後

撫標官兵一百二十名又防護礮位官兵五十名  
提標官兵五百名

慶遠協官兵二百名

河池營官兵二百名

三里營官兵五十名

永定司土兵二百名

東蘭州土兵一百零一名

永順長官司土兵一百四十名

永順副司土兵五十四名

頭人彭志高土兵六十名

頭人鄧天樞土兵五十六名

頭人董尚廷土兵九十八名

頭人莫大志土兵一百名

莫大志子土兵一百名

忻城縣土兵一百名

以上漢土官兵共二千一百二十九名又南丹那地

又二州土兵尚未調到

### 諭天河三疇獠蠻

照得天河縣福祿里上中下三疇獠蠻頑蠢無知屢干

法紀抄劫村莊抗官拒捕按律治罪死有餘辜今特咨  
會督院提督調發大兵勦擒兇犯誠恐鎗礮所至玉石  
俱焚姑念三疇地方村莊非一頑獠固多亦有良善卽  
跟隨寬獠爲匪之人亦多係脅從情有可憫今特檄曉  
諭大兵紀律森嚴良善秋毫無犯除後開有名案犯務  
必逐一擒拿外其餘良獠各安收穫一毫不必懼怕其  
有曾經跟隨首犯爲匪而各案無名者亦從寬一概不  
究各收田禾各安生業至于練約堡目人等有能倡義  
率衆將後開有名案犯擒拿解送軍前者所獲係首犯  
賞銀二十兩係次犯賞銀十五兩有能指出寬犯藏匿  
之處導引官兵擒拿者賞銀十兩如案內首從各犯有  
能悔罪歸誠自投到官歸結原案者一概從寬減等發

穆堂別集 卷之二  
落倘冥頑不靈仍然負固抗拒務必勦洗無遺或藏匿  
不出雉逃兇竄者卽窮谷深山務擒必獲本部院愛民  
如子執法如山鋤暴所以安良斷不令魍魎魍魎縱橫  
于白日青天之下近日修仁十排兇獍較三疇尤爲強  
盛然大兵所到一犯莫逃爲此諭良善各自安生案  
犯卽宜投首稟遵毋違特諭

批監紀劉守稟帖申明賞格諭

據軍前監紀慶遠府知府劉之頊稟稱之頊同孫副將  
并大兵于二十一日申刻到洞欵地方之頊差誠實精  
明里差譚榮等進福祿里打探探得上中二疇蠻賊盡  
皆棄其田廬遁入上中二疇之戰喇弱喇內是以里差  
譚榮等于中疇各處尋覓並不見一人其下疇百姓多

係良民之頊等從前原有告示安撫伊等不必驚慌是  
以譚榮一到下疇百姓俱愿到軍前輸誠謝恩且情愿  
助大兵拿賊目今之頊等擬于二十三日到地方暫駐  
軍一二日候招撫之信如蠻賊親出就撫則已若有他  
意之頊等會商擇其可以下營看守黃穀之處卽行駐  
扎堵禦看守俟二次大兵同土兵到日卽同孫副將等  
帶領大兵進軍黃茅嶺逼近覃貴翁等賊巢先行圍困  
聽其糧絕自投倘賊巢寬濶難于四面圍困必須進兵  
方能成功則之頊同孫副將等確遵憲諭領兩次大兵  
進勦第一層用紅衣大礮第二層用五子礮第三層用  
行營礮第四層用沙礮第五層用鳥機礮并用排鎗保  
護礮位攻其隘口四面用土兵攀躋層巒用鎗直攻賊

穴擒拿賊首庶乎可以成功至于土兵將臨敵之際遵  
用豬酒厚加犒賞並懸重利務使土兵奮勇擒賊所有  
官兵亦用豬酒犒賞外其中明紀律之處之項同孫副  
將等懇切申明務期各兵卒畏法當先則破賊似不難  
矣此之項現在與統領官等再細加商酌行事伏乞恩  
賜教誨遵行等語據稟上中二疇勢在必勦已于十一  
號稟內批明至用兵犒賞必不可少將進勦時每兵賞  
鹽菜銀二錢外加每人肉一斤酒一斤該府所屬有現  
存銀兩卽行動用詳明撥補官兵土兵一體賞賜該府  
仍再出簡明告示內稱奉本部院諭三疇民人無論有  
無案犯事件但能將十三賊首內擒獻一人者卽以所  
擒賊首房地產業給之官兵土兵有能將十三賊首內  
擒獻一人者卽以所擒賊首產業盡數變價給之有能  
引導官兵土兵指出賊首藏匿之處設法助擒賊首者  
亦賞給其人一半餘一半變價賞給兵丁本部院信賞  
必罰斷不欺誑將弁有實心出力以致成功者該府據  
實報明移咨

奏薦至于賞賜銀兩如該府所屬現無可動之項卽行稟  
明以便解給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稟二十七日卯  
刻到

批孫副將進兵稟帖

係爲余典武會試所取士故稱  
門生殿試一甲第二名

據副將孫士魁稟稱門生等查得賊之後路一木橈一  
十排喇烟一龍公崗江崗已俱着土兵鄉勇堵禦訖又  
有中州三里馬蹄隘已着河池營官兵堵禦訖惟有古

丹一處現在商酌堵禦再查福祿里山高箐深安營處  
所務必擇一可以制敵而不制于敵者惟中曠黃茅嶺  
一處嶺脚據泉水上流且四面皆田旣可以制賊使之  
不得收穫其離單貴翁住居之巖崗村止八里離單海  
發住居之洛山村止五里離上曠之六太村韋扶珠家  
十七里又可以攻打各隘口斷絕賊之咽喉又擬立于  
營三處一立于那冒接應龍標隘險地以護運糧一立  
于地藍接應密箐險地以護運糧一立于逼近單貴翁  
賊村密箐處所且須多撥兵丁不惟護糧且可堵禦  
賊出入之路卽于其地立站口通信息至于進兵路徑  
門生等于八月二十一日由天河行二十里至洞斂下  
營依次而進查得由洞斂至喇貫過河三十里至地力

下營由地力過龍標隘至那冒二十里下營所過龍標  
隘須防範又一路由龍標隘過小河再過密箐至地藍  
下營所過密箐須防範由那冒過小河又過深林亦過  
密箐十五里至地藍下營由地藍過那遠田又過密箐  
至黃茅嶺下營所過密箐亦須防範再稟者門生等初  
到天河時卽有李貢生劉貢生韋貢生盧貢生四人情  
愿持大人同提憲告示親赴福祿里上中二曠竭力招  
撫務期招出賊首等赴營門生等遵將告示交付李貢  
生等于二十一日起身親赴福祿里招撫去訖俟有聞  
信門生等卽行飛報門生等因仰體大人好生之德現  
在招撫是以緩進每日只行十餘里卽行安營候信若  
有別意門生等再作商議卽行續稟聽候恩示再稟者

二十二日有陳千總送到抄奉大人批該千總稟帖一紙內開一切行軍事宜命與門生及劉監紀共觀門生等捧讀之下仰感大人指授方畧動出萬全惟有逐一遵照批內事理舉行不敢忽畧以仰副訓誨深恩于萬一耳再批內諭那隘村打賊一案前蒙提憲諭令門生會同慶遠府鍾守備潘千總密商不可洩漏聲東擊西出其不意門生等商議連夜驅赴賊村方在調遣圍困忽有獐賊數十餘徒出村放鎗各處土兵皆無紀律亂放鎗礮村內火起獐賊俱皆逃竄門生又督兵率鍾守備等追至白牛冲過村又無一人意欲窮追到底奈天色已晚衆兵困乏賊見勢逼盡皆入窠窠口青茅密障門生未敢輕率隨與鍾守備等回營與劉守商酌善後

之法此實門生之罪乃蒙大人不深譴責復批示訓誨諄諄門生惟有勤慎熟籌以期報効于將來等語據稟先因後攻先撫後勦雖矜慎之本懷但獐蠻因王令前次無功藐視官兵久矣若聞那隘不獲一賊被驕益甚其能撫乎據稟于黃茅嶺脚安營距覃貴翁等各賊村甚近隘口雖險以大礮衝之五子礮繼之斷無不破或出其不意乘間鷓勦務俾大創庶有悔心行兵固須臨事而懼亦不可過慎而蕙此批與劉監紀金將官同覽覽後仍繳以後稟報于日下再添某時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稟二十六日卯刻到

是日又據監紀劉守稟與孫副將同隨批云聞上中二曠已約爲抗拒之謀撫之一字斷然無用卽有虛言以



緩我師斷不可輕聽必首犯十三人到案然後許以免  
死若枷責之罪不能免也如一人不到亦難罷兵現在  
漢土兵丁糧餉及軍中苦樂情形仍行稟明該府身任  
監紀務俾得所毋致怨而生怠其有不遵紀律者卽會  
同孫副將金遊擊按法治罪亦不可寬餘語俱于孫副  
將稟批示可取出同觀此稟仍繳  
其批孫副將等稟飭令速行進勦論

據副將孫士魁監紀劉之頊稟稱門生等于十九日到  
天河縣時有貢生李良相等自願持告示進入賊巢招  
撫業經繕稟慈鑒矣門生等于二十一日自天河起身  
至洞斂下營二十二日等候回天至二十三日至地方  
下營未刻後李貢生等到營盤據云蠻賊實是懼怕不

敢出來貢生等說之再三終不肯出據此揆其情形欲  
令投首軍前似有不能若不進兵圍困勢有不可擬于  
二十四日進軍那冒先行堵禦臨守黃穀一面再設法  
招諭一面移知金遊擊星夜由冒營背大路前來會兵一  
處設法圍勦度種賊知有

國法矣所有進兵機宜俟金遊擊到口熟商萬妥之策另  
行具稟等語據稟聞覃貴翁欲等府差作質然後肯出  
如此可惡不必更言招撫矣仰卽移催金將官一同進  
兵直抵黃茅嶺駐扎先將覃貴翁村子焚勦然後以次  
進兵上中二疇黃熟之穀令下疇良民指明地方凡係  
案犯無名之獐民許令到軍前稟明自行收割其十三  
賊首及案內有名獐犯所種悉令下疇良民收割官兵

代爲防守搶奪至于所勦賊巢倘有未搬去雞犬財物  
令土兵入村搜取交文武官將分賞官兵土兵其土兵  
入村搜檢之時官兵整陣環列村外以防獐賊回鬪不  
可疎虞仍將此意稟明提督可也此稟仍繳此批與金  
將官陳千總等同覽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稟二十  
八日辰刻到

批本標二弁稟飭速進兵諭勦  
據本標左營右哨千總陳畧右營左哨二司把總熊祿  
稟稱本月二十四日到下疔那冒劄營于二十五日早  
有下疔頭人四名陸宗漢韋朝委覃世清覃應虎至營  
盤見孫協鎮劉太守稟稱昨奉分付卽到中疔尋賊犯  
覃貴翁遵將招撫完案免罪逐一說知渠說既是招撫

我等完案免罪亦須寫一訴呈纔出來見說畢勿歸入  
崗陸宗漢等見其許久不出爲此先到營盤稟明等語  
孫協鎮劉太守隨賞陸宗漢等四人各銀牌二面紅二  
段卽令陸宗漢等四人隨營聽用卽日起營進至中疔  
地藍劄營令原署天河縣事李振宗帶土兵一百名慶  
協兵丁二十名思恩民壯三十名在那冒劄住子營督  
運行糧卽日有慶遠協蕭守備獲福祿里奸細一名韋  
鴻章係太平堡目韋堯勳把守思結隘拿獲孫協鎮劉  
太守商議俟金遊擊帶兵到日會同圍困勦獲金遊擊  
帶兵已于本月二十四日自慶遠起營俟到日議確另  
行稟報千把等今將地輿形勢圖一張合併呈閱查核  
併將撥人堵禦各隘列後

一龍公崗係莫大志帶土兵一百二十餘名把守

一木欒係董尚廷彭志高共帶土兵一百五十名把守

一石排喇烟係鄧天樞帶土兵同宜山堡目連鄉勇一

百餘名把守

一古丹係宜山縣撥各堡目帶一應土丁鄉勇一百名

把守

一思恩三里中洲一帶隘口係河池營參府委員帶官

兵二百餘名把守

一思結隘係太平堡目韋堯勳把守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辰時稟等語據稟進勦決計

已于孫副將劉監紀稟內批明矣可速回明孫副將劉

監紀飛催提標將弁統兵速進刻期會勦兵分幾路商

議妥協卽行前進直攻覃貴翁巢穴極力焚勦務必血

洗一空不必絲毫瞻顧倘有遲迴不前者爾二人會同

監紀稟明卽按軍法治罪斷不寬恕爾二人亦須奮勇

當先不可落後每路進兵務依前諭大礮在前直衝洞

門五子礮繼進以護大礮排鎗繼進以護五子礮籐牌

挑刀繼進以護排鎗土兵兩傍分搜林箐如遇草本蒙

密之處卽據上風縱火不可稍有參差致亂紀律此批

仍送孫副將劉監紀併金將官一同細覽軍前情形仍

每日飛報不可違誤稟遵毋忽又頭人四名旣令隨營

行走須交精細兵員嚴加防守恐受賊賄脫逃報信併

諭

批軍前文武勒獲賊渠稟

據柳慶協副將孫士魁慶遠府知府劉之瑱廣西提標  
左營遊擊金國泰稟稱本月初七日寅刻職等帶兵由  
正西至六太羅崗闕村幹村大莫等村有賊渠覃明將  
莫東旺覃貴翁韋文案等自綁到營隨查看各處地方  
山勢情形並踏看黃穀卽于是日酉時帶兵回營往返  
共有三十六里理合稟明查黃穀熟者僅存大半且土  
曠各處黃穀亦多其大莫幹村四圍俱係高山密箐安  
營之地似乎險窄職等已差人進崗發示曉諭令各賊  
首速至營前投首免死俟再獲之日另具稟報倘再遲  
不出卽行攻擊擒拿等語據稟查福祿里獐蠻殺擄劫  
盜之案共二十四件而爲首者纔開列拘捕十三人又  
稱四名已故其餘案件將何人質審該府可與署正天

河二令查明務須每案有人歸結方妥至已有首犯之  
案其爲從各犯可以不拘無首犯之案卽應將爲從人  
犯拘拿一二庶有着落聞上曠各村黃穀甚少應訪察  
逃遁各賊攜去糧食多寡能否坐困如彼糧食尚足支  
應卽應四面環堵挨村搜擒此時秋高氣燥遇深林密  
箐卽將兵士駐劄上風隨處縱火燒其林莽驚而出之  
若日復一日師老則疲糜餉太多而天氣漸寒士卒亦  
苦該府與孫副將金將官商酌妥行毋得過于延緩餘  
稟已悉此稟仍繳再查福祿里有名兇犯惟覃明將莫  
東旺覃貴翁韋文案四人最爲黠桀今俱已到案料無  
更有賊首敢率衆拒捕之事如酌量有可先撤之兵卽  
先撤回至羅遠洗勦那隘其有應拘案犯仍一面分兵

勒獻可也是否可行軍前文武酌定仍稟明提督施行  
雍正三年九月初八日稟十二日申刻到

批本標二弁呈送禁約稟帖

據本標左營右哨千總陳畧右營左哨二司把總熊祿  
稟稱克犯俱已全獲孫協鎮等俱已稟明但本月十七  
日寅刻接奉鈞批內諭有案次犯一事劉太守查實案  
件作何歸結亦必酌行稟報千把等不敢擅便悉聽調  
用卽日有上中下三疇頭人韋志登羅付藍覃貴才率  
領三疇各村人民前到營盤出具保結遞具禁約乞賞  
批語以便嚴禁管束地方永不作賊有孫協鎮金遊擊  
劉太守隨傳三疇頭人及各村民分付旣爾等衆民有  
此呈詞改惡從善永不作賊定係好人但嗣後如有一

人做賊犯出本府立請大兵進勦寸草不留三疇頭人  
衆民俱各領其所批禁約各回安業卽日劉太守犒撫  
提慶協各營每兵食鹽六兩又犒撫標兩營兵丁小豬  
四隻酒四罈慶協兵丁豬四隻酒四罈提標兵丁豬四  
隻酒四罈卽日未刻有孫協鎮請領提憲

聖訓十六道賚到營盤有出師文武各官跪接所有千把等  
遵奉批發原稟合併繳上查核併附上中下三疇禁約  
式一紙呈上鈞覽立禁約福祿里上疇村民韋順揚等  
今因本疇無法之徒做賊劫擄良民干犯重罪以致大  
軍臨境除將案犯玖名投營歸罪外各村童叟妻女尚  
膽戰心驚惶惶不能回家安業是以商量央請前輩頭  
人韋志登出官領示並受約束委牌日後本疇八莊居

民俱聽勸教改惡爲善守分遵法如八村中再有一人  
生事妄爲者衆人協力擒拿解官處死不敢輕縱若有  
一人狗庇不報不拿一體連罰恐後無憑立禁約一紙  
交上存案爲據孫協鎮金遊擊劉太守一仝加批據約  
准其存案倘嗣後上啗仍有一賊犯案定將爾頭人韋  
志登同莫兆順盡法嚴處寸草不留各宜保守身命此  
批存照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戌時稟等語據稟克犯  
俱獲又八莊頭人領奉禁約刻期可撤兵矣仍候孫副  
將劉監紀稟到再行批示飭知繳

批孫副將那隘賊犯全獲稟

據副將孫士魁稟稱那隘一案原奉大人鈞批進兵勦  
擒門生等稟遵于九月二十一日回至慶遠府城門生

同劉守二人即公同會商先發各處土兵堵禦附近賊  
村隘口于二十二日即行發去于二十三日又令左營  
蕭守備選撥誠實兵丁同衙役頭人韋貴行先至那隘  
週圍良民村莊遍諭如有賊黨逃躲爾村即行舉出倘  
敢隱瞞不舉大兵前來那時良歹不分一概誅戮汝等  
死爲屈鬼後悔無及于二十四日門生同劉守等統領  
大兵前至三堆地方劄營于申刻有蕭守備差去兵丁  
衙役頭人帶領賊首覃應太覃道照覃人供三人畏懼  
兵威即隨兵役投首軍前據兵丁頭人等稟稱奉諭至  
村說以利害隨即獻出三人即帶來營盤回話門生等  
即令兵丁頭人衙役再往別處良民村莊將此分付之  
言逐一傳明于二十五日至潑口村劄營有大人標員

陳千總熊把總向門生稟稱着令目兵隨同前去各村傳諭門生因見係地方文武官差人前去各村傳諭良民不許隱藏賊犯並非攻勦之事隨面向伊說爾等不必令人去卽日申刻兵丁頭人等又帶領賊犯四名覃應當覃仁幹覃仁敘覃神放到營盤投首有提標金遊擊亦差目兵前往各良民村庄傳諭帶出賊犯覃應封覃明榮二名到營于二十六日卯刻有永定土官韋廷壁在摩崗村堵禦弋獲賊犯二名藍明虎同第五子藍老六亦解赴營盤至未刻門生等直抵那隘賊村剗營村內並無一人于二十七日兵役頭人等又帶出覃仁明藍明權覃扶端到營投首卽晚又帶出賊犯藍明貞藍神考到營投首數日之內正賊餘黨自投到案共計

一十六名雖係各村良民催逼賊犯被兵役頭人帶出實皆大人神威遠播蠻獍聞風向化門生等原擬勦戮孰知大兵將至戈矛不舉而數日之內諸賊全獲若非恩德感化從未見蠻獍有如此之傾心誠服也所有賊犯就縛緣由理合稟明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寅時飛遞等語據稟不用攻勦兇犯十六人俱已就縛辦理妥協卽整衆各歸營汛聽監紀冊到按冊行賞人犯俱交劉守牢因監禁逐一審訊定罪繳

批軍前文武公稟案犯全獲飭令撤兵諭

據柳慶協副將孫士魁慶遠府知府劉之頊提標左營遊擊金國泰公同稟稱那隘村一案其原告韋氏所告覃應太應當應封道照仁明覃仁幹明榮應奉藍明權

明虎藍付翁明貞扶隴志洪等一十四名職等統領大  
兵于九月二十四日扎營三堆地方即獲單應太道照  
二犯連日獲到有單應當應奉仁明藍明虎明權明貞  
單仁幹明榮共十犯俱係原告呈內具控之犯此外藍  
付翁年逾六十實係無子已獲血姪藍神考代替領罪  
扶隴志洪久已遠颺現在分頭差緝應奉實係脫逃並  
無子女現獲伊血姪扶端查審結案查原告呈內具控  
賊犯十四名今已得獲首犯并呈內有名要犯共十名  
其餘四名除二名在逃現在差緝其二名現有血姪查  
審結案外又弋獲案內夥黨單仁洪藍老六單明教覃  
仁放四名則是案犯俱已弋獲夥黨亦皆就執此皆大  
人兵威赫濯驚破賊膽是以不數日而賊首盡獲其得

賊之處皆由目兵頭人差役踴躍宣佈大人神威得獲  
賊犯現今賊盡就縛事已完結理合稟明再稟者前職  
等所稟應奉實係應封其應奉久已遠颺今弋獲其血  
侄扶端查審結案合併聲明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稟  
等語據稟案犯全獲辦理妥協仰即振旅各歸營在事  
將弁目兵聽候查明獎賞繳

附監紀劉守查明軍前功稟

謹查憲標官兵于各官兵遊巡之時奮勇當先事事  
俱有紀律搜山攻崗勇敢直前賊人畏懼巡更防夜  
時刻不懈及獲到兇賊甚多俱交憲標營看守防護  
甚嚴在營按期操演籐牌挑刀習熟行有行陣止有  
止陣其安營站隊俱有法制紀律嚴明從未有絲毫



生事紊亂喧嘩之處又礮位整齊凡遊巡攻擊俱立  
卽適用軍威賴以赫濯陳熊二弁深細練達凡謀畧  
見識俱在各官之上是以兩次拿獲賊犯驚動四方  
軍聲大振千總陳畧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奉令帶兵  
九十名五子礮六位藤牌三十面夾護交鎗三十門  
同總統監紀以及各營弁兵前進羅崗大莫村等處  
遊巡捕擒賊犯其把總熊祿領兵六十名固守行營  
其地險峻深谷難以哨探該弁陳畧獨力奮勇當先  
前進後兵魚貫而入步伍整齊深合兵法本年九月  
十一日把總熊祿奉令帶兵九十名五子礮六位藤  
牌三十面夾護交鎗三十門同總統監紀并各漢土  
官兵分爲東西兩路前至那小村擒拿蠻獍該弁所

皇土新令之兵雖入深林密箐高山峻嶺行止有方整肅有  
太太節毫不參差其行陣得宜深熟攻擊之法又查提標  
官兵俱屬窮苦逐日只靠所發之米一升并仰賴憲  
賞銀三錢又賞銀二錢并捐給鹽觔而已實覺有窮  
苦之狀理合稟明

奏明擒獲天河獍蠻劄子

奏爲奏明擒捕獍蠻事竊查廣西徭獍因向來姑容漸肆  
頑梗臣到任後細加察訪則修仁之十排天河之三疇  
爲尤甚除修仁十排臣于五月間咨會提臣發兵擒捕

渠魁盡獲已經恭摺

奏明外今查天河獍蠻在福祿里上中下三疇周圍八十  
里萬山重阻窟穴爲奸自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二年

殺擄之案積至二十三件臣屢行該管文武勒拏而負

恃險阻一犯莫獲臣經查確三疇獐窟宅各在隘口

之內依巖附崗深林密箐難于搜捕但所種之田俱在

各隘之外趁秋稼黃熟未收臣咨會督臣提臣調發漢

土兵丁直至蠻崗斷其收穫若能自投到案許以免死

從寬審結今各案為首獐蠻一十一人先經病故三人

餘八人俱已自投到案現在振旅而歸至于兵丁所過

地方雞太無驚所用糧餉俱臣等捐給緣係發兵捕蠻

理合

奏明臣謹

奏奉

皇上硃批閱奏深慰朕懷辦理得宜可嘉之至

穆堂別彙卷之二十三

臨川李紱巨來

記十二

廣西二兵記下

桂林陣法序說

宗留守授岳忠武以陣法忠武乃謂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精于變化爾非薄陣法為

不足學也陣非徒為飾觀而已必有陣而後坐作進退

之法明必有陣而後金鼓旌旗之心習必有陣而後行

間容行隊間容隊進不患其擁擠退不憂其蹂踐止以

陣為營行以陣為隊進以陣為攻退以陣為守用兵之

道無時而可離乎陣也余來撫廣西始閱操于城之西

南止列方陣粗習進止伏念我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而余官以撫軍爲名  
陞辭之日

聖諭諄諄留心武備因檢昔年所蓄海操舊圖斟酌去取別  
爲陣圖一冊授中軍官使習之爲陣凡九一曰二龍戲  
珠陣我師衆而兩面圍敵者用之二曰五行六花陣我  
師寡而四面受敵者用之三曰六疊進步陣見可而進  
以逼敵者用之四曰六疊回鎗陣知難而退整衆殿後  
者用之五曰三才陣卽常山蛇舊法後倚山而前對敵  
者用之六曰風雷捲地陣敵旣敗而追奔者用之七曰  
九宮八卦陣卽天星積卒黃帝握奇之法統屬大兵于  
平原曠野當大敵者用之此陣爲諸陣之主雙分外八

隊直引而前卽爲二龍戲珠合外八隊爲四合中四隊  
爲一卽爲五行六花排鎗前進卽爲進步連環礮隊居  
中卽爲夾鎗礮合外八隊爲四層合中四隊爲二層卽  
爲六疊左四隊張左翼右四隊張右翼中四隊橫列于  
中卽爲三才以馬隊在前餘隊齊進卽爲風雷捲地所  
謂一以貫之者也八曰天圓地方陣亦卽九宮八卦之  
法以二隊當一隅方折如矩虛四正以開門凡安營者  
天用之以上諸陣行軍之法畧備又念廣西多山每勦捕  
猺僮土苗必在深林密箐鳥道羊腸古法難以概施昉  
宋將吳玠疊陣遺意創爲山路連環三疊陣併授之蓋  
演習半歲然後領旗之士莫不心知其意因具劄子以  
操練諸法奏

閩恭請

皇上訓示伏蒙

御翰批陣圖一條云朕向來留心陣法覽所奏大概是又蒙御批全劄子云如此留心武備朕實嘉之欽承

天語益加鼓勵蓋踰年而撫標將士坐作進退無不閑習未幾奉總督直隸之

命將舍此以北因爲之圖又繫之以說尚冀諸將士始終勉習毋忘以備

國家之用且俾繼此任者倘不遺芻蕘或有采焉雍正三年歲次乙巳孟冬之月巡撫廣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今陞直隸總督臨川李紱題于桂林院署之集思堂

台操陣圖說

每逢操期大轅門內四更三點掌頭號官兵炊爨五更一點掌二號本標官兵齊集轅門外五更三點掌三號放礮起管用中軍營馬一隊金黃大燾一桿隨本部院向大教場啟行馬隊二隊大燾二桿弓箭二隊大燾二桿火礮二隊大燾二桿籐牌二隊大燾二桿鳥鎗六隊大燾六桿共十四桿一字長蛇陣魚貫而行至教場演武亭前旗分左右站隊如提鎮二標及城守協營兵弁隨操則兵馬多加隊變通不必拘泥用令字旗二桿以作探馬大黃旗一桿在將臺上以發號令兩隊站齊號礮三聲掌號起管中軍營從中道而下朝上站立點鼓前進排成二龍戲珠陣分左右而下俱係一字站立馬

兵在前次弓箭次火礮次籐牌次鳥鎗又次鳥鎗又次  
鳥鎗各排俱面朝演武亭站立鳴鑼一聲隊伍站齊號  
礮三聲招旗一下探馬飛至隊伍前報有警招旗一下  
號礮一聲應礮一聲掌號哈哈火礮二隊退入中間  
面南而立再掌號哈哈牌手二隊左隊左轉由左邊  
火礮原站地方轉入中間左隊火礮之後右隊右轉由  
右邊火礮原站地方轉入中間右隊火礮之後鳴鑼一  
聲站齊再掌號哈哈左隊馬兵迤東南斜擺左隊弓  
箭手隨之右隊馬兵迤西南斜擺右隊弓箭手隨之鳴  
鑼一聲站齊再掌號哈哈左二隊鳥鎗迤東北斜擺  
齊放馬鎗迤西北斜擺末一隊鳥鎗往牌後正中橫  
擺鳴鑼一聲站齊卽成五行六花陣賊兵四面齊攻陣  
中弓箭鎗礮四面齊發賊兵走鳴金一聲弓箭鎗礮  
齊止中軍掌號哈哈馬兵左右立墻火礮一層籐牌  
一層鳥鎗三層共五層俱一字擺開弓箭由兩傍歸至  
末後一層卽成六疊進步陣站齊號礮一聲招旗一下  
中軍營掌號點鼓進兵疊陣頭疊火礮齊出一字擺開  
招旗一下號礮一聲火礮齊放放完左隊左旋右隊右  
旋轉至弓箭之後掌號都都二排籐牌齊出鳴鑼一  
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一齊喊殺鳴鑼一聲一齊  
蹲伏再鳴鑼一聲左右旋轉至大礮之後掌號都都  
三排鳥鎗齊出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鳥  
鎗齊放進步鎗放完鳴鑼一聲左右分旋至籐牌後掌  
號都都第四排鳥鎗齊出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

號礮一聲鳥鎗齊放進步鎗放完鳴鑼一聲左右分旋  
至三排鳥鎗之後掌號都都第五排鳥鎗齊出鳴鑼  
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鳥鎗齊放進步鎗放完  
鳴鑼一聲左右分旋至四排鳥鎗之後掌號都都六  
排弓箭齊出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齊彈  
弓弦吶喊呼殺鳴鑼一聲左右分旋至五排鳥鎗之後  
此時第一排前近帥旗再照前法打連環回步鎗回至  
將臺卽爲六疊回鎗陣掌號哈哈拆營左邊馬隊往  
右旋至左合隊鳴鑼一聲站齊右邊馬隊往左旋至右  
合隊鳴鑼一聲站齊掌號哈哈左邊弓箭往右旋至  
左馬隊前合隊鳴鑼一聲站齊掌號哈哈右邊弓箭  
往左旋至右馬隊前合隊鳴鑼一聲站齊掌號哈哈

籐牌從中而退至中軍營隊伍前合隊鳴鑼一聲站齊  
掌號哈哈鳥鎗從中而退左歸左邊弓箭隊前合隊  
右歸右邊弓箭隊前合隊鳴鑼一聲站齊掌號哈哈  
二排鳥鎗從中而退分左右在弓箭隊伍前合隊鳴鑼  
一聲站齊掌號哈哈三排鳥鎗從中而退在籐牌隊  
前合隊鳴鑼一聲站齊掌號哈哈火礮分左右在鳥  
鎗隊前合隊鳴鑼一聲站齊卽成三才陣號礮一聲招  
旗一下掌號都都左右火礮齊出左右一字排開鳴  
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攻左則右應之左右  
兩邊火礮齊放放完掌號都都左右兩邊鳥鎗齊出  
俱照一字擺開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鳥  
鎗齊放放完掌號哈哈鳥鎗俱退歸原站處所鳴鑼

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攻右則左應之左右兩邊火礮齊放放完掌號都都左右兩邊鳥鎗齊出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鳥鎗齊放放完掌號哈哈鳥鎗俱退歸原站處所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攻中則左右齊應之左右火礮齊放放完掌號都都左右中鳥鎗齊出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鳥鎗齊放放完擺成風雷捲地陣掌號擂鼓馬步弓箭火礮籐牌鳥鎗共爲七疊搖旗吶喊跑馬控弦鎗礮齊放直至演武亭前鳴鑼一聲卽止各隊伍俱朝上站齊中軍營掌號點鼓從中而歸中營面俱朝外站立仍分左右兩隊左隊右旋至左邊中間面俱朝外右隊左旋至右邊中間面俱朝外餘隊俱照左右挨次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朝外站立卽成九宮八卦陣俟隊伍站齊着百隊一名手執令旗飛馬跑至演武亭前下馬跪稟本部院閱營或免或不免臨時斟酌鳴鑼一聲衆兵一齊坐地歇息片時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打鑼邊衆兵一齊站起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拆開外方內圓成天圓地方四門陣鳴鑼一聲站齊如攻東門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東門火礮齊放放完鳥鎗齊放放完東門內馬隊一齊衝出旋至北門進原站處所鳴鑼一聲站齊如攻西門招旗一下號礮一聲西門火礮齊放放完鳥鎗齊放放完西門內馬隊一齊衝出旋至北門進原站處所鳴鑼一聲站齊如攻北門招旗一下號礮一聲北門火礮齊放放完鳥鎗齊放放完門內左右兩隊

馬隊一齊衝出左隊旋至東門進原站處所右隊旋至西門進原站處所鳴鑼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擺成梅花陣打得勝鼓起營中軍從中道前進馬隊弓箭火礮籐牌鳥鎗俱按左右挨次並行齊進至演武亭站齊仍變爲二龍戲珠陣收隊照前一字長蛇陣至轅門站隊掌號散隊

起營一字長蛇陣圖







第三變六疊進步陣圖

隊馬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頭疊 貳疊 參疊 肆疊 伍疊 陸疊

演武亭

右  
火 兵 兵 兵 兵 兵  
牌 兵 兵 兵 兵 兵  
鎗 兵 兵 兵 兵 兵  
鎗 兵 兵 兵 兵 兵  
弓 兵 兵 兵 兵 兵  
旗 兵 兵 兵 兵 兵  
帥 兵 兵 兵 兵 兵  
隊馬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第四變六疊回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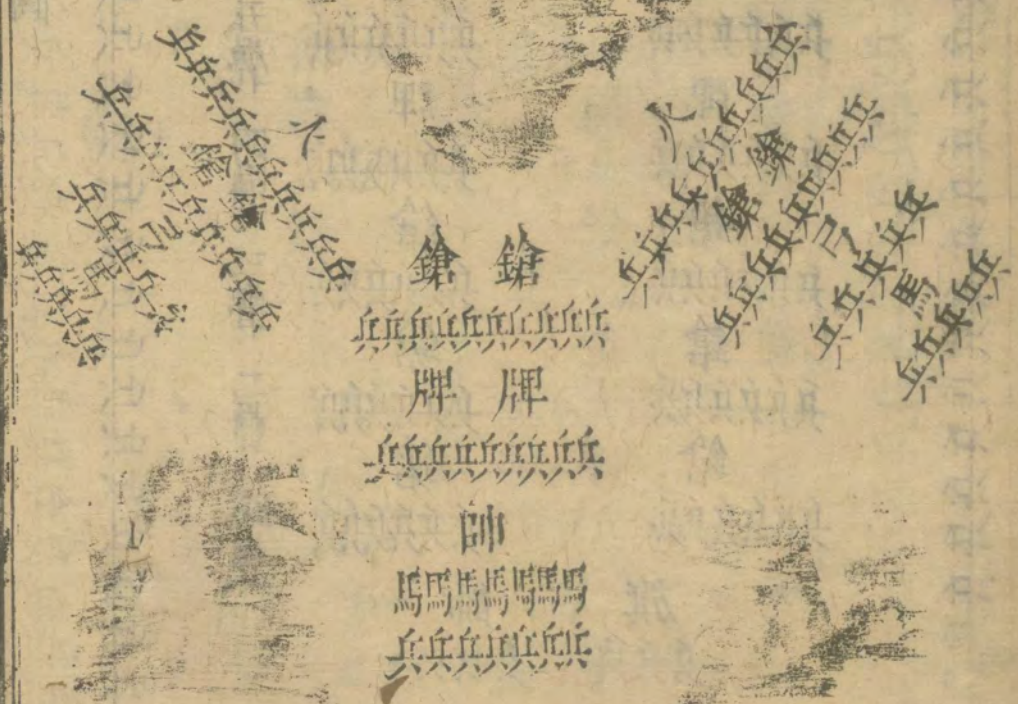
左  
隊馬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六疊 五疊 四疊 三疊 二疊 頭疊

演武亭

右  
弓 兵 兵 兵 兵 兵  
火 兵 兵 兵 兵 兵  
牌 兵 兵 兵 兵 兵  
鎗 兵 兵 兵 兵 兵  
鎗 兵 兵 兵 兵 兵  
鎗 兵 兵 兵 兵 兵  
旗 兵 兵 兵 兵 兵  
帥 兵 兵 兵 兵 兵  
隊馬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第五變三才陣圖

演武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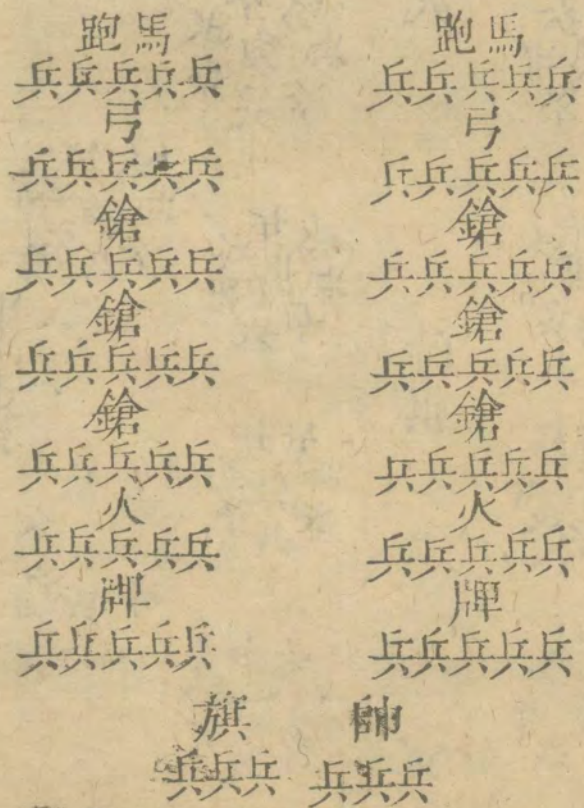


第六變風雷捲地陣圖

左隊右旋至左邊中間  
 站立面俱朝外右隊左  
 旋至右邊中間站立面  
 俱朝外跑馬控弦鎗徽  
 齊放搖旗吶喊直至將  
 臺

演武亭

兩隊兵俱面朝上站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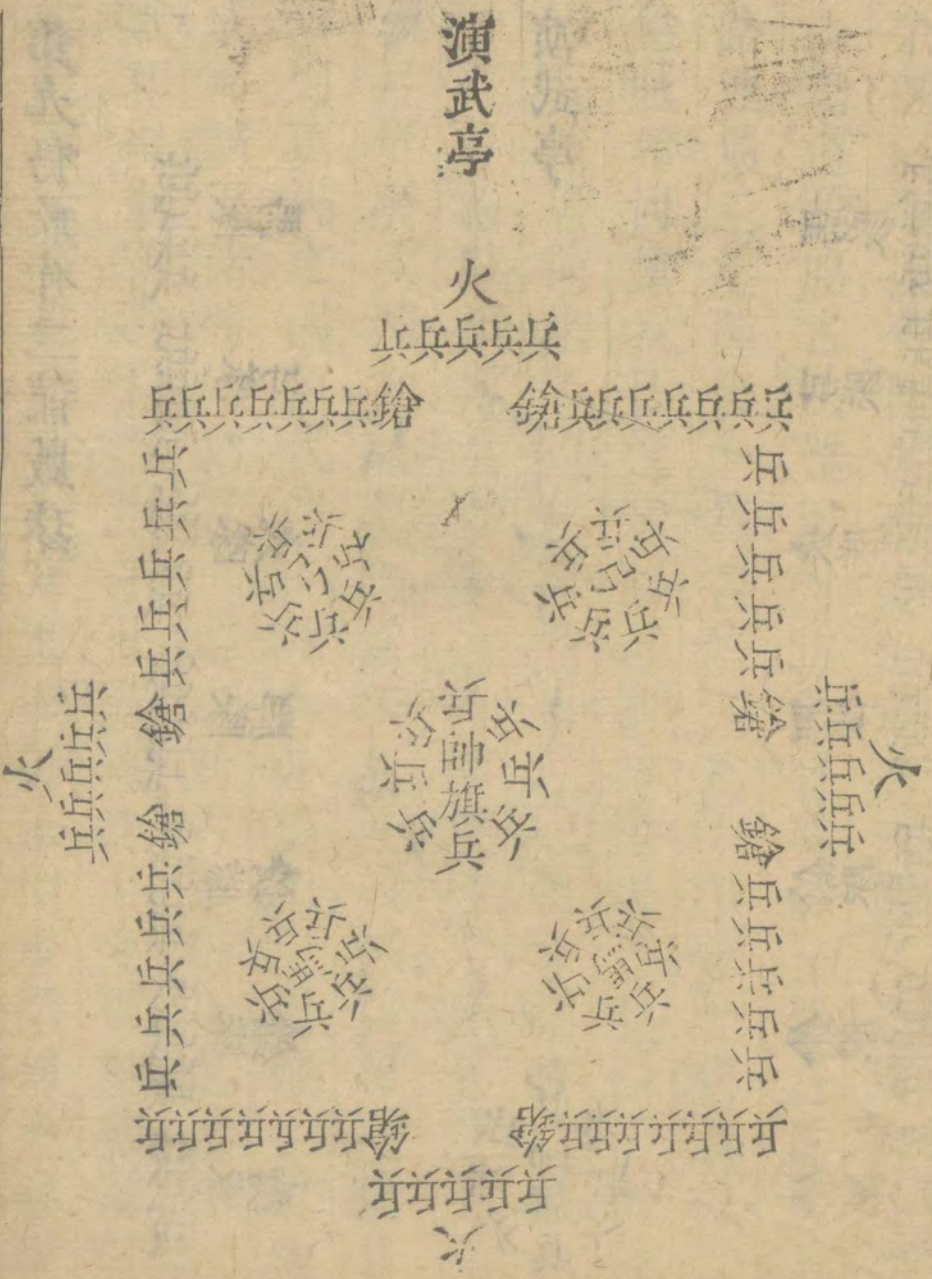


第七變九宮八卦陣圖



演武亭

第八變天圓地方陣圖



演武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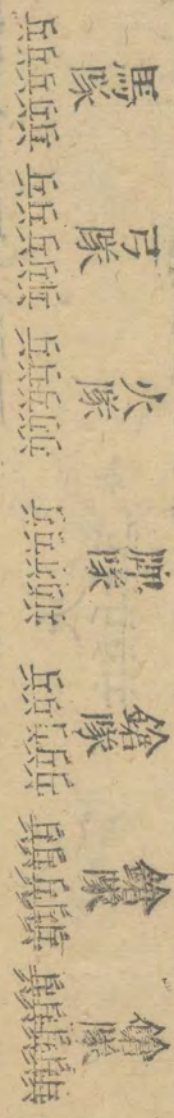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三

第九仍收作二龍戲珠



帥旗兵  
各兵

演武亭



山路連環三疊陣法說

余既以海操舊圖斟酌變化定為八圖又念廣西多深山鳥道羊腸古法難用因叻宋將吳璘疊陣遺意為山路連環三疊陣變一為三倍三為六賊施一鎗我放六鎗賊始回鎗我已進步似可制勝考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弓先發至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即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諸將始猶疑之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于此蓋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璘拔秦州進至劉家圈金將胡蓋善戰

璘以此陣破之今按山路逼仄難施拒馬猶撞土苗亦鮮馬匹拒馬可以弗用卽長鎗亦非山路所宜每戰以五子礮在前每礮一尊以籐牌十名護之如賊至一里之內卽放五子礮如賊從旁出近在百步之內則籐牌礮手讓出山路卽用山路連環鎗陣其法以兩人爲一壘肩隨雁翅而進三壘爲一層前一壘二人伏地放鎗第二壘二人跪郝放第三壘二人立放三壘六鎗齊放放訖時每壘二人左人左旋右人右旋直至隊末第二層六人進行一步照前放鎗放訖退回三層以後俱同每隊大旗一桿健卒二人礮手五人護礮籐牌十人鳥鎗每層六人五層共三十人每層之末督戰紅旗二人鼓手一人大共五十人爲一隊每兩隊爲一路更番代進每代亦以鼓爲節凡山路多者數路並進大將居中一路前用五子礮二尊籐牌一十人以攻勁賊左右旁路裨將領之前用五子礮一尊籐牌十人或三路或四五路直抵賊巢勒令出降敢或抗違毀巢洗穴如須暫退卽將大旗礮手牌手撤回每隊之後以後爲前望本營緩緩而退其鳥鎗五層三十人隨于隊後倘敵有追兵照前按層放鎗惟不用進步卽以漸退歸不至奔北此法不惟廣西凡南北多山之地皆可用而南九省尤宜惟前一層伏地者必用交鎗交鎗者前有雙岐可支于地者也

山路連環三疊陣圖

每五十人為一隊每二隊為一路聞鼓聲則更後隊為前

人  
一層 二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紅旗一人

礮五人

鎗鎗鎗 鎗鎗鎗 鎗鎗鎗 鎗鎗鎗 礮二人 鼓一人

牌五人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紅旗一人

六人 六人 六人 六人 六人

山路多者或分三路或分五路不拘總以兩隊為一路

籐牌撒星陣法說

籐牌蓋防岳忠武麻扎刀遺制而為之者也忠武在穎昌兀術以勁軍逼郟城其軍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曰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武穆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今籐牌入陣亦專斫敵兵馬足顧其入敵陣勿仰視非有籐牌護其身不能入也特傳文未詳耳南方多山利用步戰又弓弩鳥鎗宜于遠不宜于近宜于平原不宜于山谿若方圓曲折無往不宜必用短兵短兵之技籐牌為善余至廣西緡閱籐牌舊陣圖其第八圖曰聚守散殺心甚喜之疑即宋將張威撒星之法比至闔操乃甚不然宋史威本傳云威守荆鄂多平川廣野以

爲是騎兵之利鐵騎一衝則步技窮蜀中戰法不可用  
乃以意創爲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  
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敵人隨而分兵則又鼓  
而聚之倏忽之門分合數變敵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  
此輒勝少時讀史至此以爲施之籐牌爲宜閩中工用  
籐牌每遇閩中老將退卒必訪之莫有知其法者先侍  
郎公有僚壻曰洪獅山先生嘗爲余譚國初事云順治  
十五年有族兄旅寓鎮江適海寇入犯鎮江城中官軍  
悉出城拒賊族兄與居民並派出登城守陴因得縱觀  
戰事云官軍出城陣于江口江中海寇巨艦抵岸遙聞  
掌號聲寇蟻附而上集于沙洲約數千人通爲一團陣  
四面籐牌皆外向若聚數千牌爲一牌兵隱不見官軍

馳馬往衝將近百步韃馬引弓射之矢不能入寇屹然  
不動官軍鳴金徐退復鼓而進仍前衝射寇仍不動如  
是者三寇陣寂然徐聞其陣中搥鼓甚急約十數聲寇  
一齊吶喊分爲五陣官軍方愕而視之其中陣復搥鼓  
五陣齊吶喊分爲二十五陣其中陣復搥鼓各陣吶喊  
分爲無數陣睇視之則皆五人爲伍也散如亂星飛奔  
而來官軍射之不中遠薄我陣徑斫馬足箭無可施馬  
驚刀傷望城回奔寇隨以入城遂陷余曰此卽張威撒  
星陣也蓋海上猶有傳其法者今陣圖有聚守散殺之  
名而其法則已謬矣因昉其意別爲新圖授中軍官俾  
演之其法以六百二十五人爲一營一營分爲五軍分  
軍一百二十五人每軍又分爲五隊每隊二十五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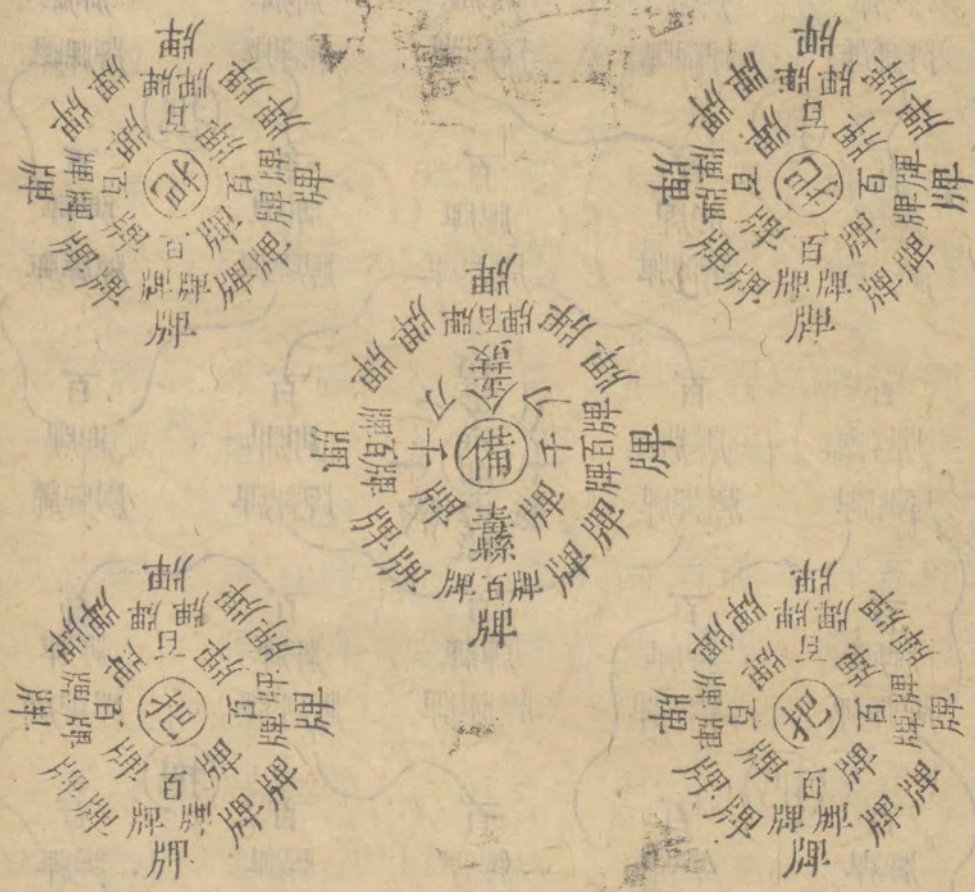


軍一隊守備一員主之輔以千總二員大纛二人金鼓  
三人牌十人挑刀十人居中督陣二十五人常聚不散  
餘四隊各用百總一員牌手二十四人前左右翼各一  
軍後左右翼各一軍每軍各用牌手一百二十五人每  
軍亦分爲五隊前後四軍各以把總一員百總四員主  
之初合陣時中軍居中前左右翼二軍環抱于前後左  
右翼二軍環抱于後共爲一圓陣牌皆外向以禦鎗箭  
外一層牌手伏地二層跪三層以內皆立使牌挨聚而  
上衆牌渾成一牌名曰渾天陣如敵兵用騎來衝敵不  
至三十步內俱不得動屹然靜守以挫其銳俟敵一再  
衝後中軍擂鼓一齊吶喊變爲五陣名曰五星陣陣定  
時中軍再擂鼓再吶喊每陣散爲五陣共散爲二十五

陣名曰小撒星陣陣定時中軍再擂鼓再吶喊每陣又  
各散爲五陣俱五人爲伍前左右翼五十陣向前奔殺  
中軍二十五陣繼之後軍五十陣又繼之如後有敵兵  
則後軍回兵向後左有敵則向左右有敵則向右名曰  
大撒星陣如敵騎驍勇第一次徑衝至三十步內者中  
軍卽擂鼓變陣如敵騎持重衝至三十步外卽復退回  
者務必俟彼衝至三次然後變陣一以挫彼克鋒一以  
蓄我銳氣所謂彼竭我盈也凡敵騎兵用弓箭者照此  
應之或敵係步兵用弓箭者亦照此應之如敵用馬上  
火鎗火礮及步下火鎗火礮者敵至一里之外卽擂鼓  
變陣前進蓋五子礮百子礮可及一里且火礮非牌可  
當故須分隊速進地近則礮無所施隊散則鎗不能中



第二變五星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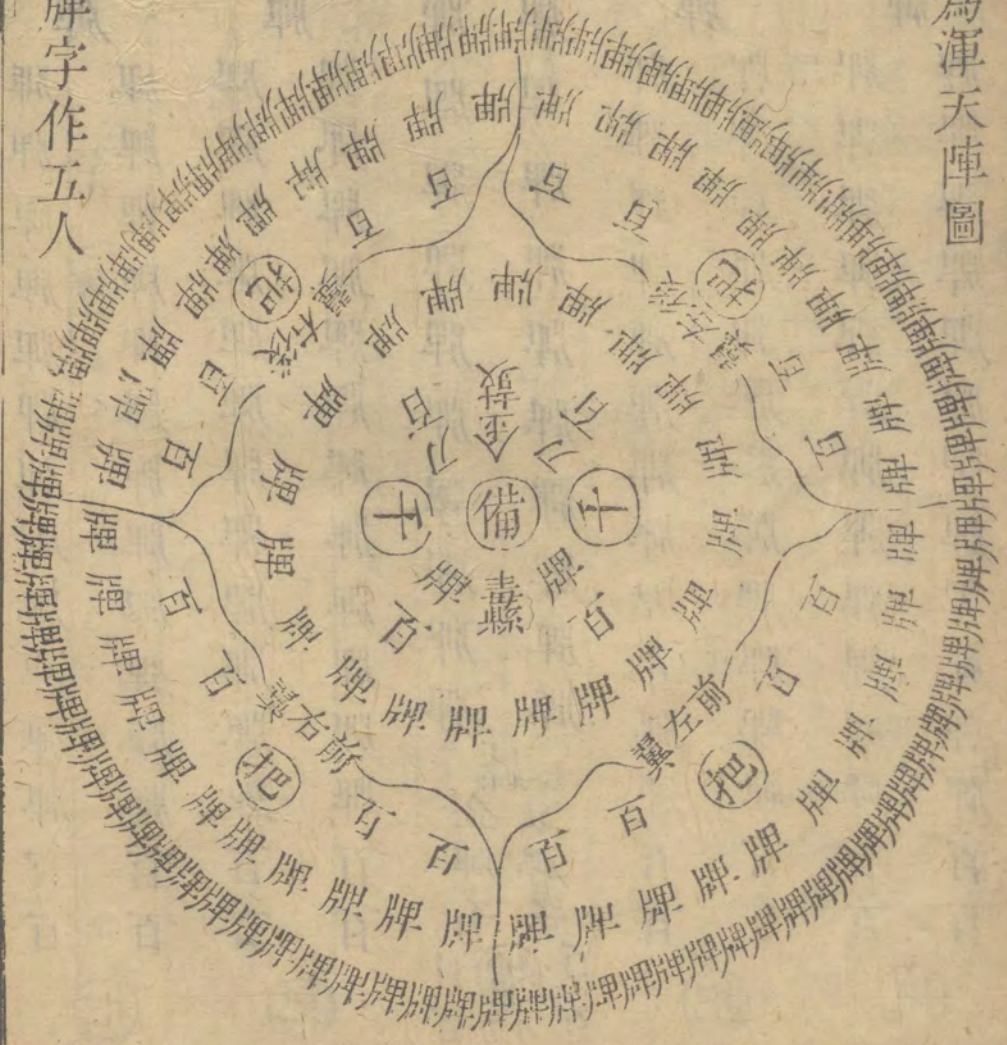


每一牌字作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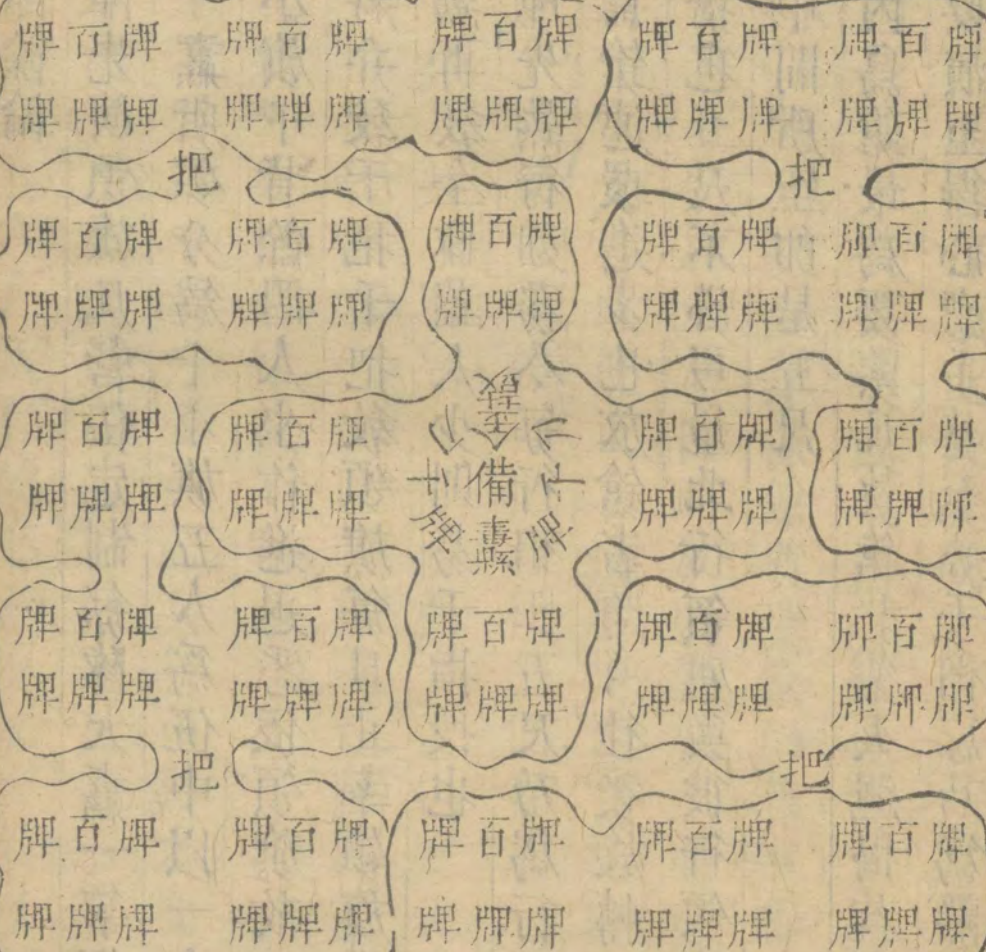
初排為渾天陣圖

備為守備  
千為千總  
把為把總  
百為百總  
即今之外  
受把總也  
刀俱用長  
柄挑刀

每一牌字作五人



第四變大撒星陣圖



每牌字作五人

第三變小撒星陣圖



每牌字作五人

演陣餘論

一演陣先演領旗凡營伍定制每隊大纛一竿領兵五十人一纛所領分爲十小旗五人爲伍中以一人爲領旗繫小旗于背餘四人坐作進退悉依領旗故演陣法先令將弁教千把千把教領旗每日止率領旗操演領旗演熟再教全隊蓋人少則易于指授也

一演陣先熟行列務令每行相距五尺乃爲行間容行如演鳥鎗連環進步已放鎗者隨身往後旋轉中間不致擁擠也五尺不必弓量此行領旗與彼行領旗橫手相接中間所空卽是五尺

一陣內鳥鎗最爲要緊凡執鎗裝藥夾繩揭蓋舉鎗照把俱要演至得心應手甚至心手相忘乃爲熟練稍有  
不熟則臨時倉猝顧此失彼或裝藥過多過少或夾繩過短過長或未裝烘藥或未揭引蓋無論上把卽求其一響亦不可得矣兵丁演鎗費藥家居無事時卽將空鎗演習務令熟練至演陣時放則齊放止則齊止如未放之時走火先響或既止之後手鈍後響提出教場之傍跪閱全操操完釋放再犯者杖三犯者革

一立賞格凡兵丁有留心陣圖明習進退變化之法足代將弁指揮教演者守糧陞戰糧戰糧陞馬糧馬糧陞外委把總外委把總給親丁守糧一名

一兵丁須習單刀南方多山若兵行山路之間深林密箐伏莽潛發左右逼近弓箭不得施鳥鎗不能放別無短兵唯腰刀爲人人所有故平素須教演單刀之法同

一刀也明刀法者一可當十不知刀法者十不當一余  
在廣西始教軍中學習單刀凡餘丁挑守糧守糧挑戰  
糧戰糧挑馬糧鳥鎗弓箭而外必兼單刀未習單刀者  
一概不取半年之後撫標能單刀者十有餘人單刀不  
必別演陣法卽用藤牌舊陣惟弓箭手必帶插袋而舞  
鳥鎗手必負鳥鎗而舞其法俱用一手刀法蓋弓箭手  
須空左手護插袋鳥鎗手須空左手護鳥鎗也

### 五子礮說

礮始用以飛石故字從石自明徐文定公用西洋穴礮  
之法而軍威之烈至此而極其辟易糜滅雖雷霆不能  
過也顧其爲器重而難舉共用法遲鈍而不靈往往施  
放未及爲敵所乘反爲敵用惟五子礮則靈速應手  
迭用不窮克敵制勝莫之或先焉其法用好鐵百二十  
觔煉至六十觔然後造爲母礮再用好鐵五十觔煉至  
十五觔造子礮五每子礮重三觔母礮背開一闕以子  
礮入之藥裝于子五子互換終日不息捷于鬼神舊法  
礮口之上有實中星一以定準頭今于礮腰之上添一  
虛中星由虛窺實其直益準然火礮所擊者衆非止一  
二人而已準頭猶緩而遠近爲急礮稍過低則前高而  
所及者遠冒過敵兵礮稍過高則前低而所施者近不  
及敵兵準頭雖正究歸無用今增設梢尺一根以鐵爲  
之長二尺一寸與礮架平滿尺放之平及一里減尺三  
寸後低前高可及一里三分凡營造尺五尺爲一步弓  
三百六十弓爲一里長一百八十丈每里畫作十分梢

尺低一寸則礮及一里一分低二寸則及一里二分低三寸則及一里三分梢低至三分而止每礮用礮手五人一人爲礮頭專主扶立毋礮擇膽氣壯而目力巧者膽氣不壯則臨時多倉皇失措目力不巧則無以定準而而規遠近膽氣之壯否須其人自任又常以捕賊事試之目力則須生來巧捷又令終日料估演試就平地演之遙指一木一石或牆或塹料估爲若干遠再以步弓量之是否相合演至百估百合而後視法乃精既估平地又估不平之地或近高遠低或遠高近低高低既殊視法卽異演習熟者許倍食戰糧令其鼓舞不時親閱以覘勤惰餘四人止令裝子礮火藥行則二人擡礮一抗架一負火藥筐其裝藥之法亦令演習至熟每一

礮用火藥鉛子各二兩

穆堂別彙卷之二十四

臨川李紱巨來

序

易圖解序

自漢以來言易者數百家言圖象者亦不下數十家余  
 心粗頗河漢其言未暇尋究然亦嘗涉其津涯矣河圖  
 之名見于易傳書顧命論語然莫知其何似至陳希夷  
 始與先天圖並出觀希夷自序易龍圖謂天散而示之  
 伏羲合而陳之則圖作于伏羲非龍馬所負已有成圖  
 也至于先天圖方位與繫辭出震嚮離說異黃氏震頗  
 疑之而朱子答王子合書亦以為穿鑿傳會黃氏宗炎  
 辨之尤力蓋既稱爲伏羲所畫不應希夷以前二三千



年無一人見之也惟邵伯溫謂先天方圓圖孔子繫辭  
述之顧若何而述未嘗詳說猶未足以解衆人之惑少  
司馬德公以天潢之貴被服儒素窮經三十年取先天  
後天諸圖及河圖洛書一以繫辭釋之縱橫貫穿亶亶  
數千言與紫陽以下天台董氏玉齋胡氏諸說互相發  
明而其發前人未發者十嘗八九使天下讀易者知易  
圖卽易傳圖固未可少也其用功可謂勤而于易圖可  
謂大有功矣夫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朱子屢歎之然則  
聖人之意其果不可見乎公是書出聖人之意庶乎可  
見而于易亦思過半矣公所著易全解甚富圖解先刻  
成屬爲之序余學易淺以意測之未必有當于公也

重修臨川縣志序

志始見于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  
固史之屬也春秋列國皆有史後世郡縣皆有志而後  
徵文考獻于載猶旦暮焉顧其勒成一書非旦夕所能  
爲功史記漢書以下或歷數世或經數人惟元史以七  
月告成貽譏簡率蓋佗文可以敏就而史與志必藉徵  
閱典籍浩如煙海搜采不備卽致脫漏一邑之志與志  
天下無以異也臨川立縣始漢永元八年初名臨汝比  
陞爲郡改名臨川劉宋初太守荀伯子始作臨川記其  
書不傳然散見于太平御覽寰宇志等書舊志多引用  
之隋始定爲臨川縣唐甘伯宗作臨川名士賢蹟傳三  
卷見宋史藝文志宋李叅政壁作臨汝閒書五十卷邑  
人汪大經作臨汝耆舊傳皆不概見宋淳熙間趙令善

譽始撰臨川縣志嘉定間屠令雷發復修之二志並見  
永樂大典所載洪武撫州府志至弘治復修猶引用其  
語而康熙初年胡侯亦堂特修縣志未見前二志自稱  
創修則舊聞佚典不備者宜其多矣其書取傅先生占  
衡臨川記爲多而原書未還志中所引用又不加分別  
傅書遂亡學者頗以爲恨夫作一邑之志而舊志全未  
睹烏足以稱完書然自胡侯以來又六十年尚未有廢  
續其事者舊板年久朽蝨則胡志亦不可得豈臨川之  
細故哉婁江李侯令吾邑十餘年矣有志修舉廢墜迫  
于公私困匱而未暇也余憂居鄉僻昨歲始至郡城侯  
亟以宜修舉者相商權一歲中修建縣學大成殿及兩  
廡三門禮門義路樹聲樓鼎建明倫堂尊經奎星二閣

助郡侯劉公闢清風門建興魯書院及學使試厰又倡  
建青雲書院葢舉百十年不能有之功而一歲有之猶  
以縣志久不修爲缺延邑士分纂而屬余總其事而後  
宜修舉者無不修舉也邑人士驚喜以爲奇而侯若行  
其所無事焉葢其氣宇爽豁又知人明而斷事果也余  
夙有志記纂鄉國事嘗作西江志補及撫州續志皆未  
脫臺適不在行篋卽寓書籍少亦非旬月所能徵閱北  
行恩遽姑就一時所有以應侯命其視胡亦百步五十  
步之分耳然胡志于疆域止據今所轄而今志自漢以  
來創爲七圖胡志山川鄉里並依府舊志粗舉梗概今  
山川由原及委條分而縷析都圖則備列里名詳述古  
蹟胡志戶口役賦止從今冊今稽自唐宋元明以來詳

記因革又于名宦鄉賢亦加考定辨王荆國父子之受  
誣增宋明名臣諸傳之奏疏忠孝節義儒林文苑增二  
百餘人詩文之有關縣故者近三百篇又創立封爵宸  
翰二志以增邦國之重撫治臨川府官師應備載前二  
志皆然而胡志不書今並增入蓋視胡志卷帙既已加  
倍則五十步未始不愈于百步也異時京邸多暇尚擬  
廣加搜輯作臨川志補以附此書之後以益成侯之志  
此編猶未爲極致也

西源楊氏族譜序

吾臨川楊氏族姓甚蕃其在南鄉者並本西源由西源  
而分之岡上大源東館菴前又分之廣信之貴溪可謂  
椒聊之枝碩大而遠揚矣至同邑諸楊在邑東之瑤湖

及北鄉西鄉者皆不與何其明且慎耶蓋吾江西風俗  
之美族聚居而祠具譜故能延世久遠而支派不淆也  
考楊之得姓蓋匪一說有謂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  
封爲楊侯子孫因以爲氏者有云晉公子伯僑生文襄  
生突爲羊舌大夫又謂晉之公族食邑于羊舌凡三處  
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突生職職五子赤眡熊  
虎季夙赤字伯華爲銅鞮大夫生子客盼字叔向亦曰  
叔譽鮒字叔魚虎字叔熊號羊舌四族楊氏其地在平  
陽卽爲楊氏縣叔向生伯竑字食我以邑爲氏號曰楊  
氏因祁盈事累得罪子孫避居華山仙谷遂居華陰至  
漢時敞爲丞相敞五世孫震爲漢名臣仕至太尉子秉  
孫賜彪四世三公華陰之楊遂爲著姓至隋有天下子

是楊皆宗華陰夫華陰楊氏特羊舌四族之一彼三族皆安在又况所謂周宣王子及晉公子伯僑者耶歐陽公云惟善人爲能有後而傳于文字可以無窮華陰肇禋叔向之賢至四世三公又累仁積德以保艾其後世有名人載在史冊亦自可以聞于無窮彼數族者善與文皆莫能逮華陰之楊之獨盛豈不宜哉今楊氏之子孫又合撫州廣信重修譜牒其族將益蕃其傳將益久而考其始祖則固由華陰來者科名之盛仕宦之華族有其人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烏知撫信諸楊佗日不有光于華陰者乎菴前楊氏有名徽烈者少與余同學又同補弟子員同舉于鄉因來請序其新譜誼旣不得辭因述其先德以益勉其後人使其族姓之所以昌大而愈久而不混者蓋由于先世積善之厚而文字之傳爲足恃也楊氏諸君子其亦以爲然乎

尚義左氏族譜序

周禮大司徒造都鄙之法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至五州爲鄉然後使之相賓何其詳於相生相養而緩于興賢舉能重輕之相距至于如是也耶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也六行之中孝友爲一家之政而睦婣任卹乃居四焉鄭康成謂睦者睦于九族婣者親于外親任者朋友之交卹者振憂貧者由九族而外親而朋友固已合比閭族黨州爲一家矣蓋人惟能克己能推己然後能合天下爲一家而教

化行風俗美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後世教衰人已異視始薄于任卹漸薄于睦婣甚乃薄于孝友豈非順而施之親親可推之仁民逆而甚之不親必至于不遜理固有必然者哉古來聖帝明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其有推廣此心興睦婣任卹之行者則必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而斯人所以保世而滋大者亦恒必于是焉吾江西風俗之美聚族而居其久者嘗數百年不佗徙族衆恒數千百家一姓之人往往及于州黨之衆相賜相救宜無不然而昭溪左氏獨以尚義名其家則其祖之所以貽謀者于義爲獨著也左氏本齊左公子後其居臨川者莫知其所以徙宋南渡時其始祖璜四公繼其姑之夫熊氏爲嗣數傳後始復本姓至明正統

六年有名先南者值歲大飢出穀二千石助賑有司止卹勅書獎諭勞以羊酒旌爲義民免本戶雜泛差役建樓以藏勅書逮今三百餘年樓屹然猶在鄉黨高之因稱爲尚義左氏蓋先南公之好義合于周官州黨相救相周之遺而勅書之旌表厥宅里久而彌光爲善者可以勸矣其後子姓日蕃分爲四房頗別門戶惟常五公房能克念厥先修其宗譜其諸孫有名南溟者爲余外孫婿來請序其簡端余惟

國家久道化成以六行教天下近日能仰承

朝廷德意推所有以好義廣任卹之誼者並蒙

旌表其大者授以秩官視有明之所以勸之者尤厚左氏之子孫其益勇于爲義以光前烈矣乎昔漢相梁商常云

多藏厚亡爲子孫累祖奉悉分與昆弟中外年穀貴多  
餒者則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于四城門以與貧民其  
後貴盛爲漢宗臣左氏子孫能世修祖德則佗日所以  
邀

天家之寵命者又豈特如有明故事已哉

河套志序

三代而下威德之廣無若漢唐而唐尤盛安東安西安  
南安北四都護之設相距各萬餘里而宋與明失之南  
失交趾受害猶未劇南故弱也東與西裔外之強皆依  
乎北北故強不可失且北不獨強地亦饒也故肅宗中  
興實基于此自唐末以拓跋思恭鎮夏州奄有銀夏綏  
宥靜五州之地又以功賜姓李益盛以強至元昊遂稱

帝與宋相終始元復爲王土明天順六年毛裏孩等復  
入牧日新月盛邊患乃有不可言者豈細故哉其地三  
面距河明稱爲河套蓋河自寧夏出口北行千里折而  
東二千里又折而南千里乃入內地土地肥美溝澮井  
疆比于江南東連偏關西接賀蘭此地安則東與西皆  
可無患故曰東與西皆依乎北也我

國家威德之盛遠過漢唐而北方訖暨尤遠長城而外東  
西萬里爲蒙古四十八家蒙古而外爲喀爾喀五十三  
家拜除黜陟同于內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河套之地  
雖爲鄂爾多斯所有而奉法唯謹罔敢越尺寸志其地  
與否視古爲稍緩然事勢亦有殊于前者今蒙古與  
喀爾喀號爲循善而循者多弱善者不競西北厄魯特

準噶爾頗爲桀黠昔噶爾丹偶逞狂謀喀爾喀蒙古諸  
部落披靡莫當脅從甚衆聞

聖祖仁皇帝親征然後反正則循善者殆未可恃矣河套地  
面折算約方三千里土地之美可耕可牧鄂爾多斯至  
能收其利也

國家取爲屯地則猝遇軍興歲省金錢百萬

廟堂之計孰大于此陳君執夫故名家子昔嘗監司其地  
乃約古今沿革戰守利害薈爲一書雖未爲大備其用  
心固已遠矣抑吾尤有慨者有明自正統以後武備不  
修邊防日弛患不獨河套而套爲甚橫覽二百餘年間  
惟王襄敏紅鹽池之捷差強人意佗若李文達主楊瑒  
之議而三帥不行楊文清請復受降三城而阨于璫瑾  
至夏文愍曾襄敏河套之議旣已上愜宸衷功亦垂就  
而蒼蠅黑白頃刻而變卒以身殉谷氏所謂九重廟算  
忽智忽愚豈不信哉蓋千古來任事之難如此屬陳君  
走卒千里請敘其書爲之掩卷而三歎焉世之人幸無  
忽視之也

### 碧雲山志序

吾郡前賢學問文章志節以荆國王文公爲第一而郡  
志隱逸傳稱宜黃杜先生子野爲荆公之師崇賢鄉深  
山中有鹿岡書院則杜先生與荆國公講業之所也嘗  
擬登鹿岡求兩賢遺蹟以想見其流風卒不暇往間訪  
其鄉人亦莫能言其故地今秋宜黃僧界誠來請序其  
所爲碧雲山志首繪山圖則鹿岡書院在焉其志敘山

所由開寺所由立與其宗派所由以流傳者距今近八百年莫不具在而鹿岡則未之詳道不同不相爲謀固宜爾也攷志稱山自軍峰分落坡陀萬山荒阻舊名燈草坪爲豺虎之窟穴而開山僧無盡獨誅鉏于人跡不可到之境闢草萊披荆棘以啟其土宇比寺旣成名以定興謂後世定有人能興之者其志誠堅識誠定矣至第九世有頓禪師者果能擴大其業迨今四十世而界誠與其師志見益光大之遂能爲山志將傳之無窮與曹黃石碧諸山爭奇而競秀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顧吾于此猶有感焉鹿岡湮而碧雲盛豈儒者之澤不若佛氏耶佛氏以寺爲家故締造勤而嗣續永儒者各自有其家而書院特其寄焉耳藉令爲儒者皆能終身于學以致其道則書院亦可以永久而不湮而莫又皆不能學以致道志昏而氣惰併其自有之家而莫能守者則又不勝喟然三歎嘉界誠師弟子之賢且才其所以光大前人之業爲難能而不易得也

學言稿序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于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與于斯也吾郡吳文正公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自謂墮訓詁講說之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而後專以尊德性教學者家孫叅政公蓋得公晚年之學者也元史本傳謂文正公捐館從公遊者皆就叅政卒業則其能獨承家學可知矣其始任國子助教諸生皆樂從之預編纂



宋遼金三史與揭文安歐陽圭齋輩相上下其于文與  
學旣已彬彬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岳公  
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募民兵殲劇寇平撫建兩  
郡戰必勝攻必取武功赫然豈非有得于心故推之天  
下文事武備無所施而不當也哉至于被讒落職言不  
言功陳友諒辟名逼迫臥牀不起以死自誓則所謂顛  
沛必于是者也蓋文正公晚年深造詣極直接聖學之  
統不及大行僅見諸叅政之小試猶不能竟其用從來  
聖學難成旣成而又艱于表見如此則其所著述者可  
弗寶貴而流傳之乎叅政所著周禮纂言爲文正所口  
授者學言稿則其詩也不學詩無以言名稿之意殆亦  
自述其家學云爾且詩言志者也觀其詩則其生平進  
學之功與發其學之概可考見焉詩雄深雅健獨出元  
人之上余不論其詩論其學使讀者知叅政爲聖賢之  
徒蓋能承文正公之學者毋僅以詩人例視之也

瑤光閣集序

明季士大夫好與僧往來競以禪學相矜詡此孔子所  
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也比鼎革時忠臣義士亦間  
出其中若金正希黃陶菴皆是而吾鄉黃元公先生亦  
其一焉或因謂佛氏能了生死故諸君子能舍身以殉  
國此大謬不然者也忠義天性固不待外求聖人之書  
又反覆訓示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孟子謂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由是得  
生而有所不用可以避患而有所不爲深切若此又烏

俟彼教爲哉且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五倫也人倫之所繫屬以其有恩愛也克人倫之至則可以參天地而三極立焉彼釋氏者視山河大地皆爲虛幻則其于國變也固且漠然無所動于其心桑下三宿恐生恩愛故釋迦避父而不返慧能棄母而不顧于父母猶若是豈復知有君恩而捨身以殉之哉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七詢指駁明透蓋

聖人之訓萬古爲昭則世俗之謬說又豈能曲爲附益而張其教乎元公先生甫成進士卽建言論天下事拳拳于君與國司李寧波杭州並著循卓聲旣遷南禮部主事適明運終

本朝大兵破南京遂以身殉國爲南畿死事六臣之首此豈塵芥河山者所能爲哉當城之破也或勸先生以披緇匿僧寺不許固已高出藥地道隱之上旣拘幽不屈大帥欲以禪師禮之終不屈則先生于佛學固不屑矣先生學佛時署私印曰海峴道人蓋楞嚴經謂引諸沈冥出于苦海而俗僧有苦海無邊回頭是峴之說先生意取諸此晚年磨去印文改鐫忠孝廉節四字則尤悔悟之確證也可謂死事得力于佛法也哉黃寧拙都諫本爲先生族人與余同在書局因以先生瑤光閣集見示併屬爲閣定余謂先生當明季古文大壞之時獨安雅無怪迂之習惟間雜佛氏語因爲別擇編爲外篇以明先生先迷而後悟之旨無使世俗之人以佛溷先生亦不令學佛者借先生以張佛庶幾先生之志已乎都諫

刻其書垂成來索序因質言所以別擇之意以復于都  
諫焉

敬齋文集序

古文至宋南渡而衰至明之中葉而劉

本朝政治還淳返樸上自章奏下至記序書劄論議之文  
菱蕪浮靡蓋文敝而救以質最爲近古而尚未能沛然  
復古則八股文累之也經義創自荆國王文公意取發  
明經旨人抒性靈博引古義自立偉論固于古文無害  
神宗欲道德一風俗同詔專以新經取士非荆公意也  
蘇氏乃歸咎荆公謂王氏學病在使人同已然南渡以  
後王學廢不行而朱子作貢舉私議猶謂習俗苟偷不  
復讀經傳但取近時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益時文之弊  
必至于此故古文至南渡而衰也有明始變爲八股文  
中葉更衍爲順題語氣依聲附響毫無發明黠者束書  
不讀皆足以登巍科取貴仕而古文不可復識故曰劉  
也康熙初年改用經論加以制策然後士知讀經史學  
韓李歐蘇曾王之文甲辰丁未二科多能爲古文者向  
在江南見趙明遠儲廣期諸先生之文氣味醇古而空  
疎不學之徒以其不便于已遂復用八股文沿至今日  
士之取科第者止知有時文講章而五經三傳與史漢  
八家之文未嘗一寓目豈復能爲古文哉同郡應敬非  
先生少與其仲兄上冶先生銳意通經學古吾邑李仲  
章徐澄萬兩先生亟稱之適

朝廷功令變八股爲經論先生兄弟得風氣之先遂出其宿

昔所學先後舉于鄉因以古文名于時其同考鄭公端  
爲序其文謂試策論半之小文小序又半之則亦以  
功令改用經論故時文卽古文而通經學古之效乃益鼓舞  
而加盛也今先生子孫刻先生古文來屬爲序記憶先  
生年七十時當以文爲壽推先生文行有關於一郡其  
說頗詳今惟論取士之制之有關於古文之盛衰者使  
科舉之士讀先生之集人自奮于通經學古毋安于苟  
偷遂以講章時文爲足以畢學者之事也

白漫文集序

孔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曾文定以畜道德能文章並  
稱何耶蓋有德者躬行而心得其述其心之所有固非  
佗人所及若極夫著述之能事通貫古今議論上下鋪  
張家國之激與夫抒寫性情流連光景發諸心手之間  
靡不如志則必降才殊又克以積學者而後能與焉故  
孟子稱冉牛閔子顏淵祇曰善言德行而善爲說辭則  
以屬之宰我子貢文定所謂非畜道德不能公且是而  
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良有然也太倉沈君少負高稟  
好古積學早歲卽學爲唐宋大家之文又嘗從學于陸  
桴亭先生飲聞儒先之旨生平蹇于遇未嘗少有怨憤  
故其爲文善持論曲折往復而粹然一出于正其敘事  
峻潔仍不乏姿致蓋文定所謂畜道德能文章旣兼之  
矣君之子河南按察使起元爲余辛丑典禮閣所得士  
刻君之文來請爲序余觀君論議序說之篇考古鏡今  
咸有益于世而婁東諸老宿與桴亭剴切爲躬行之學

者率牽連附見可以勸學族譜一卷敘次質而腴文而不慙有關於沈氏可以教孝弟固將卓然必傳于世而無疑獨惜其跼伏邱樊不遇于

清時無館閣著作以發揮其中之所蘊耳然君之令子由翰林通籍外轉方面監司今觀察河南進用未已將大顯于

朝繼君之志繼君之文其在觀察乎君諱受宏字台臣世居太倉之洗白澗故以白澗名其文集云

### 陶人心語序

考工記謂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而有虞氏獨上陶豈誠如史記所稱舜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蓋其身所習者有得于心因欲以甄陶天下也耶陶亦重矣哉內務府唐公少負奇質工詩文書畫心悟絕人侍直廬出入

### 禁籟三十餘年歲丙午奉

命至饒督陶政于浮梁我

朝家法以堯之樸禹之儉世世相承而陶器上供

宗廟朝廷之用瑚璉簠簋以斃器易金玉非可以過陋者公對

酌華實間龍銅均窯追絕業復古制而未嘗稍近于奇

技淫巧蓋公之陶政卽公之心爲之也心正則器亦正

矣公暇不廢翰墨詩文盈帙余門人顧震滄爲選錄成

集而公自標目曰陶人心語公嘗司權兩淮今又權九

江不專督陶而陶爲專職十年以來珠山昌水見之筆

墨者爲多故曰陶人也河道總督高公自幼與君同學

同仕最爲知公之心者旣爲之序矣又寓書千里屬余序焉余展諷周環讀起蛟行及甲寅五月詩見公憂國愛民之心讀除夕憶禁中直宿詩見公不忘

君恩之心讀悼亡詩四章及憶兩兄詩見公篤于人倫之心讀龍讀崔節孝詩施貞孝贊見公重節孝端風化之心讀龍鋼記見公好古之心蓋公之詩文皆公之心所發見者也命曰心語豈不宜哉雖然心語是矣陶人之目其果以其職耶公嘗爲人作詩序其論古今詩人獨推淵明一人爲品高道勝公治陶之地故鄱陽爲淵明祖居安知公之自稱其非職之謂其謂淵明後之一人歟書以復公果且以爲然否也

過浩齋先生訓語序

聖人之學內聖外王而聖道在于忠恕平天下在于絜矩皆不過一心或乃分心性爲二疑心學爲近禪不知心卽性性卽心也明道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蓋理已麗于氣而莫可分旣云不是性卽當言心矣自堯舜傳心始開道統歷禹湯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孟昌黎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又曰學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觀孟子之書言心獨詳曰良心曰本心又曰仁人心也其用功所在曰盡心存心養心其論學問之道曰求放心而已論王政所推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則舍心學又烏有所謂聖學哉明道程子始以求放心教人謂聖賢千言萬語止是欲人求其放心自能下學上達象山陸子則專以求放心教

人蓋直接孟氏之傳者也嘗閱吾郡嘉靖志有過浩齋先生傳言童子時問其父石泉公聖人所學何學石泉告以心學遂勵志學爲聖人躬行而心得爲吾郡心學之宗嘻異矣哉先生與程子同時未嘗相見陸子之生後數十年而前後所見若合符節豈非陸子所謂心同理同者乎傳稱先生著述甚富宋元之間兵火散失惟其門弟子所錄訓語二卷子孫世守之今凡五刻來請爲序余頗嘗從事于心學又幸與先生同里聞某水某邱猶憑弔想像若將見焉矧讀其書得挂名簡端其敢辭哉遂書所見以授其裔孫嗟乎繼孟子者陸子也而先生夔得印文亦云繼孟意者陸子中權陽明後勁而先生前茅慮無功亦未可少歟雖然世之人以訓詁章句爲學失心久矣藏之名山毋取訛而名聞世有躬行而心得者徐出而共讀焉可也

按聖人之學心學也此陽明先生所爲陸子文集序篇首第一語也而浩齋先生本傳稱其父石泉公以此語之竊意陽明先生若引用其言必明著爲石泉之說斷無勦前人之語冒爲已有之理若謂心同理同後先暗合則意雖相同辭必小異亦斷無辭意俱同之理考以治撫州志並無過浩傳至嘉靖志始有之而浩齋訓語中多索似北宋人語氣首列謝溪堂序亦多疵類斷非溪堂作竊意過氏有名某者當嘉靖時由貢生任教授自修家譜尊祖之功甚力是時徐子弼陳明水二先生總修撫州志意教授君以其

祖有儒行欲入志書而徐陳二公或欲索其著述爲  
據教授遂僞撰訓語以應當時王學盛行明水先生  
又陽明高弟故勦用二語以見其後先契合庶可以  
立傳而無疑徐陳二先生亦察之不審從而載之遂  
相沿以至于今日矣乎顧念春秋之法善善欲長而  
聞善而疑爲學者之大戒因爲改定訓語與謝序之  
可疑者仍識其故于此序之後而此序亦止列之別  
稿不以入之于類稿也

自記

穆堂別彙卷之二十五

臨川 李 紱 巨來

序二

李氏裘書自序

嘗讀抱朴子書私怪其排而滯堆垛而漫以爲是六朝  
文人之下者耳及觀稚川自題詞典籍蕩盡不能更得  
故抄掇衆書撮其精要乃知稚川爲此不過以給耳目  
之用非著書以自立于後世也余家自歙徙臨川生二  
十有二年無尺寸之土僦屋而居併安得典籍而蕩盡  
之往欲抄掇以便省觀屢作而止近代典故書自冊府  
元龜山堂攷索文獻通考以下多者數萬紙其畧者又  
不足觀顧自以爲纂述家有二難焉其一在分類分類



存乎識識超者如置身青冥收攝六合中物若其家有  
然後區分之莫不井井非然者掛一而漏萬矣漏旣不  
甘又不得其周內之要而多立名目則益紛以亂以虞  
歐諸公所爲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猶有紛如亂絲  
者難矣哉予此書目錄凡七易乃定由合之分也如山  
由分之合也如川法象周內無所漏讀之漣然自厭爲  
之起立且尤難者在詳畧得宜凡昭然耳目前者宜畧  
而其物則不可不備竒俛不常見者宜詳而詞則不可  
不節詞之精妙益于驅染者又不可不存別裁去取秋  
豪須匠心而出此亦存乎識識超者寡善本所爲難也  
余此書以山堂肆攷潛確類書二書爲主而佐以他書  
計二書用紙各七八千而予書用紙纔千頁二書之精  
要已盡攝無餘他所附麗者尚出二書之外使易吾爲  
虞歐諸公未必不慕此書易虞歐諸公爲吾則其自慶  
也無疑矣曹子桓云事不可自謂已長顧其慊心之際  
雖子桓不能自禁也裘之爲材也用狐千數然腋之外  
則皆在所棄試取衣之輕而易勝其温也視罽褐千百  
矣余書蓋適相類稚川自稱其所採略譬猶摘翡翠之  
藻羽脫犀象之角牙也然以余書視之又恐反覆勝云  
康熙丁丑嘉平之吉

募建報清寺序

代廬陵劉令

今歲春晚環江以西皆旱吉安府城爲壇者三有司禱  
于城隍巫者雩于城之南舉人黃君禮斗于府鎮募署  
皇皇如也適有僧自福建來言能致雨自請爲壇清齋

誦經無他詭異子方切雲漢之憂弗暇拒也既再越日而雨禱者各自以爲功僧獨從容引退無德色亦不索絲粟之售予頗異之其果浮屠也耶其汲汲于利濟也似仁其慨然自請而不憚煩也似義其恂恂而退不自矜似禮言雨而適雨似智其果浮屠也耶其有所托而隱于是者耶夫祈禱者人之事與雨者天之功浮屠之經不可爲要典也久矣豈必誦之而能致雨顧其惘惘歎歎之勤真若有較然不欺其志者宜其適與雨會而不虛其誠也哉未幾吾廬陵浚江蕭氏諸君子將謀一廛以居僧請予言以導其行夫佛非儒者之所道建寺非爲政之所急將廬其居而禱之門乎諸君子者固亦有說以處此吾聞諸禮君子使之必報之山林川澤能

興雲雨見百怪者皆得封之壇宇而食其土博稽八蜡之義雖虎之悍貓之微以及坊庸表礮之塊然者皆得與先農先嗇並彼其去田豕田鼠也固將以自豢而已豈嘗有意于愛田功哉乃猶得推年穀順成之恩而息之以禮今僧以惘惘歎歎之勤利人而不求自利豈不猶賢于去豕鼠者乎况其行事又有似于仁義禮智之美幾于昌黎所謂墨名而儒行者授以一廛亦何爲不可遂本此義序焉俾告善士見吾輩所取在此不在彼則雖闢之門猶廬其居也覽者且以爲然而慨然乎寺名報清念

國恩也于義猶勝併爲書之

募修縣城隍廟序

代廬陵劉令

司賞罰之柄于明者守土之官也司賞罰之柄于幽者  
守土之神也今城隍廟古國社之遺時和年豐惟神降  
之福旱乾水溢惟神作之威甚哉城隍之神之不可以  
或慢也廬陵于吉安爲附郭邑府與縣城隍惟一城隍不  
二隍而廟仍兩建則其職司之所存有不容以偏廢者  
邑人士事府城隍之神甚勤且篤而數年以來旱澇之  
告無歲無之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毋亦縣城隍廟不修  
之故乎府城隍之神于一境之人猶其祖父母也其分  
尊縣城隍之神于一境之人猶其父母也其情親吾未  
見一家之中爲父母者風雨不庇菽水不充而子若孫  
獨能自致其福祥也卽爲其祖父母者瞻言顧之方且  
食不下咽吾未見其獨能晏然自便以福其子孫也縣  
城隍之神于一境之人無所不當治凡爲廬陵之民者  
皆神所能福其非廬陵之人而寓于是者亦皆神之所  
及福也往者歲一不登而農告飢將商賈之懋遷不行  
而百工之器用皆窳至于紳士之家租入不敷往往失  
其恒業蓋民之不受病者幾希矣居是土者能無念乎  
自惟菲薄謬承

簡命來令茲土卽與城隍之神職明職幽各有土地人民之  
寄每仰瞻神廟檐瓦落汗萊盈庭悚息徬徨不能自  
已敬捐薄俸爲士民率先將以新其廟貌潔其牲牢時  
其祭享縣城隍之神安卽府城隍之神亦安情分交隆  
尊親並致吾見三時不害而四民樂業人之所費甚微  
而神之降福孔大也爲冊一通紀義助者之姓名爲題

其首簡如此覽者鑒從前水旱之災可以惕然思冀其將來盈寧之慶可以忻然從矣

募建拔亡齋事序

代永新張令

陰陽之氣伸則爲神屈則爲鬼無故屈之而一屈而不  
得伸則其爲鬼也厲子產謂伯有取精多而用物洪故  
能爲鬼康熙甲寅乙卯間逆藩吳三桂負

國恩作亂永新更鼓砦一方屠殺至萬餘人精多物洪豈  
直一伯有而已其能爲鬼也固宜且宋儒論鬼神謂自  
家要有便有此居之人哀死者無辜橫遭荼毒而鬱不  
得伸慮其必爲厲于茲墟也心之所結物或傳之則未  
嘗聞而若聞未嘗見而若見者有之蓋不惟死者之氣  
無所藉以慰卽生者之心亦無藉以安也二氏之說儒

者所不道然子產立豐氏之祀論者謂非徒以慰伯有  
亦以安鄭人今更鼓寨之魂使方袍圓領之徒鳴鐘伐  
鼓欷歔而弔之陳設酒食以醉飽之庶幾鬱聚之氣將  
盡散于太虛而居人亦有恃以無恐其亦國氏之意也  
夫首事者惻怛之意旣可嘉而又有說以處之因爲題  
其簡端

鍾律定解序

代廬陵劉令

樂也者太和元氣之流行本于天地發于聖人而旁假  
諸物者也天地之氣無形聖人不世出人之聲不必皆  
合于中而其物在焉則皆可循而習之以交于鬼神而  
娛養其身心以成其德蓋自五帝三王以來未之能易  
焉周衰樂缺至秦僅存韶武而又變之重以楚漢之爭

宮縣漸滅後之人無所據依乃始掇拾于秬黍尺瑁黼  
斛之末以僥倖其一當夫聽中聲而後制黃鍾黃鍾定  
而後實之秬黍以生度量權衡今既不得于天不得于  
人并不得于物而徒求之轉而相生者欲因以逆溯于  
數轉之前固已難矣又况其所據皆非三代之故物宜  
其紛叟乖舛幾二千年而未有定解也夫欲定樂必先  
定中聲定中聲必先定黃鍾之制定黃鍾之制必考尺  
度之長短論黃鍾之制者有二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  
元定則曰黃鍾九寸自呂氏春秋長孫無忌劉恕以及  
李文利則曰黃鍾三寸九分其相懸至于如是論其世  
則呂覽作于韶武未亡之前黃鍾之器必猶有存者故  
金谿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本于  
文利之說而論其人則知樂之數者無若京房知樂之  
理者無若元定故韓邦奇宗之以爲志樂而致九鶴翔  
舞之異然則九寸之說其愈矣乎而尺之長短猶莫得  
而定焉黃子溫陽積學續文著書滿家又爲鍾律定解  
一編黃鍾之制以九寸爲定而尺之長短不可知則欲  
多截管以候氣而察其合不徒求之于物而併求之于  
天此雖昔人有及之者然其用心可謂勤矣顧予尤有  
進焉鐘律之解按之書則易聽以耳則難昔之論者嘗  
精矣然或減銅齊而不知易舊鍾而未覺今黃鍾卽有  
定制試以被之八音欲辨其某宮而某商孰諧而孰否  
固非知音者不能蓋旣本于天寄于物而終必定以人  
也夫聲律之聖誠不世出而知音者亦時有之隋樂人

王令言聞琵琶安公子曲調宮聲往而不返帝必不歸  
劉幾叟謂胡瑗正王朴編鍾與周景王無射同上將有  
眩惑之疾語皆奇中雖牙曠何以過焉今

國家治定功成將定中和之樂闡解神解豈無其人黃子  
沉潛既久必有領悟于心耳之際者明堂清廟間黼藻  
潤色將有賴焉豈特此編足當采擇而已哉

匡山集序

王君書巖君子人也家世貴顯多聞人其長兄中允公  
第五兄總憲公並以賢卿尹知名于時君獨馴謹好學  
如寒素與人言動引古義或頗誦其濶不變也舉進士  
不第去爲海城令用古循吏法民愛而親之雍正元年  
予佐兵部君來爲主事喜其樸茂將藉以助予旣予以  
知武舉入鎖院再浹旬始出則尚書以怠緩劾罷君矣  
予訝君所司無廢事烏乎怠君笑曰不能趨走側媚以  
事長官亦怠也予憤甚卽繕疏留君詰旦將上君兄總  
憲公方爲通政使夜趨予卽舍力勸止謂公誠爲

國家愛惜人才然旁觀且以吾弟爲有所祈請是于吾弟  
無益而有損也乃不果上君遂歸益攻苦讀書爲詩古  
文又十年君之子相集君前後所作共爲四冊屬予序  
之予受而覽焉其文筆頓近明嘉靖以後風格然皆本  
其樸茂之實意以出之其序繆孝子可以教孝上朱總  
憲書可以作士氣至于寄劉布政書則民生元氣賴焉  
近世書尺所未見也夫古人立言務期有益于世而已  
今君所作如是誠刻而傳之必有補于政教而君之所

未用者亦可以少慰然則區區文筆之格律又豈足多論哉

### 愛秋齋詩序

余家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南距建昌府城亦八十里故建昌士大夫頗能知之少時于試帖中愛南城王君維藩南豐鄧君邦才新城楊君城而三君並先後早世比官

京師愛南城章君秉銓詩延與同居不二歲而沒因歎建昌多異才何不永年若是造物之生材其不使其爲用于世也耶今歲新城黃都諫枉顧憂居以其友人鄧君愛秋齋詩來乞爲序言鄧君名鎮雲字沛膏又字仙裳同縣人年十九補縣學弟子員尋食餼雍正十年以明

經貢太學逾年歿年止四十有七爲人警敏好學工詩古文顧體弱善病多幽憂之思覽古人窮愁事輒感喟遇朋舊矢志者若其困在已歛歔竟日旣得疾輯平生故人齋志以沒者爲鬼錄循覽焉可哀也已願公題數語俾有聞于後余覽其詩良然人愛才天豈不惜才哉所稟之氣有厚薄故遇有豐嗇天亦不能爲之力惟人事爲輔相焉曾文定公序王深父文推之以名世述其方進而遽止序其弟子直文亦嘉其有難得之才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蓋深父年止四十有三十直之沒又在兄之前故文定公以爲深恨不自知其文傳而二子傳卽可以無恨蓋輔相天之一端而惜乎余之言不足以擬文定公也章君秉銓亦嘗與都諫賡和其詩

尤俊偉若與鄧君合刻度幾雙美章君澹園稿余鈔存  
篋筒果能刻當卽相寄都諫其有以報我也

王右丞全集箋註序

註書難註唐以前書尤難蓋世遠則古書多亡不見故  
雖博瞻者尤難之况未亡者尚多未見安能註哉今世  
註家止取習見語填綴滿紙稍稀僻卽闕嘗見吳中懶  
者註昌黎詩首引學而篇釋學字不覺失笑世有未讀  
魯論乃欲讀昌黎詩者即其有點者記問雖稍瞻又率  
誣古人以就已意如虞山錢叟註少陵義山詩並誣以  
學佛以自蓋其晚歲逃禪之謬不知身許雙峰自表遊  
興耳夜半安心蓋謝令狐楚授四六文法于佛何涉其  
舊解譌者未能駁正反舉不譌者譌之無益有害何以

註爲乾隆丁巳余奉

命祭夏禹王陵過錢塘松谷趙君出所註王右丞全集請序  
其首簡余方請急省覲未暇以爲至家而憂居踰三年  
取其書讀之則不陋且典不黷且醇異乎近世之爲註  
者也右丞唐人又素學佛乃僻事必註而佛語則以爲  
素所不習其駁正舊說不下百十條其辨霓裳曲七疊  
始有拍以駁按樂圖妄說則不惟註右丞詩併可以糾  
新舊二唐書之謬其有功于學者大矣右丞晚節頗有  
警誡之者然其詩在盛唐名出少陵右侘文亦娟麗自  
當有註况其服藥取痢佯瘖賦凝碧池詩心未嘗忘君  
惟未能引決耳歐陽公謂老氏貪生釋氏畏死然則其  
不能引決亦學佛誤之也人可不慎所習也夫趙君從



兄大司空嘗與余同佐戶部相厚善故君來請爲序云  
草廬書院會課序

撫始置州崇仁與臨川並建庵有巴山全部之地其山川雄秀回複阻深實天下名都會發爲人物若吳文正虞文靖道德文章名天下所著詩古文集並爲一代冠獨時文未有專稿行世者豈好古之意重遂薄時文爲不足爲耶夫經義取士由宋元迄今六七百年矣上以此求士士以此應上苟于經之理有所發明自足以裨補聖教時文亦未可少也余來居郡城崇仁諸生好學而能文者以時文來謁題其冊曰草廬書院會課且請爲序將梓而行之發而覽焉其才氣縱橫馳騁洵足以開擴風會與天下駿豪相後先也崇仁自吳文正公罷從祀士氣鬱而不舒故時文無專稿今

聖天子在上躬承道統復文正公從祀而諸生會課適在文正公書院豈非應運而興者乎文雖未爲極致而有志者爭相濯磨烏知不造乎其極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吾今見其雲滃然油然吾知時雨之必至矣

### 巫進士古文序

吾同年友漳浦蔡文勤公繼安溪座主而起倡道東南嘗主鼇峰書院閩中有志之士多能應之然吾觀其論學之文尤以答寧化諸生書爲第一蓋全以躬行實踐爲務而脫棄章句訓詁之陋習故于學者實爲有益而閩中學者亦以寧化爲最盛雷侍講貫一其尤著者文勤已逝而躬行益篤每歎羨爲難能已復識巫君碧瞻

及其令子蓋皆從學于文勤與貫一相切磋而同爲寧  
化諸生中人也碧瞻旣成進士擢爲  
咸安宮官學生教習三年課最當授部主事主選者謂內  
外兼用乃授樂昌令瀕行出所作古文視余請爲敘余  
惟聖人之學必躬行乃有心得旣有心得然後施之政  
事文章無往不宜文勤有得于心者故古文卓然成家  
光  
廊廟而懸日月碧漢旣學焉而自有得于心矣抒之于文  
特其餘波所及耳余觀其文有高識有篤論蓋皆道其  
心所得者而辭句非所論也今出宰百里且將見之政  
事又豈特文哉吾將以文勤所至者期之矣

創建三田李氏家廟序

家于徽歲己亥奉使過揚州因同年蔣蜀瞻編修  
士程自閑舍人素工舉業試于鄉二十餘年而  
耶不于其身將在其子弟耶戊午春余憂居  
四書文九十首來相質者爲舍人從子子瑗  
閱之則其理與辭固卓然不侔于朱子與正  
發名成業庶在于斯乎朱子論貢舉四書  
及蘇子瞻王元澤吳才老胡明仲之說而  
集註非朱子意也程生之文雖未叅諸家  
子之解則旣合矣正希之文其高者蘄  
者幽窅若重淵而艾東鄉論其文以太中  
生之文于正希之高與深雖未窮其致而  
矣理醇而辭潔將由是深造而不可又可

哉因序而歸之以跡世之知文者固無患  
父之久困也

業結非未平意出雖世之文報  
文藉于謝王示對與未未情則  
發谷如業熟于千博平未平餘  
閱文明其豐與精固卓然不前  
四書文氏十首未味得皆盡會  
其不其與練其千報報效  
士賦自開令人素工舉業端于  
家學餘教以友來始既德世因

穆堂別彙卷之二十六

臨川李紱巨來

序三

永新陳君七十壽序

吉安據西江上游號稱文獻之邦名世偉人後先相望  
乃至山林遺逸之士負匹夫獨行之義奇節顯名往往  
與名公卿爭烈往復舊聞良可欽也顧嘗考之郡志稱  
孝友則首顏詡傳隱逸則稱劉景洪此二君者皆永新  
產永新四相之舊鄉近年以來科名稍不及前而特立  
獨行之賢不懈于古昨吳郡韋齋張君往爲令倣古法  
爲治與邑中人士講學論文刻秋山課義一編中間得  
陳氏三士焉氣醇而味深無才人叫囂之習蓋非獨其

文工也其爲人必且有得于淵源涵濡以至于是詢之  
永新人士則咸曰此陳君某之子若從子也公亦聞陳  
君之高行乎陳君少孝友不伍于流俗流離兵間奉其  
親甘旨必周居恒處兄弟推美受惡撫卹孀嫠就其苦  
節扶立孤兒教養之以至于成名推餘惠以及宗黨施  
予排解不遺餘力有古志士之風其高節顯然十數事  
皆人之所能言其陰行而默成者則猶不可以更僕數  
也今歲春爲陳君七十壽請公一言爲祝嘏之重可乎  
余惟志稱顏詡兄弟萃居一門千指家人肅睦手書博  
奕傳以戒子弟至山農先生遂以理學顯景洪留餘裕  
以資鳥雀山林聽旁近居民樵採周旋彭玕全一州之  
命陰德所施三傳而文安入相今陳君孝友類詡仁慈  
忼慨彷彿景洪由此益勉其所爲其獨無有如文安山  
農其人大其世乎諸子之能文者皆其選也持此言  
歸語陳君必且爲諸君進三爵而油油如也

教諭張君壽序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七年歲戊寅新昌張君膺

簡命來教吾邑學弟子員又二年庚辰重九爲君五十壽邑  
中薦紳及諸生成作爲詩歌致壽而寓書京師屬余序  
焉道里遙濶既不可遜謝乃遂言之嘗攷三代之制太  
學而外邨有庠州有序凡厥庶民之俊秀者與焉而致  
政之大入實掌其事蓋今郡縣之學古鄉學之法也秦  
漢後鄉學荒缺蜀文翁遣張叔等詣京師受業武帝因  
令天下皆立學而學職之制不詳北魏獻文帝始立郡

縣學唐貞觀六年詔諸州府置經學博士一人助教則  
府州二人縣一人宋元豐始興上中下三舍郡府各置  
教授一人皆舉清重有德望者明洪武二年詔天下各  
立學八年立社學而初制特崇教職非名儒不居京省  
故學職雖非顯要獨見禮于大吏且所與趨蹌晉接者  
皆彬彬雅衣冠之士所斷斷然相與告誡而持習者皆詩  
書禮樂之物而非如他職司操刑名錢穀之書以繩切  
于蚩蚩之氓也世多慕焉才志之流有成進士不願得  
顯要而改受教職者噫嘻其盛也已雖然尤有難者廣  
文官既冷固不自給又所課弟子大學多至數百人中  
不乏奇偉之材苟非有道而文足以饜其志則誼無以  
相屬曠若道途其號爲師生不過束于

朝廷之制聊應之以名而已又何替也新昌隸瑞州十數  
年來西江文運瑞尤稱盛鄉薦輒領解捷南宮登史館  
者多人君華胄妙質鄉薦卽魁其伍今設教吾邑諸生  
郵書數千里外請序其壽則其爲有道而文足以饜弟  
子之意而能于其職蓋可知已且年五十古人服政之  
時也君旣績學樹行有素天又故闕抑之不卽使大售  
則其欲成就之者豈淺尠哉聞君公暇讀書甚力與諸  
生相砥礪行且捷南宮登史館爲  
天子名臣出其文與道施諸天下予亦將親警欵聆高誨焉  
春風時雨吾臨川人士豈獨能私之乎夫能于甚難之  
職振久替之弊教育英才旣足以服乎其徒而績文樹  
行又足以大用于

朝廷此數者皆可以爲壽予雅重鄉人之請又益歎君之賢敬書此以復吾鄉人士登諸軸焉

歲貢生周君七十壽序

孔子生知而安行者也顧自謂假年學易乃可以無大過豈天不假年遂不能無大過耶聖人固不爲欺人語謂自謙以勉人亦淺之乎窺聖人蓋觀于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然後知學以年進學之境無窮而人不可以無年也今之稱學者章句而已矣文藝而已矣不足以語于聖學然欲就章句文藝而精之則雖敏而強者亦必積久而後能有立于其間吾少時有志于經義亦嘗涉其津涯而又患乎獨學無友將孤陋而寡聞也乃合同里數人者爲文會周子玉上與焉旣又合同郡數十人爲文會周子亦與焉今逾四十餘年指數向時同會之人什喪其六七考其功業文章可表見者纔數人耳其餘皆無所聞而旣已化爲淒風冷煙不可復識則豈必其材之皆不足以有立毋亦年不能待其成歟今僅存者數人其未嘗以著述示余者余不能知其有立否也余所見而知之者藍子長青以古文列史館楊子馭遠以舉業文行于時陳子非昔有一映語其庶幾有立者乎余前歲奉

詔旨來歸周子獨以春秋疑說見示旣讀且歎且異之是固周子向時所未有者也周子于文好奇不能中有司尺度故困不見知乃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抱遺經究終始能有立若此而周子則旣已七十矣記稱七十曰老楊

子與之齊年陳子藍子又加長其皆能以有立信乎人  
不可以無年也今歲之秋余任修臨川志舉周子分纂  
同局諸君子將爲詩歌壽周子屬余敘其端余惟人之  
壽百年以爲期而歐陽子謂惟傳于文字可以無窮然  
則春秋疑說乃周子之所以自壽者也况周子旦晚膺  
朝命任學博將以所學授之弟子員相衍而益遠其爲無窮  
豈非壽之大者哉或所遇猶不止此則其所以自壽者  
益不可測矣遂書以爲周子壽且以勉同局諸君子各  
自奮與辰競也

余母紀太君六十壽序

王化之行始于閨門故關雎以爲風始逮化之成也自  
諸侯夫人大夫妻下至漢廣之女汝墳之婦皆得列于  
二南莫不沐浴德教人人有女士之行而後已何其盛  
耶我

國家化成久道文命敷于四海不獨公卿大夫士道德一  
而風俗同也蓋女德亦甚茂焉同郡余庶常棟母夫人  
曰紀太君者以勤儉佐庶常賢尊府栗園先生而以詩  
書課庶常兄弟自庶常未就外傅時卽口授以小學孝  
經毛詩魯論故庶常之學若性而能之今歲冬十有二  
月爲太君六十壽鄉人士仕

京國知太君之賢者敘述其德行以比雍虞公伯生之母  
競作詩歌致壽而庶常來乞敘于予蓋虞公楊氏初從  
其父流寓嶺表無書冊嘗口授伯生經史古文與太君  
適相似也或疑婦女之職中饋而已若誦詩讀書非酒



食是議之旨不知二南之作多出于妃夫人婦女非讀書烏能然乎虞公序相人許獻臣所爲女教之書謂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其在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處乎身而發乎言從容動合乎禮法蓋皆詩書之教也斯固家所由昌而亦豈非王化之盛哉先少司馬公由江南來遊于江西交余氏諸君子爲最先吾母太夫人之歸先司馬公也實假館余氏凡三年而後遷臨川故吾家于余氏最習庶常爲弟子員時能誦吾所爲時文百七十餘篇比計偕來

京師遂就予即寓卒業今成進士學習史館斐然成章宜得通顯人文字爲母氏壽顧獨有取于放廢者之辭誠以予知太君之德爲詳而邇家之好予亦不得而辭也昔孔子以孝語曾子參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夫顯父母之名至于後世之久壽之大者也庶常其益自勉以成太君之教因以爲太君壽予亦別無以爲祝嘏之辭矣

### 凌母李太君壽序

李姓自唐以後宗派徧天下而宗室諸王裔半之吾家始祖爲宣宗子昭王其後分居徽之新田嚴田及饒之界田號三田李氏子姓散處大江南北五十餘望十二世有遷旌德者其譜首載韓國公善長親題訓語韓國爲江北定遠人豈定遠之李亦三田分派耶定遠凌侍

御奉

特簡來觀察江右明刑弼教期于無刑福江右七年矣昨歲以其贈封三世

誥命見示乃知觀察固李之所自出也太夫人佐觀察尊府刺史公克成其儉德訓子之賢俾觀察爲時名臣嘗就養南來觀察出視公事入承色笑備尊養之隆至于奄受

天朝錫命北歸焚黃翟芾魚軒光華于道路此豈偶然而致之也哉歐陽文忠公謂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吾李姓內德尤茂唐書稱王懿公珪母李氏擅識智能訓子嘗謂珪必貴特未知所與遊者何如會房杜過其家乃大喜謂二客公輔器汝貴不疑蓋人生德器十歲前慈訓爲多旣就傅則資于師友所與遊皆賢

然後德器堅定足以任天下之重大而不搖閨闈識智乃能及此固宜懿公之聲與魏鄭公並著于有唐而不朽也觀察上承刺史公之訓淵源旣美母德又茂焉所與遊皆天下名公卿遭逢

聖世較唐之初又有平無陂則觀察所成就足以悅其母夫人者又豈特王魏所至而已哉太夫人年踰八袞歲之嘉平月爲設帨之辰所屬十三郡伯將躋堂稱觥致慶屬余爲侑觴之詞余因舉王珪母夫人語以進以母之賢決子之貴卽因子之貴以益知母之賢引年之義固莫良于此而我李之盛亦且藉爲奕葉光也

游母夏孺人六十壽序

粵稽游氏得姓望于廣平自定夫先生游二程子之門

與龜山齊名而族望益著今其後蕃衍于吾撫分族皆  
貴顯而十洲先生則余所師事者也通家之誼知之甚  
詳不獨衣冠鼎貴科名仕宦相連屬不絕其內德亦甚  
茂焉今歲余纂修臨川縣志大畧游氏一宗婦女以貞  
節著者近十人豈道學之教身修家齊世久而澤彌長  
故女德若此盛耶郡侯劉公闢興魯書院延余主教事  
崇仁游生江走三百里謁劉公自請願就學公嘉其志  
許之余詢其所以來則蹙然曰母命也江生十八年而  
失怙長育教誨以漸至成立皆母氏之教也今聞夫子  
設科故特遣來請業余歎息曰賢哉母也諸崇仁諸生  
之在書院肄業者咸進而言曰游生母孺人之賢不獨  
遣其就學而已孺人氏夏先世有諱友蘭者事吳文正

公家法稱善孺人歸游生尊府文學公佐文學家政俾  
一意成學業事上接下中外無間言其尤難者年近三  
十未舉子卽勸文學置側室踰數年猶未能有子又勸  
再置焉已而並舉子先後得四人而孺人亦自育江族  
黨咸以爲淑德能昌後云余聞而益歎其賢蓋詩三百  
篇託始二南以爲人倫之始風化之原首關雎葛覃卷  
耳頌后妃之德也繼以樛木言其德不殆能逮下也又  
繼以螽斯言不殆之德能宜子孫也又繼以桃夭則王  
化成也孺人未三十卽能勸文學置側室又未育又勸  
置之此豈人情所易及者固宜子孫衆多而已之不育  
者亦旋育也天道與善人詎不信夫今

國家當邳隆之時大化翔洽故閭閻之英亦賢淑若此此

豈特修身齊家固可以教國教天下而二南之詩所爲用之鄉人而併可以用之邦國也于是諸生進而請曰游孺人之賢旣見許于先生矣今歲爲孺人周甲之年請書今日所語登之屏幃以壽孺人其可乎余曰可哉遂書以授之

趙母朱孺人七十壽序

聖賢之學在心與身躬行實踐于倫物之間而餘力則以學文禮樂詩書是也漢以後禮樂衰習者稀退息所學惟有詩書詩書者經籍之綱領推而廣之萬卷不能盡非篤好而力能致之不足以盡居學之量非源淵之美有所訓授則不能篤好而其力亦且分馳而侘用也今天下藏書之富推浙江其好學者固多而藏書尤稱

仁和趙氏余嘗與前大司空公同佐戶部因得見其從弟谷林意林所爲南宋雜事詩同賦者七人人徵事百並出正史外非藏書富烏能至是雍正季年  
朝廷特開博學鴻詞科明年余起用遂舉谷林應

詔而意林亦爲通政趙公所舉兄弟同舉制科天下未之有也旣谷林意林來見詢其學所自何以藏書獨富谷林曰先世固好藏書而吾母爲祁氏所自出中丞幼文公藏書甲天下母氏習于外氏之所好故尤以藏書爲訓也余聞而歎而因有所悟焉人之生也氣與質二者而已氣屬陽主解悟質屬陰主彊識故士之博學能文者解悟多得之于父而博識多得之于母今谷林兄弟解悟之敏克承其尊甫學博公之庭訓而博聞彊識又得

之母夫人之教推其淵源則母夫人又得之母氏之家  
教此亦理之所可信者也昔元虞文靖公童稚時隨父  
避兵嶺外無書可攜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  
蘇文陳左丞祐少好學家貧母剪髮易書史讀之其訓  
子讀書之難如此夫人爲故明大司馬山陰朱公之曾  
孫女所適又名族世家簪纓華腴其于書史性旣篤好  
力又足以致之谷林兄弟他日所至追蹤虞陳二公照  
耀史冊母夫人之賢將並傳焉豈不休哉今歲八月夫  
人年躋七十與谷林兄弟遊者來乞言爲壽歐公云惟  
傳于文字可以無窮傳于無窮壽莫大焉因敘述夫人  
所以承外氏之風聚書教子之賢以侑一觴而其佗闕  
行之美則有減鄙歌頌之詞在不更贅云

蔣樹存七十壽讌序

康熙辛巳秋余襍被游學吳門年纔二十有七與徐子  
亮直惠子仲儒等數人並治諸生業譚藝礪學結詩文  
之會因得交于樹存蔣君君居城西北隅桃花塢堂曰  
交翠松桂桐竹布滿庭次齋窻敞潔多鑿藏書畫古蹟  
時與朋游賦詩流連品次所藏甚相樂也其夫人李氏  
爲網文鼎臣兩翰林之姑網文昆季時亦爲名諸生與  
余往還因并悉其姑之賢能佐君理家通書計繪事尤  
工絕樹存延賓客中饋具饌修潔宿老名流門轍繹絡  
欸接有禮于吳中名門未數數見也戊子余首舉于鄉  
仲儒亦爲江南榜首亮直舉京兆試君被薦亦在都已  
丑余與仲儒成進士入史館君與亮直同入

武英朵殿修書京輦遊聚之樂與在吳門無異壬辰亮直以第三人及第又五年綱文試禮部第一與鼎臣同年成進士入史館而君于壬辰之冬用積勞選爲黔之餘慶令出都門矣丁酉余典雲南鄉試歸過平越君適以公事至府城相見逆旅甚歡出其宦游新稿鴻泥軒集聲律諧美餘慶素荒陋縣志缺如君政暇掇訪創稿裒然成書余爲之序期君復歸直廬充著作再續昔游而君遷官朔平余亦四出屢改官奔走曠不相聞問者二十年于茲矣今春王正之吉君與夫人齊年七十次嗣君仙根書藝卓絕堂構日廓四孫玉映諸福脩臻是誠足以舉觥稱壽已仙根亮直女夫也以余與君知契最久乃介亮直來屬一言俯觴將張燕交翠堂以壽其二

親亮直又爲余言君宦歸數年不輟學修宗牒選

本朝諸名家詩藁帙日富于堂後隙地開池亭樹林石有閣傑出與東西兩浮屠相望俯闡城北園圃取陶令語扁之曰西疇又題其竹舍曰今中學齋曰求放心合于古人歸耕學道之旨知君老而益強雖退而不爲退也余自早歲頗有志儒先之學考自漢唐以下迄于有宋直接孟子之傳以求放心爲學者惟象山陸子生平孜孜無他宗仰亦祇求其心之放者存我个中焉耳君乃異地同心豈易得哉夫友朋有聚散學問有考證余自子未投閒羈棲書局離羣而索居壬子春亮直假滿來京師譚所得相契昨甲寅冬余起佐戶部今春仲儒蒙名復官出其禮說相賞析三人者各不廢素業君復家居

不怠務本力學于昔日詞章之嗜又有進焉聚散雖殊而歲月皆庶幾無負可以相老矣亮直又云君新卜壽藏于雲巖之東鳧溪一曲手葺漁舍花月杖履翛然有得乃假境以自怡非逐物以求適者也象山先生詩云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我得與之偕徐惠二君與綱文昆季他日宦成賦歸去余儻復得過吳追雲巖之躅希曾點之蹤君偕夫人治具而余與數君子優悠泛舟溪山佳客重一合并視三十年前之聚其見解必更有異焉者于其令子介壽之請質言復之俾列寘交翠舊遊之地以爲約焉

樹存爲余吳中舊交亮直編修來乞壽言以南歸人急余公事又冗雜恐未暇以爲遂擬一稿見示文情詳密可喜稍加刪潤卽同已意所欲出也中間更定者約十之三四因念昔人改他人之作亦有存之集中者如湯若士先生改歸震川帥惟審孫百川諸人文並載入玉茗堂稿故亦存之外彙以見交情余生平有志立言文必存稿稍愜意者登之正稿不甚愜意者亦存之外彙凡彙中文字從不假手他人惟此篇及曹青及傳二篇係改友人作故敘其端末如此其有私假余名之文則非余所及知然正彙旣未登外彙又未存則斷斷非余所作矣

穆堂別集卷之二十七

臨川 李 紱 巨來

序四

旗分志序

國家龍飛東海

列聖肇基顯庸創制始立四旗復鑲為八旗不應後志兆姓歸

往

正號紀元遂成

帝業凡蒙古漢人輸誠先服者亦各編為八旗列在親信迨

我

世祖章皇帝統一四海有明舊臣率先慕義者皆得編在旗籍

皇於是定兩翼之位列八旗之方拱衛



皇居星羅碁置又以鑲黃正黃正白爲

上三旗餘五旗統以宗室王公居重馭輕太宗維翰蓋皆  
創前古所未有而建諸天地考諸三王若合符節粵稽  
史記天官書正義河鼓兩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  
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旗鼓以爲旌表又九旂九星在  
玉井西南則天子之兵旗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遂人起野後以遂之大  
旗致之蓋在天垂象惟聖時憲涖軍徵衆莫不于旗乎  
有取焉我

世宗憲皇帝宣明

祖制特修八旗志書將使

謨訓功烈垂芳萬世敬稽

國初以來創立八旗及增定規制載在舊章者列諸首簡  
作旗分志

八旗土田志序

國家發祥于長白山之東其地石俄漢惠至

肇祖原皇帝取蘇克蘇瀋河乃遷國于虎欄哈達山下赫圖阿

喇地傳三世爲

興祖直皇帝生子六人各主一地稱爲寧古塔貝勒

景祖翼皇帝行第四獨居故都至

太祖高皇帝取遼陽建興京

太宗文皇帝盡有遼東之地乃建盛京是時東至于海西極鄂  
爾多斯幅員萬里盡入版圖王公以下各有分地俾立

室家長子孫規模已宏遠矣順治元年定鼎燕京

世祖章皇帝特諭撥近京州縣民人荒田及明朝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莊田分給東來諸王勲臣兵丁人等又畫定旗地凡民人土田錯雜者另給官田互易酌量所易遠近減免賦稅夫帝王之興有開必先有明鼎革勲戚逃亡郊畿五百里內遂多閒田曠土豈非

天之預爲佐命人員食土開疆地哉至撫順開原諸路向爲沙磧瘠土自

本朝龍興于此陰陽和會山海鍾毓草木鳥獸咸若物產之美爲九州上腴蓋

天眷所在地脉隨之唐虞之賦冀州上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此古帝王之盛復見于今日者也

國初下令展邊開墾嗣復

特遣大臣親往踏勘得膏腴數百萬頃由是八旗人士內有閒田可以資生外有草地可以墾種不假閭閻尺寸而就地轉移正其疆索遂使新畬舊壤咸得我所重以聖祖仁皇帝許謨善政次第施行凡圈撥之地均相度之宜務爲經久之法無不裁成盡善至我

世宗憲皇帝睿慮深遠

特命查取直隸餘田畫爲井地令旗人之無產業者分授百畝同養公田則八旗之生齒日繁而井疆亦日闢從此各安世業擁衛

神京洵千萬世無窮樂利矣謹考據簡冊將經畫規制之詳具載于前而以

畿輔奉天及各直省撥給土田分誌于後作土田志

八旗營建志序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六官並首言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蓋建國居民營建其大事也國家肇基東土綱繆締造始築界凡之城繼立

興京

盛京兆民所歸建國設都其為營建由來遠矣

世祖皇帝定都今

京師一統之模大備都城之內八旗居址列于八方自王

公以下至官員兵丁給以第宅房舍並按八旗翼衛

宸居其官司學舍倉庾軍壘亦按旗彙羅列環拱較周禮量

人所掌城郭市朝道巷門渠之法匠人九經九緯之規

尤為廣大周密外至直省分設八旗駐防城堡營壘咸

載

天威創制之善周乎四海傳之萬世而無既矣敬稽

國家建置營繕切于八旗者作營建志

八旗職官志序

八旗設官分職文膺心膂武寄于城所以和庶政而綏

兆民佐

聖朝億萬世昇平之治也天聰八年

太宗文皇帝特諭臣工更定八旗官名悉遵

國初之制不必仍明朝舊稱改總兵官為昂邦章京副將

為梅勒章京叅將遊擊為甲喇章京備禦為牛叅章京

順治十七年

世祖章皇帝復對定漢文官名以固山額真為都統梅勒章京

爲副都統甲喇章京爲參領牛象章京爲佐領昂邦章京爲總管其滿文則悉由舊章我

世宗憲皇帝復增五等世職漢文官號蓋累世相承遞有創制

成出  
聖心前無所述昔太皞氏爲龍師而龍名炎帝氏爲火師而火

名軒轅氏爲雲師而雲名三皇繼治不相沿襲所謂禮樂文章得而損益者也至于在

京部院衙門及直省督撫提鎮並仍明舊惟

京官則悉增滿缺直省則滿漢參用今敬考八旗官制建設本末及增設滿缺備著于篇其餘選考察之法亦附纂于後作職官志

### 八旗兵制志序

旗者期也說文謂熊旗五旂士卒以爲期八旗之志宜莫重于兵制矣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兵制之盛爲古來所未有天命三年

夏四月

太祖頒訓習兵法之書于統兵貝勒諸臣約四百餘言自是戰勝攻取方行海表至于

太宗敎令益詳版圖益廣

世祖統一寰宇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聖祖平三藩收臺灣三征沙漠西藏底定從古梯航不及之區

莫不來享來王我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命將出師青海大捷受俘闕下

威德廣遠萬方震疊稽古軒轅氏仰觀積卒星象爰立兵法

風后演爲握奇八陣歷代奉爲陣法之祖蓋積卒之星  
內四外八而我

朝兵制由四旗增爲八旗斯

聖人首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合詳加叅稽作兵制志

八旗學校志序

粵稽載記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作君者卽作師者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興賢育才教養備至

建都盛京時卽試錄儒士廣加蒐羅迨入關

定鼎文德武功光被區宇凡八旗子弟身際隆平發弓鼓

篋敦品行習禮儀胥于學校是賴于是自國學順天奉

天二府學分派八旗生監外又有八旗兩翼咸安官景

山諸官學宗人府宗學覺羅學并

盛京黑龍江兩翼義學規模次第加詳其間世家胄子暨

閑散俊秀涵濡教化陶詠文章彬彬乎賢材蔚起矣古

者上下庠東西序皆在天子近郊蓋大學小學隸京邑

者固不止成均也我

朝創制立法所以作養人材者雲漢天章光于四海而八旗

學校與義學兼設尤爲酌古宜今可大可久猗與盛哉

爰稽設立增定本末爲學校志而歲貢拔貢諸生亦附

列于末焉

八旗典禮志序

國家受命誕興萬方雲附性情風尚宜有以整齊之顧教

行自近議禮制度端自八旗始天命開基禮尚易簡而

尊卑上下之辨所以定民志者視漢法加嚴崇德改元後惇庸典禮綱舉目張祖堯舜憲文武兼漢唐宋元明之法而損益之禮文益加明備載在會典爲八旗典禮者視漢人通用之禮尤整肅焉蓋自

世祖章皇帝創制天下

悉備我

世宗憲皇帝以天亶之聖繼志述事加意修明是以觀禮于八旗會典所載滿漢通行者半而詳析謹嚴專行于八旗者殆不止于半蓋漢禮所謹惟及于士大夫而閭閻顯蒙不備責焉昔人謂婚喪之禮多僭則漢俗然耳八旗之禮自王公以迄兵丁均敬之人大而享祀婚姻小而

輿馬服飾器用莫不井然有條秩然不紊垂諸萬年永爲法守道德一風俗同惟八旗爲能然耳謹將制作原委及更定始末專爲八旗設者彙列于篇作典禮志

### 八旗藝文志序

書契者百官所由治萬民所由察也我

國家神武開基而本仁祖義實由文德故大文炳耀上與雲漢爲昭自

太祖高皇帝創制清書始立文字

列聖繼治光華日啓

詔令誥諭以時頒布皆以政事發爲文章葢薙浮詞不用所謂六經之文簡嚴易直而天人備者也我

世宗憲皇帝重華復旦大綱小紀無一不出自

聖衷播爲典謨其所以振起人文涵育教訓者至詳且備用是  
八旗俊乂應運奮興後先繼美詩書騎射並習兼優其  
才華之典贍足以道揚盛美黼黻太平而魏晉以後浮  
靡駢麗之詞濫入章奏更唐宋元明莫能洗滌淨盡者  
至我

朝始廓清之蓋駸駸乎唐虞賡拜之餘風焉按直省志書  
例志藝文自帝王勅諭制誥及士大夫詩歌文詞關係  
本地者並載不遺今敬稽

祖宗勅諭臣工之辭凡有關八旗事宜一篇之中兼舉數事各  
志不能分載者編年紀月冠諸藝文之首而八旗臣工  
奏議爲旗務而發者並載于篇至于各旗員歌頌之什  
載在

### 萬壽盛典

幸魯盛典諸書曾經進

呈者悉分類排編附于卷末用昭

文明之治作藝文志

八旗封爵表序

親王以下八分公以上皆所以統轄乎下五旗者也未  
入八分公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則皆八旗之所統轄者  
也書志八旗則封爵之典不可以不詳矣

國初爵號止于貝勒崇德元年始定王公封典親王郡王  
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  
軍凡九等或以展親或以酬庸或以至親而兼大功一  
時封爵所及

天恩浩蕩本支百世典至盛矣順治十年定襲封之例親王郡王一子襲爵其餘諸子降封一等貝勒以下子並以次遞降一等授封至第九等奉國將軍子授奉恩將軍奉恩將軍子孫世授奉恩將軍永永弗替共爲十等蓋祖宗以來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故推恩之厚如此

國家慶祥光昌

天潢支派日盛康熙二十三年宗人府議奏親王一子襲爵其餘諸子皆授爲貝子郡王一子襲爵其餘諸子皆

授鎮國公

聖祖仁皇帝特旨親王諸子授爲貝勒郡王諸子授爲貝子又特定恩典貝勒貝子子孫降封至輔國公者一子授輔國公罔替

殊恩異數垂于無窮

世宗憲皇帝嗣統特如意玉牒慎重纂修封爵燦然且著于簡謹按宗人府移送

冊封冊籍敘其先後承襲世次作封爵世表其八旗異姓王公侯伯子男附于末卷蓋酬庸之典賢賢與親親宜得並見未可畧也宗室之爵止于公下列四將軍不封侯伯異姓有王公侯伯無子男康熙初年吳耿作逆王爵削不復封惟存公侯伯亦各分三等雍正季年從臺臣請令八旗通志館議八旗世職漢文名號因階次所及以精奇尼哈番爲子爵阿思哈尼哈番爲男爵三等如故此二世職遂由世職表移置封爵表之末雖俸祿無改而名號加重矣



八旗世職表序

國家誕膺

天眷卜世悠久而褒德酬庸所以推  
恩八旗者則有世襲之官以昭作忠之訓

太祖

太宗締造鴻基翼運功臣並授總兵副將叅將遊擊備禦等世  
職以示獎勵天聰八年四月

特頒諭有更定官名凡賞冊書名一等總兵官爲一等昂邦章  
京二等總兵官爲二等昂邦章京三等總兵官爲三等  
昂邦章京一等副將爲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將爲二  
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將爲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叅將爲  
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叅將爲二等甲喇章京遊擊爲三  
等甲喇章京備禦爲牛彖章京

世祖統一寰區諸臣功烈益偉得世職者益衆順治四年十二  
月以昂邦章京等號皆管兵官銜因改世職之昂邦章  
京爲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爲阿思哈尼哈番甲喇章  
京爲阿達哈哈番仍各爲三等牛彖章京爲拜他喇布  
勒哈番洋筒前程爲拖沙喇哈番嗣後世職之官遂有  
專名焉

十二月

特諭吏部世襲官職得之不易國家延世報功典至重也不幸  
無子孫者卽行停襲殊爲可憫凡係無親生子孫有本  
生祖父及親伯叔兄弟姪男姪孫概許襲替永著爲例  
如有照前議停襲者爾部卽遵此諭察明應襲之人開  
列具奏

深仁厚澤親臣世臣感淪肌髓矣

聖祖臨馭六十餘年削除三逆北清沙漠南定臺灣

功德之隆蟠天際地臣下依日月末光咸得榮分世職康熙四

十年十月

特諭大學士等凡官員本身効力自立官職者身故後應襲之人屬有廢疾遂停止襲職情殊可憫應停給全俸以每月錢糧支給俟其或生子別有應襲之人足克任使即准替襲以示朝廷優恤世職之意

聖恩高厚至于如此迨我

世宗皇帝御極青海蕩平西藏底定

鴻休偉烈悉由廟算如神顧念師武臣力亦皆

錫以世職蓋

國家湛恩渥澤誠有加無已也稽古唐虞賞延于世漢唐

以來任子之法名臣多出其中我

朝世職與成周世祿相同每遇

慶典各加

恩進階尤爲

異數其間有才能特出之彥皆得與任使致身顯要卽緣事

斥革者世次未盡更許以別支承襲報功之典斯爲盛

矣近日

皇上恩旨准以精奇尼哈番爲子爵阿思哈尼哈番爲男爵

俱附入封爵表其自輕車都尉以下並按八旗世職次

第詳列于左作世職表惟雲騎尉止襲一次者無庸列

敘焉

八旗宗人府年表序

周禮始設都宗人家宗人以掌祀事漢立宗正所職漸廣歷代因之我

朝立制尤重宗親會典稱

國初于

篤恭殿前列署十爲諸王議政之所順治九年設宗人府以和碩親王或多羅郡王總領府事多羅貝勒爲左宗正固山貝子爲右宗正鎮國公或輔國公爲左右宗人掌

皇族之屬籍以時修輯

玉牒紀載宗室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等事蓋自古有國家者宗室王公凡有委任並由特簡所宜職者宗人府而已且夫建官設職任以王公以理宗藩其事甚重任其事者不可以不志而王公爲八旗表率則志八旗者宜先志也茲特按年爲表列諸內閣部院大臣年表之前凡王公之賢且才者靖共厥位可攷見焉至府丞一員係屬漢缺不備著云

八旗統屬旗務大臣年表序

國家創業首建八旗其管旗大臣皆佐命元勳在股肱心膂之列者也至于大勳旣集海宇乂安而八旗爲根本重地膺斯職者責任匪易是八旗大臣首宜表而出之矣粵稽

太祖高皇帝甲寅年初以滿洲四旗鑲爲八旗立八固山額真統之每旗左右設梅勒額真後改爲梅勒章京天聰九

年

太宗文皇帝設蒙古八旗固山額真梅勒章京各二崇德二年分烏真超哈爲兩旗四年又分爲四旗七年始編爲八設官與滿洲八旗同順治十七年

世祖章皇帝改固山額真漢文爲都統梅勒章京漢文爲副都統烏真超哈漢文爲漢軍至

世宗憲皇帝御極又改固山額真滿文爲固山昂邦

列祖相承務求盡善其內大臣護軍前鋒步軍各統領及內務府鑾儀衛等官亦各以時建設今敘八旗大臣以滿洲蒙古漢軍八旗都統副都統各旗爲一表而領侍衛內大臣及內大臣護軍統領前鋒統領步軍統領內務府總管鑾儀衛大臣共爲一表皆所以統屬八旗之專職

也蓋志直省者必先表督撫志八旗者亦先表管旗大臣若衣之挈領網之特綱也作八旗大臣表

八旗內閣大臣年表序

國家初設文館以處文學侍從之臣名其官曰榜式崇德元年始改文館爲內三院一曰內國史院二曰內祕書院三曰內弘文院設大學士學士順治元年兼用漢大學士二年又兼用漢學士嗣是內院之官不專屬於八旗然大學士學士並定有滿缺則志八旗者不得略也漢缺又參用漢軍則漢缺亦不得而畧也是年定內三院爲正二品衙門以翰林院官分隸稱曰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祕書院內翰林弘文院十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爲

殿閣銜曰

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各設大學士  
學士大學士兼各部尚書銜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別設  
翰林院于東長安門外以學士一員掌院事仍兼禮部  
侍郎銜十八年七月復改內閣爲丙三院裁翰林院官  
康熙九年十月仍改爲

殿閣別設翰林院至于今不改粵稽內閣爲機務要地掌

宣

綸綍贊理庶政自

大慶箋奏史館總裁

寶璽冊誥勅命之用

壇廟祝版殿試讀卷一切大典禮莫不領其事爲百僚率先而

尤莫重于票擬

國家之制章奏必兼

國書繙繹對校毫釐千里非滿大學士莫能兼通滿漢文

義也至于票簽進呈

聖心或有裁酌未遽定者折其所票越日面

奏請

旨至期滿學士一人恭捧折簽諸疏逐一口宣節畧必心通  
默識奏對明敏者乃無違誤則滿學士之任亦未易也  
國家重熙累洽根于政本內閣大僚選賢而用諸臣依日  
月之末光宜得分榮竹帛爰攷自崇德以來滿洲及漢  
軍大學士學士按年備列爲八旗內閣大臣年表而翰  
林院滿學士及漢軍學士亦附見焉

八旗部院大臣年表序

國家初興創立八旗設十六大臣以理政事天聰五年初設六部每部以貝勒一人領其事設滿承政二員蒙古承政一員漢承政一員叅政八員漢承政卽烏真超哈人員也崇德三年七月增設都察院理藩院是年始定部院各設承政一員叅政二員停王貝勒領部院事

世祖章皇帝定都燕京改六部理藩院承政爲尚書叅政爲侍  
即惟都察院仍舊稱不改是年增置漢侍郎及副僉都  
御史而八旗滿缺各有定員則志八旗者自當按年爲  
之表矣五年七月增六部漢尚書因置都察院漢左都  
御史而滿缺猶稱承政叅政十七年始改都察院滿承  
政爲左都御史滿叅政爲左副都御史滿漢官各至是

始畫一先是順治七年增吏戶刑三部滿尚書各一員  
十年停止又六部初設蒙古侍郎一員順治元年裁歸  
滿缺禮部亦別設漢軍侍郎一員十五年裁歸漢缺又  
順治十六年始設

盛京戶工二部侍郎續設禮刑二部侍郎康熙三十年復  
設兵部侍郎

盛京五部侍郎初並用滿官雍正元年以後始叅用漢官  
蓋部院八旗大臣員缺其制度可考見者如此當此位  
者責任綦重不得畧焉

本朝自

祖宗以來慎擇部院大臣滿洲及漢軍多起勲舊故六部理藩  
院之政事設施都察院之糾劾咸足以光輔

鴻業勩相

國家自建立部院百年以來名世篤生布列臺省遭逢三景運其克自樹立勩業爛然者固載諸列傳光于史冊而名器之重論定然後官位定然後祿則凡茲在位並屬崇班雖不能盡爲之傳例得表而出之以志八旗師師濟濟之美今謹稽舊籍按年備書爲八旗部院大臣年表覽旗籍人材之盛者得以考焉

八旗直省大臣年表序

國家統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爰遣大臣分蒞直省用資彈壓蓋封疆之責密焉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以內大臣爲總管佐以梅勒章京二員居守

盛京其餘因地制宜分撥

禁旅駐防天下于是防海防邊及腹心重地遣戍多者則以八旗大員領之逮

聖祖仁皇帝廟謨丕顯隨時損益

世宗憲皇帝保泰持盈水陸要衝綢繆大備考會典所載直省駐防官員分遣大臣者天津州都統一員奉天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錦州府副都統一員金州副都統一員熊岳副都統一員寧古塔烏喇等處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黑龍江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受渾副都統一員墨爾根副都統一員右玉縣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西安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寧夏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成都府副都統一員廣州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

二員荊州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二員江寧府將軍一員  
副都統二員京口將軍一員副都統四員杭州府將軍  
一員副都統四員福州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二員雍正  
七年又增設青州府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建官之盛  
度越前古八旗大臣銜

命而往者慎固封守和輯軍民任綦重矣謹遵建設先後稽  
其補用年月表而著之其奉裁各缺不載于會典者原  
任姓名亦咸錄焉至于督撫爲監司守令之表率而提  
鎮官則以統轄綠旗官兵我

國家立賢無方旗員與漢人叅用惟山陝總督山西陝西  
甘肅三巡撫昔年定爲滿缺今亦脩稽其補用年月與  
都統將軍等同爲直省大臣表其餘直省督撫提鎮凡  
係八旗人員補授者並附列于後焉

八旗選舉表序

隋設進士之科以文取士迄今千有餘歲雖諸科間設  
未有能易進士者也

國家誕敷文教被于四海八旗多士近在輦轂漸摩涵濡  
尤爲深厚天聰八年四月

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爲舉人取

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敏多惠滿洲習漢書者察不害

恩國泰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漢人習漢書者齊國儒

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蒙古

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蘓魯木共十六人俱

賜爲舉人各



賜衣一襲免四丁宴于禮部崇德三年八月

賜新中式舉人羅碩常飛胡邱阿濟格畢禮克圖王文奎蘇弘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子變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授半箇牛彘章京品級各免人丁四名六年六月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以滿漢蒙古士人考取秀才並舉人秋七月

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圖赫德蒙古杜當漢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爲鳳各緞朝衣一領當是時取士之額雖少而名臣多出其中順治八年六月禮部議准八旗科舉例凡遇應考年分鄉試取中滿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烏真超哈五十名各衙門無頂帶筆帖式亦准應試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字文一篇不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一篇烏真超哈文章篇數如漢人例會試取中滿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烏真超哈二十五名各衙門他赤哈哈番筆帖式哈番俱准應試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二篇烏真超哈文章篇數如漢人例八月上

皇太后尊號恩詔內一滿洲蒙古烏真超哈舉人于順治九年會試原額取六十名今加額二十五名禮部言今科順天鄉試取滿洲舉人五十名蒙古舉人二十名主考應用滿洲內院禮部官一員烏真超哈舉人五十名聽漢主考官閱卷又監生額數既加三十八名應增漢房考官二員至烏真超哈文字本年鄉試明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二篇經義一篇如未通經者作書義三篇二場論

一篇三場策一通順治十一年鄉試十二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二篇二場論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三道順治十四年鄉試十五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

詔如所議行又內三院會同禮部議准本年順天鄉試滿洲蒙古生員筆帖式應同一榜烏真超哈生員筆帖式漢生員監生應同一榜明年會試殿試俱照此例九年三月丙申策試滿洲蒙古貢士麻勒吉等巳亥

賜滿洲蒙古

殿試貢士麻勒吉等五十人及烏真超哈漢人

殿試貢士鄒忠倚等三百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乙未授滿洲一甲一名進士麻勒吉爲內翰林弘

文院修撰一甲二名進士折庫納爲內翰林國史院編修一甲三名進士巴海爲內翰林秘書院編修九月丁丑選授滿洲進士賽冲阿吳爾戶魏羅渾宋蘇保蒙古進士八達里塔必圖烏真超哈進士遲煌范承謨丁思孔陳永命爲庶吉士同修撰麻勒吉等翰林院讀書十二年三月戊申

賜

一甲一名進士圖爾宸史大成袍帽靴襪及諸進士折鈔銀

兩有差四月丁巳停選烏真超哈庶吉士壬戌選滿進士董色烏大禪莫樂洪達爾布托必泰查漢等俱爲庶吉士同滿漢一甲進士讀書庚辰授一甲進士圖爾宸爲內翰林國史院修撰賈勤爲內翰林弘文院編修索泰爲內翰林秘書院編修八月壬申

世祖章皇帝諭吏部曰前選庶吉士因烏真超哈進士久在旗下已經習學滿洲規矩不必與選二甲進士洪士銘亦照此例應選知州念係經畧輔臣洪承疇之子著以京官用三甲進士耿効忠係靖南王耿繼茂之子亦著以京官用俱察照應得職銜選授十三年八月丙申減考取滿洲舉人額十名進士額五名蒙古舉人額五名進士額五名烏真超哈舉人額五名十四年正月甲子停止八旗考試康熙二年以八旗生員無上進之階八月乙巳復行滿洲蒙古漢軍鄉試以內弘文院學士羅敏內國史院侍讀學士蘇勒木禮部左侍郎布顏爲滿文主考官九月辛未取中舉人滿洲齊蘭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顏等十七名漢軍姚啟聖等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錄用六年九月復

月復

命滿洲蒙古漢軍與漢人同場一例考試從御史徐誥武請也八年九月乙卯定滿洲蒙古漢軍鄉會試額數順天鄉試滿洲蒙古編滿字號共取中十名漢軍編合字號取中十名會試滿字號取中四名合字號取中二名先是漢軍與漢人同試舉人外取副榜五人十一年禮部題准滿洲蒙古亦照漢軍額取副榜十五年十月從禮部請停八旗鄉會試至二十九年復舉行三十二年六月禮部覆准國子監祭酒吳苑疏言八旗之人學習制藝者日多而中式之額太少請加名數滿洲蒙古增六名共取中十六名漢軍增三名共取中八名會試滿洲蒙古增二名共取中六名漢軍增一名共取中三名三十

五年七月廣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鄉試解額滿洲蒙古四名漢軍二名四十一年八月增順天府府尹錢晉錫請也滿洲蒙古三名漢軍一名從順天府府尹錢晉錫請也  
比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人文日新月盛會試中額臨時  
欽定不限成額

世宗憲皇帝御宇加意人材八旗會試之額每科遞增中式之士館職而外復加揀選而迴避之卷下第之士亦蒐羅不遺雍正元年正月十六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傳奉

諭旨八旗滿洲等照常考試漢字秀才舉人進士外在滿洲等繙譯武藝亦俱屬緊要應將滿洲另繙滿文考試秀才舉人進士及武秀才舉人進士之處爾等會同該部作何考試額數多少等處定議具奏尋議覆制科取士乃

國家掄才盛典我

皇上臨御之初以作養人才爲首務于八旗滿洲等照常考試漢文秀才舉人進士外將滿洲等文能繙譯武能技勇者另行定額考取秀才舉人進士此誠我

皇上廣育人才裨益治化之盛心也嗣後八旗滿洲等亦照漢軍考取武秀才舉人進士之例秀才取四十名舉人取二十名進士取四名滿洲等考取武秀才舉人進士外場停其舞刀掇石俱令射馬步箭有能拉硬弓馬上熟練樣式好者令其入內場另編滿字號照漢軍例考試其

應試亦照此例奉

旨依議二年十一月禮部奏請考試繙譯舉人奉

旨考試繙譯舉人卽作三場考試亦無非繙譯作一次考好一日一夜量其所能奏章一道或四書或五經酌量出一題目考試其優劣便可見此考試並不作漢文字不必派漢大人再考試舉子俱係八旗內人其繙譯好者衆所共知卽字跡亦最易認伊等試卷應行謄錄其謄錄着于六部各衙門善書之筆帖式內酌量足用選取令其謄寫其堪中式之卷挑選呈覽時再行定其額數仍選脩卷呈覽分房及看守巡察官員俱照文鄉試例派用

聖諭周詳旁求之典備至蓋文治之盛煥乎有章而八旗首善尤爲彬彬矣謹按各年列科別以八旗作選舉表

八旗勲臣傳序

周禮稱王功曰勲戰功曰多然考之載籍王功必曰大勲其以多稱戰功惟見魏武帝薦荀彧表而已國語稱克路之役魏顆卻秦軍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是戰功亦曰勲也尚書載大禹誓師之辭曰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是戰功曰勲下及于軍士也

三朝國史奏定功臣凡例官未至大臣以軍功得世職者惟阿思哈尼哈番以上乃得請

旨立傳顧阿達哈哈番以下世職並出戰功功有大小而効力疆場敵王所愾其爲勲勞則一志書之體視

國史稍寬未可廢也用精八旗世職

勅書凡官未至大臣以戰功得授阿達哈哈番以下世職者

並依

勅書開載勲勞別立為勲臣傳其有功績散見于

實錄史書者亦附入焉

八旗忠烈傳序

忠烈之性上天賦畀之恒而入旗為尤著蓋

國家教化之深恩德之厚近光之士較遜聽之眾尤為親

切故激厲奮發而至于斯也我

朝自

祖宗以來待臣民

恩意隆洽至于軍功卹賞尤厚故人以偷生異儒為恥而以見

危授命為榮

世宗憲皇帝御極尤加意致命諸臣雍正二年十月

特旨諭九卿詹事科道言朕惟周禮有司勲之官凡有功者書

銘太常祭于大烝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凡以崇德報

功風勵忠節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圖

太宗文皇帝式廓區夏

世祖章皇帝奄有萬邦自創業以至定鼎將帥之臣致命立功

者不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中間殲滅三逆永清朔漠以及平

定西藏臺灣雖天戈所指如疾風振槁而師武臣之捐軀

馬革及守土官之見危授命者所在多有邇者青海蕩平

西域効順然自用兵以來將士奮勇前驅亦有歿于行陣

者此皆盡忠報國之臣朕甚嘉之亦甚憫之當于京城建

立祠廟春秋妥侑世世血食其偏裨士卒力戰敵愾舍生  
取義者亦附列左右以褒崇大節揚表芳徽俾遠近觀聽  
毅然生忠義之心于治道亦有裨益仍令翰林官纂其籍  
實事跡各爲立傳彙成一編垂諸永久爾等悉心詳議具  
奏大哉

主言恩意之隆茲以加矣然歷考彙報名冊則籍隸八旗者  
始當其半豈非化行自近漸被

聖教爲尤深哉今纂修八旗志書凡王公大臣功業宏偉不  
止于致命一節者循倣史例各立大傳列在名臣其官  
秩稍卑別無建樹者並藉其慷慨從容臨難不苟之蹟  
作忠烈傳

### 八旗循吏傳序

史記始立循吏傳循之爲言爾雅以率循釋之廣韻則  
訓以善蓋惟奉法乃成 政耳故曰奉職循理可以爲  
治我

國家崇飭吏事宏布紀綱自

祖宗以來壹以愛民爲主守土之官奉行唯謹善政布于海宇

逾百年矣故

本朝外吏藩臬大員滿漢參用道府州縣則漢軍人員爲  
多故旗員紀名宦者所在皆有蓋

國家吏治之醇實八旗人物之盛也今按直省咨冊所載  
旗員名宦自駐防將軍總督巡撫都御史提督鎮守總  
兵官諸封疆大臣仍入于名臣列傳外其司道府州縣  
等官各採其政蹟作循吏傳至于武職副將以下有功

于地方者亦附見焉

八旗儒林傳序

古今道術之傳作者爲聖述者爲明自伏羲氏畫易卦其臣史皇作書契助啟文明之治二帝三王以來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孔子承道統始以儒術教天下後世而顏孟等承其傳蓋既有作者之聖亦必有述者之明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興帝業特制國書以教臣民清漢文並行于中外上古作者之聖繼天立極之盛復見于今日矣至述者之明有助于制作定世之大者當時名臣大海榜式額爾德尼榜式等並能仰承

太祖聖意助制文字嗣是四書五經以次演譯東連兀集西被流沙自古聲教不及之地莫不知有二帝三王之書而希福榜式等翻譯遼金元三史法前王師近代制作大備益儒術至是益昌無遠弗届亦無微弗著豈非帝王之盛事哉是用採摭

國初以來諸榜式事實撰爲儒林傳其列在旗籍以文章侍從有學行見知于

九重者亦附見其後焉榜式者猶漢人言文儒云

八旗孝義傳序

國家創業東方風氣淳古渾渾噩噩比于三五之盛人敦實行不務榮名忠孝節義視爲當然至于子弟至性卓然可以追古篤行之士者未嘗震而矜之謂可以表當時傳後世也順治九年十一月甲申



詔諸王宗室內有孝友義順者聽宗人府核實具奏禮部卽行  
照例旌表十年五月定旌表宗室節孝例康熙三十七年十  
二月戊午我

聖祖仁皇帝特諭大學士等言興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道  
爲先節婦應加旌表孝子尤宜褒獎八旗中豈無孝子乎其  
居官殷實者行孝乃分內事耳貧人克盡孝道誠爲非易如  
有身處貧寒能盡孝于父母者察明奏聞

聖諭諄切如此然八旗大臣比戶而稽莫不欣然退讓其宗族  
長老亦以爲人子庸行未敢舉以應

詔蓋風俗之淳猶東方也迨我

世宗憲皇帝登極尤以崇獎孝義爲重

恩詔特言旌表節義給銀建坊民間往往視爲具文未曾建  
立恐日久仍至泯沒不能使民間有所觀感著于地方公  
所設立祠宇將前後忠孝節義之人俱標姓氏于其中已  
故者則設牌面于祠中祭祀用以闡幽光而垂永久著該  
部議奏

殊恩曠典千載而一時者也尋經禮臣議覆請于八旗左右  
翼擇地各建二祠一爲忠義孝悌之祠立石碑一通將  
前後忠義孝悌之人刊刻姓氏于其上已故者立牌位  
于祠中一爲節孝之祠門外建大坊一座將前後節孝  
婦女標題姓氏于其上已故者設牌位于祠中每年春  
秋二次致祭交與宛大二縣其建立祠宇碑坊交與工  
部營造臣部于每年二月內將前一歲八旗送到孝行  
節義彙疏題請

旌表以後永為定例其建坊銀兩嗣後應行停給即日奉旨孝行節義建立牌坊年久毀壞遂至湮沒今欲設立祠宇特為昭垂久遠之意並非欲節省錢糧部議建立祠宇停給建坊銀兩不合建坊銀兩仍着給與餘依議蓋聖意之加恩于忠孝節義者深厚如此然八旗人士欲然退讓如昔節烈婦女舉報甚多而舉孝子者僅三數人令敬稽

實錄所載及各旗冊籍附見孝子義士採錄十數人備存梗概

作孝義傳

八旗烈女傳序

于化莫先于閨門故關雎鵲巢以為風始風由近以及遠詩小序釋二南謂王化自北而南八旗則

國朝之二南也江漢汝墳固莫能或之先也每稽歲終彙

奏婦女節烈則

旌門之典莫盛于八旗而從殉者尤多

聖祖仁皇帝好生之德始詔停殉夫者

旌典而八旗以殉夫報部者比比而是則

聖化漸摩已深節烈成風不以

恩例之得失移其志也何其盛哉雍正元年

恩詔言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每見直省地方有力之家尚

能上達而鄉村貧窶之人則多湮沒無聞深可憫惻著督

撫學臣及有司遍加詠訪務使寒苦守節之家同霑恩澤

至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歷十五載以上者

亦應酌量旌獎

殊恩異數古未有也載稽漢劉向氏首傳列女凡賢淑明慧者皆得與焉不止于節烈顧婦行不踰閭非節烈無由自見今八旗節烈婦女具于

實錄史書及部冊所存八旗所保送者備載不遺而以宗室王公妃夫人冠于篇首其有賢淑之德或誕生

聖后或保育

聖主得受

殊恩哀榮特異者亦附見王公妃夫人之後合爲列女傳庶八旗閨門之化之盛得備攷焉

穆堂別豪卷之二十八

臨川人李世紱巨來

傳一

大學士白公家傳

康熙五十四年余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尋克

日講起居注官聞

聖祖仁皇帝天語數天下清官若大學士張文端公鵬翮尚書

趙恭毅公申喬大學士蕭公永藻等僅六七人時皆任

封疆大臣大學士白公方爲按察使名亦與焉心竊嚮

往之頗聞公亦知有余然未及相識也五十六年余往

典雲南鄉試公由貴州還

朝候補布政使相遇于辰沅驛次傾蓋而語若平生歡是

役往還必經貴州訪公政績益心服焉是歲公卽來撫  
江西又二年余奉

命祀南海道過里門因得繼見兼悉公在江西功德又三年公  
入爲尚書余亦遷副都御史追隨日親比公以大學士  
予告家居余外任督撫內轉工部旋落職纂修書局與公不  
相見者六七年公年踰七十余亦且六十矣往昔愛公  
日備奏疏名言碩畫咸有裨

國計民生嘗勸公付梓俾來者知所法公謙讓未遑也屬  
公偶來相過因徐理前說索得公章奏之二三遂撰  
次成篇爲公家傳付公子藏弄異時修信史者得採摭  
焉公名潢字近微漢軍鑲黃旗人先世仕明開衛遼陽  
因子蓋平縣創立白家寨聚族以居天命六年

國家盡有遼東之地公會祖諱文達歸命

本朝始隸旗藉祖諱承舉從

龍入關遂居京師考諱允明以人材舉積軍功官至都督僉  
事駐防廣東協領晉階榮祿大夫自公會祖至考並以  
公貴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妣皆贈  
一品夫人公生而沉靜外晦內明讀書窮理達當世之  
務尤熟

國書口誦手揮有若性成然謙謹未嘗以才智傲人終日  
欽欽寡言笑謝交游泊如也康熙二十三年考授內閣  
中書歷典籍遷理藩院主事再遷內閣侍讀所至勤于  
職事以廉能稱三十八年出爲福建糧驛道按察使僉  
事四十二年以父艱歸服闋補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四

十八年

計典巡撫蔣公陳錫特疏

題薦四十九年轉貴州布政司叅議分守貴東道兼督理

糧驛時巡撫劉公蔭樞方嚴慎許可特器重公五十三

年貴州按察使缺人劉公具劄子薦公卽奉

聖祖仁皇帝俞旨照所請補授公念臬司爲全屬民命所關以

理冤直枉爲已任初自京師引

見回任所途遇二生愬其妹爲祖姑毆死貴筑知縣諱理人命

事以自經論恐二生上控併詳請禡其衣頂公委官驗

人審果毆死爲平反其獄二生得免禡詰責知縣以幕客

本不明白解遂執其幕客遞回原籍自是所屬有司無敢

有枉撓不當者五十四年冬十二月

聖祖特諭九卿貴州按察使白潢居官甚好操守亦好爾等知之否在

廷諸臣僉云居官果好操守廉潔明年二月遂奉

特旨補授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未及赴任適貴州巡撫劉公

奉

命往甘涼口外閱視西師三月遂

命公護理貴州巡撫印務湖廣布政使開缺另補時公已兩任

貴州熟悉風土旣權院事日以寧輯邊疆爲務軍民利

病次第興除貴州二大患其一爲兵米黔地山多田少

粒食甚艱各鎮協兵丁月米凡額徵米少者例于米多

州縣撥給旋以山路崎嶇領運艱難將所撥之米改徵

折色給兵自買後又以徵給米折低昂無定議于秋成

後令應撥應領之州縣營協各報時值照數徵給並經  
從前督撫諸臣具疏

題定然應領米折銀兩每年秋成定價具

題後州縣始遵守徵收秋冬應領米折銀兩每延至次年  
春夏始能領回逾時米貴仍不敷糴價兵丁守候日久  
又悞差操公因疏陳其弊言兵丁月米乃計口授食之  
需按月支給庶免枵腹若俟折定具

題徵收支領必至愆期請將各州縣折徵價值催解道庫  
順便給領但州縣折徵銀兩歲內勢難完解而道庫又  
無項可支查此項米折約計一萬餘兩臣仰體

皇上優卹兵丁至意通融酌劑每年秋收折定具

題之內于藩庫內預借移交道庫支給乘時糴買仍飭各

州縣將折徵米價照數徵解道庫彙齊於

奏銷前移解藩庫還項一轉移間庫帑無虧兵丁可飽疏  
下部議悉依所請黔兵歡呼曰吾儕皆食白公德也其  
一爲驛夫貴州驛遞每驛額設馬四十五疋每站額設  
夫一百名應付一切火牌勘合差使此定例也此外又  
有相沿陋例或院司道府私檄謂之便牌有用夫至百  
名以外者派令鄉夫荅應名曰大水夫此名旣立派弊  
叢生貴東西管驛各官有勘合火牌公差一槩勒令鄉  
夫荅應小民隱忍供役又其甚者因鄉夫易取凡大小  
衙門經過仕宦賓客到站需夫悉徇情濫應每月用夫  
數百名至一二千名農者不得耕耘居者不得休息公  
自初任驛道卽加裁抑顧勢力止及屬員他莫能禁旣

權院事遂徹底革除務絕根株勒示全屬驛館凡便牌  
大水夫永行禁止于是民困大蘇若出湯火軍民旣安  
留心厚風俗興教化而黔地僻遠士大夫甚少無可商  
權聞有通籍者宦成後多寄籍他土不歸故鄉公因疏  
言黔處極邊地方陋僻蒙我

皇上仁育義正培養五十餘年生聚漸繁人文蔚起登仕籍  
者殆不乏人宦紳爲士民之望多一宦紳卽多一模範  
薰陶鼓舞不難漸增文物之盛乃黔省鄉紳一經出仕  
憎本鄉磽瘠往往就業他土畱住不歸使人皆效尤相  
率遠徙則畱住黔地者止此椎魯窮民欲求地方饒裕  
風土醇美豈可得乎查奉天四川宦紳定有勒令回籍  
之例請援此例將黔省宦紳與名列科第者嗣後不得  
流居外鄉其現畱外省者勒限回籍庶士民共觀儀型  
獲觀摩之助裨益遐實匪淺鮮疏入得請於是黔地  
衣冠日盛黔人初疑不便久乃思公功德焉明年巡撫  
劉公自軍前回任公赴京候補中途聞

命授江西布政使因疾趨入京至熱河

行在

聖祖名對屏左右詢問各處地方情形及人才賢否良久

天顏霽悅隨奉

旨陞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越日

辭

賜御書誠信開府四字扁額一幅五字七字對句各一聯鞍馬

等物公感激

隆恩愈圖報效及抵江西卽疏除闔屬節禮漕規贛湖二關舊

例約共五六萬兩止欽遵

諭旨畱平規一釐銀爲養廉費於是屬吏肅然毋敢以苞苴行者江西火耗往歲約加二有餘甚者加至三四不等公以革除規禮本以裕民非以肥官州縣重徵宜禁因

密

奏各屬火耗止許加一有不率者立加叅處連劾都昌宜黃二令宣示闔屬於是所在祇遵江西轉漕例以冬兌而江西秋熟常遲至十月有司恐致貽悞多鞭朴催督公爲設法許碾積穀預兌秋成後收穀還項推陳出新官民兩便江西山僻州縣距水次遠者舊例許折銀官爲代買折價多浮歲因以爲利其貪吏多收斛面什收

七而額已敷于是近水次者亦令折銀江西米價素平石不過七八錢折價常至加倍公察其弊爲定價石八錢其轉漕之邑漕耗明加暗加諸弊悉禁革之南昌等十府例食淮鹽舊時食鹽一包價一錢有零其後歲加湧貴至一錢七八分公具劄子

奏定價一錢一分俾商儉畫一遵守不得意爲低昂自是民無食淡之苦九江權關原設九江府城從前督撫疏請改設湖口縣截鄱陽湖商船漏稅之弊歲可增稅銀若干其實湖口原設巡攔胥役無得漏者特欲借此邀功其所增則皆權官向時匿而私之者耳然自移關湖口無泊船之所歲壞船百計溺人千計公

陞辭時蒙



聖祖面諭湖口關泊船甚險爾須畱心公既抵任以是年十一月親率按察使及饒九南道等往閱勘既抵湖口縣周閱地形邑城背山面江左右有石鐘山巉巖夾峙直插江中此地設關商船必停泊候驗而泊船處止虹橋一港逼在鐘山下夏秋水漲僅容小船一二百艘及冬春水涸不得不沿江灣泊遇江風陡作撞觸岸石損舟無算且水涸之時江船到關報稅不能直截徑行必由梅家洲嘴轉行十有餘里來時卽順風去必風逆上下挽駕甚艱及至水漲則湖江交滙于虹橋港口兩相衝激洶湧異常少有微風卽多不測再四籌畫疏請照原任兩江督臣阿山所奏比照江南海關之例於九江湖口二處分收稅課商船穩泊

國課仍可無虧格部議不行因再具疏言湖口關右里許山勢開濶內有一武曲港可容千艘但夏秋有水冬春易涸必大爲挑濬方能四季容舟今酌量自江邊起至港塘口止共長九十三丈寬八丈至十二丈不等牽深二丈至四丈不等港塘長一百丈寬五十五丈深三丈至臨大江港口左右建草壩二道以阻淤沙其壩各長四十丈有零牽高二丈有零外加排椿以固壩根則港水不涸泊船無虞至挑濬工料隨經委官估計約費銀二萬六千餘兩其興工日期必俟次年江水稍定之十月起至十一十二正二等月卽可完工所需工料銀兩臣率同司道府縣于俸工銀內公捐併繪湖口圖一張武曲港圖一張恭呈

御覽疏入

報可次年遂大加修鑿舟楫始免覆溺商旅相慶釀金建亭  
港上以祝

聖祖萬壽而立公生祠于下紀公功焉江西會城西南有袁贛  
二江北至臨江府地方合流下注春夏水發往往冲決  
隄岸浸漫田土臨江府北舊有土橋老隄逼近江流保  
護清江豐城高安三縣田廬自康熙四十年水決未修  
至五十二年江水大發決處更加冲激中一段長二里  
餘竟成深潭近隄之田水冲沙壅已爲廢地離隄遠者  
餘波所及廣四十餘里長三十里計壞田千五百餘頃  
公抵任後親臨相度將應築情形具劄子

奏明一面捐俸遴官于十月興工聞民間父老言隄有怪  
物遇風雨輒昂起隄隨以壞公祭而後築明年四月工  
竣九月復親至工所查閱各邨庄父老子弟扶携瞻拜  
咸稱十八年來地不得耕屋不得居邱墓溺漂今年隄  
堪新築春季麥菜有收入夏早稻豐熟現今晚稻登場  
又是十分收成約計今年稻麥比往年可多收四十餘  
萬石家無昏墊屋有蓋藏向所有怪物亦不復見熙熙  
皞皞咸頌

皇仁公以此隄旣係民生休戚時厯  
睿慮今日擊小民欣喜情形遂繕疏

奏請爲久遠之計言土橋隄決一十八年未曾修築今隄  
工告成若不責令地方官加謹保固必致仍前因循以  
臣愚見似應著爲定例責令地方官保固倘有冲決該

府縣各罰俸一年停其陞轉賠修完日開復如布政司  
徇庇不揭巡撫隱諱不叅一併議處庶隄堦長固而民  
生永無水患疏下部覆如所請今大學士高安朱公軾  
時方巡撫浙江特撰記貽其鄉黨勒石隄上以記其事  
民懷其德名隄曰白公隄云先是康熙五十六年戶部  
因內府商人王綱明虧欠帑銀據綱明呈請戶部

題准將江南湖廣浙江江西福建五省營驛應補馬匹交  
與王綱明承辦各省差人往張家口領馬江南每馬一  
匹價銀一十七兩五錢內以五兩五錢作領馬路費其  
十二兩以九兩作王綱明馬價以三兩代王綱明補庫  
江西各驛每歲應領馬六百五十二匹五十七年分照  
數領回中途倒斃馬三百四十五匹五十八年分照數

領回中途倒斃馬五百五十六匹並將領馬官叅處公  
以倒斃馬過多雖由領馬之官喂養失調似亦因路遠  
給發愆期又馬匹未能足五六分臚壯各營驛又咸稱  
領馬倒斃而差操又不敢悞不得不就近買補是以一  
馬而用兩馬之價實爲賠累遂據辭入告每馬扣銀三  
兩代王綱明補庫其應領馬匹聽其就近購買上無負  
於

國帑下無悞於差操有裨營驛實非淺鮮此事先經臺臣  
嚴君開景福浙督臣滿公保條陳變通領馬之法格于  
部議公以身受

聖祖簡畀重任凡有裨益地方之事不敢以部議不准遂因循  
緘默先繕密劄恭請

聖祖俞允具題下部覆奏如所請行五省之困頓蘇是時海宇

又安催科怠緩倉庫不無虧耗

朝廷以錢糧爲國計所關宜善稽查之法令督撫各陳所見  
公因疏言江西虧空現在照例承追者共二十一案內  
在本省虧空查追者八案從外省虧空發回本籍查變  
家產及咨移任所查追者十三案並嚴飭各屬勒限追  
完但查通省錢糧藩庫應巡撫盤查道庫應藩司盤查  
自當竭力稽察以盡職守惟州縣倉庫例應知府盤查  
往往不免于虧空者總由知府平時不無需索臨事遂  
多顧忌知府爲州縣切近之上司其倉庫唯知府知之  
最確亦惟知府制之差易惟嚴責知府將所屬倉庫按  
季盤查庫銀勒令隨徵隨解米穀務須實貯在倉季終  
出具盤查各屬並無虧空印結送司存案若出結後未  
逾兩月州縣有以虧空發覺者知府雖經揭報仍以捏  
結附叅併令分賠庶稽察密而虧空少再臣查定例凡  
叅霉爛倉穀者革職畱年限年賠補全完卽予開復故  
叅霉爛倉穀者雖多皆能于限內全完臣請嗣後以銀  
穀虧空

題叅者革職解任一面嚴審侵那一面勒限一年賠補能  
將所虧空銀穀於限內全完者將審案註銷准領咨赴  
部另補如不能完卽于一年限滿之日將侵那情罪具  
題交承追官照新例嚴追二限不完卽按原擬罪名發落  
如此則去任者知功名尚可瓦全必竭力以圖完補而

在任者知虧空斷難逃罪自畏懼而不敢侵那至若知府分賠亦請革職畱任限一年賠補如限內不完始解任催追賠完仍予開復則知府分賠亦必不敢懈玩矣又念承追之官亦當有勸懲之法因請定承追處分言臣查承追虧空初追不可不嚴蓋虧空欠贓之人去官未久則財產未盡消費及此時竭力催追使之不得隱匿詭寄必有追出完項者初追三叅宜照部定新例遵行但承追虧空不定分數則完一二分與完八九分無異何以示勸懲而別勤惰請將年限仍遵部定三叅而每限定以分數其一千兩以下者遵照新例叅處外一千兩至五千兩每年以三分三釐爲率如部文刊日一年限內能全完者准加一級止照初限分數追完者免

其議處不及分數者罰俸一年再限一年若能全完者及併完一二限分數者免其議處完不及分數者降一級畱任再限一年全完者准其開復如仍不全完照例降調若虧案至五千兩以上則數愈多而追愈難似應破格獎勵有能于一年限內追完五千兩以上者准加二級追完一萬兩以上者准加三級追完一萬五千兩以上者准加四級追完二萬兩以上者不論年俸以應陞之缺卽行陞用如此則承追之員自必踴躍急公不敢畏難退阻似與虧空錢糧不無小補二疏入與直省督撫所陳並下部議如公所請者十得七八焉公又念錢糧而外刑名爲重刑名之中命盜爲重江西盜案少命案多計蒞任一年以命案

題叅者六十餘事其實假命居半總由命案初出州縣不  
卽驗明必待逾限

題叅一經叅奏後雖審係假命亦不能中止以至一年之  
內命案纍纍因嚴立府縣審詳限期并計路程遠近以  
立解犯日期違則嚴拘書吏重處棘門日事筆札略不  
寬假於是吏役玩愒者漸知畏懼如限審詳假命俱可  
外結次年承審叅遲延者止一事而命案減其大半公  
在江西朝夕思所以利民者纖悉必周南昌饒州吉安  
撫州四府舊有落地稅共銀一千三百兩零各設稅課  
使司其事常侵漁徵至數倍商民病之公倡率司道捐  
俸錢代爲解納停止抽收四府人民歌頌焉江西人文  
往昔號稱極盛近稍靡公特爲振興修豫章書院拔十

三郡名諸生肄業其中延師講習豐其廩餼復奏請

聖祖御書扁額蒙賜章水文淵四字

天語荷皇士氣愈奮江西解額舊多于湖廣浙江後二省以督

撫之請反溢于江西公爲疏請言江西歷稱理學奧區  
人材淵藪自唐宋元明文章甲於海內前科第之盛  
亦遠勝于浙楚所以鄉試中式舊額浙江一百七名湖  
廣一百六名而江西一百十三名迨順治庚子科題定  
減額浙江五十四名湖廣五十三名而江西五十七名  
至康熙丙子科奉

旨增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而江西七十五名是歷  
來議減議增中額俱多于浙楚誠以江西人文不特頡  
頏浙江實遠勝于楚也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浙

江以撫臣趙申喬題請湖廣以督臣郭琇題請均照江  
南中額蒙

恩一體加增至八十三名而江西以未經題請仍中七十五  
名反出浙楚之下至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欽奉

特旨加增直省中額于五分之一中增加一分浙楚增十六名  
至九十九名江西增十五名至九十名比浙楚實少九  
名是江西人文獨盛而中額反少難免遺珠之慮矧歷  
年以來蒙我

皇上右文重道加意作人鹿洞鶩湖頻頒西  
宸翰豫章書院復蒙

恩賜御書多士奮興盛于疇昔近科士子多至一萬二千餘  
人與浙楚等而中式額不得比于浙楚士子環擁臣等

請

題廣額合無仰懇

皇恩將江西鄉試中額比照浙楚一例取中副榜亦循例並  
增則多士益踴躍于功名而

聖朝文教之隆遠軼唐虞三代上矣尋奉

聖祖恩旨下部議覆增中九名與浙楚合同今文風日上實公  
振興之力也公自秉節江西凡有章

奏輒蒙

溫旨獎諭賞賚稠疊五十八年差人至熱河恭請

聖安蒙

賜御書易經上繫第五章扇一握內造御器六種併

勅免謝公念受

恩日重封疆所任匪輕而年齒就衰疾病時作疏請解巡撫任  
願就閒散京職尋奉

俞旨以戶部右侍郎徵用時值十三郡士子應鄉試入三場之  
日公方坐龍門按冊點名而部報適至諸生譁然謂公  
不可失也咸罷考不肯入場蠶擁督學衙門呈請代疏  
題畱公分遣僚屬號召親加勸諭而萬二千人無一人應  
名入場者必俟學使拜疏然後應試遂誤定期至十五  
日始入三場然學使實拜他疏未敢代請公亦於榜後  
入都

陛見

聖祖天顏和悅謂爾在江西聲名甚好所開武曲港一年免死  
數百人爾身尚健何爲辭巡撫之任旋陞兵部尚書時康熙  
五十有九年十一月也公既總中樞考核戎政見選用  
積滯思酌爲疏通之法六十一年五月因條陳三事一  
直省管千總向例六年保送

皇上親加考試擇其中尤健壯者官京食俸遇缺補用至五  
十九年復遵

上諭千總歷俸三年亦令保送仰見我

皇上于微弁中有可用之材亦不忍遺棄現今蒙

皇上親試揀選畱京食俸候缺者三百二十餘人保送到部  
候引

見者又有一百餘人嗣後源源保送人數日多查直省守備  
共有九百四十五缺除應題補三百三十八缺之外其  
應歸月選者六百零七缺此項揀選千總必得雙月所



出守備之缺方能與武進士武舉及各項捐納人員分班補用故缺少人多補用遲滯以

皇上親試揀選之人正當乘其健壯効力豈可令守候無期坐致衰邁反使歷俸未久之千總得以題補臣等請將揀選千總按名坐補省分計缺之多寡照發一半交督撫提鎮遇坐名題補之缺卽行題補將次用完再請續發其未發畱京者仍歸臣部月選補用庶英銳之材得以及時効用而營伍亦實有裨益一查八旗文進士舉人俱有選用之例而八旗漢軍武進士武舉自康熙五十年欽遵

上諭開科考取已歷五科並未議及作何選用查定例漢武舉侯揀選後遇門衛千總缺出分班推用今臣等請嗣後凡遇揀選之處將漢軍武舉與漢武舉一體揀選註冊挨次推用再查漢武進士定例前一半以營守備用後一半以衛守備用嗣後亦將漢軍武進士照伊科分一體揀選庶八旗武科均得及時効力一查臣部武進士選法前一半以營守備用後一半以衛守備用輪至班次各連用二名至二十七年因候選衛守備人多缺少壅滯不均經臣部題准除衛守備之缺仍將候選衛守備之人推補外其營守備員缺將候選營缺之武進士與候選衛缺之武進士相間推補但近年以來營守備缺出經各省督撫提鎮題補者多歸月選者少以致前一半之武進士用至四十五年後一半之武進士用至四十八年是在後者反速而在前者反遲矣臣請嗣

後雙月所出營缺停其與選衛缺之人相間推補仍照  
從前之例營衛守備之缺各歸本班連用武進士二名  
庶選補無偏遲之虞尋經九卿議覆無論各省應否題  
補地方將揀選千總照缺之多寡遇該省守備缺出令  
該督撫提鎮挨名題補共分發三百三十七員而壅滯  
爲之立通其他隨事釐正不爲威怵不爲利疚本部會  
同館舊額設馬一千餘匹例應歲領草料價銀若干兩  
有馬頭呈憑勢要請預領銀二十萬兩按年扣銷各堂  
司俱以爲可行公獨持不可復噉以厚利挾以危語公  
屹然不爲動卒得不行車駕司舊有奏銷飯銀尚書應  
得一千二百兩公以兵部衙舍傾塌悉捐此銀修理煥  
然一新在部再募

**聖祖**皇帝眷注愈隆公亦竭力圖報遇九卿會議不爲阿隨時  
戶工二部錢局鼓鑄銅劬因銅商虧耗派于八省辦解  
部定銅價原無不敷第派買之地俱不產銅必就洋船  
買送而東洋客船俱由江南浙江二海關驗明收口是  
以八省辦銅之官齊集蘇杭二府守候奸商乘機囤積  
擡價措勒承辦官各顧考成互相爭買以致銅價高昂  
賠墊甚苦猶不能敷有就地丁加派累及于民者六十  
一年江南海關監督劉保任疏請以八省辦解之銅專  
歸江海一關承辦疏下九卿會議余時以副都御史與  
議謂八省無銅而派令承辦勢迂力絀欠銅至三十餘  
萬叅官至八十餘員攤派地丁錢糧累及小民者已五  
省矣且今日惟恃洋銅自當令有銅處承辦不當責之

種堂別集 卷之二十八  
無銅之地法窮則變宜如所請而向來錢局陋例甚多  
交銅有費承辦遲延者免叅有費八省承買則官愈多  
費愈重而得陋利愈多于是戶工二部督理寶泉寶源  
二局者力持不可謂監督微員以收稅之官而承辦八  
省四百四十餘萬觔之銅責任過重且關差按年更換  
必致呼應不靈爭二日不決第三日公至謂何不以關  
歸併巡撫因別為後議言鼓鑄一事屢厯

聖懷臣再四思維卽就劉保任所請銅歸關辦疏內籌一變  
通之法以期永遠可行莫若將江浙二海關照天津臨  
清等關併歸巡撫兼理之例卽歸併于江南浙江兩巡  
撫兼管並令辦解銅觔若關課有虧銅觔遲悞卽將兩  
巡撫從重議處所贏餘

奏明克餉其兩巡撫分辨銅數行文該撫酌定報部至六  
十年以前之銅八省已經委員領銀採辦仍令八省督  
撫速催解部其六十一年以後之銅歸併江浙兩巡撫  
辦解余亦欣然署名列上尋奉

俞旨白潢等所議是照後議行公慮事周詳明決類如此是年  
秋帶武官至熱河引

見特蒙

聖祖名入避暑山莊遊玩併

賜宴及琺瑯攢盒琺瑯碗各一十一月

聖祖龍馭上賓

今上嗣承大統

特命協理內閣大學士事務十二月遂奉

旨實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公隨具劄子懇辭奉

御批卿乃

先帝信用大臣朕所素知另有旨了不必固辭又奉

上諭朕嗣紹丕基夙夜祇惕唯恐負

皇考付託之重念內閣重地贊襄匪輕特命爾入閣辦事爾具

摺懇辭朕素知爾居官操守甚好巡撫江西時綏輯地方

甚有裨益及任兵部尚書清勤恪慎

皇考每加優獎今朕以機務重大資爾料理爾可卽遵旨供職

不必固辭兵部事亦緊要仍着爾兼管特諭公感

皇上知遇之恩旣隆且重不敢再辭始勉就職守而兵部選

法尚有未善者初九卿議定各省守備缺出無論應否

題補地方盡歸于分發千總題補以致雙月之武進士

六班人員及單月之小衙守備竟無銓選之期雍正元

年二月公復疏請變通言臣部陞選營守備一項雙月

缺出則歸之到部人員輪班銓選裁缺一班還職一班

武進士二班外委一班功加難蔭及澎臺俸滿三年卽

陞千總此三項人員共一班効勞武舉一班各項捐納

人員一班投誠一班招民一班註冊千總一班共一十

班此從前之定例也後因裁缺還職外委投誠招民五

項到部候用者乏人卽將此五班俱借與揀選年滿千

總補用而註冊千總一班亦歸于揀選年滿千總補用

是雙月缺中揀選年滿千總已得六缺矣單月缺出定

例以現任小衙守備論俸推陞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內

九卿議覆將揀選年滿千總分發各省遇有雙單月缺

出無論題補地方不題補地方悉令補用以致雙月武進士功加難蔭効勞武舉捐納各項人員及單月現任小衙守備竟無陞選茲據武進士史節文等呈稱終身竟無銓選之期等情臣等竊思揀選年滿千總一項固係精銳之人所當急爲擢用而進士各項人等亦係輪班應用之員若使之無缺陞選實屬可憫臣等議得廣東福建江南浙江陝西四川雲南七省中有題補地方缺出仍盡歸于分發年滿千總照依次序補用外其不應題補應歸部選之缺出在雙月者仍將裁缺還職外委招民投誠五缺借與分發年滿千總補用再五缺出請歸于武進士功加難蔭澎臺俸滿千總効勞武舉捐納人員輪班銓選再一缺出給與註冊千總挨次補用如有無任可到之守備赴部另補者則不入此班次之內隔選推用在單月者亦以一半歸于分發人員是年滿千總盡得廣東等七省題補之缺又分部選雙單月缺之半則精銳人才既得及時補用而武進士各項人員俱各進身有階庶選法得平羣情踴躍

國家愈收得人之益矣疏下九卿議覆照所請行是月

皇上推恩舊臣以

聖祖御用衣物頒賜王公及舊大臣公蒙

賜黃瓣珊瑚素珠黃瓣小刀荷包羊囊荷包鳧掌荷包火鏢  
刮鱗水晶眼鏡金星玻璃瑤瑯各鼻烟壺珠筆山烏拉綠端  
石硯瑪瑙水盛又蒙

特賜

聖祖御用貂皮帽青狐狹皮褂天馬皮袍羽緞紗綿袍褂較羣  
臣尤爲優渥又

皇上垂念老臣至六十五歲以上者准予

紫禁城內乘馬公年不及數蒙

皇上特諭白潢不時顧問着騎馬進

紫禁城行走

隆恩異數有加無已是歲遇

恩詔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三級准

給一品蔭生三月奉

旨克

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官復奉

勅克

三朝國史大清一統志明史三館總裁官四月

賜貂皮四十六張人參六觔五月

賜御書國之輔佐四字扁額一幅八月

賜御筆詩扇一柄扇書

御製詩云密勿黃扉重清時掌國均平成需弼亮光輔貴經

綸共勉三公職無慚一个臣蓼蕭多雨露每及老成人

至於每歲端陽中秋

賜宮花宮扇香囊紫金錠香手珠瓜餅菓歲除

賜御書福字并鹿尾大鹿風羊鱒鯉魚九頭柑橙榛茶筍哈

蜜瓜鮮荔枝諸食物不可殫述前後蒙

賜內府書籍

御製御書奎章璀璨自明以來內閣之職止于票本不與外

議惟人主顧問始有奏對公感激

殊恩遇事陳奏嘗因兩江總督奏江西棚民哨聚爲盜知縣  
施昭庭李珣於賊始發覺卽行撲滅請

旨議叙公卽具劄子備陳其事言江西地方界連閩粵江浙  
湖廣五省其間層巒疊嶂人跡罕到最易藏奸歷來有  
閩廣無產貧民就中搭蓋茅棚墾種蔬蕘名曰棚民十  
三郡中大半俱有此輩本非良善年歲豐登各安生業  
如遇歉收便出爲盜夥類旣多驅之則無所歸着聽之  
則須加防閑是以臣任江西巡撫時飭令地方印官將  
山內棚民逐戶清查照依土著編保甲之例每十戶中  
擇一老成者爲棚長于五十戶中擇一曉事者爲棚約  
各戶男婦人口脩造清冊送縣存查其隻身無依者棚

長棚約查明來歷出具保結方許入冊如有匪人許其  
出首受賞編戶造冊之後有續至者一概不許容畱通  
行在案臣亦不敢謂此法爲善但在任三年棚民從未  
出山生事今閩閩中匪類溫上貴竄入萬載山中棚民  
始而容畱繼而烏合幸賴

皇上天威文武奮力一朝撲滅地方未至擾害又聞寧州銅  
鼓營地方有流匪糾合棚民出劫之事現在江西文武  
協心不難卽日就擒但每經蠢動百姓聞風奔避地方  
不無驚擾語云涓涓不息流爲江河臣鯁鯁過慮與其  
事發勦除莫若事籌畫臣請

勅下該督撫或委事簡之道員及廉能府佐率領有棚民地  
方州縣親入山內查編設立長約盤詰匪類杜絕續至

之人仍嚴禁入山官吏不許索取隻雞束草并勘明山  
內地方廣狹所居棚民多寡在于山口出入要路處所  
就近撥把總一員巡檢一員約帶兵丁鄉勇各若干名  
駐防以資彈壓以申訓約如此則奸匪絕踪四境寧謐  
化山野之棚戶爲耕鑿之良民永沐

皇仁于無既矣旋奉

聖旨將奏章交發巡撫施行蓋公心乎天下不以既去西江  
而漠視之也然公稟賦素弱每思引退嘗語子弟吾官  
至宰輔榮已逾分若係戀不止必貽後悔且機務重大  
年將七十體羸多病當止矣雍正三年七月遂具劄子  
陳情力求解退

皇上許以解任調治公且感且喜扶疾詣

宮門謝

恩歸休私第越二載以從前江西任內捐銀代完四府落地  
稅課未經

奏明吏議罷職公瞿然曰未奏而私免稅實吾過也怡然  
自處惟日以

聖恩高厚未能報稱爲愧感激之念每食不忘焉公天資穎  
異氣宇端嚴潛心于聖賢經濟之學不屑屑爲世俗利  
達計立心行事黜華崇實終日無惰容亦無疾言遽色  
與人則休休有容冲和恬靜服官四十餘年所至惟以  
忠

君愛民爲念遇事有所見必盡其言有當于理而有濟于世  
者則力爲之或撓之輒毅然不少回居官大節首砥廉



隅嘗曰人必潔己而後能奉公及任  
綸閣凡僚屬親知偶有餽遺者皆却謝卽食物亦不苟受  
每謂第五倫雖却千里馬選舉時猶不能忘情況實受  
之乎交際惟義是重一切炎涼世態不入于胸臆黔撫

### 劉公罷職後奉

命往塞北軍前種地効力約需費銀萬兩劉公計無所出公  
念舊曾受知力爲設措事訖有濟得以生還至于舉薦  
人材尤所慎重外任封疆內居輔弼

陛奏密舉頗有其人皆秘密不使人知其昭著在人耳目者  
如計典舉薦及坐名題補保舉行取不一其人然事前  
不使本人知之薦後有游登顯爵者有晉秩數階者亦  
因公削職者要皆不失爲正人有因受公薦舉餽千金  
爲壽者公方入典機務却其金辭其使曰焉有爲

國薦賢而受人餽者乎歸語爾王封疆所任匪輕能始終  
勉爲好官則報我多矣比公閒居其人入歷崇階頓絕  
往來知其事者咸爲不平偶語及之公爲誦唐人避賢  
罷相詩一晒而已自是杜門謝客披閱經史閒遊東郊  
菜圃以怡情焉圃去城不遠築室其中澆蔬植菓莪花  
木與親舊相唱酬或圍棋茗飲以消白晝人世紛華一  
切榮名虛譽等之浮雲識者高之先是雍正元年二月  
因條陳守備銓選一疏下九卿覆准而當時用事貴人  
勢欲薰炙惡公獨不趨奉因指註冊千總一缺謗爲賄  
託公卽于是年九月解所兼樞部政務而後來者仰希  
勢要風旨隨于十月疏請將註冊千總一缺毅然裁去

于是同一督撫保送之年滿千總分發者則選用無遺  
註冊者則終身不用夫註冊將以用之也如可不用又  
烏用註冊哉公聞之屢爲慨歎至雍正十一年

上命大學士鄂公爾泰整理兵部條陳選法特請將註冊千  
總于雙月給還二缺于是註冊諸人沉淪禁銅十年於  
茲者一旦復覩天日而公當日請用註冊千總之苦心  
亦大白于天下以此知大臣任事稍存偏私則貽害匪  
細而公忠體國則先事後事如出一揆此余所爲拳拳  
於公之章奏謂有益于天下後世宜亟表而出之也公  
曾祖葬蓋平縣北祖父並葬玉田縣東距京師遼遠每  
念不忘碑石祭田悉心營辦且撥人戶守焉羣從子弟  
有可造就者卽爲延師課讀多取科名其材堪効用于  
時者不惜捐貲俾登仕版蓋公生平孝友篤於門內施  
於鄉黨不能備書也一子暎槐應補按察司副使公方  
在政府以盈滿爲懼

奏請以部曹用暎槐任禮部郎中數歲卽循例改旗職侍  
養人謂孝思醇篤能濟世云

穆堂別豪卷之二十九

臨川李紱巨來

傳二

傅忠毅公家傳

公姓傅氏諱弘烈字仲謀號竹君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父應期仕明作令廣西甲申鼎革雲南貴州四川廣東西流寇餘孽各擁故明宗室為號盤踞山林攻劫城市公少負大畧隨父宦印道阻不能歸

本朝大兵平定兩廣以人材應募委署平樂府同知尋陞陝西慶陽府知府順治十六年雲南平定吳三桂以平西親王節鎮其地公久在南中稔知其有異志遂上疏發其不軌之謀言

朝廷宜早爲之所時三桂反形未露部議公離間王大臣

治論死論其此公入南中錄其

聖祖仁皇帝特旨減等流戍廣西梧州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

本果據雲南反明年廣西鎮守將軍孫延齡叛降于吳逆

遣提督郭懋禕捕公甚急欲生得用之公投水求死懋

禕援出之送延齡公乃侃侃以忠孝語勸諭且策三桂

必敗毋與其禍延齡始有悔心令往南寧聯合交趾接

應救王師以圖反正時吳逆偽黨四布延齡令密爲之計公因

偽受將軍職得出入賊黨中十六年三月侍郎舒恕以

安南將軍統兵由贛州進廣東公遺舒恕書曰孫延齡

妻孔王女四貞曾向弘烈言無日不以

太皇太后爲念若降

恩綸赦孫延齡罪封四貞爲郡主即反正爲大兵內應舒恕

以聞

聖祖特諭兵部抄錄舒恕奏疏并公移文發督捕理事官麻爾

吉俾招撫孔四貞先是廣西巡撫馬雄鎮爲孫延齡所

害故

朝廷命麻爾吉往兼辦廣西軍事麻爾吉遵

旨招諭孫延齡反正志定五月乙酉公遺麻爾吉書言目下廣

東震動若得大兵速進南安弘烈從中接應前赴韶州

以扼廣東咽喉則兩廣可計日而定廣東路通則廣西

全省弘烈可一面當之但須假一虛銜方可行事標下

官員亦各照原銜換給印劄度可鼓勵人心麻爾吉代

官

爲奏聞得

旨傳弘烈圖報國恩忠誠懋著可優陞爲廣西巡撫今將軍莽依圖等大兵已進廣東俟傳弘烈迎見軍前卽與勅印其標下官員亦令大將軍簡親王給以印劄丁亥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疏報四月二十九日將軍莽依圖領兵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逆賊郭義等遁走我兵屢敗賊衆克取南雄直抵韶州傳弘烈迎見拜巡撫之

命七月丁酉公疏言臣前請大兵接應力任進取兩廣今廣東全省已定廣西乃臣專責無可他諉臣與將軍莽依圖等議欲進兵廣西緣

勅印未至無以爲信且臣兵寡弱必得尚之信官兵同臣進取庶克有濟又收復廣西雲貴須招集土司土司官員專取憑于印信若以廣西雲南各土司印信頒發招撫一處卽給一新印以杜反覆則逆賊可不煩大兵而滅矣臣標官兵經年缺餉兼少馬匹請量給以資進勦旋奉

旨覽奏詞意忠懇傳弘烈可仍以廣西巡撫爲撫蠻滅寇將軍給以勅印尚之信速遣所屬官兵與傳弘烈同定廣西土司印信禮部鑄給其官兵錢糧令總督金光祖給銀十萬兩俟秋涼再發馬匹尋又

命戶部撥銀十萬兩解赴傳弘烈軍前已亥公疏言臣蒙

特恩免死安置梧州廣西布政使李迎春等合謀降賊臣誓死不從棄家投水水師提督郭懋禕救甦送往孫延齡

所臣告以大義從中反間使彼此不睦旋辭往南寧聯  
合交趾及各土司出梧肇接助平南王尚可喜不意賊  
兵中變因取道廣東見可喜勸其發兵討賊可喜語臣  
以  
國恩難報爾與我子同心協力復還兩廣勉圖報効臣以  
決謀合兵尋聞孫延齡爲線成仁所困卽奔江西請大  
兵接應一路殺賊方抵龍南蒙將軍舒恕等多方接應  
得成夙志臣不敢隱蔽據實奏聞得

旨據奏地方變叛傅弘烈誓圖滅賊密謀反間聯絡同志又殺  
敗賊衆具見忠貞奮勇深爲可嘉併本內事情議政王大臣  
會議具奏尋議俟粵西平定之日彙敘從之未幾公疏報親  
統官兵于韶州地方擊敗賊衆斬殺甚多生擒僞總兵

王雲龍等下部議敘八月癸亥疏言臣率官兵進取廣  
西僞將軍趙天元等擁衆萬餘據守梧州出城迎戰我  
兵水陸奮擊敗之遂復梧州趙天元等僅以身免是月  
又疏報逆賊侵犯梧州臣遣總兵官楊國泰分佈官兵  
水陸並勦前後夾擊大敗賊衆于昭平等處地方陣斬  
僞總兵張元乘勝逐北本月初三日恢復潯州府獲賊  
船器械無算並奉

旨嘉獎下部議敘十月乙巳鎮南將軍莽依圖疏言廣西巡撫  
傅弘烈遺臣書言弘烈以兵五千獨當西路恐力不能  
支請滿洲將軍一人率騎兵千餘來至廣西以壯聲勢  
得

旨傅弘烈進定粵西獨當一路宜以重兵自隨可照廣西經制

兵額便宜召募汎守新復地方兼勦寇賊又將軍穆占見領兵赴廣東夾勦韶逆俟穆占抵粵破賊之後與將軍莽依圖等會議作何分兵赴梧接應傅弘烈聽酌量以行是月公疏報揚武營總兵官曾大職勦逆賊于五屯所地方殺獲甚多恢復南平縣丁未疏報平樂府昭平縣距省不遠爲賊犯梧潯出沒之地臣遣標下後營叅將周光裕率兵進取擊敗賊衆斬殺無算恢復縣城公自任巡撫五戰皆捷恢復梧潯平樂三府並奉

旨嘉獎下部議敘十七年三月丙戌

聖祖特諭議政王大臣等今逆賊侵犯潯州諸處梧州高州所關最要將軍莽依圖可駐鎮梧州若遇高州諸處有警卽行應接將軍巡撫傅弘烈整頓士馬俟進兵平樂桂林與將軍額楚都統勒貝署副都統穆成額同行如兵力未足許于莽依圖等兵內量調前進然所調各路兵未能猝至莽依圖以兵少退保梧州

聖祖特諭議政王大臣等云自逆賊吳三桂叛變以來大兵諸路征勦平南王尚之信歸正之時將軍巡撫傅弘烈思念國恩密約反正所領官兵從未支領俸餉輒奮勇入粵西收復梧潯諸處殲戮渠帥屢奏捷功嗣以進取平桂規定滇黔奏乞迅發大兵以相助援因遣將軍莽依圖等協力恢復取平桂本期莽依圖等與傅弘烈并力平定廣西克濟大事不意莽依圖兵抵平樂寸步不前藉口緣旗營壘失陷遽奔還中山鎮仍復畏縮退至賀縣又託言糧餉不繼徑回梧州以傅弘烈恢復如許城池盡棄于賊今若梧州乏糧必將退回肇慶

摩慶乏糧必將退至廣州苟廣州乏糧當復棄廣州而還耶  
如此怯懦多端託諉不惟誤西征之事卽粵東恐亦可虞頃  
有旨令莽依圖駐鎮梧州兼顧高州諸處嗣今宜痛改前轍  
鼓舞軍士勉圖後效相機勦賊底定封疆爾等其嚴行申飭  
閏三月莽依圖以失利退兵致地方失陷自陳請罪乞  
罷將軍任

聖祖復切責之曰莽依圖至平樂不能殲寇拓疆擅自退還致  
潯州諸處陷賊今乃云未至梧州傅弘烈金光祖早已棄地  
明諉過于傅弘烈而巧飾妄奏殊屬不合宜立行處分但現  
在行間其仍留將軍任圖功贖罪是月庚申公疏報臣遣潯  
協副將林大忠思南副將張文玉等率兵勦賊于容縣  
西山等處地方大敗賊衆擒斬無算恢復北流縣城五

月戊申又疏報臣同都統勒貝等統領官兵于四月初  
十三十五等日自北流陸川博白進勦累敗賊衆偽  
總統饒一龍等各棄城潛逃恢復鬱林州及北流興業  
陸川博白等四縣並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是月又疏報偽總兵梁子玉賴天錫聞大兵  
到鬱林據守自米嶺峒恃險負隅我兵于四月十六日  
黎明攻破逆營斬偽總兵梁子玉生擒其兄弟二人斬  
賊兵五百二十餘級生擒二十一名賴天錫拔營遁走  
下部議敘先是公疏請進兵南行以向田州泗城六月  
乙卯鎮南將軍莽依圖疏言竟入南寧非策宜令將軍  
額楚取平樂桂林傅弘烈取南寧兩路齊舉旋奉

聖祖諭將軍莽依圖等向因規定廣西調遣滿漢官兵甚多今



進田州泗城若俟他路諸軍齊集必稽時日若孤軍獨進恐  
難有濟平粵事宜所係甚重將軍莽依圖額楚傅弘烈及參  
贊諸臣與總督金光祖等俟克復潯州俱赴梧州面  
進兵先取何地務期和衷爲國勿各圖自便七月  
報僞總兵何興久踞桂東桂陽上猶崇義江楚交界地  
方臣遣隨征知縣王世誥招諭隨率兵丁一萬餘投誠  
下部議敘是年正月吳逆聞廣西全省復歸

朝廷孫延齡已反正怒遣其孫吳世琮率僞將軍總兵等悉  
精銳由宜章入廣西至桂林誘殺孫延齡二月總督金  
光祖與賊戰于潯州不利兩廣震動

聖祖命江寧將軍額楚速赴廣西與商攻守十一月額楚至與  
公進兵迎擊十二月初三日與賊戰于藤縣衆寡不敵  
遂亦失利鎮南將軍莽依圖具疏入告併言藤縣失守  
見存兵力甚薄梧州勢危得

首梧州可虞大將軍平南王尚之信不必往湖南徑赴梧州與  
莽依圖等商酌調遣官兵并力勦賊以靖地方如王斷不可  
離省卽速選精兵馳赴又韶州南雄已爲內地將軍舒恕可  
率領每佐領兵二人急赴梧州至將軍額楚傅弘烈見在討  
賊俟事平旋師日察議公平日膽勇過人每戰不能必勝然  
小挫益厲從不退縮至是以失利爲恨整兵以俟十八  
年正月吳世琮犯梧州公與鎮南將軍莽依圖率滿漢  
官兵奮勇拒戰遂大敗之世琮棄營夜遁二月朔捷聞  
下部議敘八月甲子公疏報吳逆賊帥范齊韓踞柳城  
融二縣窺伺桂柳接應南寧臣檄永寧遊擊鄧林才會

合馬承應兵協勦擒斬甚衆恢復二縣桂林路通得

嘉獎下部議敘加太子太保丙子公疏報偽總兵左旌王定邦投誠又偽總兵史自安等以城降臣又遣叅議道劉曉招撫偽總兵李蕡唐良等並降下部議敘十二月甲戌公疏辭巡撫任願統兵進勦雲南言臣先遣叅將溫紹賢等從小路斷賊楓木嶺運道請親統官兵進勦雲南貴其廣西巡撫事乞別委官管理疏三上

聖祖始諭應如所奏命傅弘烈親率所屬官兵恢復滇黔諸處與大將軍平南王尚之信將軍莽依圖等協力酌量以行其與西巡撫事務着麻爾吉署理公遂統兵由柳州徑進至柳遣提督馬承應爲前隊承應者已故提督馬雄子也雄于吳三桂初反時卽舉軍降賊雄死承應領父衆屢抗

官軍見公擊敗吳世琮乃復來降至是請公至其署發施號令衆將領咸謂承應父子反覆不可信公言人已降柰何疑之率數十騎往赴諸將懼有變率兵尾行公不知也承應見後有兵至疑爲執已遂激衆再叛執公送貴陽時吳三桂已死其孫世璠僭號居貴陽也世璠及其下渠帥俱素聞公威名欲得爲彼用勸之降公罵世璠曰汝祖未反時吾卽奏叅知汝家必作賊恨不能早滅汝家敢以此言污我耳卽絕粒不食作絕命辭示從者賊素懼其威猶欲其降勸諭百方罵益厲遂遇害十九年十二月癸巳署廣西巡撫右理事官麻爾吉疏聞言撫蠻滅寇將軍傅弘烈于貴陽陷賊賊授以偽職不屈十月十六日遇害得

旨傳弘烈自投城以來効力粵西著有勞績陷賊不屈捐軀殉  
難忠節可嘉深爲可憫應得卹典著從優議奏二十年部臣  
覆准

賜祭葬加祭又加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謚忠毅廕一子以七  
品官用公前後請

留中密疏如預陳尚之信反情佈置投誠官兵及籌畫勦撫  
機宜皆洞中肯綮歿後奉

聖祖特旨昭示忠悃盡下其前後密奏布諸中外焉初孫延齡  
叛降吳逆時公家死難甚酷比授撫蠻滅寇將軍兼巡  
撫因具疏言臣闔門被難自幼子幼女暨家屬一百四  
十餘口盡爲逆賊李迎春執送吳三桂分散殺戮鎮臣  
楊國泰全家被害及各將士眷屬慘戮情形不得不遣  
冊報部以請優卹用慰忠魂奉

旨卿爲國忘家志圖滅寇不意逆賊李迎春將卿全家併鎮臣  
楊國泰闔門解送誅戮朕心深爲憫惻作何優卹着議政王  
大臣會同議奏尋議俟該將軍查明優卹從之至是併

予旌卹二十一年二月奉

命立雙忠祠于廣西以殉難廣西巡撫馬雄鎮與公同祀從廣  
西巡撫赫浴請也當康熙初年平西平南靖南三王列  
藩分鎮勢傾

朝野吳逆尤鴟張奏立十鎮總兵官皆其親信連兵數十  
萬運七布政司錢糧協濟之所屬文武將吏拜除疏請  
必從吏兵二部莫敢支吾謂之西選天下廩廩有尾大  
之憂然無一人敢明言者公以一知府抗疏發其奸瀕

九死不悔斯已竒矣比其反也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東廣西福建並全爲賊有江南江西浙江陝西湖北亦皆被兵喪失郡縣察哈爾布爾尼復反于漠北山西駐防蒙古兵叛應之越邊墻以出其安靖未有事者

京師及山東河南而已當是時天下震動襲王爵者如尚之信鎮守將軍如孫延齡總督如鄭蛟麟金光祖巡撫如劉秉政羅森曹申吉提督如王輔臣李本深馬雄線國安嚴自明總兵官十鎮並從賊此外如吳之茂譚洪楊來嘉祖澤清劉進忠祖弘勳阿爾泰郭義張星耀苗之秀佟國卿等並降于賊巡撫盧震華善等棄城遁走督撫死節者范承謨甘文焜朱國治三數人耳然止于殉難未能擊賊也總督哈爾蘇榮李之芳能擊賊矣

又皆與

王師並進禁旅之功爲多公獨以戍卒倡義以賊攻賊未嘗用

國家斗粟寸刃恢復桂平梧潯千餘里之地厥功尤爲竒偉至于殉難亦復殊常亂之始生闔門死者至百四十餘人功業垂成誤于降將拘幽而不屈卒以身殉可謂百煉之剛矣贈官

賜謚祭葬有加卹典誠厚然我

朝賞功勳忠之法超越千古若海澄公靖逆侯或以節或以功爾公爾侯賞延于世公先見之明應變之智赴敵之勇勘亂之勳死事之烈鴻猷偉伐精忠勁節萃于一身加黃張固已數等而延世之賞未及意當日部臣之

議所以推廣

朝廷賞功勸忠之典者或有所未盡乎或謂三藩之變以亂不速定故當時主將皆不敘功如征南大將軍賴塔至世宗皇帝追念舊勲始予公爵公之食報庶有待于後乎余生也晚不及見公其子孫零落亦未識一人近奉

世宗特旨建昭忠祠祀死事諸臣併採

實錄史書各爲之傳而公與焉因敘次梗概授史官庶傳于後亦以爲鄉黨光焉公生平逸事奇偉者尚多以出于傳

聞皆不敢備書

贈太子太傅大學士謚文貞李光地傳

王李光地字晉卿安溪人祖先春以義聞遠近父兆慶爲邑諸生當明季茂棄正學時獨好程朱之書光地幼而

敏悟嗜學父授以五經性理勸誦精思至年十七八時已卓然有前修之志言動造次必于儒者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入史館試詔令爲第一授庶吉士旋除編修癸丑克會試同考官告歸省覲越歲耿精忠以福州叛鄭經竊踞泉漳光地逃遯深山匿跡自完未幾耿鄭交攻乃密草疏備陳平閩機宜裹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烜借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給出杉關夏澤亟走京師投內閣學士富鴻基家因大學士以奏

聖祖皇帝手自削蠟出疏讀再三動容稱嘆時康親王南征有旨命訪求蹤跡保護其家屬至京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起升侍讀學士將赴

闕丁外艱時同安人蔡寅僞稱故明遺裔裹白巾號白頭

賊眾至萬餘圍安溪縣者再光地簡糾鄉里得精銳三四百人賊窺伺其鄉乘高欲下光地使弟光垚率百餘人扼于險要卒不得逞檄諸鄉絕其資糧應時潰散十七年鄭經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屬邑皆不守斷江東萬安兩橋以遏救兵光地遣人從間道走福州漳州請師以鄉兵迎導于是寧海將軍喇哈達自漳州道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道永春並時而至國軒倉惶解圍走屬邑皆復事聞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服闋入都不待缺補官頻蒙

召對奏言鄭經死子璉部下爭權專殺人思內向乘今時勢征之必克因力薦施琅可任以專征

聖祖從其言果平臺灣置郡縣焉旋乞奉母歸里居三年入爲

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克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復以省覲歸假滿赴原任改通政使升

兵部侍郎

命視學畿輔內艱解任守制服闋申前

命補工部侍郎士能諷二經以上及古文百篇者加意獎拔由

是翁然嚮于古學科試未竣改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

屬吏咸知自勵南隄子牙河北開柳全皆親奉

聖祖指授方畧漳漳蘆溝歲不爲患寬墾耕馬厰者以業窮黎

理紅剝船地歸之民案不留牘獄無滯寃升吏部尚書

仍留本任四十四年拜內閣大學士

眷倚彌殷旬日間必蒙

召對密論移時光地性敬慎雖其子弟弗得聞故其謀猷入告

罕有傳者其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登進俊良爲先  
休休有容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辛未己丑爲會試總裁  
得人爲多爲巡撫薦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麾者無慮  
數十人或以清修績學在草澤山林而乘時進用者前  
後相望光地未嘗言所自其人莫知也自通籍後德望  
巍然前輩老宿魏象樞孫逢年等多與爲忘年之交加  
以虛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于顧炎武問曆算于梅  
文鼎皆畧盡其要手不停披洛閩遺書至丹墨數十遍  
喜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言之合卽幡然改已  
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少以道義自任  
有嚴毅不可犯之色及其晚年粹然溫以和所謂讀書  
變化氣質之效也最邃于易用心五十年及奉

命修周易折中圖書象數之源恭蒙

聖祖親傳奧秘彌以深造前後奉

旨修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俱行海內所著有周易通論觀象大  
指若中庸章段餘論及洪範說三篇皆心得之妙先儒  
復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學古本說論孟劉記詩所惟尚  
書春秋未成書他述著甚富並奉

旨進呈藏于

內殿論其所至蓋真德秀許衡有所不逮蔡清以下無論  
矣雅性恬澹明于止足之分而于訖亂中以孤忠大節  
上結

主知兼有贊平臺灣之勳

聖祖睠念不忘丐歸常懸缺以待不敢言遂初心在政府十四

年

寵待之禮皆殊恩異數近世人臣未之有也齒踰懸車屢以精力衰邁

奏請僅

子假二年未滿期趣還

朝至京陳懇尤切五十七年夏口

奏乞休方荷

俞旨疏稟已定未及土會舊疾發薨于位年七十有七遺疏聞

聖祖震悼

賜金千兩

遣皇子臨奠工部尚書徐元夢內廷翰林魏廷珍監護喪事

給全葬與祭謚文貞其歸視也復

遣皇子臨送行人護至家

今上登極加贈太子太傅

賜祭一次孫清植原任侍講提督浙江學政清馥現任戶部

郎中

大學士謚文端張鵬翮傳

張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常改刑部

主事歷任禮部郎中出知兗州府有廉幹聲以卓異擢

河東鹽道修復鹽池嵯政大舉內轉督捕理事出使倭

羅斯

聖祖器其能遂由大理少卿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建定海

縣城垣壁畫精悉

名爲兵部侍郎尋督學江南清節益著轉都御史奏請核實陝



西籽粒以去民害陞刑部尚書總督兩江改總河河淮  
爲南北運道經絡而河自汴徐趨淮歲虞泛溢

聖祖屢幸河隄詳究方畧鵬翮抵任卽條上隄工先後十六事

又請區畫木石窳良嚴定屬員考課皆

報可躬勘隄工恪遵

聖祖指示一切堵塞開濬動中窺會清口險要奉

命開支河于清河東引黃北滙于淮其南別築挑水壩以歸引  
河鵬翮復塞洪澤六壩挽全湖之力助淮刷黃而浚雲  
梯海口使河身迅流無闕至是黃淮交滙深契

睿謨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挑新河淺  
隘不利行舟鵬翮相度形勢參用新舊兩河之半合爲  
一河各建石閘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從楊莊新閘出

口漕運大便他如通射陽湖則開鬚溝瀉淮揚積水則  
濬涇兩河復沐水故道則修築禹王臺隄址咸具成績  
聖祖南巡駐蹕慰勞良久加宮保仍入爲刑部尚書轉戶部吏  
部山左汶水旱涸運道中梗鵬翮奉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于彭口築隄  
障沙水入微山湖

俞允舉行又往豫省視決河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北  
高而東南窪若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且叵測鵬  
翮諳練河務諸所建白不苟隨衆附和

聖祖每優詒從之

今上登極拜內閣大學士仍兼理吏部尚書事以馬營決口  
未堵築復銜

命至豫相視鵬翮議并塞詹店四口黃沁合處有沙灘應加  
濬刷繪圖以進悉

褒納鵬翮平生居官清儉方整有器局于河工最著聲績雍

正三年卒年七十七

上聞軫悼贈少保給祭葬如禮又加祭一次謚文端子懋誠  
由舉人仕至通政懋齡淮安府山安同知孫勤望由蔭  
生現任寧國府知府

侍讀李公傳

公姓李氏諱澄中字渭清別字漁村世爲青州諸城人  
先世多達者至公尤穎異弱冠工爲文試必冠諸生尤  
好爲詩日與青齊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等相唱和今體  
學盛唐古體學漢魏時方趨宋元詩解知公者旣久始  
翁然以服相與師宗之歲已未

天子加意文治設博學宏詞科徵天下學古士公用薦應  
詔試璿璣玉衡賦省耕詩授翰林院檢討克明史纂修官奮  
筆侃侃無所避嘗

名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

旨賜予稠疊相國真定梁公竒公才屬爲文操紙千言立就  
梁公歎曰真青蓮也庚午典雲南鄉試或以多金遮馬  
首公勃然曰敢以此汗我耶疾斥之去有李約山者自  
雲南學使者幕中歸與檢討朱竹垞先生夔尊論滇中  
人材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間占公取舍旣  
試錄至其不與者纔三人耳竹垞臨風釀酒南向爲公  
得人壽比歸行篋蕭然孝竹松子石而外滇行日記詩

數册而已公橐筆侍

禁中十有三載由贊善歷陞中允侍講尋轉侍讀年六十有六謁告旋里初公孀嫂胡氏殉節時曾乞公爲立後至是以長子祈繼割田三百畝予之又公外曾祖邱簡肅公不祀幾七十年公擇其族之近而賢者性善爲其後予田一百二十畝公衣食粗自給坐是中落退居濰上茅屋數椽僅蔽風雨亦終無戚戚意歲庚辰夏六月某日卒越月葬歸化鄉從遊士並來會私謚文確先生文學古稱鄒魯北史序文苑溯自曲阜闕里洎七十義垂泮中稷中猶不失爲賢達今豈不古若耶公積學纂文奮起豪素間與天下駿雄馳騁其垂名史冊無疑矣輒先詮次梗概傳之家乘以寵族屬且使子弟好學者知所取則焉

貞節廖孺人傳

苦節天下之難能者也人求之恒怨若廖孺人者刻求之而德無不備焉禮曰大備盛德也其斯爲德之盛者乎孺人姓王氏江西南城縣人祖曰諸生命詔父早歿以針黹佐母養未嘗出柵外鄰人亦罕見之同邑諸生廖君諱弘勲者故士族少孤遭耿氏之亂掠于賊亂定乃歸刻苦讀書有能文名故孺人歸于廖時年甫十六佐夫以勤儉夫忘其貧踰三歲夫補建昌府學弟子員又七年始餼又五年歲壬申沒孺人年二十有九有子二長理甫七歲次量甫四歲夫病篤時指二子謂孺人吾家自曾祖以下唯吾與二子吾不起能爲我撫二子

乎孺人曰能夫笑曰吾固知子能也遂瞑孺人拮据治  
喪葬盡禮不作佛事擇師課子然家實窶母閱之諷曰  
與二子俱死飢寒盍佗圖以活二子乎孺人泣曰吾去  
而二子活無寧與二子同死然吾十指在二子可不死  
也課二子益嚴且勤理補弟子員食餼知府徐君天祺  
由翰林出守尤重理行藝屬

朝廷特開博學鴻詞科卽薦理應

詔常撫軍安姚學使世榮如所薦入

告戚黨益以此多孺人教子功孺人天姿明達古列女事  
往往暗合造次皆可法鄰有屠牛者理方穉往觀卽予  
杖旣而曰是地不可久居乃佗徙聞城南盛絃誦又徙  
焉理嘗讀書僧寺念僧勤將餽之令卽寺治食曰吾堂  
可使僧得登乎有僧學詩于理具蔬筍來謝甫入庭卽  
訶理標出其嚴肅如此待人顧有思李生春華嘗與理  
同學早沒寡妻弱子子所依命理醮金恤之仍戒以無  
得過其家今十有四年其子能授徒自食矣量治藥寮  
助家用有以妻敝緼衣質藥者哀其窮卽令送還先世  
有公宅衆將鬻之持不可曰是吾夫存日欲葺爲家廟  
者也卒鬻田葺之衆無以奪噫嘻難矣哉恤孤弱困窮  
仁也遠異教葺家廟禮也家窶能自立不殆智也撫孤  
子教之至于有成以踐夫約信也吾求備德于士大夫  
未數數然閨閣之英乃若是非所謂難能而可貴者耶  
易曰苦節不可貞德誠備則心甘之又烏知其苦耶姚  
學使余所取士也理被舉于姚溯淵源來見因請爲孺

人傳余謂孺人例得

旌曷弗請理對曰母命我不敢言噫益難矣孺人今六十有五歲猶彊健不廢女紅理文行又醇粹方立身行道揚名以顯親烏能終抑闕也哉姑質書之俾輶軒之使得采焉

文學曹青及傳

改徐鴻寶作

曹蒲先新建人進士龍溪令諱家甲之孫中書舍人洪之次子青及其字也與兄某學生甫踰月世父鄉貢進士諱繩植字遜思者病已篤令抱至前卽驚歎曰是兒神表秀出他日姿穎當過我蓋遜思以七歲補弟子員有神童之目故云爾也甫周歲能言口授以書默識不忘三歲能向客座誦學而爲政二篇龍溪公絕愛之七

歲小學四子書五經俱成誦舍人課子弟雅不喜速化止令讀經傳青及年十歲已遍誦十三經入大家文及宋儒性理諸書猶不肯令習八股文青及竊取先正時文學之更從諸兄講授體式不數月捉筆爲之理法波瀾居然老成明年應府縣試卽前列巡撫王公觀風遴置第二人又明年聞喜裴公來撫江右試童子文拔青及第一學使沈公校士以振拔老成宿學爲已任每謂使者寬假幼童開僥倖之門按部十二郡無有以童子入選者比試新建日未中青及卽呈卷沈公怪其速且訝其多亟取視之洋洋纒纒風格殊道上疑爲勦襲青及請再試并請背誦五經沈公雜舉經語難記者叩之應聲如響沈公喜形于色卽于公座傍覆試一藝振筆

如飛寸晷復就文益勝沈公笑謂諸學官曰我誓不寬  
假幼童似此子安得不令人愛重因撥入府學第一爲  
一郡冠時青及年十三自地方大吏以下暨遠近士夫  
夫咸願識其面青及丰姿秀逸然進止應對恂謹莫不  
以遠大期之先是其母鄒孺人患瘡青及年十一耳以  
應試所得賞金市棧以進侍養數年常終夕不就枕席  
孺人病革垂涕曰生死固有命但疾不得瘳深負此兒  
耳母終慟絕哀毀骨立哭無時舍人百計喻之不能禁  
又自念母早歿益力學冀成名以顯親每夜讀至四更  
不寢漸孱瘠旣免喪娶同邑孝廉裘某女越二載生一  
女異姑未數月青及竟以失血卒初患此疾時恐父憂  
諱之後竟至不可救藥惜哉青及生康熙庚寅歲十月  
二十日歿雍正巳酉歲閏七月十五日得年僅二十舍  
人憐其早逝無子嗣命以某子之子某嗣焉  
贊曰曹氏以世德起家科名爲南州望姓至青及又能  
與其世父先後以神童名斯巳竒矣然內行並修謹異  
乎世之輕雋自喜如裴行儉所譏者乃俱不永年何耶  
或云才爲造物者所忌固未必然然德器亦豈不可憑  
耶爲敘而哀之無使其無傳也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一

崑川李紱巨來

疏一

請留用赴任遲延同知李震宗疏

奏為請

旨事據新選廣西柳州府同知李震宗呈為據實陳情事竊  
 卑職震宗係江南蘇州府崑山縣人由康熙甲午科舉  
 人候選知縣于康熙五十九年九卿揀選發往西寧軍  
 前効力委運柴旦木噶斯等處官兵糧餉并口內口外  
 軍需雜差俱無遲誤蒙大將軍公川陝年總督給咨回  
 部議敘于雍正元年吏部議敘以本衙應陞之缺即用  
 卽于本年八月分選授今職九月二十八日赴部領憑

正欲星馳到任柰震宗向在口外運糧身受烟瘴寒濕  
曾患傷寒及兩足腫痛氣逆嘔塞之症不意一時舊病  
疊發兩次于北城兵馬司宛平縣呈報患病緣由俱經  
驗明出具印結在案至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報明病  
愈起程行至河南地方接見家信報稱震宗之母于二  
月間陡患風痰勢甚沉重朝夕懸懸思見震宗一面聞  
信之下情知憑限不便有違但母徐氏早年守節于康  
熙四十六年奉

旨旌獎止有震宗一子並無兄弟相依邇年以來緣震宗身  
在邊陲致母積歲憂勞孤苦尤甚今兼病中思子情切  
震宗神魂罔措方寸靡寧萬不得已暫回原籍省親不  
料母病纏綿晝夜調治未能遽離直至十月中母病甫  
痊隨即兼程就道于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到粵自來  
遼道回籍地方官出結例有處分故本籍無從出結此  
外並無別故稽遲伏乞本部院俯察下情曲加慈照念  
孀居之苦志憐塞外之餘生恩賜矜全等情到臣據此  
該臣看得該同知李震宗係有功議敘之員因出塞運  
米得疾出京日遲又因身係獨子中途聞寡母患病遶  
道回籍致羈憑限情似可原查官員赴任遶道回籍者  
降一級調用等語今查該同知先因懸缺日久經臣  
題請以候補同知王沛聞補授柳州府同知其李震宗到  
粵卽留粵另補等因經部覆王沛聞准補授其李震宗  
俟查明到日再議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該同知至粵窮苦異常日食不給臣觀



其應對明白尚屬可用又係已經引

見之員而粵西地遠每遇缺員新補到任羈遲動踰半年可  
否卽令該員留粵照所降之級候缺

題補似于人地俱有裨益臣謹具

奏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議覆安籠鎮請兼轄隣境疏

該臣等會議得雲南廣西接壤安籠鎮之流土地方協  
營請改受貴州安籠鎮節制一事細查雲南廣西協離  
安籠鎮將及五百里廣南營離安籠鎮八百餘里相距  
既遠有鞭長不及之勢且此等處所雖不屬安籠鎮管  
轄然總係雲貴總督所屬凡有劫殺該協鎮詳報總督

卽可提

奏案經審無隔省掣肘之慮卽文書往返亦不甚

多遲時口以滇省之接壤安籠鎮流土地方及各協營

無庸改受安籠鎮節制也至廣西省所屬之上林營離

安籠鎮七百餘里鎮安營離安籠鎮九百餘里泗城協

所轄之東北一帶村寨雖與貴州之安籠及安順府所

屬之普安縣永寧鎮寧二州貴陽府屬之定番州接壤

而泗城協所屬之泗城土府尚離安籠鎮六百餘里亦

屬鞭長不及無庸改隸惟廣西之安隆一營止離安籠

鎮二百四十里相去最近似應改歸安籠鎮節制但安

籠鎮既轄此處又須受兩廣總督廣西提督節制凡事

具詳移咨路途窵遠往返更多時日且安隆營卽歸安

籠鎮爾安隆營之外復有接壤之區苗蠻互相仇殺之

事仍不免隔省咨提臣等再四籌思似應照舊管轄爲便臣等謹會同定議具

奏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按此疏係與閩浙總督高其倬同議時俱以

陛見在京也

恭報奉到

勅書併回署日期疏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據臣標提塘賚送微臣坐名

勅諭一道到臣隨迎至邸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開讀祇領遵奉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荷蒙

聖恩簡授直隸總督膺茲重任彌切悚惶昨趨赴

京師恭請

聖安荷蒙

天恩賜予稠疊先後

寵頒上方珍御盈十數種又蒙

親灑宸翰賜臣畿輔旬宣膺重寄扶風節鉞選名臣對一聯

天語逾分踧踖徬徨莫知所以自處惟幸依戀

闕廷將及一月日蒙

名對事事躬承

聖訓咸得有所遵循今復欽奉

勅書踧踖讀之下凡地方事宜一一備載臣益知所恪守惟有

夙夜匪懈殫心竭力以仰報

皇上隆恩于萬一耳茲臣欽遵

聖諭吉期于四月二十六日已抵保定現在照例膳黃頒布

文武衙門一體欽遵外所有領到

勅諭并微臣回署日期理合恭疏

題報并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

請分發候補侍衛疏

該臣看得三等侍衛王守國藍翎黃正張大烈李大隆  
郭琳段興震等六員准部行分發直隸試驗補用一案  
查前督臣係奉

特旨統轄提鎮直隸武職皆可

題補為缺甚多臣准部行係以總督管巡撫事惟撫標之  
缺可以

題補撫標之缺本自無多今正順廣大四府又經另設鎮  
臣所轄武職守備尚有數缺若遊擊都司止各一缺而  
侍衛六人之中有五人係奉

旨甚好之員若聽其候補無期非所以仰體  
皇上愛惜人材之至意也合無請

旨勅下部議于臣標酌留藍翎一二人其餘分發直隸提鎮  
各補一人庶分發之員及鋒而用人知感奮而

國家亦得收其臂指之效矣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丙午京察自陳疏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准吏部咨為欽奉

上諭事內閣查京察六年一次為期甚遠應遵

諭旨三年考察一次在外督撫

盛京五部侍郎奉天府府尹等俱于雍正四年四月內照

例自陳等因移咨在案竊臣一介庸材迂愚無似由編

修歷陞庶子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俱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陞轉不循資格康熙五十九年克會試主考

官因舉子嚷鬧革職効力永定河至雍正元年正月

十五日蒙

皇上天恩名對二十八日

賜還原職署理吏部右侍郎三月二十日

命還都察院辦事六月初五日奉

旨催趲漕船七月十八日蒙

恩特陞兵部右侍郎九月十二日奉

旨俯允奏請赴天津衛截留尾幫漕糧雍正二年二月二十

日蒙

恩議敘加隨帶一級四月初六日奉

旨特授廣西巡撫雍正三年九月十九日准部咨奉

旨補授直隸總督因審理廣西捐案至雍正四年三月初十

日到任伏念臣以廢棄之餘蒙

皇上天恩重加湔濯三載以來屢蒙委任入參卿貳出備封

疆不次之榮實夢思所不到匪躬之節矢銜結以無窮  
豈敢苟就安閒妄求解退惟是性氣粗疎愆尤日積雖  
蒙

聖恩諄諄訓誨委曲保全而臣質頑莫化任重難勝際此三  
考之期懇

賜三褫之法迅加罷斥卽永戴

生成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恭陳糶借實情疏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考功清吏司案查  
得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內閣交出詹事鄂爾奇等

盤查直隸借糶倉穀三摺奉

旨據鄂爾奇繆沅奏稱直隸借糶倉穀弊端種種無非地方  
官巧爲掩飾虧空之計向來直隸倉穀虧缺甚多朕知之  
甚悉各官惟恐敗露故設計彌縫詳請借糶李紱爲其所  
欺遂代爲題請且未經奉旨卽先爲散給及派員往查又  
轉請停止覽鄂爾奇所奏各官情弊顯然凡此等州縣官  
員若仍留原任將來假公濟私那新掩舊必至刻剝小民  
虧欠正項而地方倉穀始終不得清楚可將巧稱倉穀出  
借各官悉行解任着吏部將投供到部候選候補之州縣  
俱帶來引見朕親自選定人數其鄂爾奇已經到過之正  
定順德大名廣平保定五府所屬贊皇等二十一州縣着  
卽將揀選人員掣籤發往鄂爾奇等未到之永平宣化順

天三府所屬之二十一州縣俟伊等到彼查出有出借倉穀者卽咨吏部簽掣人員前往代之以以上各州縣借出之穀俱着解任之官員自行催還以一年爲限限內全完者仍准卽行另補若先期速完者隨到隨卽另補若逾限不完者治以那移虧空之罪如此辦理則虧空之員不復居現任挾制小民那移出納而接任之員交代井然又無前後不清之項若果係借欠在民按數催還其原官仍可另補于公私均有裨益李紱旣不能稽查屬員之巧飾虧空爲伊等欺朦具題代請又不候旨卽令各屬擅自給發甚屬不合着嚴飭行又鄂爾奇等奏稱阜平贊皇等處違例將穀借給兵丁向來無有兵丁借穀之例着九卿察明具奏聞直隸各處倉廩久未修理傾圮者多此皆地方官漫不經心李維鈞不實心任事之故着李紱嚴飭各屬設法速行修整該部知道欽此交出到部相應抄錄原摺移咨該督欽遵施行等因到臣欽此除轉飭各屬欽遵及設法修整倉廩外竊臣于未報災州縣代請糶借倉糧一事旣不稽查屬員之巧飾虧空反爲伊等欺朦代請又不候

旨卽令各屬擅自發給甚屬愚昧罪無遁蒙

皇上天恩不立賜黜罷止着飭行聞

命之下感愧無地臣不知何修而獲蒙

皇上寬大之恩至于如此之極也但糶借實情臣有不得不

據實

上聞者臣于本年三月內入直隸境由邯鄲至保定八百餘

里所至俱有饑民環擁呼籲州縣等官亦間有懇請糶借者臣素聞直隸虧空未敢輕許到任後行文通飭所屬州縣將倉糧實貯數目造報仍委員將未報災應糶借州縣倉糧盤查然後批准現有臣通行一百三十八臣州縣衛所文書在案是冒昧糶借之罪實臣一人所為臣今經臣批准糶借之州縣俱奉旨解任而臣獨蒙

天恩從寬飭行臣拊心自問不惟無以仰報

皇上任使之恩亦無以謝解任之員懇乞

皇上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卽行罷黜庶臣心可安而

聖恩之高厚益銜結于無窮矣臣謹繕疏恭謝

天恩併陳實情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請將王定鎮兵餉就近支放疏

該臣看得正定鎮十關營官兵歲需俸餉等銀當日原係駐札正定府之井陘道司放嗣于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內于裁汰閒冗官員事案內將井陘道議裁

題明將一切收放兵餉稽查盜案比照保定之例令守巡道附近官轄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准正定鎮臣楊鯤咨以赴藩司衙門請領往返跋涉窮卒多累請援照大名協營之例就近在于正定府司餉以免往返等因經臣行據布政司德明議覆前來查正定鎮屬左右龍固并固關龍泉倒馬插箭嶺茨溝忠順王家坪等十關營歲需俸餉銀兩既准

王定總鎮咨以赴藩司衙門請領雖往返僅五六百里  
第夏秋河水漲發每爲阻隔冬春嚴寒尤難跋涉盤費  
守候途路疎虞窮卒未免多累請援照大名協營之例  
就近在于正定府支領以免往返等因相應循例以雍  
正五年爲始飭令正定府就近司餉查正定鎮左營俸  
餉向係正定府監放今十關營官兵俸餉錢糧旣已盡  
歸正定府司放未便仍行監放應將正定鎮左營龍固  
二營改令同城之正定縣就近監放以杜扣剋之弊其  
餘右營并固關等八關營糧餉仍行照舊令附近各州  
縣監放按本季出具印結年終同兵馬錢糧奏冊呈送  
咨部至于按季實支俸餉等銀冊領應由正定府核明  
鈐印送布政司核轉掛發照支其兵馬錢糧及朋馬各  
項奏冊亦由該府彙造送司核明呈送具

題庶爲允協理合具

題請

旨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定天津鎮及山永協兵餉支數疏

該臣看得天津鎮七營并山永協十四營路歲需官兵俸

餉等銀向係天津通永二道司放嗣因天津通永二道

改爲河道經臣將天津鎮七營官兵俸餉應仍歸天津河

道司餉山永協十四營路官兵俸餉應就近歸永平府

司餉緣由咨部准部覆行令將應委何員監收之處妥

議具



題等因行據布政司議覆前來查永協十營路兵餉向係通永道司放津鎮七營兵餉向係天津道司放今通永道既改爲河道永平府不屬道轄相應循照大名協五營分飭順廣大三府司放之例將永協各營路責令永平府就近司餉盧龍等州縣監放內如左右燕河林等四營路仍令盧龍縣監放山海路石門義院大毛黃土等五營路令管關廳監放臺頭界嶺二汛令撫寧縣監放建昌冷口令遷安縣監放榛子鎮令灤州監放再天津道亦改爲河道其津鎮七營駐劄天津州地方非限河間府所轄而天津州雖係地方有司但津鎮各營分限防汎地多非州屬所有俸餉等銀應仍歸同城之天津河道司餉照舊令就近州縣監放仍令按季出結年終

隨同兵馬錢糧奏冊呈送咨部其兵馬錢糧及册馬各項奏冊由該道府彙造送司核明轉送具

題庶兵丁不致遠離汎守而錢糧亦歸畫一矣理合具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一

臨川 李 紱

巨來

疏二

請將密雲知縣薛天培補開州知州疏

題為請留賢員事

臣

竊查得直隸衝煩數倍外省必藉賢

能之員方資臂指之用今查得順天府密雲縣知縣薛

天培者由雲南進士一等選補密雲催科撫字有方屢

辦大差無誤疊經議敘加二級紀錄四次雍正二年

計典卓異奉

特旨薛天培年少密雲縣員缺緊要准其卓異着回原任効

力三年再行陞用欽此欽遵在案該令感激

天恩奉職愈勤循聲彌著今歲因將社倉穀借給百姓在于

四十二州縣之內奉

旨解任及至該員解任之日百姓倉皇奔赴卽于次日一晝  
一夜交至四更全完分查官翰林院編修金以成親見  
其事及新任知縣到縣徹底清查交盤毫無虧空已經  
新任知縣羅仙文出具冊結到臣似此賢員實爲希有  
令該縣請咨遵

旨赴部另補除給咨外臣查直隸衝煩賢員難得恭疏仰懇  
皇上將薛天培仍留直隸補用再查現有大名府開州一缺  
爲

畿南財賦重地新選官係四川隆昌知縣劉琨萬里邊員  
到任無期倘蒙

天恩將薛天培補授開州知州則地方大有裨益如原選官  
到日卽留直隸另行

題補再查薛天培係卓異知縣應陞知州同知之員雖奉  
旨年限未滿但已離原任無由于密雲効力似屬合例臣爲  
地方需人起見謹據實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覆奏資送牟慤旅櫬疏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准吏部咨前事八月初三日奉  
旨朕聞知縣牟慤居官聲名好故降旨調來引見今伊在途  
病故甚屬可憫着直隸總督李紱料理令其旅櫬早歸並  
行文江南巡撫張楷將伊家口照看資送回籍該部知道  
欽此等因移咨到臣欽此臣卽欽遵飛檄涿州知州昌天

錦詢明已故知縣牟慤親屬家人商酌料理仍將起程  
回籍日期併用過銀兩報臣隨據涿州知州昌天錦呈  
報原任知縣牟慤于六月初一日病故當卽面同伊子  
貢生牟日堅料理妥當于未奉

旨之先本月初三日護送回籍臣以本月二字未能分明復  
行確查又據呈報的于六月初三日料理回籍去訖等  
語除臣一面咨明山東撫臣陳世倌行知牟慤本家外  
仍差員賚送銀一百二十兩至牟慤家助其殯葬以明

天恩欽惟

皇上如天之仁優恤臣下不遺于微員無分子存沒此誠史  
冊之所未有凡屬臣工皆當爲之感泣者也所有貢生  
牟日堅護送伊父牟慤旅櫬回籍及臣差員賚送銀兩

助其殯葬情節理合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議覆武職陞選之法疏

題爲請定武職陞選之法以收實効事臣查得武職副  
將以下輾轉加銜調任之例實覺過煩旣失練習風土  
之益徒滋奔走道路之勞理宜變通以昭法守今兵部  
條陳十款除補授副將一款已蒙

皇上俞旨外其補授參將等官之處復蒙

勅令各省督撫提鎮各抒已見確議具

奏仰見我

皇上慎重選政鼓勵人材之至意查兵部所議補授參將以  
下較俸以缺陞缺免其調任其加銜者照依京俸以及

卓異邊缺各條俱覺斟酌盡善可無擬議惟第十款藍翎侍衛與世職人等一體補用守備停其補用都司似宜仍循舊例查世職人等俱緣祖父功名並非本身材藝止補守備以酬勲庸未爲不可若藍翎侍衛則皆

皇上揀選內廷學習之人自與世職不同再查定例文進士館選翰林院庶吉士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俱一體較俸武進士挑選侍衛者二甲授三等侍衛三甲授藍翎侍衛三等侍衛以遊擊都司用藍翎侍衛以都司守備用是武進士二甲三甲之分別陞轉比之文進士二甲三甲編檢一體較俸陞轉者已自懸殊今併令不得兼陞都司未免分別太過似應仍照舊法以都司守備兼補庶藍翎侍衛人等皆知奮勵所有欽奉

諭旨事理理合備陳一得可否采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奏明提臣追換揭帖疏

竊臣親審得鞏華城都司杜愷縱兵擾民于雍正四年

九月初四日有該都司兵丁任禮等無故夜入民人丁

大之家將丁大併工人李大張三帶至都司衙門隨有

民人安二前往都司衙門遞具保狀該都司杜愷既不

釋放又不移送該管地方文職詢明將丁大安二李大

張三等徑差兵丁盡行鎖解保定按察司衙門續又遷

怒將民人崔榮王有志鎖解保定按察司衙門俱經護

按察童華審明該兵弁生事擾民鎖解拖累于九月初

十三等日呈詳到臣經臣卽于九月十三日親行覆

審無異當卽敘具該都司杜愷縱兵擾民情節于九月十四日咨會古北口提臣何祥書查照應否與臣列銜會參隨于九月二十日准到提臣咨文內稱敝屬武職劣員理應本提督自行

題參咨覆到臣併于九月二十四日據提塘賁送到提臣揭帖內開爲

題參事切照職屬鞏華城千總羅士隆因查夜兵丁見丁大麻子家後門不閉進他家去將丁大麻子及伊家工人拏解都司該都司杜愷並不以兵丁爲非次日鞏華城鋪戶罷市職據報隨一面行查一面移咨督臣俟覆到核參在案茲准督臣咨稱都司杜愷縱兵擾民應否列銜會參等因查係職屬劣員理應職自行

題參除咨覆外所有縱兵之鞏華城千總羅士隆鞏華城都司杜愷相應

題參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再照昌平營參將楊雲棟職司統轄此等劣員並不揭報徇庇之咎亦所難辭合併指參統聽部議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在案查臣欽奉

勅書內開載如有武職騷擾地方擾害良民等事聽臣會同提督總兵官糾參此事經臣親自審出自應臣與提臣何祥書會同列銜糾參旣准提臣咨稱本提督自行

題參臣卽仰體

皇上訓誨和平不敢爭執今于本月二十五日據提塘李鳳

儀稟稱提督本章已經追回請將揭帖發下以便封還等語又于二十六日准提臣專差咨稱請將前項揭帖發付去後賚回更換等因到臣查揭帖關係本章事理提臣卽有錯誤止應自行檢舉何得追回本章且咨行到臣希爲更換揭帖當將不便咨回緣由咨覆又于二十七日准提臣咨送到更換揭帖添入民人罷市等語更與前揭大異查都司杜愷縱兵擾民及提臣何祥書追回本章咨換揭帖均干嚴例臣不敢徇隱理合據實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設天津北倉大使疏

據管理天津關印務按察司浦文焯呈詳天津北倉地方倉廩前督院奉

旨委本司承造原因截漕重務而設今經拆卸賠修較前起高地基廩屋圍墻加工堅築存貯米石似可無虞目下因保定河間二府屬州縣截米十萬石本司遵奉檄委照數截留湖南頭二兩幫漕米其保定州縣未領米石現在存貯北倉海運米十萬石已有四萬石先到亦于此倉收貯此時除倉斗數名嚴諭其晝夜巡守外業經牌行該管武清縣令其差役協守但貯漕重地倉斗衙役均難信托再佐貳各員雖奉檄委然亦各有所司久遠端任似多未便本司以倉儲起見詳請

題明端設倉大使一員端管北倉倉務則各員既不須臨

時調委而漕儲可永遠無疎虞之患等因到臣隨批仰  
布政司速議覆奪今據布政使德明議覆前來臣再加  
覆核查得天津北倉倉厰原因截漕存貯米石而設今  
湖南頭二兩幫漕糧十萬石現今截留于此而海運米  
十萬石先到四萬亦于此倉收貯自宜加謹防守以免  
疎虞應如管理天津關印務按察司浦文焯所請備設  
倉大使一員管理倉務以端責守庶為妥便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覆奏景州蝗蝻疏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事雍正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准吏部咨稱雍正

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據李紱奏稱景州知州王安仁到任以來捕絕蝗蝻實心  
出力等語倘直隸地方果有蝗蝻李紱理應奏報如何隱  
匿至今于保題王安仁本內始行聲明况王安仁于今年  
五月內到任今年直隸地方雨水調勻並未聞有蝗蝻萌  
動今將此徧問直隸在京大小官員俱稱景州地方不聞  
有蝗蝻他處亦不聞有蝗蝻等語李紱所奏王安仁捕蝗  
蝻係何月何日之事着李紱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為  
此合咨前去欽遵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到臣竊查景州

地接山東為南北往來運道水陸交馳實為衝劇我

皇上聖明洞鑒以景州知州員缺緊要王安仁人平常令臣

留心試用臣以王安仁人本平常因奏



台試看頗知自勉到任以來革除陋規捕絕蝗蝻尚堪供職  
經臣

題覆欽奉

上諭以王安仁捕絕蝗蝻係何月何日之事令臣明白回奏  
臣查景州為九河故道蝗蝻易生間有魚蝦遺子變生  
草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據陞任布政司德明詳  
據景州報稱蝻孽萌動目下黍稷穀子高糧收割七八  
不能為害但留此餘孽恐有明歲之患等情前來經臣  
檄委原任景州知州趙弘烈前往協捕八月十三日據  
布政司詳據景州報稱蝗蝻捕絕等情各在案查直隸  
向來蝗蝻初生卽行捕絕者俱不

題報臣以未經

題報之事謬入章疏實臣愚昧謹將捕絕蝗蝻月日原由  
據實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覆奏直隸忠節疏

為欽奉

上諭事據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張迺呈稱案蒙前任總督  
李部院牌開准兵部武庫清吏司案呈准禮部咨稱會  
議前事行文八旗并直隸各省督撫查明臨陣捐軀守  
土授命之文武諸臣以及偏裨士卒赤心報國奮不顧  
身者將籍貫事蹟詳晰繕冊具奏等因當經移行確查  
去後今准各道府直隸州等覆稱所屬境內並無臨陣

捐軀守土授命文武諸臣亦無陣亡偏裨士卒事蹟並無隱匿不報情弊等因惟文安縣開報原任江南崇明縣知縣陳慎委係赤心報國守土授命之人于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蒙署督部堂准順天府尹移開業經具題行知在案又據山海衛守備白煥樞申稱據張振麟呈稱麟故父張朝臣係直隸山海衛中前所人由康熙十五年武進士歷任衛守備于康熙四十七年推陞浙江處州右營都司次年十月內遇大柘山賊盜猖獗麟父朝臣于十二月初十日率領弁兵征勦奮不顧身自辰至巳力竭遂遭賊害奉

特旨贈安遠將軍蔭子一人以衛千總推用等情又據慶雲縣知縣管學宣申稱查得縣誌開載縣令張必科係遼東葢州人由恩貢出身順治四年冬十月到任兩閱月間宿弊盡革上恬下熙民荷更生但定鼎之初隣封寇盜無日無之必科每遇寇過卽鼓聚步騎親出驅逐簡鄉勇嚴保甲城壞者補之壕淤者濬之規書未就巨寇忽至必科身擐甲冑率衆登陴以忠義鼓勵士氣人皆願爲盡死惟城修未完難于固立必科更勵衆據守西北箭無虛發外援不至絃斷手傷擲弓挺戈下城賊環圍之亦不敢逼至一書齋舉火自焚時順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卯時事也直指上其事于

朝贈爲僉事邑人共爲立碑崇祀名宦等情又據調任知府曾逢聖呈據魏縣知縣馬襄申稱據儒學生員張邇遠呈稱生祖張可久由順治十二年乙未科武進士選爲

侍衛至順治十八年秋推陞廣東廣州府水師右營遊擊鎮守江門重地至康熙二年十月初六日突有叛賊周玉李榮等連營犯境生祖率領兵丁身先迎敵血戰自己至申殺賊數百賊船接濟益多我兵別無應援力竭盡節死于戰場至康熙九年叨蒙

聖恩賜給葬銀至康熙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又蒙遣大名府知府周邦彬奉行

諭祭等情又據南樂縣知縣毛天文申稱據本縣儒學生貢胡虞胄呈稱胄祖胡鑣係順治壬辰科武進士任浙江寧波府提標前營遊擊于康熙十四年四月內值耿逆之變胄祖胡鑣借爲水師先鋒率衆入海後四月初十日以二十餘艘當賊二千餘艘自辰至酉鏖戰終日矢盡援絕身負重傷慷慨赴海身死于康熙十四年四月內蒙浙閩總督李之芳奏

聞奉

旨賜贈給與祭葬廕子桂生以守備用再親丁周世和石洪字以營中缺伍遂拔補提標前營兵糧累從出征有功見主下海身死俱赴海相從因從前原無奏報士卒捐軀之例故未將周世和等奏報今奉行查擬合一併呈明伏乞轉申等情又據趙州知州徐士鏊申稱據臨城縣知縣李榮白呈稱據民人劉其玉結稱玉父劉芳周于順治乙未年中式武進士初任陝西興安州守備陞湖廣桂陽縣兩桂營都司于康熙二年陣亡追贈遊擊

蒙

恩賜御葬于康熙十年塋內建立碑坊碑書康熙十年

欽賜御葬坊書恩光泉壤字樣其

題奏年月并督撫提鎮姓名何年月日奉

旨玉時在幼穉不能記憶今奉飭查理合據實結報詳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查得臨陣捐軀守土授命文武諸臣及偏裨士卒赤心報國者既據各屬查明造具事實清冊前來理合呈送核

題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臨陣捐軀守土授命文武諸臣以及偏裨士卒赤心報國奮不顧身者准部咨行令查明將籍貫事蹟詳晰繕冊具奏等因經前任督臣李維鈞檄飭通行確查去後嗣因各屬冊造事蹟籍貫俱多舛錯不符駁查妥造先經咨明禮兵二部在案既于

到任後查案嚴催今據布政司張迺呈稱據魏縣查明原任廣東廣州府遊擊張可久南樂縣查明原任浙江寧波府提標前營遊擊胡鏞并士卒周世和石洪宇山海衛查明原任浙江處州右營都司張朝臣慶雲縣查明原任慶雲縣知縣張必科等實係臨陣捐軀守土授命赤心報國奮不顧身之人并聲明臨城縣查報原任湖廣桂陽縣兩桂營都司劉芳周業經咨查楚省俟查明另行具

題謹將各員籍貫事蹟恭繕黃冊

進呈

睿鑒并造冊咨部外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

旌烈女王二妮疏

題爲報知事該<sub>臣</sub>看得長垣縣張二小因姦勒死王宗湯之女王二妮身死一案緣二小藉隸山左寄居長垣爲宗湯佃種地畝雍正四年六月初四日王宗湯攜妻并幼女往探妻父留長女二妮在家獨處二小自地旋歸頓起淫心攜帶皮條入室強欲求姦二妮不從聲喊二小情急用手捏住二妮咽喉扳倒復用皮條纏勒項脖二妮掙扎二小又取桌上鐵錘打扎二妮左額角左眼角左腮頰右腮頰左項頸左耳根等處殞命歷審供認不諱張二小合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再查王二妮村庄弱質能知大義寧甘慘死不爲強暴所污應照例

旌表以維風化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勅下三法司核覆施行

按此疏與池烈婦等疏皆審讞常語非有文義可存特以余生平敬重忠孝節義之人存此疏卽爲節烈婦女作傳張本異時省府州縣志書因而采入則其人不朽矣余修八旗通志見史書錄書亦多朽蝕則國史列女傳或亦有取焉故不得而棄也

請

旌池烈婦疏

題爲回報事該<sub>臣</sub>

看得成安縣安有民因姦打傷池氏投

穆室別錄 卷之三十一  
井身死一案緣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池氏因家貧難  
度與夫角口隨往伊姊胡池氏家告知情由胡池氏慰  
言相勸責令回家薄暮行至村外被伊姊房主安有民  
撞遇見氏少艾頓起淫心強欲求姦氏卽喊叫堅執不  
從有民遂用拳毆傷池氏額顱右眼胞等處地隣奔救  
有民始逃氏憤投井殞命歷審供認不諱安有民合依  
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池氏激烈  
捐軀不爲強暴所污應請照例  
旌表以慰幽魂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勅下三法司核覆施行

請免震陷倉糧疏

該臣看得懷來縣叅革知縣鄒肅恒名下應賠康熙五  
十九年地震壓陷新興倉米六千六百五十五石八斗  
一升零經前任督臣李維鈞于肅恒虧空

題摺案內聲明援例請豁准咨行令仍照戶部原議着落  
鄒肅恒賠補等因行據陞任布政司德明呈稱鄒肅恒  
名下應賠康熙五十九年地震案內壓陷米六千六百  
五十五石八斗一升零屢經勒追未據完報等因呈詳  
前來臣覆核無異但此項米石相距在七十里外因一  
時地震倉廩搖倒災民挖食事出不測並非鄒肅恒侵  
那虧空之項今肅恒因補正項虧空原籍產業已經變  
追任所長墊各銀又皆陸續完補其壓陷米石實屬無  
力可補似應照糧船漂沒之例請

旨幣免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

議覆祀先蠶典禮疏代

該臣等議得農桑為衣食之源理宜並重周制諸侯亦

有公桑蠶室今督撫大臣比古之方伯連帥府州縣比

古時候伯子男之邦則直省宜得並祀

先蠶應如河東督臣王士俊所請凡有蠶郡縣咸令建立

壇廟著為祀典至于蠶神名號歷代不同據周禮鄭注

上引房星天道幽遠歷朝不以天駟為祀淮南子引蠶

經言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故北齊祀黃帝後周祀

西陵氏然唐虞以前世遠難稽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

主尤為無據自明中葉釐正祀典山川百神各依本號

本朝監于明制因而不改如農始炎帝止稱

先農神位則

先蠶之祀亦止應直稱

先蠶神位其祀期及壇廟祀物舊禮可從者蠶為女事宜

用陰禮祀期自隋以來並用季春吉巳壇置于北郊幣

用黑祭用瘞埋以答陰氣不用燔燎此不可易者若壇

之高下方廣祭品陳設繁簡列史所載俱屬王朝之典

未可引用攷唐制先農先蠶並列中祀致齋二日今

先農之祀已定禮文

先蠶之祀禮宜相同除壇地黑幣瘞埋法當分別外其餘

悉依

先農典禮壇高二尺一寸廣二丈五尺神牌高二尺四寸  
廣六寸座高五寸廣九寸五分壇前設瘞埽壇後祠宇  
正房三配房各一正房中供

先蠶神位紅牌金字東正房貯祭器西正房貯樂器東配  
房貯臨祭時祭品西配房看守祠壇人役居住祭物用  
黑色帛一羊一豕一鉶一簋四豆四簋二簋二其行禮  
儀注每歲以季春巳日祭

先蠶之神先期致齋二日祭日黎明承祭官朝衣請

神位出祠安設壇上北方南向陳設祭品率各官衣朝衣  
禮生引承祭官至拜位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  
官各就位承祭官就位通贊唱瘞毛血禮生引詣盥洗  
所贊盥洗淨巾引詣香案前贊迎神行二跪六叩頭禮  
興行初獻禮引詣

神位前跪奠帛獻爵叩頭興詣讀祝位跪眾官皆跪宣祝  
文畢叩頭興引唱復位通贊唱行亞獻禮引詣

神位前跪獻爵叩頭興復位通贊唱行三獻禮如亞獻儀  
通贊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  
胙叩頭興謝胙一跪三叩頭興復位通贊唱徹饌送神  
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通贊唱司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  
各詣瘞所引唱詣望瘞位瘞畢揖復位通贊唱禮畢送  
神位歸祠其祝文則隋書原文可用畧加潤飾文曰維  
某年月朔日某越祭日某巳某官等敢昭告于

先蠶之神維神肇興蠶織衣被海宇爰擇嘉時式遵令典  
謹以幣帛犧牲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享右臣等祭酌



古今擬定祀法恭呈

睿覽如蒙

俞允卽通行直省可也臣等謹

奏

辛酉京察自陳疏

奏爲遵例自陳以肅察典事先准吏部咨稱自乾隆三年起至乾隆六年京察之期已屆滿漢大臣自陳官員若有公差丁憂告病養親給假在外者于到京之日卽行自陳等因臣于乾隆二年

欽差祭告順道省親比及到家卽丁母憂至乾隆五年服闋到京候補六年三月十八日奉

特旨補授今職此三年之內雖未居官但臣自雍正三年在

直隸總督任內自陳之後罷職年深起官日淺未逢京

察者十有五年理應補行自陳以肅察典竊臣以一介

庸材受

三朝殊遇內參卿貳外忝封疆

恩實重于邱山報未伸乎毫末初蒙

聖祖仁皇帝由翰林院編修超擢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文武鄉會五任主司以士子闖榜革

職發永定河効力雍正元年正月蒙

世宗憲皇帝特旨昭雪永禁闖榜復還原官署理吏部侍郎克

經筵講官六月趨催漕運七月實陞兵部侍郎二年四月

特命巡撫廣西三年九月陞任直隸總督四年十二月奉

旨不宜總督之任內轉工部侍郎五年三月奉

旨往雲南會同雲貴總督鄂爾泰等辦理粵黔分界泗城改流  
等事緣總督任內保舉屬員等案革職交刑部治罪議  
置重典蒙

特恩免死在八旗志書館効力恭逢

皇上登極特旨給侍郎職銜管理戶部三庫旋補戶部左侍

郎充八旗志書館副總裁又兼兵部侍郎乾隆元年五

月因保舉新進士事降二級調用六月奉

旨仍在副總裁上行走十月奉

特旨補授詹事十二月奉

特旨京三禮館副總裁二年五月奉

旨往浙江江南祭告

恩允順道省親到家卽丁母憂五年六月到京復

命仍在兩書館行走今年三月初一日奉

特旨命充明史綱目館副總裁十八日奉

特旨補授今職伏念臣賦性粗疎當官迂拙三仕而三已信

臣職之多愆屢黜而屢收實

國恩之過厚今臣年六十有七精力日衰智慮日短較之

從前更虞隕越伏乞

皇上解臣職守俾專在書局行走尚可勉竭駑駘庶得保全

終始此臣叩懇之實情並非自陳之虛說倘蒙

俞允則有生之日皆戴

德之年世世子孫永圖報效臣謹

奏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二

臨川 李 紱 巨來

劄子上

報明漕運情形劄子

竊 等奉

旨催僨糧船于六月初六日起程初八日至河間府即聞山東地方大沛甘霖漕河通利及至德州親驗河水深至丈餘仰見我

皇上聖德動天憂勤所至感應如響臣二人踴躍歡忭至十

四日到濟寧十五日即見大河衛頭幫糧船抵閘以後

船隻相繼前進臣等會同河道總督臣齊蘇勒欽遵

聖訓沿河催僨封閘蓄水至南陽一帶河水尤深糧船銜尾

不斷通漕放行不用下版惟滕縣彭口山河噴沙稍覺  
淤淺立即挑浚船無阻滯隨至八閘地方會同漕運總  
督臣張大有查看糧船過臺莊者三千四百餘隻其餘  
相連而進尾船亦盡過黃河至于八閘地高水急漕臣  
仰遵

聖諭與臣等下版蓄水逐幫放行隨蓄隨滿亦無遲悞現在  
頭幫將至臨清山東撫臣黃炳遣濟東道吳興業前來  
助催臨清係伊專轄卽令其前往催償再各關緊要之  
處將所帶司官二員分段嚴催臣二人南北循環晝夜  
分督大約八月間可以抵通目下係大雨時行之候再  
得秋雨則重運前進愈速矣臣謹

奏

報漕船過濟劄子

竊臣與侍郎臣傅紳奉

旨催償漕運業經報明水勢晝夜催償七月十九日復准漕  
臣張大有轉咨吏部來文大學士張鵬翮奏准着傅紳  
往高家壩一帶查勘黃水將催漕事交臣與漕臣張大  
有料理臣與漕臣謹遵

聖旨前後分催欽惟

聖德格天秋霖時降河道深通重運遄行月今尾幫已抵濟  
寧一二日間可出濟寧北境查漕船過濟例應報明臣

謹

奏

謝陞兵部侍郎劄子

八月十四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賁劄子家人回至張  
秋恭捧

皇上御批奏劄交臣口稱在京親見科抄七月十八日奉

旨李紱着陞補兵部右侍郎今八月十九日臣家信至與漕

臣家人所言相合臣揣分驚疑悚惶無地切臣廢棄葬

聖旨材

皇上委曲生成賜還原品半載于茲並無塵露之報疊承

高厚之施蒙受愈重報稱愈難中夜徬徨不能自己惟是日

今未准部文知會不敢輒用新銜亦不敢具本謝

恩容臣回京之日躬詣

闕廷叩謝

天恩謹先繕劄子奏

謝臣謹

奏

報漕船出關劄子

竊查漕河建閘南起臺莊北盡臨清而濟寧居其中櫛

船過此三處例應奏報八月初一日尾幫抵濟寧南境

臣業經

奏聞後初三初四連日大雨過閘稍艱至初六日巳刻始

盡出濟寧北境但濟寧北至臨清地陡水急蓄水為艱

昨因大雨之後汶流深廣沛然有餘臣與漕臣晝夜催

饋于八月二十二日尾幫盡出臨清板閘從此北行順

流無阻直至天津倘通州起米迅速則今歲回空之船

無凍阻之虞矣臣謹

奏

恭慰

聖懷劄子八月二十

奏為恭請

聖安恭慰

聖懷事臣切惟九月初

聖祖仁皇帝暨

大行皇太后並入地宮山陵大禮百爾駿奔

臣受

恩至深適當奉使不得與哭泣之列不得効趨踰之勞北望

涕零無已尤深念者臣仰見

皇上聖孝天成哀輒過慟當茲大事誠恐

聖情不能自抑或傷

聖躬臣雖愚昧竊聞古人制禮哀因時殺今

聖祖龍馭已近小祥

聖母上昇亦踰百日敢祈

皇上順時節哀善調

聖體以成繼志述事之大孝以慰臣民仰望之至情臣不勝

大願恭請

聖安臣謹

奏

請往天津運糧劄子

奏為請

旨事臣于雍正元年十月內遵

旨載留湖南等九幫漕糧固貯天津今河冰凍開應遵前

臣親赴天津將米運交京通各倉擬于卽日起身前往理合  
奏聞抑臣更有請者昨冬在津公同囤米各官應令其各

按所收原數起米下船裝載而通州交米之處米數甚  
多臣一身照顧不及除倉場總督法敏陳守創原係同

臣議覆之人應同臣一體料理此外有駐劄通州之通

永道高鑛副將賽都俱勤慎明白懇祈

皇上令其助臣料理交米事務度臣不致顧此失彼又天津

衛守備張傑係原經手囤米之人今奉

旨陞任廣西梧州副將亦懇

皇上將伊暫留旬日俟起米事竣再赴新任庶事無舛錯臣

亦得藉其臂指之用臣謹

奏

謝

特命迂道省親賚奉

恩賜母氏匾額併緞錦等物劄子

切臣一介寒微迂愚無似過蒙

天恩瀚濯不次遷除昇以封疆重任循分難安量材增慙乃

天地生成有加無已日月照臨無微不至

特旨許臣過家省親又

賜上藥名茶內府涼帽又

賜臣母紫貂八張緞四匹錦二匹紗二匹又

特賜臣母北堂鶴算扁額伏承

恩命感激涕零捧出

上方光榮照耀竊念古人懷材抱德知遇常艱臣以菲材

獨逢

聖主誠不世之殊遭豈此生所敢望惟有宣揚

上德綏戢遐方竭臣力之駑駘報

主恩于萬而已臣謹

奏

謝補廣西巡撫劄子

本月十一日臣起完天津截回漕糧押運抵通接本部  
知會文到本月初四日奉

旨孔毓珣補授兩廣總督李紱補授廣西巡撫孔毓珣着卽  
赴任李紱未到任之前巡撫事務着提督韓良輔署理其  
兩廣總督及廣西巡撫印勅着擇日速行鑄造差人送去  
該部知道欽此驚聞

寵命惶悚靡寧竊惟

臣一介寒微兩年罷黜自分永棄莫報

國恩乃蒙

皇上重加湔濯之勤俾有自新之路屢叨

恩命疊賜遷除仰承

殊遇比山海之崇深俯竭愚誠愧涓埃之渺末今復

簡任封疆之重屬當邊徼之衝豈菲材之可勝實

恩綸之過厚徬徨竟日銜結終身除一切巡撫事宜應俟

陛辭赴任時恭請

聖訓外謹先匍匐

闕廷叩謝

天恩臣謹

奏



穆堂別集 卷之三十二 六  
將赴廣西恭請

聖訓劄子

竊臣荷蒙

皇上簡任廣西巡撫復蒙

天詔諭于本月二十四日起程

聖恩高厚銜結難忘惟是廣西地逼南交巡撫職兼文武自

當顧疎拙菲材當此封疆重寄非承

皇上謨言一切何所遵守恭請

闕廷叩請

聖訓臣曷勝惶悚之至

謝截漕議敘劄子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八月初一日准戶部咨文內稱截囤漕糧  
遵

旨將臣議敘加隨帶一級奉

旨依議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迂疎下士廢棄餘生荷蒙

皇上天恩委曲生成以有今日塵露之末無能助

山海之崇深踟躕之身乃獨蒙

乾坤之高厚恩施格外旣辭謝而未能職守天南又仰瞻而

莫逮惟有矢竭迂愚勉圖報効而已臣謹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謝

賜哈密瓜劄子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廣西提督臣韓良輔家人自

京賞摺回南恭捧到

皇上賜臣哈密瓜一圓至粵臣卽出郊跪迎至臣衙門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

皇上聰明首出而微小不遺

玉食萬方而解推無已臣下遭逢

景運仰承

賜予之隆振古帝王絕無僅有而臣迂愚無似自蒙

聖恩拔擢以來

奏事

官門日飽

天廚珍膳至于上藥名茶山珍海錯無不疊蒙

寵錫今職守遐方長安日遠乃猶蒙

御賜遙頒循省徬徨將何圖報臣謹于先嘗之下仰體

聖慈分賜在省司道府廳州縣各官共霑

雨露于炎荒同沐

乾坤之高厚臣謹遵

旨因

奏事之便恭摺叩謝

天恩 臣謹

奏

謝弟絃成進士劄子

竊 臣親弟李絃粗知翰墨頗抱樸誠行年已歷四旬會

試亦經六次今歲叨蒙

聖恩賜同進士出身 臣初聞即報即擬繕摺恭謝

天恩因題各小錄絃字偏傍錯刻疑不敢信至十一月二十

六日 臣賫奏家人回粵始知確實伏念 臣蒙受

聖恩天高地厚今 臣弟復受

國恩一門弟兄將何圖報 臣謹北望

闕廷叩頭恭謝

天恩不勝感激悚懼之至

奏

謝

賜哈密瓜第二劄子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臣家人賫劄回粵恭捧到

皇上賜 臣哈密瓜二圓 臣即出郊踰迎至 臣衙門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 臣以菲材荷蒙

皇上昇以封疆重任智識短淺毫無稱報乃蒙

聖恩疊賜哈密名瓜種從西域來依日月之光

頌自天家實等星辰之重豈捐糜之可報矢啣結以無窮 臣

謹遵

旨因

奏事之便恭劄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謝

賜御書福字劄子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臣家人賫奉

奏摺回粵恭捧到

皇上賜臣

御書福字臣謹出郊跪迎至臣衙門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

伏念錫福之義莫備于周書其在洪範之篇曰

嚮用五福又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然必本于惟

皇建極而後惟辟作福在易之井亦曰王明並受其福

蓋一人有慶而兆民賴之也欽惟

皇上全五德于一身敷五事于八政休徵咸備眾志大同固

已卿尹蒙富壽康寧之休庶民被寒燠雨暘之澤矣乃

猶于

萬幾餘暇

親灑宸章百辟在公屢蒙

錫福蓋洪範九疇之道非三代而下帝王所能見及者也臣

一介寒微福輕于羽昔陪卿貳曾分

雲漢之光今守封疆又仰

天章之煥豈敢私于一已固將敷厥庶民從此桂水湘山皆  
成福地蠻煙瘴雨盡化福星矣臣謹繕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謝

賜克食餅餌劄子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臣家人賞奉

御批奏摺回粵恭摺到

皇上賜臣克食餅餌一黃盒臣謹出郊跪迎至臣衙門恭設

香案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迂疎廢棄多身荷蒙

天恩寄以封疆重任毫無報稱乃蒙

皇上賜予稠疊撫心彌思循分增慙臣謹于正席先嘗之後

適當合操閱兵之期捧至教場仰推

聖恩分賜文武屬員俾大小臣工共識

天家之玉食咸霑

帝澤于遐方名竭涓埃勉圖報効臣謹遵

旨因

奏事之便恭摺叩謝

天恩謹

奏

謝

賜克食餅餌第二劄子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八月十四日臣賚摺家人回粵恭捧到

皇上賜臣菓餌克食一黃盒臣謹率同在城文武諸臣親至

郊外跪迎至臣衙門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以菲材荷蒙

皇上寄以封疆雖夙夜黽勉圖盡厥職實無涓埃可報

高厚乃蒙

天恩稠疊

御賜時頒省躬無以自安揣分惟知慙媿臣隨于次日仰體

皇上加惠臣工至意謹將

恩賜克食分給在城文武諸臣小大稽首鼓舞歡呼雖嶺嶠

炎荒儼對

天顏之近班聯微末同霑

帝澤之洪臣謹遵

聖旨因

奏事之便恭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謝

賜御書福字第二劄子

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臣自廣西桂林起程前赴直隸

行至甘棠渡地方有臣家人賚回

奏劄并賚捧到

皇上賜臣

御書福字臣即于道旁跽迎至臣駐宿邸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以微材遭逢

聖主初陪卿貳洎撫粵西並蒙

天章頒錫福被微躬欽惟

皇上建其有極

一人之慶無窮錫厥庶民四海之敷同福蓋太和元氣在今

日宇宙之間富壽康寧屬亘古大同之運而臣猥以孤

寒三蒙

錫福實不世之遭逢也惟有矢竭愚誠仰宣

聖德俾畿甸臣民共戴如天之福以仰贊

皇上萬物一體之宏仁萬福來同之盛治而已

謝

賜端午錠子藥劄子

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臣賞摺家人回至保定恭捧到

皇上賜臣錠子藥一黃匣臣即出郊跽迎至臣駐札衙門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臣仰體

皇仁將黃瓣扇墜五十掛內分給同城文武諸臣文官知縣

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各一掛欽惟

皇上天德曰生仁心為質已饑已溺既養欲而給求人鞠人

謀必遂生而復性蓋陶唐有虞之盛復見于今而神農

黃帝之書兼脩其法

尚方秘局豈徒和劑之方今日中天實備節宣之氣登萬

民于仁壽續命無假于綵絲養一世以太和益智豈資

于服食而臣猥以下材蒙茲

上藥敬推

異數分及同寅從此疵癘不生俾性命以各正痼瘵在抱

感容保以無疆矣臣無任感激悚惶之至

謝

賜鮮荔枝佛手柑劄子

雍正四年八月初四日臣賚摺家人回至保定恭捧到

皇上賜臣鮮荔枝一錫瓶至初五日臣賚奏家人回至保定

復捧到

皇上賜臣佛手柑一盒臣俱出郊踞迎至臣駐紮衙門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謏劣菲材迂疎陋質濫備封疆之寄莫酬

高厚之施雖

聖心之訓誨彌勤而臣職之愆尤日積方深悚息莫知所為

乃蒙

尚方名果下賚臣炎海珊瑚猶遜南珍之上禹書橘柚

實傳錫貢之奇維

玉食之洵頒豈金莖之可擬除臣仰體

皇仁卽于次日分給在城文武諸臣外謹因

奏事之便叩謝



天恩 臣謹

奏

謝

賜香水梨劄子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臣賚奏家人回至保定恭捧

到

皇上賜 臣香水梨一篋 臣即親至郊外跪迎至 臣駐紮衙門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 臣迂愚無似謬忝封疆圖報雖殷寸長莫效

乃緣瞻

天咫尺近在

京畿遭逢

恩遇之隆疊被珍鮮之

賜天香芬馥配火棗而陸離湛露芳華儼蓼蕭之燕譽匪躬

可報糜頂難酬 臣仍仰體

皇仁分賜同城文武諸臣俾得均霑

聖惠謹遵

旨因進桃之便恭劄叩謝

天恩 臣謹

奏

恭進

萬壽詩劄子

為恭祝

聖壽事雍正五年十月三十日恭逢

皇上萬壽五旬大慶普天共祝萬國同歡臣奉使在外不能

拜舞于

廷少舒就日之忱共進呼嵩之祝敬製七言排律詩一篇

恭祝

萬壽欽惟我

皇上

道貫三才

德函九有

至誠不息則悠久同于兩儀

旁燭無疆則昭臨比于二曜

乾坤德容日月輝光豈臣章句尋常可以謳歌萬一惟是懼

慶愚誠不能自已悚息媿懼繕冊恭呈

御覽臣不勝歡欣慶幸之至謹

奏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二終

穆堂別集卷之三十三

臨川李紱巨來

劄子下

條陳豫漕劄子

奏為敬陳豫漕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事竊查河南漕運因濟滑內黃三縣淺阻從前改兌小

灘近復將三縣割隸河南又擬于丹河建閘分流以資

運道

皇上之疇咨與臣工之建白裨益漕務固已盡善

臣愚以為

漕務固貴審度地利亦可斟酌天時尚有愚見可稍為

豫漕之助者敬為

皇上陳之查漕運冬兌冬開各省定例遵行已久但地勢有

南北之分程途有遠近之別似可稍爲變通南漕路遠故須冬兌而冬開河南路近可以後發而先至北方河道冬春水枯夏秋水漲水枯之時雖臣民竭力不能無誤水漲之際則順流東下行所自然北方五六月無不發水之理若將河南漕米暫貯衛輝至四五月兌發五六月開行順流東下斷無艱阻

國家漕粟東南四五百萬河南小米截留改折常不過二十餘萬抵通遲早無甚關係似不必冬兌而冬開也或疑衛輝漕倉臨河恐難久貯此甚不然天下漕倉無不臨河如通倉之粟常支十餘年今衛倉當水涸之時僅停數月何不可之有或又疑豫漕船多朽薄水發之時風波可慮此亦不然糧船有歲修銀兩本應修令堅固水勢有風則波無風則靜卽遇大風大水暫時停泊俟風小水緩然後開行無不可者此臣思之至熟豫漕夏兌夏開似有裨益臣謹恭摺陳

奏伏乞

皇上睿鑒採擇施行

奏明茶果銀兩用數劄子

奏爲奏明廣西公用細數事查廣西巡撫衙門從前餽送有贄禮節禮壽禮表禮鹽規土物食物等項除鹽務官運官銷已將鹽規停止外至贄禮節禮壽禮表禮土物

食物經臣一概禁絕杯水粒米俱不許送惟桂林平樂

梧州潯州四府橋稅向來有巡撫衙門茶果銀每年共八千兩又梧潯二府經前撫臣宜思恭增添贏餘銀格

州四千兩潯州一千二百兩連茶果共銀一萬三千二百臣在任一年半共該銀一萬九千八百兩正此項銀兩臣于

陛辭之時雖未知其細數業經面

奏將來俱交布政司收存公用臣于中每歲用銀一千兩

為日用之費餘俱繕冊

奏明當蒙

皇上聖諭既係爾衙門需用之項公私在汝酌用且巡撫每年日用止一千兩亦斷不敷此銀不必交布政司亦不必將細數開奏欽此臣至廣西細查臣衙門需用心紅紙張

賫奏盤費操兵賞兵添補軍裝等項為數甚多不便零

星向藩司衙門轉支因止將贏餘銀為修書院課士及

修省志之項交藩庫收貯餘俱交中軍公庫收存為本

衙門公用除臣日用銀每歲一千兩外絲毫未入內衙

今謹將公用細數開列于後

一初到任時提塘在禮部領新換銀關防用飯銀六百兩又雜費五十兩

一初到任補給桂林府已經用費修理衙門製辦執事等項共銀九百七十兩其銀即于桂林府稅羨茶果內按季叩還其執事器用俱經造冊移交新任撫臣

一雍正三年補修衙門添換執事及皂役衣帽共用銀二百五十兩

一賫摺二人路費每次用銀一百兩臣任內共十八次共用銀一千八百兩

一賞表箋本章馳驛弁役每次二人給路費四十兩  
任內共十三次共用銀五百二十兩

一衙門心紅紙張筆墨及本包本箱夾板黃布油紙綿  
花摺子綾袱綾褥絞夾板等項  
任內共用過銀一千

六百兩

一製造本標大纛鎗旗全副買藤牌六十面改造交鎗  
四百杆又製藤牌兵丁虎皮夾褂一百三十身共用銀  
三百餘兩

一製造本標兩營伍子炮十位陣鼓四十面鑼鍋八十  
口帳房八十領黑鉛三百五十觔共用銀七百餘兩

一製造通省營協五子袍三十二位連架共用銀六百  
四十兩

一添製通省營協鑼鍋三百五十口共用銀三百一十  
五兩

一添製通省營協帳房一百二十領共用銀七百二十  
兩

一修理宣城書院及置備師生牀六十張桌檯六十副  
書架廚櫃器用共用銀五百餘兩

一書院師生供給師長每月米一石銀十兩諸生每人  
每月米三斗銀六錢師長俸銀每歲二百四十四兩諸生  
炭銀每人四兩共用過銀六百五十餘兩

一觀風通省童生覆試照路遠近給與往來盤費共用  
過銀一百五十餘兩

一賞觀風優取生童及書院每月三課優取生員銀牌

用過七百餘面共銀二百餘兩

一書院每月三會每會送師長雞魚肉酒四色給諸生每人肉一觔酒一觔及平時發給紙筆逢時節送給酒果共用銀五十餘兩

一購買書院經史子集共四千五百五十餘本共用銀三百五十五兩

一署內箭道及教場閱兵每中一箭一鎗賞錢一百文連三中者除給錢外加賞銀牌一面又操演新陣每次賞給猪酒共銀七百餘兩

一修理桂林城垣城樓炮臺砲架窩舖柵欄等項除用天津銀兩外補添銀四百六十兩

一重建衙門土地祠因天雨全塌及修理衙門箭道馬道大

溝大教場演武廳照牆轅門木柵大旗等項共用過銀二百餘兩

一纂修省志延請纂修八人聘金束修節禮供給盤費共銀九百餘兩

一僱募抄寫志書底稿書手十二人飯食工錢共用銀二百四十餘兩

一刊刻志書及書院所用韓子粹言等書寫樣買板刻工現在共用過銀八百餘兩志書尚未刻完

一印刷志書及各書紙張工價用銀一百二十餘兩

一寄存藩庫為書院供給及刻印志書之用銀一千二百兩

一撫標兵丁糧餉全無扣剋士馬飽騰惟遇婚喪事故

常需借貸而廣西私利甚重有因債負結訟或脫逃者  
臣立定規程存銀四百兩發交中軍公庫以備兵丁借  
貸之需

一資送本標千總王忠進京挑選侍衛盤費銀三百  
兩

一左江鎮臣邊士偉進京因那借俸餉未允助銀二  
次共一百二十兩

一捐助病故員弁回籍四兩至十兩不等及每歲暮賞  
給孤貧每名銀三錢流犯監犯每名銀五錢共銀一百  
二十餘兩

一本省及隣省督撫提鎮差來公幹員弁兵役向俱賞  
給食物併盤費銀四兩六兩至十二兩不等臣任內年  
半共用過銀一百二十餘兩

一督撫司道公務有專差弁役者向俱撥給驛夫驛船  
臣到任後嚴禁濫差累驛間有不得已差遣者臣俱給  
與往來盤費不許用驛遞夫船臣任內止差過弁役十  
二次共用銀一百餘兩

一捐修柳州府學銀一百兩發柳州府

一捐修省城鐘鼓樓銀五十兩發臨桂縣

一捐修浮橋銀五十兩發桂林府

一捐造桂林協烏鎗挑刀銀四十兩發馬副將

已上公用銀一萬五千九百餘兩

一臣在任年半年衣食日用共用銀一千六百餘兩又甲  
辰年到任及搬取家口盤費用銀二百餘兩又臣自居



官以來鄉黨毫無餽贈到廣西後用銀八百兩在本鄉買穀設立小義倉永爲鄉黨賑荒之用已上三件共用銀二千六百兩係臣私用前經摺內

奏明今臣起身赴保定新任併送家口由水路至北共用銀三百兩連前共實用過銀二千九百兩其餘俱係地方公用謹開列細數具

奏至臣迂愚瑣褻干瀆

宸嚴伏乞

皇上天恩鑒宥臣悚息謹

奏

奏覆廣西鹽穀劄子

奏爲遵

旨查覆事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蒙

皇上將廣西布政使臣黃叔琬條陳鹽務倉穀二摺交臣查

覆欽此臣查此二事臣在廣西俱留心察訪倉穀係臣

專管故到任後卽已查明穀數過多官民交困條陳至

再部議未行今兵米已奉

皇上特諭易米爲穀倉穀亦經撫臣汪滌

題請糶三存價官民之困已紓雖穀數尚多然寧爲有餘

無爲不足現在可無遺議至所云未買穀三萬石則叅

革桂林同知李渥虧項今已追出穀價者也廣西鹽務

係督臣孔毓珣專管臣到任後竭力清查道府州縣不

無畏避所有回覆終未明晰直至去年冬間始據桂林

府知府王沛聞將桂林一府所賣鹽觔按月據實造報

然後行銷鹽數徹底分明查兩廣鹽課從前虧空甚多以殘引舊鹽配新引而行所謂帑鹽也廣西之鹽經督

臣孔毓珣

奏請官運官銷將從前已經完課請引之鹽無論在官在商一概封禁不行在官者帑虧在商者本折直至叅出虧空然後指鹽變補或借鹽變價此所謂舊鹽也帑鹽舊鹽俱在新引之外又有加添滴耗等鹽在新引官鹽中如母有子如身有翼則粵俗所謂子翼鹽也臣據王沛聞造報桂林一府額鹽之外多行三分之一因細加確查廣西一省每歲行銷生熟鹽應賣銀三十萬零五千五百餘兩除東餉西稅餘費雜用及新增額銀共用二十五萬五千四百一十兩零尚應餘銀五萬一千一百餘兩又滴耗鹽本費止用銀九千七百餘兩共可賣銀六萬七千五百餘兩實餘銀五萬七千七百餘兩通計行銷鹽數每歲共應餘銀一十萬八千九百餘兩惟據鹽道張若需所稱則前經督臣孔毓珣

奏請封禁不行之已經完課請引之鹽約有二年額引之多須得四年方可通融清楚與臣所查多行三分之一數亦相符再臣覆查督臣孔毓珣原

題共約羨餘銀四萬六千餘兩議于第三年卽于定價之內每觔再減價二釐羨餘亦卽減去一萬八千餘兩但

臣細查廣西行鹽州縣有每鹽一觔賣銀二分以內者有每鹽一觔賣銀至二分六釐者鄉僻更須搬運便當食三分一觔之鹽是督臣孔毓珣所定原價未免稍貴

及今舊鹽將已銷完此後司鹽之臣若能實心奉行大  
約原加羨餘銀可以不減而原定價值每觔實可減價  
四釐則課以永裕而民亦以大安矣緣係奉

旨事理謹據實覆

奏併將黃叔琬原摺恭繳再此項文卷臣家口船近日帶  
到始得清查細數故覆

奏稽遲合併聲明

奏明糶借倉糧劄子

奏爲請

旨事五月十三日准戶部咨內開臣于雍正四年三月二十

七日題前事四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四月二十九日戶部議覆准行五月初四日奉

旨借放倉糧每爲地方官掩飾虧空之計且借放之時往往  
利歸有力之家窮民不得實沾恩惠直隸倉糧向來虧空  
甚多朕知之甚悉今李紱爲直隸未報災之州縣奏請糶  
借倉糧著派翰林御史部院賢能官十數員前往會同各  
該地方官核實監糶著吳隆元余甸總行管察務使小民  
均霑實惠其各處糧穀果否實貯在倉著一併查驗欽此  
等因到臣欽惟我

皇上如天之仁與如神之智並行不悖去歲直隸被水

皇上下加賑卹糶借兼行米石數盈百萬俱差官監糶監借

故飢民各霑實惠爲古來所未有今蒙

恩准臣所請仍差官監查蓋

皇上實心實政終始惟一臣雖愚陋敢不仰體

聖心彌加謹慎但民間乏食致妨種植秋禾正在四五月間  
青黃不接之時臣雖于三月

題請而閣筭部議必需時日若俟奉

臣遵例

題請仍一面批令量行糶借十之一二少紓民困今准部  
咨行知大約

欽差人員到保尚需數日現在麥已黃熟民慶豐年監查人  
員到時無庸更行糶借似止應將臣從前批准糶借之  
州縣開單交

欽差監查人員分行查勘糶山之糧有現銀可覈借出之米  
有借狀可查是否給與貧民沿村可訪有無虧空糧石

按廩可盤臣雖預期批行而後先稽查事同一體至于

直屬倉糧何多虧空誠如

聖諭係新任之人即有虧空例無處分原不必代為掩飾

臣旨回署後即委員四出盤查但有虧空即行飛奏絲  
毫不敢瞻徇惟是糶借一事因農民急不能待先行酌  
量批准雖為數無多而事屬權宜應否交部議處出自  
天恩所有徵臣批准糶借及

欽差人員到日止用稽查已糶已借之項無庸再行監糶之  
處理合恭摺

奏明

議覆鄰境催科劄子

奏為奉

旨議

奏事雍正四年十月初三日臣賞摺家人回保欽奉到

皇上發下履歷條陳一摺奉

硃批有人條奏此一事可詳細察議摺奏欽此臣查據滑肇

基奏稱廣平催徵滾單所載花戶有坐落河南之臨漳縣者亦有坐落本府之鄰近各州縣者致有關提之擾不能按季全完應照畿輔撥補錢糧之例令該縣于每年造具花名清冊移送各縣代徵領解庶免隔邑徵比之擾等語臣詳細察議查得從來糧隨地納各府州縣地方界限必須井然庶案件毋容推諉民有定志事亦易理若將該管地方百姓所買外府州縣地畝俱爲管理勢必以一官而分徵鄰近十數州縣零星之糧且將

該管地方百姓賣出外府州縣民人地畝俱歸外府州縣官管理又勢必以十數州縣之官而共治一州一縣之事其爲分擾彌甚又直隸地方民人地畝有爲旗庄圈去者另將別州縣地畝撥補所有應得之租應納之糧俱係撥補處地方官管理亦以糧隨地納故也至民人產業貧富不常所買地畝逾時又已轉賣豈可以撥補地畝指爲撥補錢糧之例再臣查得地畝錢糧惟外府州縣民人錢糧尤爲易徵蓋本管州縣地方之民容有因貧不能完納者若方能買置別州縣地畝之民人原係家道殷實必無拖欠之事間有輸納不前亦係該管州縣催科無術所致于花戶坐落隔屬之處毫無關涉其滑肇基條陳之處似可無庸置議臣謹遵

旨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謝

賜御書福字第三劄子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賚摺家人回至保定恭

捧到

皇上賜<sub>臣</sub>

御書福字

臣即率同在城文武各官出郊踴迎至

臣衙門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竊念

臣

薄殖微材嚮用之所莫及幸逢

聖主皇建有極欽時五福錫厥庶民而<sub>臣</sub>猥以迂愚叨蒙任

膺計使屢承

皇上錫福之恩因而所至之地所任之事並荷

賜福之庥歷有成驗

臣

于雍正元年有截漕之役初蒙

皇上賜

臣

福字固糧衛地則雨雪不侵運糧通倉則河流驟

漲此公事之獲福者一也至雍正二年出撫廣西復蒙

皇上賜

臣

福字在粵年餘雨暘時若民生咸安此地方之獲

福者二也雍正三年之冬蒙

恩補陞今職復蒙

皇上賜

臣

福字方赴任中途踴領今歲直屬地方五風十

雨二稼俱豐被水之民元氣頓復此地方之獲福者三

皇上也欽惟

皇上與天地合德

睿思所及先天弗違故薄海臣民咸被

一人之慶今復蒙

皇上頒賜福字將見明年二麥必符瑞雪之祥三輔庶徵並

戴堯天之化而臣以愚昧之躬附在

覆幬之近亦幸霑慶澤獲免隕越矣臣無任感激之至

奏條陳四事劄子

星奏為欽遵

諭旨奏陳所見事臣于乾隆二年奉

命往江南浙江祭告臨行恭請

訓旨荷蒙

天語訓示爾等俱係三品以上人員得陳言奉使所經雖

不可干預地方之事道路有所見聞復命之時不妨奏聞

欽此今謹就臣耳目所及數事頗有關於時政者敬為

皇上陳之一買補倉穀價值不敷者宜酌定補法也州縣存

倉米穀例于青黃不接及遇災歉米價昂貴之時減值

平糶以濟民食秋成買補還倉乾隆二年定例凡遇水

旱災傷次年買補價昂查其實在不敷統計有餘不足

通融撥補如無盈餘准動司庫公銀買補等因通飭遵

照乾隆四年復以江南公項不敷不便遽議動撥現在

糶賣之項並無盈餘停止撥補惟是各省地方連年水

旱災歉賑糶米穀不下數百餘萬石每屆秋收採買還

倉者連檣接艘雲集產區官民爭購市值倍增如湖廣

江西米穀最多之地年來米價每石長至一兩二三錢

不等再加運費爲價實重前之因災減糶原以濟民今  
之買補不敷轉而累官數少者或能勉賠數多者懸項  
無着訪問現在倉儲十有九缺將來平糶視爲畏途夫  
積貯本爲民食糶賣所關綦重似應著爲妥例庶可永  
遠遵行臣請嗣後各州縣倉糧仍遵照四年定例豐年  
減價五分歉收米貴之年減價一錢將糶價存俟出產  
價賤之時採買還倉如有盈餘造冊報司存抵將來採  
買不敷之用倘遇地方災重或遇連歲荒歉米糧騰貴  
必須大減以平市值者亦准臨時酌量詳明減糶不必  
拘定一錢之數秋成買補如有不敷將從前贏餘銀通  
融補買如再不敷動撥捐穀抵補仍將捐穀缺額准其  
補捐足數其從前賑糶不敷買補者亦照此例則于不  
准撥補之中酌籌彌補之道庶幾糶不病民買不累官  
儲備可克而地方永受其益矣一捕蝗之法宜申明教  
令嚴定處分以修農政也蝗蝻初生可以撲滅及至生  
翅不復可捕此衆人所共知然往往至于飛蝗滿天而  
不及撲捕者愚民畏捕蝗損稼諱而不言俗吏怠于稽  
查忽不及覺也臣昨經山東地方兗沂一帶間有飛蝗  
官民鳴金聚撲恐能飛之蝗非可撲也臣昔年總督有  
隸

陛辭之時荷蒙

世宗憲皇帝天語訓誨謂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去年畿輔大水  
魚子徧地今歲雨澤倘稀卽生蝗蝻爲害甚大防之宜豫  
察之宜詳捕之宜力不力者處之宜嚴臣欽遵



聖諭還任後卽分檄道府州縣嚴行稽查互相覺察立刻發示

曉諭預爲查捕是歲果有蝗蝻不能成災大凡有蝗蝻之地當責令黨正約長卽行報官如不報官官自察出者將黨正約長枷號俟蝗蝻撲絕然後釋放如黨正約長已經報官官不卽行申報及不卽親行撲捕或被上司察出或被鄰境報聞者卽將州縣官題叅治以溺職之罪惟飛蝗易于推諉此縣稱爲彼縣飛來彼縣稱爲此縣飛去應分別輕重如蝗多災重卽將知府併兩州縣題叅係兩府所屬者卽將道員併府州縣題叅如係兩道所屬卽將布政按察併道府州縣題叅如督撫狗庇科道風聞將督撫題叅如此則各官知處分必及無不留心查察矣至于捕蝗諸法北方官民皆知然惟墮蝗最善凡蝗生之地中掘深坑約長里許兩邊用竹梢木枝驚逐蝗性類聚一蝗返奔衆蝗隨之並墮坑中卽行掩埋不能復出矣臣緣舟行見有飛蝗不敢隱諱敬請

皇上勅下部議嚴定處分庶官民先事預防及早撲滅無致翅生難捕似有裨于農政一匠鋪辦硝之法宜變通也朴硝硫磺並克醫藥且銀匠傾鎔課餉以及貿易銀兩藉硝化成需用尤多而今爲禁貨購買艱難臣奉使所至見有催科能吏而徵解不前急公淳民而輸將或後詢厥由來並云有銀無硝不能傾兌從前之硝官批匠採歲無定額行用充裕私販不前自雍正十一年前蘇州撫臣喬世臣奏請令匠鋪先期奏價解交藩庫彙給

委官購回然後分發匠鋪窮民預先繳價既多拮据而  
催追擾攘不無需索縣俟閭屬繳齊而後解司司俟通  
省繳足而後委辦轉轉稀遲二三年不得一年之硝私  
販雖多畏法者不敢買且硝價繳官更無餘貲又不能  
買傾銷停攔以致官解民輸並皆遲誤臣請酌量變通  
令各該府按照通屬歲需硝觔每年赴司借領銀兩起  
發民員前赴產地照價解司還項仍先報明上司併移  
知沿途關隘查驗則年辦年額官硝既裕傾銷以時不  
誤完解于地方官民鈞有裨益而經官辦理私硝不行  
仍無妨于硝政矣其各屬應需硫黃似亦可倣照此例  
以便民用一服舍違式者之宜加申禁也周易天澤履  
大象謂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上下不辨則民志不  
定非細故也查會典內開官員五品以下除翰林科道  
外不許穿蟒緞粧緞故微員朝服止用雲緞州縣官

大計准卓異者始賞給蟒緞朝衣昨臣奉使所至見首領雜  
職微員如典史等俱穿蟒袍深可駭異請令禮部通行  
申禁佐雜微員不許僭用違者定以處分併責令上司  
查察失察者亦加處分庶幾章服不至違式矣又查會  
典內開官員二品以上房脊許立螭吻獸頭臣今由水  
路進京過山東濟寧一帶地方見士民之家房脊俱立  
獸頭甚至市肆店房亦皆施用褻瀆已極尤爲駭異亦

請

勅令禮部申行禁止其現在僭用者雖事在

赦前例得免罪仍令折去將來有僭妄者依律治罪庶房舍

穆堂別集 卷之三十三  
不至違式矣此二事似非緊要然于辨上下定民志不  
無小補以上四事可否採擇仰祈  
睿鑒施行

謝充明史綱目總裁劄子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六年三月初一日內閣奉

旨周學健李紱著克明史綱目館副總裁欽此隨于初二日  
知照到臣竊臣愚陋迂疎毫無知識蒙

皇上天恩令臣充八旗通志三禮兩館副總裁已慚忝竊莫  
稱任使今復蒙

恩命俾得任修明史綱目經史兼治彌切悚惶惟有竭盡駑  
駘之力仰報

高厚之恩謹詣

宮門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謝補光祿寺卿劄子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六年三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戶部侍郎員缺著周學健補授仍兼管刑部侍郎事光  
祿寺卿員缺著李紱補授欽此十九日傳知到部二十

日吏部傳知到臣竊臣一介庸材片長莫效荷蒙

皇上天恩俾充八旗通志三禮及明史綱目三館副總裁所  
夕編摩惟恐隕越乃復蒙

聖恩補授今職伏思光祿之勲位參卿貳所司在祭祀燕享  
之重而非材無豆籩樽俎之長闕

命自天悚惶無地惟有倍加敬謹罄竭愚誠庶幾仰報

高厚之恩勉副職司之守謹詣

宮門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謝自陳留職劄子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臣

一日奉

遵例自陳求解職守五月初

旨李紱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初三日吏部行知到臣欽

此竊臣年實衰朽乃蒙

恩命仍留供職揣分自慚感不寧容辭身竊臣親心

恩逾量謹趨詣臣又於十日愈覺辭職之難與承恩之重

官門叩謝

天恩謹

奏

乞致仕劄子

奏為恭懇

聖恩解任回籍事竊臣于乾隆六年欽奉

恩命典江南試事回京之日緣病乞假仰蒙日

皇上恩准調理復于乾隆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懇解任調理奉

旨不必辭著在家調養俟全愈之日再到宮門候見欽此

臣

謹遵

恩旨調養數月未見痊可又于四月二十六日

奏懇解任回籍奉

旨在京調理不必回去欽此伏思

臣

一介庸愚至微極陋荷

蒙

三朝聖恩擢任卿貳毫無補報苟一息尚存卽當鞠躬盡瘁以

大恩竭微忱何敢固求引退偷安于

聖世但臣今年六十有九歲精力已衰近復欽遵

恩旨調理百計醫治又逾十月愈覺精神恍惚脾氣虛泄語

言之間重複舛錯坐臥不寧卷籍俱廢臣雖仰報之心

長而遲暮之景逼不敢久曠職守仰懇

天恩勅部開缺另補人員准

臣

歸里從此微

臣

有生之日皆

皇上恩錫之年倘仰托

聖慈調理一二年後精力漸可復舊自當仍赴

闕廷勉竭犬馬之誠以圖報于萬一

臣

瞻望

宮門未能趨詣敬遣臣子舉人

臣

李孝游齋摺恭懇

天恩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謹

奏奉

旨李紱准以原品休致該部知道欽此

穆堂別彙卷三十四

臨川李紱巨來

書一

與江西巡撫郎公書

自晚春馳奉一函彈指又臨九夏伏想幕府清娛民安  
政洽湖山千里莽靜波澄西江祝頌上徹天心福履之  
綏可爲遙慶某自會榜之後諸事多蒙長郎君料理得  
以悉心

殿試稍躋前列遂忝清華仰溯淵源皆出栽培所致將來事  
業文章或可藉爲涵養之地庶幾稍有成立仰副盛心  
非徒區區浮榮爲足感荷而已惟是長安珠桂居大不  
易兼之衙門舊規繁文縟節日逐應酬畧無寧晷燕喜

潤然殊爲歉仄近日公事粗了始就右安門外授徒藉  
取微俸稍資衣物應酬之用而蒙童講解頗覺費心疲  
頓之餘每一回思依然窮諸生境界良可慨亦可哂也  
人便肅侯興起并錄小詩通爲一冊寄呈教政附有啓  
者今歲

恩詔欵內有督撫大臣保舉賢能官一條因念原任吉安府  
永新縣知縣張士琦清慈之實古所僅有畧備某舊作  
感事六首中因檢出寄呈其實心實政則永新紳士皆  
能言之惟革除陋規太盡頗取怨于繼任者耳又現任  
廬陵知縣劉廷瑛清苦之行人所不堪吏事亦敏緣一  
二頑鄉不時輸賦未免陽城之拙此則久在仁覆之下  
者某近因彼延請修廬陵縣志親見其苦操故併及之  
頗聞張令廢居吳門幾于三旬九食劉令雖現任齋廚  
索然大賢公忠爲國某所信服故敢率爾漫陳可否采  
擇老成自有定見非外人所敢與知也

與同年趙侍講書

聞有軍前之行甚念甚念

國家有大事大臣子弟爲

君父出力宜也士君子幼所學壯必見之行事効力軍前亦  
心所願也文臣不與于金革此行大約任轉餉耳某頗  
聞其畧妄陳一二備採擇焉一軍前運米用官養之駝  
騾馬匹總不如僱運爲便凡在官駝隻採買不無浮價  
又不得十分臆壯至喂養之弊更不勝言如每駝一隻  
九月初一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日給料五升草二束

而管發草料之官喂養之官及家人夫役重重扣剋五升之料已十耗其六七况喂駝之法必由一升漸增至五升由五升漸減至一升遞增遞減方克調勻長臚今委之不知畜牧之官官又委之夫役喂養豈能如法卽四月至八月不給草料于厰中牧放而官夫皆貪近便不擇水草善地駝安得不罷瘦喂養騾馬弊亦如此更有用牛者悉係臨時採買尤多不堪至于裝運糧石不知駝力大小每駝一隻槩以一石六斗爲率每騾馬牛一頭槩以八斗爲率其力小者必先倒斃一駝斃必將糧石洒開併裝一併則所負愈重愈易倒斃至倒斃益多無可洒帶埋棄糧石必須賠累矣且喂養夫役每出口則十逃六七一路水草焉能調攝故倒斃尤易此遲悞所由來也故法莫良于僱運講定每石腳價若干運至某處或駝或牛皆可蒙古番子之駝牛本皆臚壯素知其力量大小其裝載必勻况駝牛悉係已物愛惜之謹百倍于官物水草必使得宜雖行數千里倒斃亦少卽有倒斃亦必亟行僱覓以補其數故所運之糧可無遲悞之患一給發兵丁草豆俱照馬匹數日而八旗每一披甲人名下或該馬五匹半或該馬六匹半大約虛數多實數少其實在馬匹必須給發草料本色其虛數皆照時價折給每豆一石折銀三兩五錢多亦不過四兩每草一束折銀三分多亦不過三分五六釐而西寧所派各州縣軍需豌豆多至十餘萬石每一州縣二三百石四五百石不等其各州縣豆價每石開銷正項一



兩二錢其實皆派之民間脚價則于藩庫支領正項每  
豆一石按站銀一錢二分其不足者亦皆派之民間約  
計所派每豆一石或十一二兩或多至十五六兩而州  
縣實不必解豆止用遣家人衙役賚銀至西寧與管事  
者講明每豆一石折銀六兩五錢起至八兩止西寧管  
事之人即將此項銀兩于本地收買本色一半照時價  
折色一半實在兵丁所得無論本色折色每石總不過  
四兩或三兩五錢在正項豆價脚價已足給發而派累  
民間者恆多幾倍實于軍需無益一西寧之駝例于蘭  
州收銀原議每駝一隻正項銀七十二兩半二頭准駝  
一隻而官生捐納每駝一百一二十兩不等及至採買  
駝隻用價不過五十六兩買牛一頭用價不過十四  
五兩其所收捐納銀兩破耗頗多一僱運柴旦木糧餉  
每石脚價銀八兩以每駝裝米一石六斗算則是一駝  
之價竟有十二兩八錢矣其實僱柴旦木之駝每隻不  
過六兩幾錢尚浮六兩有餘除運戶餘利每駝約得二  
兩其餘則皆歸官吏中飽一押運柴旦木糧餉從前運  
官口糧羅鍋帳房及騎乘鞍馬俱係自備其駝載口糧  
羅鍋帳房之駝隻俱出自運戶而運戶之奸弊甚多運  
官若貪此小利卽爲所挾難于約束故駝載行裝必一  
切自備不可沾染分毫一從前出口餉銀多有邊珠不  
全及長蘆鹽課成色不足之元寶頗受其累邊珠不全  
者每一元寶輕平或五六錢七八錢不等至于長蘆鹽  
課因傾銷火候不到開鑿易于散裂內地用爐火燒紅

鐵鑿細鑿尚不免折耗口外既無爐火亦無錘鑿惟用  
斧斫開每一元寶往往折耗至二三兩不等兵丁駐劄  
塞外勞苦異常惟賴月餉支持何堪損耗亦有不願領  
者剩下一元寶必令運官帶回更爲不便運官出口之時  
尚有兵丁護送回寧之日止存主僕數人倘有不虞干  
係匪小故所領餉銀必將長蘆鹽課及邊珠不全之元  
寶盡行挑出庶兵丁免折耗之苦運官亦無帶回元寶  
之累一西寧運戶人不一種從前西寧道遴委運官委  
牌止稱管押運戶人等並不開明運戶姓名比至運戶  
有脫逃不到之糧運官無從稽查必致賠累故派委押  
運時卽應將運戶姓名查清并令西寧道于委牌內開  
明以便管押稽查一解餉出口俱有護送兵丁每兵雖  
有關係口糧並無口糧價故攜帶之糧往往不足每  
日步行多則百里少或數十里所食止乾糧炒麩或食  
粥一餐殊堪憐憫督運出口之官間日買羊一隻賞給  
兵丁庶令感恩盡心防護若能轉請另給運費尤爲妥  
協以上數條向曾訪之軍前人員雖早晚時事不同彼  
此地勢各異然大段相同則芻蕘之言或亦有可兼收  
者率布不宣

與大學士兼管浙江巡撫嵇公書

一別十年飛沉絕跡近雖蒙

聖恩起用而憔悴之餘無復當年虛僑之氣矣敝通家程總  
督至

京轉傳清問兼聞頗以海塘未易措手爲憂老成持重之

見固應如是然某向年典試浙江特以海塘發策多士  
頗能言之而一二親友仕于浙中身受其累者更知其  
詳蓋海塘之壞非海塘之難治由于局外者欲闖入局  
申故力詆任事之人此事權入手又欲損下益上藉以  
居功然皆理勢所必不能者徒以恣睢暴戾之氣行忍  
心害理之事而官與民皆不堪命矣請言從前諸弊而  
徐進以救弊之方備采擇焉雍正十一年以前塘工係  
督撫司道暨海防廳管理上下呼吸相通功過同任絕  
無私意各遵舊章先事預籌罔敢稍懈所以雍正七年  
十年間曾遇颶風潮漲極險極危皆得保護平安自雍  
正十一年夏秋間局外人妄覬邀功協辦事權入手止  
違督撫下陵司道偏執已見所在掣肘公事已難辦理  
尋以前兵備道王斂福海防廳吳弘曾不能曲意順從  
吹毛求疵遂私出彈章更不關會巡撫將道廳一併特  
叅實屬冤抑夫既將十一年以前歲修搶修之工料指  
爲糜費浮冒則十一年以後自辦理之工程不得不刻  
覈節省省無可省則苟且而已二十三兩年間石塘  
坦水未加一椿一石草塘僅以浮土浮柴掩飾其意以  
爲塘或坍塌可證從前所修工料不堅以致不能保固  
設或不坍則十一年以後歲修搶修錢糧較十一年以  
前節省數倍更可以證從前之浮冒孰知去年六月初  
二日猝遇潮湧風擊塘旣兩年不修料又一時無備便  
致盡行倒塌此先後變更悞工之原委也至開挖引河  
於十二年四月初旬正值蠶農兩忙之時尅期興工棚

厥未蓋器具未備驟然勒派民夫數萬官民徬徨莫措  
司道再三求減始定每日用夫二萬六千名時初夏氣  
候倏雨倏晴暑濕薰蒸作爲瘟疫又不許更替休息以  
致傷斃多命迨各縣搭蓋棚廠備辦器具那動庫帑賠  
墊至今不許開銷究之旋挖旋淤冒報通流濫請議叙  
後知功不能成又條陳添設引河通判崑司疏濬以爲  
卸過之地勞民傷財一無實際此所辦引河之工程也  
其次堵塞尖山水口糾繹情形廣諮輿論即使果能成  
功亦不過障蔽尖山以西二十餘里之塘身究不能保  
通塘一百餘里之穩固而且使二十餘里以西其頂冲  
更甚其利小其害大而辦理苛刻石料旣以明扣價值  
又暗折觔兩萬觔之石作三四千觔不等以致人心

散渙自十二年十月開工擾累一年有餘僅就山邊淺  
水中堵起百餘丈中間最深之處隨堵隨卸究不能成  
功而工員病故者已數名船戶之傷殘苦累匠夫之拖  
斃逃亡已無算各縣之暗地貼賠石匠安家路費與夫  
在工不敷口糧食用多者白金以千兩計少者亦費數  
百不特無可請銷抑且無可告訴怨聲載道人人側目  
幸老先生到工後暫將尖山停工船戶石匠又爲加價  
官民之困稍蘇此所辦尖山之害也又其次則所築土  
坯塘工程爲害亦大未完工之先勒令工員加一五節  
省在苛刻估報之內扣銀一萬餘兩奏明節省克公迨  
工程坍塌工員無力賠修又令將前項節省銀兩支銷  
以公完公夫旣已支銷應再據實奏明乃恐蹈前奏不

實之咎復勒令工員賠出一萬餘兩以補節省之項工員勢不能賠則疊咨巡撫叅追巡撫察知寬抑不便題叅彼亦堅持不准報銷此所辦土坯塘之實情也至于柴薪一事似屬粗料然近杭無山必須取之寧波紹興肩負出山常數十里始載小溪箬筏易船就江數轉始達杭城原有一定之價乃止四折五折樵採萬夫怨聲千里此亦一害也以上各條均係已往情事言之惟有浩歎伏思雍正十一年以前未有總理協辦上未瀆陳於

朝下未擾累于野十二年以後官民既已荼毒工程又復敗壞則總理協辦之無容添設也明矣亟宜奏請撤回仍歸地方官辦理此救弊之根本也訪從前司道間亦有牴牾之時實因海塘未定章程歲修緩工係先估計後發錢糧搶修險工皆已有工程之後道員方移司領銀司復詳院必待批准然後給發在道以工程爲急在司以錢糧爲重所以緩急之間多不應手而有彼此叅差之事此亦應照河例另爲酌定者至于兩防廳管東西石塘似亦敷用但偶遇險工則自尖山至老鹽倉七十餘里之石塘自老鹽倉至李家邨二十餘里之草塘東西往返實有鞭長不及之慮似應將石塘着兩同知管理于草塘另添一通判管理更爲妥協至于十一年以前遇有工程調各丞倅及佐雜赴塘協辦十一年以後又添調各縣協辦不惟一時不諳且路遠不能立至深爲未便是莫如于在塘同知通判名下酌量添設縣

丞主簿每名下各二員平日則學習臨時則修築勝于  
一時調撥至于知縣乃地方正官應照十一年以前總  
不許調撥惟仁和海寧本縣地方官有必應辦理者乃  
可偶然調用官制既定事可徐舉酌其緩急而次第行  
之查河工之例歲修需銀若干搶修需銀若干于本年  
霜降後預發明年錢糧給道員酌量轉發工員脩辦料  
物驗收支發需責道員一有工程報明河院卽時搶築  
俟秋汛既過道員確核報銷如一年平緩錢糧尚有盈  
餘一年危險錢糧或有不敷據實開報察核今亦當照  
此例除議官及發錢糧應司道會議會詳外其餘一照  
河工之例需交道員酌辦藩司勿得掣肘則巡撫稽查  
事有需責工無遺悞矣塘工既有專管應令工員採辦  
料物不可派發州縣此亦先務也土坯塘勒令工員賠  
補節省之項應行免除以免苦累其連年各縣賠墊借  
撥之項應速清查報銷開除以免牽混此皆近年官吏  
湯火之困救之不可以或緩者也若現在塘工前塘再  
加修理自可堵禦潮汛聞建大石塘于前塘之內似可  
稍緩蓋夫役料物勢難兼顧或歸于歲修案內每年額  
定修幾百丈庶免急迫之累否則將大石塘卽建于臨  
水之處以免重費更爲妥協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  
辨堂下之是非老先生今日所處之地是也宜無俟旁  
叅末議然昔人又謂旁觀者清則詢于芻蕘不可無采  
此又某昔日同僚之誼不敢以自外者也附候崇禧伏  
惟裁察

惟裁察

卷之三十四

九

復余編修東木書

接手書得知近日孝履動定深用慰浣郡侯創建書院以課闔郡士子延愚主講生平訓誘後學必以讀書立品竝舉蓋徒讀書不足爲士非敢居講學之名也宋南渡後講學者止于訓詁章句旣已失學之實而近日山長止講時文則志于富貴而已蓋陸子鹿洞講義所謂喻利之事尤爲不可余生平尊信陸子卽朱子亦謂子靜之學收攝得學者身心故懃懃懇懇爲諸生言之恐其過耳不留許書所疑以請再爲批答庶時時省觀或有感發者心同理同不可謂無其人也來札以啓發太驟恐動其勝心爲疑不爲無見然考游定夫先生書明道先生行狀後中一段云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

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居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愚無明道先生謂言之道德而志則相同恐今人教人不得不用明道之說也賢者服闋之後自當北行從前初聞計時已有治喪畢卽赴內廷之

命昨奔

皇太子喪又奉

旨卽在內廷行走食俸不算俸而賢者守道之篤必請終制  
聖主孝治天下俱如所奏此真吾道之光人倫風化所關非  
細故也今服制已終則趨赴

闕廷最爲允協忠孝固同一理亦恐有  
詔旨催促反類偃蹇矣尊作賤辰壽詩極古雅向以失去爲  
悵今得之慰甚衰朽無意出山而撫軍以出使未復  
命相促其言固難相違而鄂張二相國以三禮館書無人閱  
看再三寄訊行期聊復一出勾當公事卽作還山計也  
倣裝忽遽率復不宣

附來書

余棟謹啓宮詹大人先生萬福比者先生受郡侯劉  
公禮聘登興魯講堂聚六邑英髦之士而課之以有  
體之學有用之文以成其有德有造之品此大賢君  
子荷擔斯道承先啓後之盛心也棟雖夔伏草土傾  
聽下風竊自忻躍又聞先生訓課時數獎許棟爲稍  
能承學治古文可作諸生觀法棟益悚惶無地然數  
月來未嘗有一字達左右者以先生方倡明陸子之  
教使人先求于心以立其大棟不敏竊志斯事二十  
餘年矣而踐履未篤朝夕之間稍疎持循卽不能無  
悖時或把持太緊又涉正助絕少自然之趣每欲深  
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故不敢以語言辨論請益或  
亦潛體先生之訓也乎今聞諸生中有能作條問記  
講義以進呈函丈者先生皆爲訂正以飫其心且將  
梓而行焉多方誘掖自是無倦本懷然竊度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先聖善誘亦須循循若啓發太驟恐反  
動其勝心陸子言于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無他  
只是一實棟所以獻疑于左右者蓋願得吾郡諸英  
彬彬郁郁質文兼脩而我先生教澤炳焉與洛閩同  
風不然豈敢以纖細末議妄參于鉅人長德之側哉  
又前者嶽降之辰諸生皆爲詩上壽先生將拔其佳  
者續入清風集棟未能有新詩記壬寅春曾獻古體  
十章謬蒙嘉賞後蒙諭已失其藁故未入清風之刻  
茲敢更錄以聽採存壽太守劉公一篇附呈請削用  
內還

與同館論纂修三禮事宜書

愚經術淺薄三禮尤疎荷蒙

皇上特恩得附于總裁之末不敢不竭愚誠今開局伊始纂  
修大意敢妄陳之一三禮並修不宜有所軒輊禮記列  
在五經數百年來用以取士而近世儒者因處氏有儀  
禮爲經禮記爲傳之說乃尊儀禮周禮而輕禮記不知  
禮記中惟祭義及冠昏飲射聘燕等篇有義字者乃可  
目之以傳其餘若曲禮內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大  
傳少儀雜記喪大記祭法奔喪深衣投壺皆禮制在焉  
安得概謂之傳以周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遂有謂經  
爲聖人所作傳爲漢儒所編宜以傳從經不可屈經從  
傳者此語亦未盡然朱子語類謂周禮未必周公自作

恐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爲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不同恐是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原不曾用又笑云禁治蝦蟇也專一設官豈不酷耶由此觀之則周禮未必遂勝于禮記也至于儀禮則朱子以爲不脩其于冠者見母與兄弟母與兄弟皆先拜則直以爲差異而李力于錄朱子語有許順之問語云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有語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朱子答云以是知禮記亦出于孔孟之徒無疑順之此言極是由此觀之則謂禮記盡出于漢儒所編固未確也况朱子作大學章句謂經一章爲孔子之言而傳十章爲曾子之言程子論中庸直以爲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此二書現頒學官用以訓士家絃而戶誦固亦禮記之篇何不以漢儒所編疑之耶禮記疏中惟王制一篇引盧植語有漢文帝命博士諸生作王制之說然漢書郊祀志謂文帝令博士刺取六經之言作王制則亦皆經辭也豈可目以爲傳而薄之哉愚意三經並修不必低昂異同是非悉斷以理而已若先存成見則意必固我反足爲說經之累矣一三禮以註疏爲主一切章段故實非有大礙于理者悉宜遵鄭註孔疏朱子語類載門人問禮記古註外無以加否曰鄭註自好看註看疏自可了又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且循疏看去又論五經註疏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朱子之言如此則今纂修者理宜遵朱子之言一以鄭孔爲主章段不可更張故實不宜輕駁惟鄭註援引緯書者孔疏雖委曲附會亦不可從一三禮之書以禮文爲主泛論義理之說不必過于採摭朱子謂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于上面說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得實則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然則分採衆說務于講制度者加詳于講義理者從簡庶合于朱子之旨鄙見如斯惟諸君子酌定之

與同館論修三禮凡例書

旬日以來閱所纂禮記亦俱妥適惟辨正與存異存疑分別不甚清楚入存異者似可入存疑入存疑者似又可入存異而辨正中語所辨者多卽是所存之異與疑旣辨于前又存于後殊覺未安故甘端恪原批謂辨正一條當列存異存疑之後而纂修諸君子又謂原定凡例次序辨正在前今難更改愚細思之原定凡例實有難分別者蓋天下之理原無兩可其互異者必有一非卽當辨而去之安得並存所謂精義歸一至當無二也至于箋解可疑之語亦當辨析以決其疑故異者疑者皆當論定於辨正條內不應辨正之後復立存異存疑致滋重複但凡例旣經

奏定自難更張就今思之有可遷就使不至于重複者惟

有將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兩異及可疑者分列于存  
異存疑之中而箋註義理之兩異與可疑者則均入于  
辨正條內蓋理雖無異與疑之可存而制度則世遠言  
湮容有傳聞異辭而闕文可疑者如孟子論班爵班祿  
與王制異郊特牲論南郊與周禮異彼此皆經則當以  
彼之異附見于此經而存之如士冠禮既冠後見母而  
不見父拜母而母先拜及昏禮廟見爲舅姑已歿者言  
而朱文公家禮舅姑存者亦行廟見禮皆禮之可疑者  
亦當附而存之則與辨正不相重複而辨正一條亦不  
必移置辨異辨疑之後矣又通論餘論二條之後今復  
加以總論亦似未安無論原

奏六條之外不便加增且通論原議亦覺未安通字應作

貫通前章解則通論卽總論無庸別添總論原議乃謂  
他經論議有可與此經相通者則係經外之意卽餘論  
矣以此爲通論更以何者爲餘論耶若以通論全章義  
理爲通論以旁及他經者爲餘論則不必于原

奏六條之外另添總論似覺更爲妥協昨與同館諸君商  
之而彼以所纂將定難於更張爲辭然修書在一時而  
奉

勅纂修之書將以傳之萬世恐不當憚煩而不求其至當使  
後來有遺議也伏惟衆總裁大人酌定行之幸甚幸甚  
與同館論徵取三禮註解書

三禮館送到甘豕宰閱過禮記七十五卷今俱重閱一  
遍原批妥者十之七俱仍之未妥者十之三以意更定

之其有原批雖安止作商量語未斷定者今亦意酌定之但唐宋元明以來箋註諸書尚有應採者俱未採入其應入存異存疑及辨正通論者甚多奉

勅纂修之書將以垂示萬世不全不脩似乎未安從前所開三禮書目應行徵閱者共一百一十六種今查館中止有五種尚有一百一十一種未到從前行文未將書目粘單併發所以各地方官吏無憑搜求今開館既久書當速成若再行文緩不及事查浙江藏書之家惟故檢討朱諱彝尊藏書最多某從前與修春秋時請總裁太倉王公將其孫名稻孫者

奏令入館纂修卽令將所有春秋各家註解帶來共得一百二十七種遂不待別有徵求而採集大備今館中出有纂修官闕若仍用此法將朱稻孫

奏請入館卽令將所有三禮各家註解帶來則所少之書十得七八矣聞其人貧甚應令地方官資送歲內行文限新年正二月徵到卽將其書分發各纂修官採添亦不過兩三月可畢再加閱定隨閱隨鈔正副定本大約明年端節前後可以陸續進

呈於館書未爲遲誤而收採盡心庶於奉勅纂修之意不爲草率是可行伏惟酌定

與同館論八旗通志補傳書

八旗通志初編進

呈時余居憂未與但查從前纂輯志書先經

奏定凡例一切所纂以雍正五年十月初八奉

旨之日爲止旋於乾隆元年經工科給事中永泰奏請以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止覆准在案是以添修雍正五年以後之事凡在雍正年間者備載不遺惟和通呼爾哈腦爾死事大臣若達福戴豪常祿查弼納馬爾薩定壽蘇圖永圖覺羅海蘭錫米賴等十人衆官員若德明何溥等一百三十四人並捐軀王事得授世職應照

奏定凡例將死事大臣等作傳入于世職名臣其死事之衆官員等作傳入于忠烈傳當經行文八旗查取事實而各旗回稱得授世職之大臣官員人等其子孫現在尚未承襲未便查送等因是以未及作傳又查原

奏定凡例內稱八旗人員在于直省居官曾經崇祀名宦者俱與立傳當經行文禮部轉行直省將新修通志移送本館以便查出名宦人等逐一立傳而直省通志止據移到數省其未經送到者無從稽查故有所名宦人等未立傳者甚多今聞西師死事大臣官員人等子孫俱已襲職而直省通志惟貴州一省未到其餘兩京十四省俱已送到逐一細查則名宦人等未立傳者尚有三百餘人此死事與名宦人等俱事在雍正十三年以前係應于八旗志書初編立傳之人而現在進呈之書已經奉

旨增初編二字是初編之書已定將來續修二編自必以乾隆元年爲始此數百人無由補入恐致永遠遺漏似應及今將從前八旗未及送到事實之死事大臣官員人

等及各直省未及送到通志之名宦人等奏明緣由請  
爲詳細補傳仍進呈

睿覽鑒定一體交

武英殿刊刻庶于志書完全而八旗人士之忠烈循良者  
亦俱得表揚于不朽矣是否可行伏惟裁定

復鄭璣尺侍讀書

足下邃學粹行久已中心藏之而拙宦起蹶無常杜門  
謝客十有餘年偶一蒙

恩起用又多有馳驅之役故雖同館中嗜學之英亦未能共  
相鏃礪以庶幾共學之誼惟念高蹤遠蹈後會難期輒  
以小刻奉呈藉博大教不謂高賢若谷之懷過於挹損  
殊非拙者所敢承也伏蒙以格物之解相商具見平昔

用心不同于世俗舉業之學敬服敬服蓋此事非書冊  
所能推尋惟躬行者乃有心得今足下能爲此解自非  
躬行心得不足以與于斯但就愚意觀之則尊解卽愚  
解非有二也求仁彊恕雖名目不同其爲反求諸身則  
一大學以修身爲本求仁彊恕所以修己修己以安人  
安百姓卽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惟是就大學本  
文言之則致知格物卽承上文更爲明白親切致知卽  
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卽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卽爲  
知至而下文卽接以誠意孔䟽謂大學用功自誠意始  
意誠心正而身修卽藏身之恕卽絜矩之道聖功王事  
一以貫之矣故學者苟有志于爲學則卽一日之間能  
知本之在身卽設誠而力行之不凌節不弛功俛焉日

有孳孳斃而後已卽可以優入聖域故孔子謂我欲仁  
斯仁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烏有窮年累歲從事  
于世俗所謂窮理格物之說而后意誠心正以修其身  
者哉物無格之時理無窮之時知無至之時而意亦無  
可誠之時矣或以冥行爲慮是謂萬物不皆備于我而  
仁義禮智皆由外鑠我也聖功止是一忠恕王事止是  
一絜矩此豈待求之于外者故謂尊解卽愚解特愚意  
卽就上文言之不必別尋求仁彊恕等名目更爲自然  
况知本爲知至註疏古本固如是乎來札謂歸求有志  
者共相講明各爲爲己之學此真豪傑之事也貴鄉高  
明之材甲于天下將來聖學昌明之運必有助焉別有  
朱子晚年全論及陸子學譜一併呈政兼助臯比之講  
戒行何時尚圖走送不盡欲言

附來書

蒙賜志學編及附編敬研玩雜誦灼然見爲人之要  
道統之真當吾世而有此先知先覺之人竟不能受  
業門牆自慚并自悲也不幸得足疾不能握衣致敬  
于階下私心耿耿宵不遑寐雖然江于先生無師弟  
之名當有師弟之實蓋自稍通文義時見傳習錄卽  
竦心動魄知其裨繫爲人後稍窺朱陸之書亦隙中  
觀鬪畧見端倪今又得先生提撕而警覺之以是私  
淑其身行當歸浙遇一二有志者當共講明而切究  
之各爲爲己之學以無虛乎先生覺後覺之至意是  
則所謂師弟之實也獨是向有一疑猶不能不質數



年前解格物格字亦作絜度之意竊謂聖賢入門之  
功不外求仁大學始教卽當彊恕而行格物者絜度  
物情務令彼此無間乃所以去私而致其良知也後  
之藏恕絜矩亦是此義竊嘗自檢往往不能通彼我  
之懷以致良知昏塞孔子詔曾子以一貫不出忠恕  
二字詔子貢以一貫卽告以恕之一言可以終身行  
之當卽格物之義所謂本亂末治似謂不能藏恕于  
身而欲家國天下之治必不能也檇昧無知所見如  
此幸先生誨之瞻望講筵悚息之至

穆堂別藁卷之三十五

臨川李紱巨來

書二

與廣東巡撫楊公書

去歲使車之便仰挹奎光至今傾慰老先生以名世之  
材膺封疆之寄清勤自勵逾于寒素嶺南數千里真慶  
福星矣若弟迂疎所如落落乃蒙傾蓋歡然豈誠葑菲  
不遺抑假借爲輜軒光寵也保甲之行頌聲載道詢之  
臺確示明訓不苛已往則有司未免瞻顧莫敢窮詰度  
嶺時擬作書奉聞顧以交淺爲疑併遲裁謝耿仄非言  
敝通家張某籍隸貴治給假南歸特械肅侯台安用陳

積悃憑穎瞻馳

復韓提督論條陳書

金將官賫捧

御批條陳大劄至桂恭讀之下仰見高明留意地方實心實政而

聖慮周詳尤恐臣下圖治過急務令斟酌盡善所謂都俞吁咈正明良喜起之休風也鄙意烏鎗之禁現奉

功令尊意亦因其有犯而收之非謂逐村搜索土官改流亦因其罪大惡極而後改之非謂槩行更改則條陳本意與

皇上訓詞未嘗非一德一心將來擬卽以此意覆奏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至于舍弟菲材謬叨一第方深愧悚過蒙瑤械珍賜媿彌甚矣藉使璧謝非敢自外實以紆媿而已

復韓提督論墾荒書

泰運方開君子道長伏想新禧嘉慶福自天申可勝頌禱墾荒一事疊蒙翰示具悉賢者用心雖當休服益勵精勤實深佩服但招墾之示已揭而應者寥寥不能相強間有認墾者亦必俟立標兩月之後別無爭競方可耕種事有節次欲速則反多不達至于餘丁開墾向經通行不謂尚無定局實緣章令謝事而署員屢易宜其遲悞如斯今遵命先檄馬平料理餘候開印通行也盜犯屢有捕獲並叨德威所致上林獍賊勦撫之宜似應俟該道府飭縣查明實情再行奉復現在飛檄道府飭

穆堂別集 卷之三十五  
查矣鬱林事原係傳聞自多未確而過蒙用心如此蓋亦謹小慎微之意欲互相覺察也曠徒須兩省合勦方能清楚應聽制府咨覆西隆牧已于歲內起程赴任併聞

復兩江總督趙公書

鄙性迂疎自幼讀書時卽謂聖賢義理宜稍見之行事不當僅託空言而同志者稀未敢質之當世乃蒙老先生以大集賜讀詩文之工固已度越流輩而座右箴采擇之精自勵錄體認之切皆非躬行實踐無以及此私喜世固有同心之豪傑肅滅謝教實出誠心而良書賜復過于謙抑雖大賢無伐無施然非弟傾服之本懷矣八月間兩淮運使李敝通家札言拙刻陸子年譜尙曾聞于左右遽蒙嘉許今因敝座主睢州王公紀綱之便奉呈一本此書爲弟生平所服膺而弗失者薄技微能並出于此公暇賜閱倘以爲可取則區區所輯尚有陸子學譜二十卷現在粵東開雕且晚書成卽當再呈鈐閣也至于詩文拙稿浩繁編爲百卷他著述稱是固無足觀亦無力付梓末由請教悵歎而已肅候崇禱憑穎馳源

復江西巡撫常公書

臺下鴻猷邃學山斗高名以經文緯武之才膺分陝尹東之任西江一路共戴福星南國萬家咸歌化日弟以放廢之餘附在部民之列未敢造次輒候尊嚴乃蒙瑤翰先施春生寒谷豈惟感泐實切悚惶書局中獲觀令

祖事狀勲伐爛然足光志乘雖于傳例微有參差而屬  
在元功理難掩抑現在館中

奏明傳例或軍功得世職或身後得謚或外任祀名宦者  
並作特傳不知令祖于三者之例何者相合如未能合  
別有附傳之例凡祖父及宗族尊長有合例立傳之人  
則子孫卑幼之有功而未合例者俱附入傳中如照此  
例未知尊家先世及貴族中何人應立特傳祈爲指示  
且傳中例載姓氏及先世里居官階履歷事狀內尚未  
全開又初任長史不知係何王府並祈示知以便撰述  
肅候崇禛可勝瞻企外將本館奏過凡例一冊附呈台  
覽

與惠潮嘉道龐副使書

去歲大阮南還曾附一函奉答當塵記室矣比想興居  
佳勝政化滂流足紓遠念惟是鄉舉八年而至監司從  
前希有此固

國家所以待非常之材然蒙受深重報稱維艱昨承手翰  
乃益知賢者之平昔所以自命者知必有以仰副未  
天恩而不媿也若生迂拙間居今七載矣然亦未敢自棄官  
書而外著述頗多增訂陸子年譜三卷編陸子學譜二  
十卷朱子晚年全論八卷俱已付通家好友分領梓行  
惟自著詩古文類稿五十卷別彙五十卷雜著五十卷  
未能謀梓別彙雜著不必盡醇尚非所急若類稿五十  
卷自信不朽足以位置宋元作者之間不識足下能任  
此否類稿不過千頁粵東剞劂價廉工省易于蕆事如

果有意則揭石應丞爲生辛丑所得佳士可以分任今  
令其賫札奉商倘有成畫當抄稿本寄上此時亦不流  
布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耳應丞有志上進屢受知  
于上臺進謁之下必能相賞于風塵之外附候近祺不  
一  
再與龐副使書

八月中小兒家信到都備述台札至家遂承存注併稱  
尊意樂刊拙集極感古誼但正稟五十卷因應丞未有  
聞音遂付辛丑編修安溪李廣卿領往泉州刊刻矣外  
稿五十卷尚須商訂未敢遽刻惟手編陸子學譜二十  
卷爲老拙最用力最得力者生平一知半解立身居官  
悉本此書今特寄上倘得卽刊與天下共之則較之拙  
集不止于事半而功倍矣此書原係河東總督王君領  
刻已經彼親手校對因中州乏匠故爾暫停今卷首仍  
用彼名與尊名同刻志其勤也剞劂稍工更爲助我愚  
蒙

新主天恩起用公事旁午語不多及

三與龐副使書

車許二子至具悉近祺安勝併知留意人材得以人事  
君之誼實愜愚衷惟是大科之設有意見不合者故相  
齟齬將來未必克副台望耳細讀手書更知仕宦之勤  
不忘舊學事業文章行當並永粵西自陳祭酒父子以  
經術名于漢世南方學者未能或先而千六百年繼起  
者落落如晨星相望賢者努力克成所業必且爲粵西

中興之宗矣陸子學譜粹成厥功甚大陳主政令似南  
歸特令晉謁其家鴻使不時來京倘能印刷數十部百部  
尤託其攜帶北來不啻百朋之錫願望願望附復不宣

復濟東道陳副使書

附來札

同館近三十年未及窺老先生所志所學向于舍親萬  
字兆兄處望其後始知高明之志遠大若此自科舉  
取士世俗之人富貴利達之外無所用心稍有志者沉  
沒于明人大全所撮語錄陋書傲然講學自謂尊朱不  
知其于聖賢之學毫無所見卽朱子之學亦百未知一  
也舟經貴治適當駕出留拙刻三種博教而闡人堅却  
悵然而行不虞虛懷乃復遣使追采此道榛蕪無問塗  
之人久矣逃空虛者固足首冠然而喜輒復附呈惟祈  
平心覽之不以先入之見格之或有助于麗澤之義如  
尚有牴牾望不惜尺書見示鄙見頗具三書中不更翻  
縷附復不莊

附來札

法自束髮受書泯沒于詞章之習日對聖賢之書不  
知反身之學卽偶有警發僻處遐荒又無師友講貫  
之益及官京師時與今宮保合河孫公相過從孫公  
時亦溺于莊釋之說輒舉相似後以憂歸里于山寺  
中取楞嚴金剛閱之甚覺其言之有味似有得乎形  
而上者服闋還

朝乃得讀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始了然于心性之異有  
以知佛說之非復取莊子讀之其所謂真君真宰不

變不遺者亦與佛合又有以知二氏之同病于是益  
取程朱文集語錄反復尋繹金溪姚江新會之書亦  
于廟市買得讀之稍有以窺乎朱陸之藩籬而得其  
意旨之所存自知淺陋又愧無躬行之實毫無所得  
于中未敢妄爲論說以博虛聲邇年以來簿書鞅掌  
碌碌奔走目不見正人耳不聞讜論舊業日益荒落  
惴惴焉恐終流爲小人之歸仰惟老先生大人德業  
聞望海內斗山此法所亟欲執業奉教而憾無由得  
自致于大君子之前者乃者仙舟幸過任城適法于  
後河干未獲飫聆清誨承賜大著葢不鄙其顛愚深  
有意乎提攜誘掖之拜惠之辱榮逾拱壁奴子愚昧  
不知祇領聞之悚息竟日惶汗靡寧茲特專役叩請  
台安并懇仁恩仍賜檢發俾得澣誦熟讀如偶有所  
見仍當條舉一二求就正左右以爲請益之端倘得  
奉指南不迷所往皆明教之曲成也溽暑伏惟加意  
節宣爲道自重統乞崇鑒臨啟瞻企

與兄弟論葬事書

昨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得七弟信云清明修墓竊看  
因棺上有水兼有蟻路將贈公匱請起歸停一時驚痛  
未及詳觀卽于是夜寄信歸令家中作印子以便今年  
冬間啟看再葬舊穴又因誤認爲辛丑清明起棺以兩  
年禍變歸咎于此後復細覽知是壬寅清明似于變故  
無涉徬徨數日反覆深思徧詢高明求其所以雖非啟  
墓起棺之過實由庚子清明竊看不慎之所致也凡地

特起數節而結穴者必有真氣斷無水蟻金坊之地自  
衆龍分枝穿田數節各起石山力量甚大其地之吉我  
所深信雲南萬年兄亦極言其佳且地之有無以印子  
決之不過埋一二年開看卽定吉凶此地葬已十四年  
然後竊看其爲吉凶確可定矣聞庚子竊看之時磚白  
如新棺堅如鐵棺磚之上俱有氣味金井之中毫無朽  
濕其爲吉壤更復何疑若此地有水則十四年來水應  
滿穴若此地有蟻則十四年來棺應蝕盡豈有十四年  
俱爽塏堅固纔隔一年忽生水蟻之理自是庚子年開  
看之後塞穴未甚堅實致爲客風所射風入則氣洩氣  
洩則氣珠成水風入則土冷土冷則蟲蟻漸生此一定  
之理也聞洗墓之法須先蒸糯米熱飯伺候開時看穴  
中乾爽有氣卽用熱糯米飯剖入急掩土堅築謂之接  
氣前歲竊看之時並未用此法氣洩可知又聞前歲竊  
看時棺磚之上並是氣乳昨歲棺上並是水流蓋氣得  
風卽化爲水也信中云棺上之水六月後始盡蓋棺中  
十四年來所含蓄地氣甚盛故必日久而後洩盡洩盡  
而後水乾也若地不佳則水應在穴中不應獨在棺上  
棺上遍處有水蓋盛氣鬱蒸所成不透風則凝爲氣乳  
透風則散爲水珠若真水在棺中必須有孔方能流出  
亦止能于有孔處流出未聞無孔之器盛水在內而能  
遍體滲溢于外者其非真水抑有何疑且以人事休咎  
決之十四年來安葬不動家中有福無禍庚子竊看之  
後辛丑禍事連綿惟其氣以漸而洩故禍亦以漸而來



庚子初洩元氣猶盛故猶無禍然大兄亦復舊病矣辛丑則京中有科場之事壬寅則有孫男孫女之殤至將棺請起停置冷屋然後十四年蘊蓄之氣盡洩而無餘豈不痛哉聞高明者云吉地誤啟遷者重葬舊穴依三合土葬法加謹堅築數年之後仍復元氣今將葬法附後家中依法卽行復葬斷不可惑于旁論

葬日擇于三月初五日丑時開穴卽用丑時請匱到山至卯時下埧二月初間信到之日卽上緊預先買辦芸香五十觔打碎成末淨灰二百觔斬碎成寸石灰三千觔糯米二桶桐油一百觔酒娘三十觔至三月初一日卽僱定槓夫及開穴夫至初三日卽于舊穴上搭一大棚約寬二丈中可蓋穴左可停棺右可放灰炭器物前後可放穴中所起舊土用人宿棚棚四日僱夫將石灰寸炭運至棚下石灰用水發開土篩篩過再于近地取真黃土膠粘無砂者十八担用鈿鈿碎篩過又于近地溪中挑取小鵝卵石于十二担洗淨浮沙寸炭二百觔亦運到聽用是夜將各項人夫俱僱到家中歇宿二更造飯三更喫飯四更丑時開穴人夫先往山上開清舊穴將穴中舊土盡行刨淨北頭開上五寸底下開深五寸畧見新脉土而止其扛夫亦于丑時請匱到山併糯米芸香亦運到山至卯時下埧之時先于穴底用寸炭四十觔雜穴中舊土鋪一棺位左右及前各出五六寸惟北頭受氣處鋪奏穴牆俱約厚五六寸炭土上洒芸香末十

舛然後請棺安放芸香之上棺兩旁及前後用寸炭  
一百二三十觔攪土靠棺堆起約厚七八寸貼棺處  
用三十觔芸香末密洒棺上亦洒芸香末十觔芸香  
上用炭三四十觔雜土堆高尺餘上面及四旁炭土  
俱已堆好用地掌輕打令其貼實大約炭土四面距  
穴牆空七八寸或一尺此所空之處俱用三和土層  
層築起頂上亦用三和土層層築起蓋芸香周于棺  
炭土周于芸香三和土周于炭土芸香取其辟蟲螻  
炭取其燥水氣又能止樹根三和土則取其堅固也  
開穴後卽另着人支鍋煮糯粥每鍋俱要米少水多  
以便久熬務令米粒極爛米湯極稠其石灰黃土石  
子預先攪好每五分石灰加三分黃土二分石子入  
糯粥和之以四齒鐵鈿鈿令極熟粥湯不可過多但  
取調和恰好堅可成團是謂三和土炭土堆好後取  
三和土四面及頂上細細鋪築每築一層止鋪土約  
厚五六寸用三工槌密築至土乾聲硬用酒娘酒濕  
再築第二層不用酒酒卽每層不粘自此以至數十  
層俱照此築四旁築湊穴牆出土築高一尺蓋過穴  
面各寬一尺鋪作游溝穴頂高至二尺如三和土多  
愈高愈好游溝後高前低以便流水墓門座石東西  
各穿碗大一孔以便過水令水歸到墓堂中拜壇而  
出三和土築後其堅如鐵再將石座水眼暫塞仍于  
墓旁支鍋取桐油熬滾大鐵杓攪起乘熱自頂潑之  
以一担油盡爲度油乾後將流水石穴取開其墓門

石照本處三碑四扣之法下用石座上用石蓋取其  
牢固不必過于高大自墓門以下兩邊欄杆裙石八  
字引開中用平石砌拜壇數層至于墓道華表

勅命碑亭俟有力時再議可也

### 答族弟書

接來札兼閱前後案牘族衆公呈知閔氏詹氏之苦節  
可嘉吾弟之好義可敬而李澄居心之不仁不義理無  
可容勢不可已但自此時思之又若有可容有可已者  
則不如其容之已之也初時李澄凌虐二寡婦至于日  
食不敷今經官斷產業已三分均分則二寡婦衣食可  
無憂矣初時維法以長房無後不可不爲定繼今已將  
李澄之子爲嗣則公郎可不必繼之矣且吾弟高義避

世俗因繼爭產之陋有繼嗣不繼產之議今張守以  
覲產業相加則公郎宜亟領回斷不可復留于閔氏之  
家吾弟心跡雖族衆皆知然昔人有言操網執罟以入  
于淵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棄網與罟避淵而去之則  
不取魚之意不待辨矣或問于文中子曰何以止謗曰  
無辨何以遠怨曰不爭此至言也若謂公郎爲閔氏所  
愛恐傷其心則事勢如此非我斬而不與亦可以謝閔  
氏即使閔氏怨恨致死死節與守節無殊亦無不可者  
又何必與鼠子較勝負乎如以吾言爲然卽將公郎領  
歸在吾弟爲閔氏之意已盡而不貪田產之心跡愈明  
從來清議強于吏議鄉黨宗族自有公評豈一張守讞  
詞足爲榮辱哉至于婦女守節止爲自全從一之貞庶

業可以不問家無田產者將遂不能自守耶若閔氏能歸母家苦守更為大雅長小女守節十餘年其家亦有微產然寸田未取此亦可以為法矣率復不彊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五終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六

臨川 李 紱 巨來

書三

與方靈臯論所評歐文書

附論評語四十八條

垂示所閱歐陽公文乃坊間茅鹿門選本此不足以論歐陽公文字也有明嘉靖初王遵巖唐荆川誦法歐曾錄唐宋六家文以三蘇為一家未及板行而二君沒鹿門頗饒于貲因其所錄刻為八家文鈔嘉靖以後士人為王李輩所惑薄唐宋以後文為不足學古文中絕無能窺尋歐曾文律者故茅選雖陋得流傳至今而所選歐陽公文尤雜亂蓋公所為卓然立言追昌黎而與之並者世幾不得而知之矣公晚年自定詩古文五十卷

爲居士集極精嚴奏議爲公生平經濟風節所發見最爲有用之文亦止存通進司上皇帝書及準詔言事上書二首其餘皆別爲奏議集其內外兩制及表奏書啟四六集雖渾古磅礴一洗唐五代纖縟之病然止取詔冊六首餘皆別存毫不使與于居士集其嚴如此而茅選以書疏奏劄及表啟四六文與二上書雜然並抄至詔冊六首公所存大文字反不得與選彼既無見于公所以立言之旨去其所取而取其所去則其所抄之本雜亂無章甚矣豈足據以論公之文哉及細閱足下評註語亦似未能合公所以立言之意而取其所去去其所取者中間刪節處甚多意求簡健而自愚意審之似皆不可刪者也不獨波瀾意度爲之索然以爲文之法

求之似亦未盡僕嘗語學者說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無微不顯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無小非大蓋必事與理相足而後辭達辭達而後辭之能事畢今觀所閱于論事而折以理者則刪之說理而證以事者則又刪之意嫌其複不知非複也必事與理相足而後辭達也至于字句亦時加刪省試取讀之覺原本語贅拙甚近古刪之乃反近時則亦不必刪也雖然此其小小者耳若畫錦堂記竟斥以庸下本論下篇節節而詆之此則僕所驚訝而不敢卒觀者也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人之是非居今日而排斥古人必其學與識與力勝于古人而後可也歐陽公之文七百歲于茲未有能繼之者乃欲求勝于歐陽公無論足下自宋南渡而

下至于有明不敢信有斯人也學記謂學然後知不足不學不知其善僕不敢謂足下未嘗學然僕則嘗學之而自知不足抑嘗學之而知古人之善不敢以輕心排斥之矣有明王李之徒嘗菲薄唐宋以下文字然同時如歸熙甫已斥爲妄庸元美晚年贊熙甫始極推之而自傷其異趨夫熙甫去歐陽公不啻倍蓰什伯元美之悔恨已若此若以望歐陽公門仞豈復能克都養之役然則詆排古人蓋不待熟思而知其不可也足下於僕道義之愛同于骨肉不敢不盡其愚又念今世學古者雖多學古而能直言者頗少僕不言當無有爲足下言者幸鑒其愚忠而恕其狂瞽如所言謬妄亦祈覆教其它評駁于鄙意有未安者並票在別紙惟一裁察

別紙附

與高司諫書

據刪昔漢殺蕭望之至今之人未可欺也一段云此段實無意味削去篇法乃緊按去此段無波瀾矣然此書公不收入居士集當亦以少年氣盛之作語多傷厚耳與石推官第一書

據駁此文爲漫節摘字句頗多按公與人書收入居士集者范龍圖李詡樂秀才吳克秀才杜中丞論舉官曾鞏論氏族及宋咸七篇而已餘皆非公所欲存者也然所刪者亦互有得失語似其漫者而未能盡作者之意字似去其餘者而句法反近俗而不古是亦可以已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求見書

據云所陳特世俗之淺意而文亦膚滑按此等文俱不收入居士集者然氣味似昌黎亦未可薄爲膚滑

本論上

據云切中北宋時弊惜文太平衍與近代時文策畧不異按本論第一篇公刪去不入居士集然薄爲時文策畧亦太過

本論中下二篇

此二篇中篇刪節甚多下篇發論處俱駁爲又起一頭且每段詆爲庸按歐公本論與韓子原道原性蓋三代而下追配六經之作也今輒刪節其中篇而末一篇則節節而詆之毋乃好高之過至云頭緒錯雜自是文章之病若文中波瀾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其頭雖多究之同一水耳不得謂之錯雜也

原弊論

據引令兄百川評云于病症悉矣惜未詳療之之方所以遜于誼錯也按題曰原弊故所論在弊反之卽所以療之也原集題止曰原弊茅選加論字其陋如此旣曰原又曰論可謂知文理乎

帝王世次圖序

據刪是文王以十五世祖四句云有此卽近于駁雜無實之戲矣按刪此四語覺不能曉暢

外制集序

夏四月召自滑臺句批云若退之爲此當日是年夏四

月余名自滑臺按前書慶曆三年春北處直接夏四月  
甚老似不必添是年二字上有顧余何人似不必添余  
字

薛簡肅公文集序

據云格調意思俱無以異于近世人按簡肅爲公外舅  
其集不傳恐無可稱者公止言其多不言其佳又以兼  
得爲難立言慎而有體自非近世人能及

廖氏文集序

據刪予以一人之見四句按刪此四語覺本意不暢  
章望之字序

據云意思庸庸儂氣亦與今之時文論策相近按文意  
足以勉人自立要爲有用之言貶以庸庸似太過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

據云雖應酬之文亦太覺率爾按此篇蓋公學韓之作  
氣味自不同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據評起處云云亦開近代人俗徑按此篇不入居士集  
然詆以俗亦太過恐自命爲雅者未必能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據云就其人鄉國山川發端亦俗徑按此篇未入居士  
集然亦不俗昌黎送廖道士亦就鄉國山川發端公或  
以其摹擬有跡故置之耳

刪正黃庭經

據云發端亦近小說家按此文未入居士集



續思穎詩序

據云以近體詩入古文本不雅歐公出之尚未甚可憎效之則如醜人之捧心矣按所舉詩皆古體非近體

六一居士傳

據于客曰是爲五一以下評云亦罷元明人纖佻門徑按此評甚是朱子亦嘗譏之然此篇與桑懌傳俱未收入居士集

御書閣記

據改天子二字作明皇云公非唐人又連書太宗事宜稱明皇以別之按前朝則書朝代本朝則直書廟號此定法也文稱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而下則直書太宗皇帝未爲無別明皇二字止見稗官說部若史書及長行文字未有遺帝字者恐亦可用天子二字爲下文人主好尚句張本亦恐作者自有深意高明以爲何如

相州畫錦堂記

據云此歐文之最庸下者按此文乃反題法也堂以畫錦名未能忘富貴利達之見公取刻詩爲韓公出脫合于孟氏得志弗爲之旨義正而詞穩徑詆爲庸下似太過試執筆自爲一篇恐無以相逾也

峴山亭記

據刪羊杜二人名字于常倚荊州爲重而二子相繼句二子字上加羊杜二字按散體文字書事俱用史法文直書二人姓字乃爲合法若憑空出羊杜二子不知爲

何人恐未安

有美堂記

據云公嘗自記此隨意應酬之文而諸公乃贊歎不置豈不爲知言者所哂按此文與畫錦堂記公並選入居士集自記云云是否可信

泗州先春亭記

據云承泗之民曰二段似出張侯之意眉目不清按泗之民日至以食役者爲一段堤成以下書事至可久而不壞又爲一段茅本遺畫乙誤連耳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據于銘詞刪孰不事君以下六語評云淺狹語非所以擬公又上下意脈轉爲所間隔按韻語當間發議論方有波瀾中六語似當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據云歐公于諸貴官碑誌有義法可尋者不數篇其餘信筆鋪序去近代人實不遠蓋由徇請者之意而每事必詳不覺自累其體也按歐王曾三公作銘誅文一字不假借歐陽于范文正公爲至交其子純仁又賢相也公因墓文致純仁等怨怒而不徇其請其他可知今謂公徇請者意非知公之言也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

中晏公神道碑銘

據云此亦公用意之文惜銘辭太淺直按昌黎銘詞備奇公獨持以雅正似有意矯韓所爲非不能奇也觀公

七言古詩其奇恣與韓同則知公之意矣

贈刑部尚書余襄陽公神道碑銘

據云銘辭義意宜取于誌之外歐公似未講此按直敘其人行事以爲誌而以四言韻語括之以爲銘此誌銘正體也韓昌黎于單寒冗散朋舊親暱小誌銘間仿史記傳贊孤行仄出爲險句奇體以寄哀憤而已其王公大篇如曹成王徐偃王劉統軍大尉許國公江西觀察王公袁氏烏氏諸廟碑銘無不用四言韻語鋪陳始終者唐人神道碑墓誌多用一人爲序又別一人爲銘安所得誌外意義而銘之尊評以銘辭義意宜取于誌外而疑歐公未講此恐未爲篤論也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據云通體平行則王均事不宜不見首尾按王均何爲敘詔書事耳義不重王均故不敘其首尾此交曾子圖稱爲行世傳後無疑蓋數百年而一遇者輒以平行目之殊太孟浪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據刪公學門兼該通陰陽五行一段云以下大繁止畧舉其大者而餘以三數語該之按論禩祥處有闕似似不可畧凡不可畧者雖萬言不爲煩徒欲取簡亦非史法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據云追封皇子公主九人以下敘次亦近時下人連數數事後代人倣遂成習套按事有當特敘者有當連敘

者古文自有定法歐公敘事之文七百年于茲未有能逮其十一者無論時下人此等評語似不可輕用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按王建竊據于蜀據閩者王審知也誤註爲建不加駁正何也茅氏疎謬類如此如曾集首列文定公傳寥寥數語不知出自何書而謬以爲宋史本傳儲同人承其訛又實以元脫脫等揆不知宋史文定公本傳一千一百五十二字並非此寥寥數言也其可笑如此貽誤後學此等乃不可不辨今據君所辨者刪老媪告其子一段云太瑣瑣按備書老媪孤女二事正以明治蜀之寬與治開封之嚴反對此公之用意處故下文以寬猛異施總論之如逢蒙之射三句此云此等在公偶一篇之遂別明朝人無限陋習按文字比喻語五經三傳皆然視用之何如惟不切則爲陳言耳陋者自陋不得概議前賢遂謂文字中不當作比喻語也又云三宰二字不典按齊語臣立三宰工立三族斥爲不典誤矣黃山谷云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見謂杜韓自作如此語耳此等評語出之宜慎又總評云歐公此等文似近今人亦能爲之蓋狗請者之意而備載瑣事也按歐公不狗請者之意前已論之矣若以叙瑣事爲狗請者之意則史記敘瑣事有甚于此者不知其何所狗也至謂此等文近今人亦能爲之何言之易耶歐公敘事之文後人無能繼之者七百年于茲矣有明成弘以前文雖薄弱詞理不謬嘉靖以後求其文從字順章妥

句適而不能得謂有能為歐公之文者吾不信也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據刪故予記公終始四句按此四語公用意所在似不可刪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據云歐公誌文凡變格者即佳按誌墓之文堂堂正正鋪陳始終者皆大文章凡變格者皆小品文章以變格為歐文之佳者恐非至論歐公碑板文字居士集備載而首列之皆公刻意立言之作蓋馬班以後敘事之文韓歐二人而已荆公窮奇盡變要為別調若東坡以下則皆望焉而不能至餘子無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

銘

據評其義有可畏等句云疊句大類時文按五經三傳疊句頗多總以不切者為陳言耳形貌聲調不足以論文也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據云後半甚古前幅剪截乃與相稱刪一再至曰鄂州二句謂後揭九州則一再二句可刪按一再至二語乃孟堅史傳先提後敘法一再二字上對九下對七言又毋夫人句刪夫人二字按職方毋為公尊屬故不敢質言毋而曰毋夫人又惡而姦刪而姦二字按姦與惡不同惡就心言姦就所能言故曰惡而姦下所云桎梏猶冠帶惡也簿記人陰私姦也又富家有盜一段刪百計

捕之句械付獄下刪鞠之二字按捕與購係二事故下  
曰勿捕與購上云鞠之故下曰鞠愈急以文義求之原  
本一字不可刪也惟前後並稱公中忽稱府君非傳寫  
之訛則公筆誤改之甚是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據于自爲青溪主簿至坐所舉罷四段盡刪去云前所  
敘列已覺太繁更益以細事太汗漫無檢局矣按以禮  
屈其長吏以法繩太后姍黨與天子爭勿擅民利與上  
司爭勿用私人有一于此足爲名臣謂之細事可乎今  
之人有能如此者誰也斷不可刪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據刪嗚呼予哀狄君一段按此段以敘哀卽暗序其年  
壽刪之則莫知其年矣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據刪起處一段云其屈伸大節誌中不具則宜揭于首  
旣詳具于誌中則起處爲附贅懸疣矣法以義制而變  
動無常者雖歐公不能盡合况下者乎又云銘辭亦平  
平按屈于生猶可伸于死者求集其文而序之也屈于  
人間猶可伸于地下者求誌其墓而銘之也著君大節  
云云公述所以敘文之意誌乃詳敘其生平而申之以  
感慨也前後判然兩事謂之重贅可乎前刪其求伸于  
地下句而後復密圍宜其欲求伸于地下句不嫌無根  
耶蘇梅爲公至交公誌其墓皆平生極用意之作一字  
不可刪也銘詞離奇跌宕非昌黎不能謂爲平平亦太

過求高矣

黃夢升墓誌銘

據云銘乃變體而意味亦淺按以此銘爲淺吾不知所謂深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據于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二句刪下句李氏二字按上李氏夫人也下李氏家世也不可刪又于爲李氏女爲王氏婦二句刪去李氏王氏四字按李氏女王氏婦云云並以氏族敘次錯落見姿致亦不可刪大約古人文未易刪動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據評易漢而自若句云易字畧雅按易字甚古雅非深于古者不能用亦不能解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據刪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一段云此數語專爲串合通篇然亦太有痕迹退之則絕不用此按先提數語而後敘事孟堅史傳法若趙克國諸傳是也韓公用子長法多然班法亦間用如曹成王碑先提云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以下敘其忠孝及持身持官事實應之不得謂絕不用

瀧岡阡表

矧求而有得六句據云此良士恒情耳沾沾自喜則淺之乎爲丈夫矣按崇公此言矜炫于人謂之沾沾自喜可也本私語于家而妻述其夫子稱其父耳謂之淺丈

夫可乎求其生而不得以下一句一意曲盡聖人用刪  
哀矜之至意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奮筆刪之  
可謂不慎非所望于賢者也此文懸日月而不刊非後  
人所敢輕議余意惟于何恃自存一句疑爲未穩然亦  
至今未可見之筆墨又據刪其平居教他子弟一段云  
以後複沓而無味按其平居以下包括無際施于外事  
二語尤深穩得體總之此等文章非後人所能增損一  
字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據此文前後字句刪馭頗多按古人語愈贅拙愈古健  
一加刪節卽成世俗語言總之一字不可刪也

祭吳尚書文

據云此祭文之不用韻者按前以也字代韻末一段則  
世外逝位涕皆韻

祭資政范公文

據刪嗚呼公乎至是不仁哉一段云于范公生平旣渾  
括而不詳何暇及此情事之瑣瑣者且辭意淺直存之  
轉爲通體之累按賢人君子時難得而易失杜富韓范  
之黜公生平所爲發憤者至死則無復望故獨于此哽  
咽而不自已也輒刪其用意處頗宜斟酌之

祭蘇子美文

據刪震仆如麻等句云如麻義不確按歐公語出處猝  
未易檢然金世祖本紀有乘勝逐之死者如仆麻之語  
則震仆如麻容有出處又太白詩亦有白骨相撐如亂



麻之句

祭丁學士文

據于無如仲尼等句駁云儼人非倫語亦近俳按義取受侮被謗不在孔孟韓公祭田橫亦引孔聖猶此意也又刪至今獨弔乎沅湘等句云旣陳孔孟又復及此于辭賦尚可古文則不宜按銘誄之文正與辭賦騷些同體非散體古文也

與方靈臯論所評柳文書

附論評語四十九條

禁城迢遞館務囟遠迄無寧晷昨輟館書卒讀尊評柳集高論特識見所未見驚歎久之大概于渾發論議援據舊聞者卽指爲俗套旁喻曲證者卽詆爲醜態然此數者原本經傳自秦漢迨唐作者皆用之似未足爲柳州

病亦未可執以爲文禁也至于語句稍古拙者卽目以稚柳州在當日昌黎獨以文事相推謂巧匠旁觀以吾徒掌制爲媿史臣引其言爲定論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昌黎非妄許人者其言果稚安得擬子長果子長也卽有未善何至于穉旣而反覆循省全書評語寥落覺應駁者多未之駁而所駁者乃又似可已或者以矜氣臨之以易心出之執持已說以繩古人雖其詞句有本者亦不及詳審遂不覺其詆之至于斯耶鄙意嘗謂柳文之不足者在理不在詞氣蓋柳州于大道未明故表啟諸篇苟隨世俗非聖賢奏對之旨至諸僧塔銘及贈僧之作于理尤謬故詞亦弊弱而書序論記散體大篇則辭氣雄深雅健誠如昌黎所云足以

追馬配韓卓然而不媿也今仍照歐集凡鄙見與尊評有參差未合者俱一註出寫在別紙藉求教益僕于韓柳歐王曾蘇數家文嘗繩以六經句比字櫛以求其離合于毫釐分寸之間實見古人爲不可及非敢榮古虐今如柳州所云如所註頗謬幸一一教示

別紙附

獻平淮夷雅表

據云表簡而則雅亦典蔚但韓碑古在意義此獨句讀不類于時耳蓋退之志在約六經以成文而子厚則較文字之工于毫釐分寸間也按評語甚確不可易也

封建論

據云不初字稚挾中興句氣弱及夫郡邑句亦氣弱按謂初字稚近是然不初猶云非初耳挾中興句氣弱當謂語排耶及夫郡邑一轉似不覺其弱

斷刑論

據于胡不謀之人心以下俱評爲稚按春生秋肅語其理耳非謂賞必俟春夏刑必俟秋冬也項羽印剗不予爲四惡之吝易貴不留獄書稱伏念旬時丕蔽要囚子原所論頗爲有識然用意過于輕脫無敬天之心故愚謂柳文不足處在理其詞則雄傑似不得謂爲稚

辨侵伐論

據云其隣雖大二句晦澁又評罕知侵伐等句云是謂賊經侮聖之言按侵伐並見于周官乃以公私立論聖人豈有私哉柳文理不足類如此謂其賊經可也至議

其詞句處愚祇覺其峻潔不所暴尤古

### 六逆論

按凡譏其詞句爲稚爲晦澁爲承接處不洽爲突爲強合等語俱未能領悟不敢遽從

### 論語辨下篇

據云上言疑作上焉音近而誤按有明蔣氏本上言乃上之而南宋乾道三年潛山所刻雲間潘緯增廣註釋音辨柳集亦作上言又于下之二字下註云一本作下言然以蔣氏本爲是

### 箕子碑

據于未段云數語卓立惜前幅體製不佳按凡先立說而下文明應其說者卽以爲不雅然則孟子首章非耶似未可執一廢百

### 碑陰文

據云生人不宜稱諱按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其義通于諸侯以下故凡語人死而隱其辭則曰倘有不諱人子之于父母生死皆諱其禮止于門內故曰入門問諱孫于王父母逮事父母則諱不逮事則不諱以生事之時固嘗諱之也皆謂生則諱死則名謂生名而死諱者世俗之訛也

###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吾無姓耶句據云佻而稚按此云佻而稚甚確亦以其理不足也然和尚以無姓爲稱則與無端作佻語者猶爲有別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曰副元帥一段據云頗傷于繁蓋以狀迨遠中口語複沓然終是精神衰散處按段太尉逸事一篇乃柳文最高古直迨史記者似不至衰散惟公質貌魁傑一段遽云時弱幾近南宋以後人按疊用排句以拙爲古非南宋人所及也此柳常侍行狀脫首頁誤連于此

陸文通先生墓表

據云莫得而本而當作其按而字將本亦同句法亦可通

東平呂君誄詞

據云命姓惟呂云云枝蔓無謂按銘誄之文多敘先世此數語耳似未得爲枝蔓中間波瀾排宕姿致兀傲甚可愛或以順敘爲散漫耶誄詞固未有不一直鋪敘其平生者

呂侍御恭墓誌

颯颯之風乎據云首句無謂且與下義不屬按首句切尚父似非無謂恭自以爲尚父冑故有大志似與首句文義相屬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分閫委政數語據云意鄙而詞庸孝如方輿公以下據云俗套按自立格局排比整齊以莊爲重以拙爲古惟子厚氣厚力沉乃可爲之後人摹此則誠如所譏先太夫人河東縣君歸祔誌

據駁姪字云傳曰謂吾姪者吾謂之姑非所施于兄弟

之子也史記魏其武安列傳跪拜如子姪漢書作姓豈傳寫之誤而韓柳諸公遂過而承用之耶按姪字所駁甚是但傳訛已久唐書狄仁傑諫武后謂姑姪與母子孰親宋呂蒙正對真宗有姪夷簡宰相才也然韓歐曾王文皆不用蓋古者娣姪爲媵釋名謂姪者迭也更迭進御也豈可施之男子哉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據云若改適則法不宜銘按改適無據以其年疑之耶古法惡疾去或以痼疾而歸于柳氏故邇先夫人而窆耳非改適也

亡妻弘農楊氏誌

重崇友道等句據云若效左傳國語句調轉成雅拙按其哀同故詞近複然其勁質處不可及

河間劉氏誌文

叔文堅明直亮一段據云不獨屈諂可哂誌其母而歷敘子之官階陳其功德于文律亦太垂矣按于有功德陳之亦合法特叔文無功德耳

乘槎說

說曰以下據云不可通按此解誠難通駁之甚是蓋柳于理固多不足也

說車贈楊誨之

其要存乎材其爲工也兩處據云仍一車之說耳叱齊句據云不雅按衆車之說謂車之衆說也叱齊句誠不雅

復吳子松說

末後數說據云晦而澁按稍嫌勁直不能如昌黎荆園小品文曲折變化耳謂晦而澁再讀之未能領畧

罵尸蟲文

苛慝不作句據云誤用按苛慝見左傳國語皆就政言今以指尸蟲之苛刻隱惡似亦可通如謂必就身之受害言則張平子溫泉賦云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柳州或本于此似亦非誤

塗山銘

據云絕無義蘊詞亦淺率按唐虞讓功商周讓德亦是創論

舜禹之事

據云謗譽咸宜蘊義雖淺而氣尚清明此則庸妄人所託決非子厚作按此篇甚謬妄文亦不妥卽以爲非柳作也可

東海若

據云此等之醜惡轉無所用瑕摘按所評確甚一字不可易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昔韋孟以詩禮而下據云舉古人近似者以相擬最文章惡道而子厚每蹈之按學記之法罕譬而喻然孟子言大勇則舉文王武王言不動心則舉孟賁告子北宮黜孟施舍子夏曾子言性善則舉成覿三子之言概謂之惡道可乎似未可執一以論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據云殷周之前以下當別為一篇前取刪定舊說以為序後乃別出義意以為跋也合之則理體俱失按欲割而二之甚為特識于文氣亦省重複第恐既序其書未必更跋之耳若開羣玉之府等句據云自明以來陋習皆此種比喻為之先驅按經傳喻諸甚多昌黎尤善喻似未可獨罪柳州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據云以比喻發端亦惡道按昌黎送溫處士序非比喻發端乎

送李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據云援古證今近世村師幕客皆恃此為活計按送楊

少尹序非援古證今乎易于之間句據云用古甚醜按易于二字禮記原自相連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遐登王粲之樓一段據云以古蹟點綴亦惡道按此段氣雖古健然語多排未能盡洗六朝之陋以此不及昌黎耳若古事點綴亦自不妨弔望諸君墓觀燕市屠狗聞潁川鳴鳳孰非古事點綴乎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據云歎美其人之上世亦惡道按昌黎送王含秀才亦引其祖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其殆庶周乎據云周字非誤則雅且佻按周字本孟子

周于德周于利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據云退之亦間設喻而不若子厚之膚庸且數見不鮮  
按退之石處士韋侍講二序皆連設數比喻語它如蹈  
火溺水景星鳳凰匠石之木冀北之馬大江之怪物亦  
可謂數見矣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按道源生知等語太排全是六朝陋習此等乃當駁  
送濟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據于未數句評云惡道按後先之義頗佳似非惡道

監祭使壁記

據云務爲炳炳烺烺其實皆世俗人意趣按從敬說到  
肅從肅說到法制立義精切鋪陳典禮俱有關係通體  
無一懈筆此等文非唐宋大家不能謂爲世俗人意趣  
恐未然

四門助教廳壁記

據云直頭布袋錢牧齋輩所俎豆也按首切四門非通  
套也文前半敘職掌後舉三君子能重其官因有題名  
之記敘訖卽止不溢一辭此法原本史漢唐宋以來惟  
韓柳曾王四家能之歐公尚餘姿致蘇氏卽雜間冗之  
辭南宋以後則絕響矣牧齋輩豈能夢見耶祭義誤作  
祭統是偶然檢點不到

武功縣丞廳壁記

據云觀諸記可知子厚學無根柢蓋如此則每題皆有



現成一篇文字可信手鋪敘不假思索矣按建置沿革  
土物政事具見于尺幅中詞古體峻銘鑄經史發爲高  
文末一段尤有關係信手鋪敘豈能及此恐韓柳曾王  
四君子而外更無其人鋪敘二字亦不易言有明嘉靖  
以後敘事之文不二三行卽字義不通文理不貫求如  
此文高渾簡靜雄深老健非根柢經史安能道一語耶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據云五齊以祀神非衆所得飲按五齊以祀神論爲酒  
之本義耳旣祀之後仍供獻酢否則將安所置之祭肉  
不食朱子以爲褻鬼神之餘然則祭酒不飲獨非褻乎  
司尊彝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王氏詳說云王酢以醴  
后辨以盎又曰醴爲諸臣所酢者之酒郊特牲云醴酒  
浣于清注云醴酒盎齊也五齊之等由濁而清由薄而  
厚醴盎猶供獻酢則緹沈可知軍中有禡牙祭纛諸禮  
蓋祭而飲軍士耳

興州江運記

公命鼓鑄段據云文近頌銘不宜入散體破壞格製按  
散行中忽入韻語經傳子史多有之惟視其詞與氣古  
質否耳

桂州訾家洲亭記

據刪太凡以觀至惟是得之句云陋套削去乃轉覺大  
雅按昌黎徐泗濠三州掌書記廳石藍田縣丞廳壁二  
記皆先發論然後敘本題概以總論爲套似亦執一之

論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據云北流潄水瀨下六字當屬其字下有流後按流石蓋鍾乳之屬流石成形凡巖洞皆然下文亦有流石怪狀云云是流石二字相連中不容更添他語考別本北流潄水瀨下句註云流一作沈愚意沈字亦未是當作枕乃可解按此文錯誤處多如多蓑荷誤作多橐吾一本于石魚之山句上有其南有三字而立魚下無在多秭歸四字及石鯽作多石鯽皆校此本爲善

與楊京兆憑書

理不一斷于古書據云晦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未據云意脈與上不相承接按所謂晦與不相承接處再四循覽未能領畧要之此等書記自是大文章

與李翰林建書

據云昢然足音非喜貌也按昢然二字陸德明莊子音義稱司馬云喜貌崔云行人之聲二義似崔說爲允然音義並載二說而喜貌在前凡兩說者以前說爲長則亦未可苛也

與顧十郎書

其或少知恥懼據云此轉費解按分別三種人甚覺明晰無難解者

與呂恭書

作東郭至其道美矣據云此段贅甚理體氣格俱失削去乃完好按欲譏其失必言其善此風人之旨借老猗嗟是也古文辭亦然作東郭以下似不可刪

與李陸州服氣書

據云搖頭瞬目醜態百出按此文奇傑而加以醜詆蓋  
懦夫掩卷而不敢觀者也尊意不過于比喻語卽詆之  
耳然古之高文喻語甚多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據云甘羅終軍之不足慕何待煩言按以文律亦臃腫  
而不中繩墨又于視函吞關云支蔓中又作色相語醜  
甚按來書旣慕此二人卽不得不力排之色相語亦不  
妨經傳皆巧構形似之語形色天性不可離也欲空色  
相者佛氏之妄

祭外甥崔駢文

據云本以弔詭之辭志痛而枝蔓拙滯轉近于戲按此  
文命意未穩而詞則振奇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七

臨川 李 紱 巨來

書四

與方靈臯論所評韓文書

附論評語八條

韓文公文集評閱甚細凡與鄙見合者俱不復置詞惟潮州到任謝上表一篇世多議公緣左遷氣靡有乞哀之意且以封禪貢諛爲導君子非因以爲公罪其說始于宋紫衣僧某爲駁韓之書世人多附和之者足下亦蒙其說其實公之氣固未嘗靡而哀固不可不乞也孟子謂親之過小而怨爲不可磯憲宗神武削平藩鎮其功大矣奉佛乃溺于俗其小過耳公言觸所忌幾陷不測釋以爲刺史不當感君恩耶且君旣已明著其罪則

天下無不是之君父負罪引慝以引陳于君父之前體  
固宜爾公還朝後鎮州之使眾皆危懼公疾驅入其軍  
聲大義屈王廷湊定其眾此豈有死生禍福之見者公  
之氣靡耶未也蓋不得于君父則如窮人無歸以盡怨  
慕之誠而忠義所在則奮不顧身之死而不撓其所爲  
靡者非靡而剛者則誠剛矣不然無禮而逞志于君視  
免胄入師不得均謂之勇也封禪本于方嶽之祀後世  
益以升中于天告成功之說恐啓人主侈心因以爲不  
可耳不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載在時邁之詩東巡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列在二典未可厚非也太史公因流  
滯周南不得預元封之典至抑鬱以沒以公之材欲藉  
此以盡鋪張揚厲之忱亦豈得爲人失乎至自譽其能  
謂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媿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  
古人復生未肯多讓則自公而外吾未見有對君之詞  
如此其壯者故曰公之氣未嘗靡而哀固不可不乞也  
足下以爲然乎否也其餘尚有一二異同之處俱照歐  
柳二集用別紙簽出

別紙附

張中丞傳後敘

據刪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三句按無  
所不讀爲下文久讀張本言嵩好學則巡之身分愈高  
以巡得尉敘巡嵩周旋之由惟親比故所述者可信耳  
似不可刪

新修滕王閣記

據云近時不學人造言地名官號不得從古觀此文于潮曰揭陽女孥壙銘曰愈爲少秋官可徵其妄蓋制誥奏章史傳誌狀自應從時記序雜文則惟所便耳按散體古文學史法者也故地理職官必用時王之制使後世讀者得據而考焉駢體詞章古所謂俗體也詞取觀貼故兼用古官名地名以資華侈而已二者自有界限似未可概以爲不學而斥以爲妄也然散體中亦有分別制誥章奏史傳誌狀全用史法固應從時卽記序雜文其書事處亦當用時王之制惟議論詞令乃不妨兼用古官名地名以其爲詞而已非書法也如昌黎送竇從事序其始書其事則曰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其後論趙則稱以南海曰嘉趙南海之能得其人其法劃然自有一定若以爲惟所便則法亂矣且制詔章奏史傳誌狀凡發議論入詞令及傳之贊誌之銘亦皆可用古官名地名亦以其爲詞也請斷以二語曰凡書事必遵用今制凡使辭不妨參用古斯得之矣

進士策問第二首

秦漢蜀吳魏晉之興句據云先蜀于吳魏自公始按習鑿齒漢晉春秋已以蜀爲正統

進士策問第九首

據云退之學有經法而于易亦膚漫若此按策問乃設問以觀士子所答非定爲義疏也此不足議

省試學士代齋郎議

據云退之此議蓋溺于所習而未達先王之禮意按德  
藝力之分所論甚正何以未達于禮當明言之

上宰相書

末段據云總收始于劉子政惟退之用此尚能運掉如  
意按國語穀洛鬪國策酒色味論樂毅報燕王書皆用  
總收不始于劉子政

送楊少尹序

據云此篇及送石温二序本應酬之作而荆川諸公盛  
稱之恐退之不許爲知言按此三篇皆佳文胸中先橫  
一不許援古義設喻語之見乃不得不割棄之則執一  
之爲害也文誠佳則援古義亦佳所謂則古昔也設喻  
語亦佳所謂引伸觸類也文苟不佳雖無二者亦無取  
焉

祭薛中丞文

據云此及祭裴太常文決非公作蓋同官聯祭公名與  
焉其子孫矜爲公作而編輯者弗能辨耳按此二篇余  
向時亦以爲非韓公作斷然無疑今見尊評乃益信世  
固有真識也

與方靈臯論箋註韓文字句書

附原道箋六十八條

垂示箋釋韓文句法字法出處意甚善山谷黃氏云韓  
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見謂杜韓自作如  
此語斯言是也僕生平作詩文恪守此法字句務有出  
處特未暇一一爲杜韓箋釋耳今得有心人逐一指出  
豈非快事然此非歲月之功可能也欲爲此事須將韓

文熟讀句句成誦然後盡覽韓子以前經史子集遇有  
所得卽劄記之大約非二三十年功力不可蓋書籍多  
也足下年已遲暮僕亦就衰必不能竟此業止可立一  
規模授少年嗜學而藏書又多者使竭畢生之力爲之  
庶乎其可今按所釋如原道一篇舊註之外纔得八條  
中間誤者一條不全者三條餘四條皆可用然原道所  
當註者不止十倍于此昨以上元節館中休暇漫取原  
道一篇箋其大概得六十餘條錄在左方藉請教益其  
遺而未註者尚多信手填綴既未暇緝閱羣書寓中書  
籍亦少又韓子所閱之書今亡闕者十不止二三卽盡  
見天下所有之書亦不能無掛漏也且韓文有二種一  
種疎暢條達學孟子之文一種琢鍊瑰異上追盤詰下

兼漢京之文其後門人師承亦分兩途若李翱張籍李  
漢學其疎暢條達者也若皇甫湜下傳孫樵學其琢鍊  
瑰異者也原道係疎暢條達一種字句根源易于尋究  
其浩博已若此若琢鍊瑰異碑版大篇如南海神曹成  
王等碑及游戲恢詭如進學送窮等作離奇奧衍尤未  
易窺其所本信非數十年之功未由成此盛舉僕固憶  
識字以來五十年于茲所閱書亡慮三五萬卷若早爲  
此事猶有可觀今日暮途窮豈復能歷緝舊冊掛一漏  
萬徒爲博雅君子所譏亦于韓文無所益也諸容晤悉  
不宣

原道

淮南子首篇曰原道訓舊註遺訓字

博愛之謂仁

蜀志費禕寬濟而博愛○伊川謂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



則不可余謂伊川之言非也樊遲問仁而子曰愛人

况韓子與義並言耶周子亦謂愛曰仁宜曰義伊川

行而宜之之謂義中庸義者宜也詩與子宜之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猶路也北方呼路為道之者

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關尹子知彼有

仁與義為定名管子修名而定名

道與德為虛位晉書禮樂志宣皇未升太祖虛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而德有吉有凶左傳文十八年孝敬忠信

老子之小仁義老子大道

坐井而觀天舊註尸子語

彼以煦煦為仁煦煦即嫗嫗亦作噢咻亦作燠休左傳

煦嫗覆育萬物

子子為義詩子子于旌註子子特出之貌關尹子

其小之也則宜小之見漢書成帝紀公卿不信陰陽薄而小之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老子適可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莊子吾所謂藏非

德而已矣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云如禮云樂云之云公言見漢書文帝紀所言公公言之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老子第三十

後德失德而後

火于秦說文火殺也禮記王制

黃老于漢史記申不害傳學本黃老謂黃帝老子蓋道家者流所託始漢初張良師黃石公從赤松

子遊曹參師蓋公竇太后尤好黃老之學

佛于晉魏梁隋之間

晉明帝孝武魏道武明元太武梁武隋文俱奉佛

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

即孟子不歸楊則歸墨之意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主奴附汙平上去三韻通

用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與楚叶實單實許厥聲載路許與路叶又右有隔句用韻法如釋今之詩擇與伯叶吹與和叶飄與要叶此則主與附叶奴與汙叶也韓子精于韻故信手皆合張徹墓銘亦用此法

孰從而聽之

孰從即吾誰適從意猶云奚自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陶弘景作真靈位業圖以孔子為太極公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法林破邪論佛遺三太弟子震旦教法儒童菩薩彼

謂孔某淨光菩薩彼謂老子回摩訶迦葉彼謂老子

為孔子者樂其誕而自小也

書乃謬乃認王坦之廢華論其言詭譎其義恢誕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

司馬遷嘗學古文尚書于孔安國亦可謂為孔子者其為

老子傳載孔子學禮于老子是謂吾師嘗師老子也若為孔子者謂吾師嘗師佛未見其人豈唐時譯經官及修三教珠英諸人或由明經出身亦可謂之為孔子者而所譯有如破邪論者耶

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

法言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

其孰從而求之

前言孰從而聽之此言孰從而求之者舉于口則曰聽筆于書則曰求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後漢書馮衍傳造作端末妄生首尾韓非子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

端末是以莫知其極

古之為民者四

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漢書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

古之教民者一

書周官司徒掌邦教禮記王制一道德以同俗

今之教民者三

二教之說始見于唐武后時令周禮考工記資四方之

賈之家一而資焉者之家六

周禮考工記資四方之珍異以通之謂之商旅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作然後教之以相生相

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韓

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莊子民溼寢則腰疾徧死木處則

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

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字出考工記見上文

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玉篇短折曰歿

為之埋葬祭祀以長其恩愛後漢書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韓

子恩愛字用此正與佛反對

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禮之所統甚廣而韓子止曰次其先後者蓋事得其序之謂禮序莫

嚴于先後如大享先人羹食先黍稷服先散麻飲食先祭侍君食先飯侍長者食先餅後已出入則或先

或後先長為不弟後長為弟賓客之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始教子出入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宗廟之次先大後小則為順婚姻之禮先配後祖則為誣其祖皆是也

為之樂以宣其壹鬱漢書賈誼傳子獨壹鬱其誰語增韻壹閉塞也類編壹與網氣通用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又曰樂行而倫清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故曰宣其壹鬱

為之政以率其勸怠書率作與事易通其變使民不倦倦作勸見莊子應帝王學道不勸

怠倦見戰國策公叔痤曰鼓之不倦怠者臣也

為之刑以鋤其彊梗淮南子鋤其彊梗春秋合誠圖誅鋤民害

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尊詁巴列莊子庶幾篇

害至而為之備韓非子兵革者所以備害也

患生而為之防易履德之基也疏六十四卦悉為修理防患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子胠篋篇焚符破璽而民不爭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居字本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

君者出令者也書慎乃出令

行君之令書令出惟行

粟米麻絲孟子有粟米之征禮記治其麻絲以為布帛

清淨史記曹參世家有蓋公好黃老術曰大道貴清淨而人自正

寂滅楞伽經寂滅一心維摩畫像碑空色空而取其空滅生滅而求寂滅

其號名殊尊註已引大司馬辨號名之用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莊子至德之世樂其俗安其居老死不相往來三代而下釋夫恬淡

無為而悅夫嗙嗙之意嗙嗙已亂天下矣

滅其天常左傳夏書曰維彼陶唐帥彼天常

師友賓主五倫不日朋友而日師友又蓋以賓主者孟子論性命有禮之于賓主學記謂師無常于

五倫五倫不得則不親也

果疏魚肉汲冢周書時訓篇草木不萌動果疏不熟魚肉尊註已引曲禮

祥公平當情常饗七字古韻皆相通

順而祥汲冢周書禮義順祥曰吉

和而平詩終和且平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晉書周馥傳主定九品檢括精詳

人其人有問僧佛二字之義者謂毛詩以佛為弼載記以佛為拂而僧字則經傳未見今釋氏以此為名號亦有說乎曰有曾人為僧佛人為佛故韓子欲人其人問者曰然則需人為儒乎曰然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三才之位天地虛其中以相待故需人為儒

廬其居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詩小雅中田有廬箋云農人作廬以便田事蓋暫寓之所也周禮

十里有廬如今館驛之舍韓子意謂僧舍偕制非民人常居或為鬻舍以奉先師或應使節以安諡令故

曰廬也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尊註已引禮記

也

與陸聚續書

雁回鱗絕十載于茲南望渺然而已比聞賢者精力未衰著書日富極爲欣慰愚杜門八載亦頗有著述皆無可爲足下言者惟生平篤信陸子之學近輯成陸子學譜二十卷其第五卷家學一條自陸子父兄羣從下逮孫曾有學行者備載不遺攷陸子十世同居譜圖稱象山先生仲兄處士公九敘有曾孫士果字景由行太三者任浙江嘉興縣令遂家于嘉興其再從弟諱增孫者象山先生之曾孫也幼隨士果之任亦留居嘉興又象山先生曾孫諱士梓者愛鑑湖之勝家于寧波其弟士疇生子諱文遠者字伯及行兆亦任嘉興都巡使亦家于嘉興文遠生子二長間韻次聞車云孫枝蕃衍後多

顯人生向聞貴房師萬編修言足下曾述先世實出青田不審是某房之後此數房後人今俱盛否自元明以來至于今倘有道德文章名位著稱于世者並當載入以爲學譜之光特札奉煩詳細查覆全書已成竚希德音附詢一事敝鄉明季先達有鄉少司馬諱維璉者瑞州新昌人所著達觀樓集巡撫白公修西江志時取去未還其家別無副本子孫悔恨至今皇皇足下專司志局不知此書曾入尊覽否倘在高齋檢還其家俾得世守其子孫感當不朽也

與儲六雅書

不通音問久矣南望豈勝悵然向承作拙集序文未擬登用蓋緣文有點鬼之弊且未覩拙集之全自難論

所引周益國以下固皆敝鄉先達之健于文者然皆非鄙意所安孟子造詣不能過顏子至擬以顏閔冉牛則從姑舍鄙意亦如是耳五令弟存日曾許鈔其所藏謝無逸溪堂集相寄又許以王文安泉坡集原本見貽向曾與長公郎言及不審可詢令姪俾踐其先人宿諾否也踰望回音吳年兄端升令子來謁將補刻其尊人文字欲得大筆序而行之賢者篤于交誼爲亡友表章必樂爲之矣

復何生書

附來札

十月五日接讀手書情辭婉摯推許過分非菲薄之所敢承而仰體令先尊之意至于如此必誠必信自非孝思竭極何以有此古人之能傳于後世者固在于功德

言三者亦不必盡然而可以永久不敝者恒以其精神凝結確乎不可拔遂因以通神明垂古今而傳于無窮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拙文未必足以永賢尊而孝子誠懇之意自可以不朽則拙文或反藉以傳未可知也愚奉

命祭告二陵乞假順道省親以慈母年躋大耋踰月制幾于日告存故星夜兼行會稽鍾山俱禮成卽登舟未敢片時延竚雖所至索文字者彙集皆不暇以爲舟中似有少隙亦惟作禹陵廟碑文及趙恭毅公集序敝同年趙侍讀表三篇而已修禹陵廟

朝廷大典恭毅公偉人固以挂名爲榮侍讀爲同榜之首交誼甚深其令嗣副使之孝思諄切亦至極不可解故

皆足以奪徬徨之歸思勉爲以應其佗來相求不可不應者尚數十篇則皆不能屬思比至家值慈母大故則人世之事悉昏迷不能知文字又無論已小祥之後神魂稍定而尊翰適來孝思之切文筆之健哀音相感乃亦不能不應而佗人所索則猶不能有以應之也賢尊行狀前稿已詳今所補者亦不可缺顧愚所尤傾倒者二事皆行狀所未及者一薦裘子魯青一助中州牟山兄也魯青孝友忠信固堪應

詔顧貴鄉人材林立豈無可薦獨取魯青大公之心良足欽佩薦履可憑故特敘入至于牟山兄竒才偉抱兼資文武實足爲

國家腹心于城之用乃館職不終展施無地賢尊獨能傾橐濟之處之別駕希驥足之展雖其人有才無命而緇衣之好固已上薄雲霄矣惟中間相爲之曲折未能深知故未及入于誌敘而賢尊生平一高誼令子亦不可以不知也附及不宣

附來札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正三品廕生何筠敬稟者客秋使星南照筠以哀毀餘生伏謁舟次蒙大人敦篤先子舊誼憐念藐孤慨許誌銘以光幽室此誠千載一時之遭逢意先子一生剛正芳潔自矢天或不忍沒其生平而假手大文以大庇其後人乎方且命工礪石以待顛望獻歲當必不虛所請僻居山野至臘底忽有人傳太夫人訃音者始疑繼信驚悼幾難自任

甚且憂懼焦灼積日累月而無能釋諸懷抱也夫太夫人壽及期願孝養榮哀備極人間之福且大人持節省親之日忽值雲駟仙馭之期寧非蒼穹上格大孝慎終雖古曾閔未足方此矣而筠獨私心憂懼轉輾莫釋者蓋深痛夫先子沒世之名幾顯而復晦也大人忠孝天植朝野著聞孺慕之懷風木之感畢身豈有窮期當此嬛嬛苦塊卽吾世郭有道復出亦何暇握管撰著爲之闡幽發潛也哉是則先子之砥礪名節及曩在京都歸誠輸歎得不見棄于大賢與夫天作之緣辱臨敝郡筠得匍匐哀求獲蒙大人之憐而許也亦徒然矣世之蓄道德擅文章者孰如大人世之知先子稔悉質而不誣者孰如大人知先子而發諸筆墨足以信乎今以傳乎後者又孰如大人之數端者皆先子之所藉以寄于後而一于大人是賴亦又烏能以已夫不知其賢而強言之文雖工而失其真也不得其人而強委之文雖具而易敝也故立言者必廉其實而托言者必審其人筠若舍大人而不能求則先子之藏將終不得掩而筠亦終不得爲人子矣是以憂懼之甚而至焦灼焦灼不已至積累日月而莫釋也雖然今茲一載矣筠若奔遠者之暫息氣喘者之少定則更伏而思之大人募祥已踰援筆悼舊于禮亦旣無礙且今日之哀筠亦卽不置之思之所迸溢而錫類也殆又不可以常情拘者且筠昔隨任秦關嘗侍先子座側竊聞與今檢討萬先生



名松齡者論當世文章言吾浙二十餘年頽波莫挽  
自庚子科大人主鄉試制義一出而風氣遂日以適  
上是卽歐陽子之知貢舉也立乎

殿陛忠言讜論凜凜不讓古人與夫好賢樂善汲引後  
進雖獲譴咎無所悔是卽今世之蘇文忠也嗚呼以  
先子知大人之深則信大人之知先子有素矣筠今  
踰期不葬寧蹈悖禮之誓誓猶小耳倘不能發大人  
之悲憫忘先子沒世之稱草率竣事更何以覘顏人  
世乎伏祈大人念簪履之舊推錫類之仁察其必待  
此以安窀穸轉瞬歲終不容刻緩讀禮稍暇伸紙一  
書飛擲自天使筠卽日得納諸壙中以慰長夜不特  
筠等兄弟子孫世世啣結卽天下人咸謂大人愛其

親以及人之親旣悲故吏之不得歸于土并哀其嗣  
子之不克葬其親用心深厚孝與人同必有聞風感  
泣而歔歔者未嘗非勸孝礪世之大端也謹附上行  
述二本末有語及秦中事一段是前所呈覽草本中  
偶遺忘者此亦足見先子居官立品之大概故復備  
載焉統祈審量而採取之神思昏瞶語無裁擇惟冀  
垂慈鑒宥卽賜鴻裁筠肩勝瞻依待命之至

答全貢士紹衣書

讀來示二紙反覆援据足徵讀書細心俾鹵莽者知警  
幸甚羨甚方今

詒求鴻博足下真其選矣然在此二事則皆了然目前無難  
知者特以俗書校閱不精致使引用者牽連繆誤耳邵

機與卻叔義原係兩人因朱子大全集答卻叔義第一  
書標目之下註云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愚因隨筆  
批註機字下恐是脫宜字不知叔義固即叔誼可稱卻  
機宜而卻機則別是宜興貢士並非叔義朱集目錄原  
自分明第一書並非第一止稱答卻生而下註機字其  
第二書亦並非第二止稱答卻叔義而下註三字蓋卻  
機與卻叔義各自標目且答叔義書止有三首並非四  
首其不可與卻機合爲一人灼然無疑而編文者因兩  
卻字相連遂合二人爲一引用者亦不復查閱目錄妄  
有批註無心與有心雖若有問而疎謬則相同固不待  
論其年時之異官階之參差然後知其爲二人也朱陸  
兩家弟子顛末多缺誠如來示然記滕德粹爲甚則又

不然真西山集中有德粹墓誌顛末完具無難知者向  
時跋朱子答德粹書特偶檢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用之  
以爲彼旣爲此書所據必確不復參考他書初不虞其  
有所疎漏也今攷真西山所爲誌文稱德粹淳熙八年  
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然後教授鄂州而薛氏  
脫尉鄞一任蓋朱子令其從楊袁沈呂四君子遊即在  
尉鄞時尉四五年而後遷教授則正在紹熙末年俱無  
可疑足下欲博考之以求其合固無庸博考且鄙意頗  
不願足下之爲此也足下天資高倘能務爲遠大之業  
則爲益于天下後世甚大補亡訂誤識其小者雖不無  
小補于世其爲益亦僅矣且朱子與德粹書及爲其父  
墓誌皆敘述同時現在之事豈有齟齬彼言仕四明即

信爲仕四明而已彼言其父沒時方爲教授卽信其爲  
教授而已偶有未詳不妨闕之凡于理無害者固不必  
爲之考究費日力于此也其他援引亦未甚確子約本  
傳止稱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  
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又言終更赴  
銓改調夔州是子約始終未赴明州朱子書特以其有  
監倉之命故併及之耳德粹實未嘗見子約也來示謂  
子約爲監倉時東萊未沒又云監倉期滿將上加期滿  
二字似非謂赴任之期蓋謂考滿之期也然上者上官  
也非赴銓也未上官何考滿之有又謂絜齋是時未成  
進士亦未然真西山作絜齋行狀謂淳熙辛丑成進士  
辛丑卽八年蓋與德粹爲同年進士也德粹旣以進士  
授官安得云絜齋未成進士要之望遠者不見形聽遠  
者不聞聲考訂之事不能無誤勢所必至而聖賢爲學  
初不重此故孔子教子張闕疑又以子貢多學而識爲  
非而孟子于獻子之友五忘其三不害其爲大賢愚非  
敢輕博雅所望于足下者重也雖然此爲足下謀之耳  
若纂輯前賢事蹟則正得一事受一事之益拙書因足  
下之疑而考正二條其受益侈矣率復併謝

穆堂別彙卷之三十八

臨川 李紱 巨來

詔 試策 策問

擬漢置五經博士詔

建元五年



朕惟道法之盛莫高于聖聖人之道大備于經易自一  
畫開天中更四聖孔氏之學述在商瞿源遠流分稍離  
其故丁寬而後梁邱施孟諸人各持所本互相發明書  
紀虞夏商周之盛遭秦泯滅諸生心維口誦遞相祖述  
闕有間矣古詩三千刪而三百而齊魯師傳未能畫一  
風雅之道夫豈遠歟春秋則公羊穀梁咸稱親切習者  
多人左氏以疑鮮當尚從姑舍禮自曲臺創義其說頗  
繁芟削再三去諸附會其大義微言要皆聖人之旨顧

五經之文典冊具在討論講習必待其人非士弗專非博弗辨特置博士之員諸生自施讐以下各以所業之經往就厥職務底有成夫學于古訓乃有獲者王人之求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者士大夫之守也尚克專勤尊聞行知仰窺千古百王之旨副朕崇尚經學之意所厚望焉

此余鄉試首舉第二場首篇也座主長洲吳公睢州王公極加歎賞與論誥表策並刻以進 呈因存之

集中誌知遇之感焉

自記

聖學策

解試

聖也者爲學之盡功而學也者作聖之能事未有學而不至于聖者也亦未有聖而不事乎學者也古昔帝王神靈首出莫不負狗齊敦敏之質而至誠無息比于天行之健借資于圖書求助于臣庶皇皇然惟日不足而聖神功化之盛至于四方風動於變時雍然後作君作師有以克副乎上天之意而益以知大學之義之不可以不講也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姿成文武聖神之德首出庶物而繼天立極萬物之理旣以盡窺千古之書旣已盡覽猶且聖不自聖安愈求安做石渠白虎之遺集金閨蘭臺之彥相與講求至治發揮翰墨又以據德依仁之餘游心藝苑纂輯古今書史自經傳而外性理綱鑑下至詩歌古文詞莫不蒐羅大備成一代之鉅觀因以鼓舞當世之人心務使人知向方士知誦義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

而詩書弦誦之聲浹乎四際蓋明德之功旣古人之所未有而新民之盛亦近世之所希逢真所謂統天下以爲學而至善之止不可以復加者也而

執事猶孜孜致問于後學之所研求欲審其對揚之先資因以極盛德之形容效太平之揚厲雖甚固陋其敢無說以處此嘗攷大學衍義西山真氏以端平直諫之臣不克盡行其道因以其餘載之空言以當行事其入德在格物致知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而齊治均平之義置而從畧非有所闕蓋以明其所重以爲格焉致焉誠焉正焉而身固已修矣齊治均平則舉而措之耳若夫欽明濬哲以爲虞之學祇承敬承以爲夏之學建中綏猷以爲商之學皇建有極以爲周之學此書之文也二南

爲王化之原幽風爲王業之本雅之學亦臨而亦保頌之學緝熙而光明此詩之文也以其心與天地同節而因以節民之性禮之奧也以其心與天地同和而因以和民之情樂之奧也由是而旁通焉貴道德賤仁義老莊之說似高而難行天人之策原道之篇董韓諸人附經而近實子之所以有醇而有疵也漢祖新語之陳宋宗太平之覽未探其本源貞觀政要之編洪武儒臣之錄漸依于古義史之所以有正而有駁也至于折衷古今以求至正則韓子原道歐陽子本論陸子輪對五劄朱子封事三章原本于二帝三王之遺而究極于內聖外王之旨此誠大學之實功而千聖百王所莫能違者乎今

聖天子之學既已精義入神而山陬海澨亦既大化翔洽學術昌明誠臻極軌則何以爲

當宁獻哉亦惟是法天行之健日進無疆而純一不已以合于於穆之原將風雨霜露莫非至教之存而時行物生盡載阜成之德矣其亦有當于儒者之正乎

韻學策

解試

今夫凡音之感由人心生也人心動而因言以宣文字又言之精焉者也言之精則必有倡和清濁迭相爲經之理如天籟焉一啟口發響無論有字無字皆謂之聲字之聲以類相從疊數字而相應則謂之音故曰聲成文謂之音音卽韻也故以聲爲父以音爲母兩字相切而字之本聲出焉字者孳也聲以父生之而音以母成

之者也顧生之者其辨難而成之者其辨易聲之本辨于唇舌齒牙喉而音之成又別以宮商角徵羽唇舌五者又各分數端我以爲在此而人以爲在彼解者知其爲喉而迷者又以爲屬唇蓋可以俟其自悟而不能急以言傳卽求之古人之法而見溪羣疑以下猶不無重複錯出之病故曰難也若夫韻則急口而求之疊聲而應之雖提耳以命三尺之童猶可以立辨故曰易也乃易之中又有難焉者則非韻之難分韻爲書以別其部者之自生其難也東與鍾本一韻耳而何以別而爲二然猶異聲也冬與東則同聲矣而何故別之支微齊本一韻耳而何以別而爲三然亦異聲也支之脂則同聲矣而安得異之江本音與東類當曰東通江而妄曰東

轉江不知江所統之字其偏傍皆東屬則直一韻耳例  
之轉佳轉麻之屬皆當曰通不當曰轉也蓋周顒沈約  
之徒其心不正其聲亦必不中而又欲奮其私智以欺  
天下之耳目以爲彼固有獨得焉而不自知其舛學士  
大夫心弗是也而相沿既久一人之異不足以爭天下  
之同聊復循而不改則亦不得已焉耳今自顧以下數  
家之書雖不盡傳而景德祥符之間則必猶有存焉者  
觀于廣韻之所因則數家之得失亦可以知也劉淵併  
之而未盡黃氏小變而無殊自非聖者固亦無以正其  
謬矣我

皇上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聲韻之學獨臻神解

天章宸翰寵錫臣工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真古今

帝王之所未有而又以

萬幾之暇妙簡在廷諸臣分纂

佩文韻府併包六籍羅絡百家而一凜于

宸衷之裁定以益沛同文之治其嘉惠來學豈有涯哉夫音  
本于人心心可以作聖而後聲可以爲律故曰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而樂之大成乃集韻固樂之節  
也今

聖心以太和之元氣定太和之元音將見人人得五聲之正  
而賡歌嚴拜之盛直接于唐虞柏梁倡和之篇遠過于  
漢世以聲爲律天下同文又豈章句小儒所得叅其萬  
一乎惟是始終條貫蓋亦嘗竊聞餘緒而識其難易之  
故敢不因



執事之問而敬陳之

積貯策

解試

自古有治人而無治法法雖弊而可以小安者得其人也法雖良而迄于無補者失其人也蓋凡法莫不皆然而錢穀爲尤甚積貯固錢穀之出入所交萃焉者也入之非其人箕歛而已矣出之非其中飽而已矣故必有治人而後有治法善乎

執事以積貯下問而兢兢于昔賢之治也夫法猶昔賢之法人非昔賢之人則昔以之蒙利者今或以之致害不可以不察也而畧其人而專言其法則古今之利弊嘗試得而言之周禮十二荒政載于大司徒之掌然皆策之于旣荒而非策之于未荒也策之于未荒則惟曰積

貯而已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教民以積貯也四分歲入而用其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此則君之自爲積貯也蓋見于經者其積貯如此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其積法之善雖微有異同而皆可以利民蓋見于史者其積貯如此而試酌古今之宜而求其盡善之制則亦嘗深思而得其說矣民繁而未易以數稽則法宜從其簡民愚未易以戶說則法宜從其明吾貸之民而責其償法經再轉吏易緣以爲奸而民未易以覈其數上之出不以時則民有伺候之苦下之入不以時則吏多敲扑之煩則惟常平之法良矣穀賤而傷農吾增價糴之而民不病穀貴而傷末吾減價出之而未亦不饑相易如市

廩之常而上無不可知之數者下亦無不可知之姦豈  
不法良而意美哉雖然未可以獨任也常平之法官出  
之官入之是粟固藏于官也民處鄉遂者什之九而處  
都鄙者不過什之一民飢之待拯也甚于水火而欲使  
鵠形菜色之民奔走百里以告糴時日不能以驟應道  
路復疲于轉運待此而食其亦危哉則莫如兼用社倉  
之法鄉立幾社社立之長官總其成而長司其數倉存  
于社穀近于民歲豐而實廩官不病其入之難歲歉而  
出粟民更感其糴之易而法乃兩全矣顧民貧而無所  
持以相易者則猶無以濟之也我

皇上又安海內子惠元元厚澤深仁淪肌浹髓平時蠲租除  
賦動數千百萬無事旣可以有餘而倉穀之司處分特

嚴務使廩皆實積則有事亦可以不困比者年飢偶告  
則又發粟分賑截漕減糴舉無告之民爲古來積貯之  
法所不能及者而皆有以生全之使爲司牧者盡如范  
文正趙清獻其人治人治法相須而行將見家給人足  
戶有蓋藏遺秉滯穗頌聲作焉荒且無之救亦易也凡  
竒策有無之足云哉

選舉策

解試

人有名甚美而實未必然者科舉之士是也事有名甚  
美而實不必然者科舉之取士是也其弊始于苟得速  
化之士徒應士以名而不務其實上之人求其有實者  
而不得而姑取以應焉人見其如是而可以速得也遂  
爭棄已所爲而爲其所爲而務乎其實者乃真不可得

矣久之而上之人亦相習以爲常徒取苟得者以備數  
而偶有卓然自立以務乎其實者之出乎其間則皆棄  
而不觀或且怪而相嫉如是而迴思立法之初意豈復  
有絲毫相蒙也哉如

執事以科舉取士下問而欲得所謂文質得中各實相副  
者誠有得于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而仰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求賢若渴之盛心也士之抑鬱伏處抱負  
可爲之具而亟欲自見者孰不激昂慷慨而盡效其愚  
乎夫試士之制唐宋屢更至明而定爲三場首以經義  
崇聖學而敦本原也次以論表判觀其論斷之長審其  
駢體之備而試以民事折衷之當否也終以五策則上  
自天文星歷河洛性命之淵渺下及山川阨塞漕渠九  
邊海防之博遠而中雜問以禮樂兵刑之大工虞水火  
之繁蓋極兩間之至蹟至變者無不盡取以策士以觀  
其經術經世之謨而欲其坐而言可以起而行也士誠  
備三試之用豈不彬彬乎華國之選而無媿于科舉也  
哉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而不遺下士闢門額俊遠追二帝三王之  
舊比復屢廣解額增制五經科目士生斯世誠厚幸哉  
顧科目中各公卿固挺與其間而僥倖而弋獲者亦往  
往多有則流風相沿弊端百出誠有如

執事之所云者蓋昔人之制三場並重而今人積重于一  
偏也今之取士者專以經義爲主經義小有未安卽有  
徐庾之駢體歐蘇之論策亦無由以入主司之目而經

義倖而獲賞則二三場雖甚蕪穢亦得哀然同舉其實  
學殖既疏則其所謂經義亦不可知矣語云琴瑟之不  
調則取而更張之今誠令三場之文分房閱之而取者  
三倍其數視其三試皆工而後取焉則實學出矣而閱  
之之法則先期盡取坊間所刻二三場文凡言是月止  
盡收而預觀焉使雷同勦襲之徒一無所與而真材有  
不盡出哉或謂求士于今全材爲難不知以千萬人中  
而求數十人固不慮其難且卽難也而彼逆知上之人  
之意之必出于是有不勉而兼備以益成

國家文教昌隆之治也哉

風俗策

解試

風俗者治安之本而教化者風俗之原風俗醇美則天

下熙熙焉民日遷善而自愛其身家可與爲治而不可  
與爲亂而推其所以致治之由則非教化不爲功乃三  
代而下治若循環而風俗醇美不可多觀者母乃薄教  
化爲迂遠而不足爲遂使民風偷薄俗不長厚至于此  
歟我

皇上以德化民躬行仁儉以爲天下率先而  
時巡所至問俗省方真有合于古先聖王陳詩納價之典而  
人直省大臣亦各整躬率屬使閭閻之下烝烝向化蓋天  
下宴息于衽席之上不知有桴鼓之警徵發期會之煩  
者數十年于茲矣其所以休養生息之者非一朝一夕  
之故所謂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于今爲烈而  
執事猶以化民成俗爲問焉蓋雖堯舜之世不能必一夫

之無不獲而伊尹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引爲已恥  
執事之志其伊尹之思歟顧愚嘗反覆于此而深思其故  
矣一在于動其心思心不能以法動也必以心感心而  
始勃然其興起

一人勉德于上百官率履不越于下然後百姓觀感而興起  
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使民有恥且格者是也一  
在于寬其手足蓋民必衣食足而後興禮義則其從善  
也輕而其自愛也重否則仰事俯育之無資而放僻邪  
侈有迫于不得已者所謂厚生而後正德凡厥庶民既  
富方穀者是也一在于鼓舞其耳目蓋無所慕而爲善  
者君子也有感而後興者凡民也天下之衆君子少而  
凡民多欲使風俗整齊道德同一則必使之有所慕而  
又有所畏郊遂之移寄棘之屏今之制雖不同予古而  
司民牧者講射讀法之餘尊鄉之賢者而異其禮黜民  
之不率者而示之罰而其大者尤在于忠孝節義之旌  
彰善癉惡我

國家煌煌功令旌別之典最爲隆重誠令實意奉行務使  
名器不濫于小人而幽光不阨于窮賤則其所以鼓舞  
之者豈其微哉所謂旌淑別慝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  
是也今天下三者亦旣全矣而欲進以芻蕘之愚則惟  
是心思旣動者而益有以動之元首明而股肱良建極  
而錫極也手足旣寬者而益有以寬之稅歛薄刑罰省  
使民力寬民氣舒也耳目旣鼓舞者而益有以鼓舞之  
賞不僭而爵罔及惡德刑不濫而罪不及無辜也此蓋

教化之事不必盡與古同而奉行皆實則風俗亦不無少補云

理學策 會試

儒者之學上自帝王下至韋布其道無所不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列聖相傳莫不確然有所據依以自信其說而其說備載之于經書自漢以來晦蝕千有餘歲至韓歐而粗傳至周程而大顯至朱子而箋釋益詳蓋聖賢所以爲學入德之方散見于五經四子之書學者天資不高師承無本入乎其中茫然河漢無極莫能得其要領之所存乃始各持一說以相警訾而其論乃大裂雖宋儒遞相發明各有著述其說之所存足藉爲修身致主之具然其得失不可以不講也我

皇上以天亶之姿繼天立極上接堯舜以來之統而尤惓惓表章程朱之書使天下有志之士咸得自奮于聖賢之途有所循守而無他岐之惑固已家無異書人無異學休哉其真聖學昌明之會至盛而無以復加者乎而執事猶兢兢以先儒之語下問欲以審知行之是非究誠敬之分合蓋雖有見于中不敢誣天下之士以爲概不足與言且既有得于已不忍薄天下之士以爲概不足以教故先設問以發其所蘊觀其淺深而徐爲之所因以長養之成就之以上佐

聖天子道德一風俗同之盛意至渥也生誠愚陋固亦嘗有志于聖人之道熟復于宋儒之書雖知聖道之大而未易以淺窺衆說之分而未易以臆定顧亦微有所得而

不敢以自默則姑卽生所見尋源極委而親切言之主  
敬之論發于程子而盛于朱子此固徹上徹下之功自  
蒙養以至優入聖域莫之能外而無所庸其擬議者也  
誠之與敬其境微有不同而究歸一致蓋誠兼實心實  
理而主敬者存誠之功主敬二字只當得一存字就用  
力戒慎邊界言之故乾三言誠坤二言敬者乾屬氣其  
理全故實心實理兼之坤屬質其用切故以實心而求  
其實理乾得包坤坤不得越乾言實心而實理在其中  
程子所謂誠則無不敬也至于推崇程朱之論以禁天  
下異同之口則非尋其源極其委誠不足以破習俗之  
見而定其歸夫程朱之說非程朱之私言而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孟之奧旨也嘗綜經傳而考之堯曰欽明

舜曰溫恭禹曰祗承湯曰顧諟文王之小心武王之敬  
勝周公之所其無逸孔子論學曰正心誠意而曾子釋  
之以慎獨爲誠意之功以心有所而不在爲心不正之  
弊孟氏親受戒謹恐懼之旨而實以求放心之說以爲  
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主敬括其義若合符節果可謂  
之增添者與至于知行之分雖始于朱子然易曰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知至知終知也至之終之行也書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求知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力行也知行  
之分于易與書者無以異也記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  
行而不怠蓋亦以知行並舉矣大學知行之義在知止  
得止中庸知行之義在明善誠身此二篇者固亦禮記  
之舊文而程朱特表而出之者也觀于五經所言知行

莫非對舉而謂析之者爲支離可乎蓋主敬爲作聖之本不敬則志昏而于天下之理無所知不敬則氣惰而于天下之理莫能行由吾敬以察識夫事物則莫亟于窮理由吾敬以體備此理則莫要于踐行知行有時而分致其功敬無時而可不主故曰敬者知行之根柢也博觀聖賢之經以窮其源汎及程朱之論以竟其委卓然不惑于衆說而奮然知所以從事其敬純其理明其行粹庶幾上足以尊主而下足以庇民矣生之所講豈亦有異于明問乎

水利兼積貯策 會試

有定者地利也無定者天時也有定而使之無定無定而使之有定者人事也高者宜旱窪者宜潦此地利之有定者也聖王爲之溝洫以防之而蓄洩以時則有定者而無定寒燠之失宜雨暘之無節風以撓之蟲以害之此天時之無定者也聖王爲之委積以備之而賑恤必周則無定者而有定此本乎天地之消息盈虛而濟以人事之裁成輔相蓋自三代以來莫之有易也顧其間有相因而至之害亦有相助爲理之功恒雨則寒寒則風至恒暘則燠燠則蟲生此天時之害之相因而至也高者宜寒而苦燥恒暘則燠而易旱窪者宜暑而苦濕恒雨則寒而易潦此地與天相因而至之害也溝洫之所施蓄之可以脩旱而旱極氣燠而蟲生則蓄小無以救其災洩之可以備潦而雨甚氣寒而風作則洩水亦無以解其病故溝洫之利有時而窮而必繼之以積



貯也然而無事之積穀有限而有事之需穀無窮使非  
溝澮之利備之于前則賑之于暫者或饑饉洊臻而無  
以繼矣賑之于一隅者或天災流行而無以遍及矣故  
水利與積貯非相助爲理不爲功古人分其事而不能  
併而謀之因無以兼食其利而盡去其害無足怪也今  
執事以兩者合而策之蓋誠有見于民生國計之大而深  
悉其利害相倚之源也我

皇上軫念民生目營四海而慮周萬世南北二河悉經

聖訓指授濬築之而千里水鄉變爲沃壤近復推之江浙使  
大吏躬行相度地勢挑河置閘以時啟閉務令旱潦無  
虞至于貯積之謀常平社倉旣已兩法並行歲一不登  
而蠲租賜復動逾百萬其所以加惠元元者不可紀極

蓋雖唐虞之盛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何以過此而  
猶以有司奉行良法未能盡著成效爲虞古大臣憂盛  
危明之意宜如是也生竊以爲水利之法利用分而積  
貯之法利用合何以言之江北之地淮黃交會其勢烈  
故防濬兼施三吳之地古曰平江水性柔故防濬分用  
當攷其境江南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七郡之地皆古  
吳郡也縱橫六七百里高山居其一而不陸居其九近  
山之水清激閘之而無庸濬也平陸之水紆徐濬之而  
無庸閘也功旣不煩而易成地亦相宜而可久故分之  
善也若夫積貯之法今所行者常平與社倉而已常平  
之法以錢穀與民相易其善在于出納之便民而鄉居  
者或以轉運爲艱以粟貯于官也社倉之法倉設于里

其善在于轉運之便而以粟貸民借者不無妄用而償之不無後時聽之既以廢法而催之又虞滋擾則亦不能無弊故莫如合二法而用之法用耿氏倉則朱子與民相易則出納之法簡而明穀存于里社則轉運不勞而呼吸可以相通誠慎擇鄉正司之此法固萬世無弊已故曰積貯之法利用合也今誠分濬閘之法以治水利而合常平社倉之法以議積貯以水利開穀食之源而歲不致于輒荒卽以積貯補水利所不及而歲雖荒而民不病其于

國家經久之謨治民之策或不無少補云

經學策

會試

經之爲言常也有常法有常理知常法者未必知常理而去古未遠則禮樂文章之制亦有所恃以長存知常理者自可以知常法而去古浸遠則于前人之制作不無推測之勢而識大識小之論抱殘守缺亦自有微勤焉而未可過而薄之以爲無足取則今日之經是已我國家崇儒重道于經學尤爲加意旣以十三經頒行學官使窮鄉僻壤之士皆得見古人之全而又增置五經科目使殊尤之士得以自奮于儕伍其于鼓舞經學可謂至矣士生斯世孰不願研窮其說以仰佐

國家致治之本乎今

執事以漢儒箋註與宋儒理解下詢生請對以所知而粗陳其概五經之名始于漢置博士之時而經各數家人私其說易以丁寬爲祖師上溯淵源以爲本于商瞿子

木而推之孔氏其後孟喜梁邱賀始裂而爲二而費直  
言理焦贛言數則皆不知所師至于王弼畧例始去數  
而獨言理今其書具在詞旨簡遠後得主利等語解從  
舊文未嘗不自然親切而虛浮相扇之論當時已有罪  
之者則其不如程傳可知而伊川教門人學易則以弼  
與胡先生王介甫爲主則弼之說當並行也焦贛京房  
其于數學窮微極渺豈必讓于邵子而易林飛候諸書  
文傳而學不傳仰朱相去未遠所以獨有取乎漢詩四  
家齊魯韓三說其初甚盛轅固刺豕之辱江公驪駒之  
譏憤爭至于如此毛詩寂寥後出乃以鄭箋而獨行大  
小序之作不知果出誰何而狡童諸篇朱子概列淫風  
以爲無以狡童目君之理則麥秀之歌已有然矣古文  
尚書徵之他書所引無不昭合似不得疑其爲僞或謂  
皇甫謐集羣言而附益以成篇故古文之書凡今文所  
無者皆文從字順二典之文雖未嘗佶偈聾牙而字多  
竒古則古文似可疑故草廬纂言止釋今文似有定力  
其說固倡于朱子也春秋三傳作之者皆聖賢之徒左  
氏親受業于孔子而高赤亦各傳經于子夏後人從千  
載後逆溯而議之其得失固未易言而唐陸氏淳三書  
宋劉氏敞三書皆有所發明于三傳之外固未可專信  
胡氏也周禮儀禮禮之經而戴記亦不皆傳也周公經  
世之書先儒以爲天理爛熟固未可廢黜而劉歆等增  
飾語亦宜辨別非必後人意見不同輒敢非聖賢之作  
盡如司馬君實致疑于孟子也其他紛紛之論固有不可

足辨者蓋論經則日星行而江河流不容妄有所擬議  
語傳則今固得矣而古亦未爲失未可以輒行其去取  
語經之常理則漢儒不若宋儒之精也語經之常法則  
宋儒不若漢儒之備也以宋儒之義理求漢儒之典故  
守吾經而不敢疑而傳則不可以不擇經學其庶幾益  
明乎

律歷數學策

會試

凡事可以讀書窮理而自得之惟律與歷則不可以意  
揣自非天縱之聖莫不有所師授而後能蓋凡事依乎  
理而律歷依于數律以數而得聲歷以數而觀象能了  
然于心者不能了然于耳不能了然于目此律歷之所  
以難而數學不可以不講也司馬遷作史記以樂書天  
官書分而爲二至漢書遂合律歷爲一志誠有見于二  
者之理之相通而其數亦相類也乎我

皇上膺神器之重負敦敏之姿旣生知而安行亦聲律而身  
度樂至蔡元定而精而獨能察其徑一圍三之疏歷法  
至一行郭守敬而密而獨知其僅出于回回之法而稍  
飾以文蓋皆非萬邦黎獻所能仰窺其萬一者而

執事以律歷之數下問蓋亦以歷象爲敬天之本而聲音  
與政事相通儒者雖不專習其數而未嘗不周知其理  
因其理以求其數或亦有一得也乎古之治歷者曰地  
平渾天之說也而今日地圓圓之說近于周髀疑無以  
相勝然而圓則地與天相去四周遠近如一而平則有  
參差之殊今以中國地勢度之東南漸入于海而西北

方高而未已其亦理之可信者乎至于歲差諸說則古今似異而實同也恒心附天之行不可見以恒星驗之天與日歲一相會歲差者天行之差故古曰歲差而今日恆星行也度高則贏度卑則縮度贏則行縮度縮則行贏五緯順逆伏留所以避日行而別製星輪以應其節其然同其所以然不同人第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則謂古推贏縮今日高卑度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日星輪雖異而實同其亦可也至于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谿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遷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用之有明苑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此又一說也以其人論則

蔡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韋之時韶武之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猶有存者且十二律之音黃鍾至濁今試穴管而吹之管長則清管短則濁黃鍾不宜獨清也而或者直以三寸九分爲相距之數其果呂氏之本旨乎若夫數學則亦有可言者彼度量權衡生于黃鍾樂固數之所由以出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律之數由千萬而極之于杪忽樂實數之所生也歷則全以推算爲主由章而部而紀而元所以積其時由一度以極于三百六十所以觀其象言律歷而歸之數其真得其要領者哉獨是數學于今亦少衰矣粟布以商存方田以田用而句股以測天特貴顧何股之法古人用之密故以測渾圓而有餘今人用之疎

故以測平圓而僅足古有句股弦矢以割圓測弧而今  
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以成吾嘗求其  
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  
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角盡其類也四角者可分  
而爲二五角者可分而爲三六角者可分而爲四窮其  
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三弦矢割切各有正  
餘故線全于八試定五十以度天由十中之點分引兩  
線以極夫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平而角直其  
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十度也則  
太狹而角銳圓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三度一  
以古乘除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而由歷以推之于  
律進疎率而極諸微妙彼黃鍾徑圍之數不立辨也哉  
昔孔子告顏淵以爲邦始以夏時而終以韶舞歷律誠  
爲邦之大事也然則三角之數可不亟講也乎

錢法策

會試

善于治天下者攬天下之利權而自操之而後奸民不  
得以行其私清天下之害源而決去之而後細民不致  
于受其病非然者匹夫黠鷲之徒私攬其利而有之而  
天下之法始大壞而天下之民乃大病則錢法所宜亟  
講也考列星圖天錢十星在北落之西敬天象而時其  
制其理甚大其利甚宏自三代以來夏鑄歷山商鑄莊  
山周立九府圜法管仲權山齊國以富唐以親王領其  
事宋以秘閣督其局明初財匱雜鈔並行成化中鈔法  
旣壅專申三品泉布之法弛用銀之禁萬曆之初議行

天下直省一體鼓鑄新舊並行而議益紛然矣夫錢寶于金利于刀而取法于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將民之是利而一有亂之者則且壅塞不行而公私交困豈復有泉之寶也哉我

國家循有明舊制而稍變通之仍設寶源寶泉二局酌古準今宜若可以無弊而盜鑄時有

皇上念私錢病民屢下廷臣集議求所以禁之之方亦既委曲詳盡而無遺策矣謂處分寬而有司奉行之不以實耶而守土之官知情及失察者亦既有罰謂立法恕而奸民愍不畏耶而私鑄與私販者亦既不宥謂無以塞其流而廢錢之購收已非一日謂無以清其源而遣官巡察亦不一人豈私鑄遂不可禁乎生獨以爲人忘其

身以爲之者必有所甚甘于其事也古之錢法必審其中而一其制使私錢不得而亂而後可以息盜鑄之憂直百當千錢雖大而所值也多也則甘而爲之鵝眼荇菜直雖少而無甚費也則甘而爲之子母相權雜亂無章而易售以奸也則甘而爲之彼甘焉而法不得而禁矣惟是銅美工精使彼有所不可混而輕重則斟酌于五銖開元之間務與銀一釐相直則私錢既不可用而又多所費勤而無所其亦不禁而自止矣蓋官錢行而後利權歸于上私錢費而後害源清于下奸民以息細民以安法可以久存而事歸于畫一豈非治世之善術哉今天下之錢江左右爲善京師二當其一山東湖廣之錢二不當其一此固私鑄之媒也然則私錢之禁亦第

整齊于上而不徒求之下也夫

殿試策一篇

康熙己丑科

臣對臣聞域中二大曰天曰君其權相等而道亦相同萬物資始而各正性命者上天也首出度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也惟天資始以爲羣生之宰故春作夏長秋歛冬藏迴環于盈虛消息之間而太和之氣容保無疆所爲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照臨之以日月者皆所以成天道之至教惟聖首出以立臣民之極故仁漸義摩禮陶樂淑鼓舞于重熙累洽之餘而容做之勤有加無已所爲勸之以公忠勵之以名節休養之以富且教者皆所以成聖人之至德蓋乾坤雖大在上帝必使萬物皆蒙其休而海宇雖遙在聖人必使四海咸歸其極其願甚大其功甚難而事實相因理惟一致易之頤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漢臣蕭何之對君則曰養民以致賢蓋臣職與民事一以貫之然後元首股肱載賡以相慶賢親樂利百世而不忘蓋天心旣默契而國祚亦因以靈長矣欽惟

皇帝陛下敷施九德表正萬方作君作師量則彌綸天地允文允武功尤函蓋古今宣威命于風雷而省方覲嶽時策六飛極赫聲濯靈之區河清而海晏霽恩膏于雨露而賜復蠲租動踰百萬遍食德飲和之衆華祝而嵩呼振黃鍾大呂以節八風則神解獨得于心定六律正五音大建中和之極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元化如運諸掌釐百工熙庶績聿成欽若之功固已自南自北自



西自東四海登無爲之上理抑且得位得祿得名得壽  
萬年綿有道之昌期矣乃猶慮臣心未必盡公忠臣節  
未必皆廉潔民生雖厚而未必盡厚士習雖淳而未必  
盡淳進臣等于

形墀之下而策之以獎進公忠振興名節與夫轉移風化  
教育人才之至理大哉

王言真有見于天德之全而會萬物于一體一哉

土心真有得于天行之健而貫始終于一致者乎臣雖固陋

然伏處草茅歌咏太平之餘處民之列習士之行而一  
旦與于鄉貢之典則行且有臣之職者也其敢不以素  
所學習者昌言拜手以對揚

天子之不顯休命哉臣竊以君德同于天德則君治即屬于

天治西銘以大君爲天之宗子大臣則宗子之家相而  
民則吾同胞者也人君所處者天位所與臣共治者天  
職其所以阜民之生者天之美利而所以鼓舞士習者  
天敘之典天秩之禮所以整齊而畫一者則天命天討  
之公也則亦以天治之而已伏讀

制策有曰不欺之謂忠無僞之謂誠必忠與誠合然後能守  
正不阿獨立不倚又以名節爲人臣標準欲在位者以  
禮法爲防檢以名教爲矩範斯誠深探夫入臣事君之  
本源而大小臣工所當奉爲法守者乎臣獨以爲人臣  
之立身也有內有外而人臣之事君也有本有文忠誠  
敦于內退之可以立身者進之卽爲事君之本名節立  
于外平居可以立身者臨事卽無媿于事君之文誠能

內盡其忠誠而外修其名節則廟堂之上奉法守道風  
采自異于衆人而有以預養大臣之望一旦稍有緩急  
則明大疑定大難可否不惑于蒞論而有以立大臣之  
功君視之如腹心倚之如股肱不可以須臾或間國之  
所以有親臣也休與同其休戚與同其戚不敢以始終  
或異國之所以有世臣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則在人主  
體天以臨之而後人臣奉天不違不敢以營已而懷私  
背公而植黨我

皇上議道自己開誠布公所謂體天道以盡君道者亦既無  
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下猶有未盡勸者何歟毋亦

聖明天授羣臣自以莫能仰贊而不敢自行其意乎抑知  
皇上具如神之智必無不廣如天之仁者誠令位既尊祿既  
重而天職復與其治焉與以可爲之權養以敢爲之氣  
如天之虛而無心而猶不能守正不阿獨立不倚以自  
盡其忠誠自立其名節者必非人臣此卽奪其天命之  
榮加以天討之刑亦惟自悔其棄天褻天之罪而已敢  
復怨天之不慈哉至于

制策所云民皆赤子或迫于飢寒失于訓誡而爲盜非其本  
心欲以富教之宜責之民牧則尤

皇上如天之德所謂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者也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不能養民則飢寒相迫民有所不得  
已而不思所以自愛不能教民則禮義不明陷于不自  
知而不求所以自全而奸宄始竊發矣漢宣帝謂與我  
共斯民者惟良二千石共之云者謂民生之安君臣當

各盡其道也我

皇上愛養斯民蠲租賜復之令屢下既有以遂民之生而聖諭十六條講習孝友睦婣之旨又有以復民之性蓋

皇上所爲率民牧以亮天工者亦旣備矣封疆大臣苟能課州縣實意奉行而膏澤之施蠲于上者不征于下月吉之講勤于始者不怠于終開之以衣食之源而申之以孝弟之義而民有不向化者乎惟有司以此爲殿最乃能以愛已者愛人而閭閻以此相率先亦卽以親下者親上豈猶有不好仁之官不好義之民哉蓋政治之行實則效僞則不效人可以僞爲惟天不容僞有實政何患無實效哉若乃士期實用不在文詞因以昔之儒臣相期欲令窮理達務收明體適用之效伏讀

制策誠有然者董仲舒引孔子之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而易通亦云文所以載道輪轅飾而人弗用則爲虛車乃或者剽竊古人之言以爲弋取功名之具豈

皇上所以崇儒重士之意乎援經傳以議禮引春秋以斷獄以周禮致太平以三百篇當諫書如古之治經者今

國家文教休明不可謂無其人就其文而觀之其探源而窮流者留心經世之士也其支離而勦襲者苟且無實之流也衡文者分別觀之而所取不失而天下之士必無不應運而興起者而衡文者任非其人則雖有經術之士不能識也蓋安民生者法上天之覆物而雨暘寒燠咸戴生成興士習者法上天之降衷而風雨露雷莫

非至教惟

皇上執宗子之權責成家相以保同胞之民而拔其秀天位益崇天職益治天秩天敘無不明天命天討協于一天德王道不誠殊塗而同歸也哉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浙江庚子鄉試策問

以湯編修稿

問自古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顧問盡規勸于中庸九經在尊賢之列凡爲天下國家者修身而外莫有先焉者也宋司馬光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直入宿以備非時宣召范純仁論文學之臣宜朝夕論思與共休戚其所以責望于詞臣者匪徒文藝已也我

皇上優禮百僚股肱心膂各任厥職而于詞臣更加優渥舊例翰林更班內直寅入酉歸至啟奏時惟任講官者得侍

起居司記注康熙五十七年復奉

特旨令詞臣凡遇啟奏並得待班列臺垣諸臣之上仰觀

天顏時蒙顧問此誠千載一時之盛典也夫論思者宰相之

職匡弼者科道之任今所以待詞臣者若此蓋將以備

顧問者參論思之席盡規勸者兼匡弼之資也乃或者

懼滋隕越而緘默西清託言養望豈所以稱任使歟茲

欲發其忠誠鼓其志氣使之敢言又不敢不言其何道

而可我

皇上聖同堯舜治躋唐虞固無俟拾遺補闕然都俞吁咈皆

休風也必如何而後不忝侍從之職意宋時入直輪對  
奏劄猶有可舉行者乎以疏奏或易于面奏乎多士學  
古入官行備清華之選盍各抒所見以占他日立朝梗  
概

翻譯試士題

考文爲三重之一秒

太祖高皇帝創業東土

特命噶蓋札爾固齊額爾德尼榜式二人遵照

訓旨創立國書至

太宗文皇帝文敎益昌以從前字數尚不敷用

特諭大海榜式將國書增添圈點及外字切音又

命希福榜式翻譯遼金元三史以備掌故于是政事文章貫通

爲一多士明習國書必有追蹤

國初名臣以光文治者其各抒所學以備本館纂修之選  
一日之長先樂觀其盛焉

穆堂別集卷之三十九

臨川 李 紱 巨來

題跋上

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序後

麟之浮薄小生其述父訓亦未必然否則其父亦妄人也其謂荆公欲釋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基心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于學官不用于貢舉鄙哉斯言固不足置辨而後世無識之士沿訛襲舛據爲實有之論實有之事因以詆譏荆公曾無有識其爲繆妄者則不容以不辨也嘗試平心思之荆公欲釋春秋尚未著書他人何由知之見孫傳而生忌詆其傳足矣何至因

傳而詆經詆傳易詆經難舍其易爲其難愚者不爲而  
謂荆公爲之乎荆公之才與學固十倍于莘老荆公著  
作日月不刊乾坤並永莘老之文集無傳惟此書僅存  
余嘗取而觀之十駁四五謂荆公不能出其右豈不繆  
哉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謂見之臨汝閒書蓋病  
解經者非詆經也荆公嘗自爲春秋左氏解十卷言言  
精核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自來治經  
者未之能及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龔深甫原並治春  
秋陸著春秋後傳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  
荆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  
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  
經也至謂不列于學官不用于貢舉則更未然宋初取  
士畧因唐制宋史選舉志論科目學校之法謂禮部貢  
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  
明法等科熙寧四年二月改法罷諸科而分經義以取  
進士今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則儀禮與三傳三史開元禮皆罷不獨春秋也且據續  
通鑑是年八月卽書復春秋三傳取士是改法之初尚  
未施行而三傳旋復也漢初春秋止公羊續添穀梁東  
漢始立左氏唐宋以來列在五經之春秋則左氏而已  
加周禮爲六經祖宗止用五經故去左傳而存周禮以  
春秋之經文論自當勝于周禮若左氏詞繁而志寡則  
未必優于周禮也蓋六經之文易書詩周禮禮記並因  
文可以見義惟春秋止于書事其義難知故三傳之說

互異夫道一而已異則必非聖人所書之義也非聖人之義而特出于左公穀三子之說安見其優于周禮也哉漢儒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朱子亦以爲周公之遺典廣大精密宋以前治經未有遺周禮者若古來治春秋者治三傳而已治經不猶愈于傳乎三傳互異莫之適從故治者少元祐之後至于今未有治三傳者孰廢之耶今之治春秋者治胡傳而已胡傳豈盡合于聖人之意耶惟東于一說故猶有業之以應舉者而春秋之義實未嘗抱遺經究終始可謂之治春秋乎宋時攻王氏經學者無若楊龜山然龜山敘莘老此書謂熙寧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三傳異同無所考正于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于學官非廢而不用而士方

急于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耳龜山親見熙寧之政其論如此麟之晚出孫書于家傳三世之後乃撰爲無稽之言以誣荆公而六百餘年莫有爲之辨者蓋科舉之習束書不讀不治經故莫知議論之得失不治史故莫知古事之是非也余嘗覽陳氏書錄解題稱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蜀守何剡上之以中丞鄧綰薦得名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此亦可見貢舉不以取士之說之妄巖李氏云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中丞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鄧巖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春秋得法忘例論言于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亦見臨汝閒書者文獻通考引用之巖去荆公時亦未遠其言如此



則謂荆公詆春秋者皆誤信麟之妄語者也信道後進以春秋論薦荆公猶待之厚况莘老其所素交豈有甚其書遂併詆聖經之理宋史莘老本傳稱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熙寧二年由越州通判召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比言畿縣追呼抑配安石請遣覺行視虛實覺謂非臣事乃以反覆出知軍州史又稱覺有德量安石退居鍾山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没又作文以誄由是觀之二人之交始終生死未嘗渝莘老固賢非荆公有德量亦安能獨賢荆公之德量如此安得見其所著書卽基之且遷怒于聖經哉又按荆公卒于元祐元年年六十有八莘老元祐元年始拜諫議大夫進吏部侍郎又擢御史中丞臥疾然後求提舉舒州靈仙觀以歸而卒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于荆公殆十餘歲而邵輯敘文謂公晚患諸儒之鑿始爲之傳則莘老此書無論荆公未嘗忌蓋亦未嘗見之也麟之妄造鄙言後人信之其陋亦無異于麟之矣康熙五十四年奉

勅修春秋傳說彙纂余于莘老說頗嘗采取而于麟之序未暇駁焉今特補而論之

書孫侔傳後

王荆公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正之與子固並稱子固固公所推以配荀楊者也正之則後世之人少有知其姓名者余嘗考之王曾文集及宋史列傳疑而莫能決與余同時爲翰林官稱博聞強識者推吳門何屺瞻惠

仲儒二君甲午首夏儲中子招何惠二君暨余爲公餘之會且笑謂余三君子熟于經史願得聚談以廣多識余適以安溪座主名不及往因以正之姓名質中子中子亦疑而不決令質之何與惠明日來復亦莫能決焉余嘗考正之姓孫王曾集中有孫正之又有孫少述其事跡頗類一人然考之宋史隱逸傳有孫侔止稱字少述不曰字正之故卒莫能決也佗日偶閱宋文鑑有林文節希所爲孫少述傳乃知少述卽王之而歎爲宋史者之無識而爲古文者之不可無所師授也正之生平無所表見行雖峻然過于狷狹屢爲名公卿所推薦並以祿不逮養絕意不肯出夫孝之大者在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彼區區祿養特孝之一節不足守也其終身不仕道固未能行非附見于曾王之文則名亦幾湮其所爲文章雖多亦不傳于世則其生平所重罔無過于曾王所推獎者舍此不書則其人無可引以爲重而不能傳矣希字子中仕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晚雖依章惇以起旋棄惇助曾文肅遂爲惇所逐然當熙寧中實與陸農師佃龔深甫原等學文于荆公故其爲少述傳特敘其與曾王同知名又敘云初名處字正之安石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蓋深于古文之法能知所重固宜惇欲求掌制如蘇軾者而當時直以希當之也彼爲宋史者畧去各處字正之一層匪徒不能爲正之重併使世不知正之少述爲一人豈不謬哉附記于此以示後之學爲古文者焉

題坊刻通鑑綱目後

國初之善政也士之苟且者止覽標題則坊本綱目之刻未善也按通鑑綱目附刻發明書法考異三書所以辨綱目之義例而發明書法二書尤重如經之有傳不可以或缺集覽正誤考証質實四書則不過釋綱目之故實而無關於綱目之指歸者也綱目一書當以定千古之是非得久而典故則非所重書既重大流布爲艱但當以前三書附刻而後四書則從姑舍程子云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綱目之書彷彿春秋也學者至于能讀綱目則區區字句豈猶不能通曉乎卽一二艱奧者不能盡知其于是非之義固無害也又今坊本並附前編續編簡帙居三之一故書益浩繁而治者益鮮

功令因之不以此書試士其爲厲于學者甚矣夫續編之書出有明彭文憲商文毅印文莊諸公雖未必盡合于紫陽亦必不至于大謬附而刻之以存故實可矣前編一書則舍仁山而取渭上南軒之陋說其甚陋而可笑者于舜五十歲則大書虞舜孝慕瞽瞍夫孝慕豈可繫之某年哉孟子謂五十而慕蓋謂舜老而猶慕父母耳豈至五十而始慕而五十後又不慕乎于堯七十一載何所考而以流四凶繫之旣書流四凶矣七十五載又書流共工七十六載又書竄三苗則前所書四凶誰耶且流之一字惟共工爲然亦不得概被之四凶也何所考

而于紂之七年書西伯有疾且連書曰世子發與弟旦  
孝養則又與書虞舜孝慕之陋同矣于周懿王之二年  
書周室衰微詩人作刺夫王室衰微非一朝一夕之故  
豈能定其始于何歲乎詩人作刺則五子之歌已然不  
必至西周而始然也卽西周之詩亦烏能定其作于懿  
王二年哉其他謬妄蓋不勝舉如此數條則文理亦都  
不通是非筆削之大又不足與論矣山林學究輒乃妄  
擬綱目刻者不察使之並行其陋亦無異于軒已大抵  
綱目續編可作而續非其人則爲僭綱目前編不可作  
而強作之則爲妄爲陋續編何以可作朱子固嘗續春  
秋矣續之而得其人亦猶朱子之志也前編何以不可  
作古人固未嘗作矣洪荒以來古史荒畧雖孔子不能  
作唐虞三代載在詩書雖孔子不必作雅詩旣亡則春  
秋已作矣春秋以後威烈以前則紫陽涑水所嫌而不  
敢續者也作前編者將何居焉孔子所不能作者而彼  
作之孔子所不必作者而彼作之孔子所已作者而彼  
改作之涑水紫陽所不敢作者而彼儼然作之彼何人  
斯豈聖于孔子而賢于涑水紫陽乎其亦甚可憫笑矣  
削而去之豈特南軒卽仁山亦當從此例也然則三代  
以前掌故不當有所纂記乎曰纂記可也用綱目體定  
是非不可也如劉氏通鑑外紀羅氏路史自爲一書備  
多聞之用則亦無惡焉耳約計綱目全書不刻集覽考  
証正誤質實四書省卷褻十之五再削前編又省五之  
一視今所刻大約十之四耳于綱目義例旣無缺晦而

購之者雖寒士不窘于物力讀之者雖中材不苦于浩  
繁流布日廣治者日衆天下之人盡得見三代以後之  
是非天理明人心正綱常不紊教化可興其于  
國家文治不亦有少補也哉

明都憲陳公誥命跋

明之季世中官以曠差權稅擾天下其後權務已歸有  
司而其黨潘相猶請監督湖口巡按宜興陳公糾罷其  
事西江賴焉既吾邑先達祝文柔先生巡按兩浙以事  
撻指揮烈帝念世亂右武詔西臺會中樞議其罪時陳  
公已爲臺長獨言軍官多不法按臣宜得治捕疏三上  
不從削籍歸卒不撓心壯其風節嚮往之明祚旣訖  
國朝鼎興又數十年矣余官

京師陳公曾孫工部以年誼來謁其弟給諫繼至交益親  
蓋昌黎所謂賢者之後思見其子孫也一日給諫出公  
都憲誥命屬題其後公名節高天壤而此冊爲倪文正  
撰文董文敏書可謂三絕蓋希世之珍一見爲幸况附  
名簡末也哉嗚呼明之衰也未嘗無人而終于不競誥  
命中所云碩果黃芽豈勝三歎後之覽者可以觀世不  
獨爲陳氏家寶而已遂書而歸之

書何楚玉先生廬墓記後

孝爲德之本所性而具宜無不用其情者然聖門如宰  
我已有喪久之疑三代之季如是則後世可知已親炙  
于聖人者如是則無所觀感者益可知已豈世教衰世  
風薄習固足以勝其性耶若何先生者其不失其性而

克循其道者乎生十二歲而孤泣繼以血天性而少成  
矣毋疾嘗糞以審間劇既沒而廬墓三年值逆藩耿氏  
之亂賊大至人民逃匿村落爲虛獨守冢不去顛沛必  
于是東坡所謂怯者豈能之乎我

國家

列聖相承孝治天下

今上躬行三年之喪臣工在位者親喪並許終制隆古之化  
將復見于今如先生者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教化將有  
所助不可使至行終闕于幽藪也先生諱復漢字楚玉  
以諸生終子四人其長人龍康熙辛卯科首舉于鄉癸  
巳成進士入史館改禮部郎中皆唐時所推華選次人  
文亦被舉孫十人舉於鄉者四曾孫二十人其長者亦

舉于鄉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由其類以至子孫之富  
貴天之厚先生以教孝者何如耶然則世之怠于孝者  
豈惟薄于仁其于所天亦不智甚矣覽是記庶戚戚于  
心乎

書方靈臯曾祖墓銘後  
篇首三句家于桐及副憲公遷金陵似俱未穩散體文  
自明嘉靖以後僞體盛行謬爲減字換字法以示新異  
而文理實未可通相沿至今賢者不免如桐城止言桐  
則嘉興有桐鄉嚴州有桐廬南陽有桐柏四川有桐梓  
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桐鄉桐廬桐柏桐梓耶此減  
字法必不可用也副使道易以副憲則世俗于副都御  
史亦有此稱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副都御史耶此

換字法必不可用也嘗歷考史漢八家文惟州名縣名本係一字者始用一字若本係二字斷無減去一字之理官名亦必實與古官名相當者始于閒議論詞藻中偶一假借若如碑版敘事之文從無不用本朝官名之理蓋官名古今變置不同未可漫用至如副憲俗稱則從未見之古人文字豈可用哉且孔子論辭必求其達如減字換字則作者之意不達讀者亦不能達其意非孔子修辭之法是以君子不用也大作于此二者未檢點者甚多故詳論之宜將全集逐一查改乃佳倘疑鄙論迂濶請將史漢八家文細閱一過卽知其是非矣又金陵古無此地秦始置縣旋改秣陵自秦至今千六百年惟唐初曾復此名亦二年卽改不可用也且後敘太母之葬又稱江寧則金陵何地江寧又何地耶換字法之弊其不可有如此者愚性狂直知我如君必不爲怪書葛貢士壁宿攷後

功令三場取士而衡文者止閱時文于是士人苟且經史高閣足下能讀史併求其間不易得也但謂史記天官書無壁宿所疑雖是其實不止無壁宿東方第一星之角宿卽無之矣至謂史記天官書分二十八經星屬于東西南北四宮則不盡然以二十八舍主十二州蓋分野之說耳未嘗分主四宮也史記謂東宮蒼龍房心蓋以蒼龍房心爲主若亢氏尾箕特與餘星類及之而角且不與所謂大角非角也謂南宮朱鳥權衡蓋以朱鳥權衡主南宮餘星亦類及之耳權軒轅衡太微而非鬼諸

星非主星也謂西宮咸池曰天五潢蓋以天五潢主西宮天五潢者五車天潢而奎婁等七宿亦僅與天旗天弧狼諸星類及之非主星也謂北宮元武虛危蓋以虛危主北宮而營室斗牛婺女皆不過與羽林天軍等類而及之卽有壁宿亦僅與斗女諸星等固無關於北宮之主星也既非主星則其偶遺而不載蓋不足怪以今法求之周天之經星不載者多矣其甚大而著名而遺而不載者如紫微宮之鉤陳華蓋太微宮之內屏常陳並不載天市垣數十星止載天市四星市樓六星而已四宮所有若角平道衡柱庫樓招搖梗河從官積卒左右旗漸臺輦道女宿十二國外屏土司空天大將軍天船大陵卷舌皆無有則壁之見遺蓋不足怪矣且室

必有壁室固可以統壁春秋元命苞謂營室十星今法室壁各二星于十星中止求四星則室能統壁也明矣室壁星數無定固不可稽卽星名亦無定爾雅言營室謂之定詩亦止言定之方中不言室也史記謂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是離宮閣道卽營室也今法別有六星名閣道而以營室上六星兩兩相比者爲離宮室宿旣無專名安知其中無壁就衆說參考之則元命苞之說近是蓋營室十星則以今所謂室壁四星與離宮六星合之正得十星而壁固已在其中矣夫星繫于天孰命之名蓋皆術家詭立之用以紀天行之度可也必求其實爲某星則傳說王良與十二國名商周之前何以命之其名之參差蓋未易更僕數而亦不足稽攷也若



謂欽天授時虞書所首重夏正月令璧爲中星不可不  
攷然虞書四仲中星在二十八宿中惟虛與昴耳火雖  
指心未嘗名之以心鳥則鶉首鶉火鶉尾共爲南方朱  
鳥兼柳星張翼數星而成形而亦未嘗舉數星之名也  
月令所紀十二月中星則弧建星咸在不專于二十八  
宿使弧建星偶遺而不載未必攷之矣蓋史記天官書  
止據甘氏天文星占至漢書天文志兼用石氏天文書  
尚無壁星其後二家書莫能分別統謂之星經今所傳  
者又缺其半鬼料竅所增已多後人之離析而增益之  
者又不知幾何後漢書雲臺二十八將傳論謂先世傳  
聞以配二十八宿傳聞之語固不足據而圖像雲臺實  
三十二人則二十八之數豈定數哉

穆堂別稟卷之四十

臨川 李 紱 巨來

題跋中

謙德卷跋

從來古帝王德隆道洽告成功于天地則有封禪之典  
登泰山禪梁父啓金泥玉檢之藏飛英聲而騰茂實厚  
福慶以篤民生益七十二代之君踵相接也至若文德  
武功巍巍蕩蕩深仁厚澤洋溢中外一時公卿士庶沐  
如天之化際明盛之休相與崇尚尊號以抒悃忱蓋稽  
古放勳重華之稱文武聖神之頌而竊仿其意有唐以  
來實始行之以後奉爲故事焜耀史冊紀颺頌于廷陛  
聆謳歌于草野尊親之戴四海同風用以敷揚至治潤

色鴻業誠盛典也我

皇上臨御五十餘年兢兢業業日以敬

天法

祖爲念旰食宵衣上奉

慈寧宮備極尊養敦睦九族協和萬邦勵政勤民正禮作樂宇

宙登于仁壽天地底于平成誕敷文德煥乎有章

繪音宣布與二典三謨光昭天壤每歲

臨御經筵講求治平之要崇儒重道躬詣杏壇行釋奠之禮

萬幾稍暇卽綜覽羣書上自典墳下及子史百家天文

地理樂律象數靡不探頤窮源條分縷析勒爲成書昭

示萬世至于除殘去暴大奮武功蕩平三孽綏靖海壖

三征噶爾丹鞞鞞親臨寒不加衣饑不再食以

萬乘之尊與士卒同甘苦六師用命電掃風馳曾不崇朝凱

旋告

廟東西朔南聲教四訖殊方異域梯航萬里重譯來朝幅員之

廣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然猶軫念民生普天之下

夫不獲咸在

帝心黃淮合流爲東南之患規度形勢指授方畧河伯效靈

河工奠定穡事爲民生大命每歲必

親祀

天宗以祈穀實比年以來野兆多魚史書大有蠲租賜復惠澤

頻施平獄緩刑欽恤備至耕鑿作息之民固已熙熙然

見唐虞三代之風矣若夫造士作人闢門籲俊屢增解

額

特詔開科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示天下釐剔官方內外大吏下至州縣末職並引

見殿墀量材授任揚清激濁大法小廉吏治旣醇四民樂業和氣致祥百靈薦祉膏雨降瑞麥登榮光四塞河潤千里山川獻其貞瑞雲物吐其光華升中告虔崇徽進號此非其時矣乎乃康熙二十三年詞臣曹永請行封禪之典

皇上反覆再三竟不允行昔建武先却封禪後感會昌符復議行之

皇上執德弘信道篤超越古帝王實倍倫等或謂封禪之事功成告天帝王躬行之非臣下所能請至于尊號則出于臣民拜手贊揚之意以彰駿烈鴻休奉之者無私受之者不愧昔唐宋之君功德不逮

皇上至遠也然天寶元年感靈符之應遂上尊號宋元禧元年秋七月乾興元年春二月以羣臣請亦上尊號矧我皇上功德至隆咸五帝登三王告

宗廟而名正質臣民而言順用垂鴻號何多讓焉乃自三藩蕩平之後羣臣卽請上

尊號其後平臺灣則又請平噶爾丹則又請四十一年十二月憲臣等公疏請四十二年正月諸王及文武大小臣工以

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皇帝尊號合疏恭請四十四年五月科道官又公疏請五十年三月諸王大臣等復合詞籲請

我

皇上謙德冲懷温綸慰答並堅辭不許茲屆

萬壽六旬久道化成時雍風動諸王臣民復合詞爲

尊號之請

皇上卽俯順輿情慰率士臣民之望愜天下愛戴之心適足

以光昭至治垂示無窮乃

諭旨諄諄允恭克讓堅不允行惟

萬壽聖節陞殿一受朝賀而已其他請立碑文則卻之請建

宮亭龍亭則又卻之謙冲之德久而彌光蓋自有書傳

以來未有若斯之盛隆者也仰惟我

皇上于堯舜事功之外探天性之秘奧扶聖道之淵微于十

六字心傳默契無間故能不事虛文不蹈故轍無論唐

宋空名屏而不居卽七十二君登封告成之典視之洎

如也臣等生逢盛世幸際昌期不克仰贊

高深于萬一而謹誌其大畧如此

保泰卷跋

臣等伏讀前後

詔旨仰見我

皇上憂盛危明保邦制治之心抑何有加而無已也

皇上躬承鴻業手致太平自南定三葉北掃朔漠以來內修

政事而安民察吏措置極其周詳外盡懷柔而奮武揆

文德威無不宣播因之天不愛道而風雨以時地不愛

寶而嘉祥屢見海外賓服域中晏如措天下于磐石之

安致社稷若苞桑之固世運之泰至此極矣

皇上處豐亨豫大之世存朝乾夕惕之心事事切于誠民時  
時期于物阜上誕天命下顧民碧夙夜孜孜不遑暇逸  
今恭逢

萬壽天下臣民雲集都城共申慶祝正與民同樂之時也乃  
聖心靡寧

諭旨諄切一則曰惟願臣清子孝兄友弟愛讀正書勉職業  
國安民治盜賊寧息再則曰萬姓安卽朕之安天下福  
卽朕之福履薄臨深之念與日俱增至于

臨軒策士又三致意焉大哉

王言雖謨典所載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者然而

皇上之憂勤惕厲非自今日始也前此康熙十年十月

上謂講官熊賜履等曰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

段敬畏之意自不至于差錯卽有差錯尚可省改若任  
意率行漫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  
嘗一刻敢暇逸也

皇上之不恃崇高而心存敬畏未嘗稍自暇逸也如此康熙  
二十八年夏旱

皇上深宮齋戒

聖容清減旣而各省得雨羣臣以勞瘁過甚請  
臨幸暢春園頤養

聖躬

上曰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固宜然今近  
省固已得雨北邊蒙古盛京烏喇寧古塔諸處更切于懷  
因此憂勞以致癯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倘荷天之澤

皆得霑澍朕自出行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霪雨連綿  
上曰雨太多慮傷禾稼朕思天時與人事恒相感名未可謂  
災沴爲天時適然之數全不關於人事也明日傳九卿詹  
事科道集議政事有宜興宜革者令各抒所見奏聞時廷  
臣以時方盛暑乞少紓

聖慮

上復曰堯舜之時猶有都兪吁咈蓋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  
而益求其安古之聖人兢兢業業始終如一朕朝夕以此  
警惕于衷三十餘年以來未嘗一日少自寬假亦有請問  
日理事者朕不以爲然惟存恒久之心時時乾惕耳朕思  
地方間有荒歉正可動人警戒之心古人所謂遇災而知  
懼也夫水旱災荒時所恒有

皇上不以爲偶然之事而恐懼修省也如此康熙四十五年

三月

上以三冬少雪入春不雨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總理幾務甚久年歲日益乾惕滋深  
自去冬無雪及今春深尚未得雨地氣燥燥不和又雲色  
多細縷狀此非僅無雨且恐別有變異與其有變而後講  
求不如君臣于未事之先將政事得失任爲已責竭誠摠  
忠詳加計議之爲當也但數語頌揚虛辭省改未可卽以  
塞責夫民爲邦本食爲民命朕自東作以至收穫屢念靡  
寧迨秋成以後歲果豐登然後此心少釋若有歉收之處  
卽別爲籌畫爾等俱係大臣或司言職事有闕失各宜直  
陳

皇上未事綢繆而念切民依也又如此總之

皇上不狃一時之安而必欲貽萬世以安不尚一己之逸而必欲予天下以逸不恃一事之得而必欲事事之皆得故持盈保泰有頃刻無間于中者夫自古所稱郅隆之世莫如堯舜當日上有欽明濬哲之主下有亮采惠疇之臣亦云盛矣而君臣之交相儆者不曰無教逸欲無曠庶官卽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甚至賡歌颺拜猶懷叢脞之虞聖人之用心大槩如是然堯舜之世洪水方割黎民阻饑非若

今日之淮黃底定百室盈寧也堯舜之世草昧初開文明漸啟非若

今日之漸摩已久親遜成風也乃運會之盛過于唐虞而儆戒之心勤于堯舜從來盈虛消息天道之自然惟聖人能持其盈以留其有餘故可以久安而長治古聖人之作易也于大有之後次之以謙次之以豫孔子序卦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明乎有而不矜其有是以豫也以古聖人之書合之

聖天子之心不誠與之同揆也哉蓋由萬幾之暇精研經史凡千古帝王政治之得失聖賢理道之精微靡不兼綜條貫于中故德愈崇而心愈謹治彌隆而湯彌深載見之詩曰以介眉壽永言保之又曰俾緝熙于純嘏其我

皇上孜孜保治之謂歟

教化卷跋

右臣等伏讀三月二十五日

詔旨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兢兢于化民成俗如此乎其至也書曰惟天陰騭下民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非徒遂其生必且復其性焉在昔堯舜之世既設司徒之官教以人倫又申命以勞來匡直輔翼之辭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又慮司徒之命未能徧及鄉國也更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申之以孝弟之義老者衣帛食肉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三代相因其法益備于是秀民之列膠庠者菽勿循循知齒讓矣而村野愚民身不被詩書之澤無從督率化導又命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以振文教而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比閭族黨互相保恤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唐虞三代之隆化行俗美由此道也迨漢興舉孝廉猶爲近古又立縣三老鄉三老專主教民明帝臨辟雖行養老禮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園橋門而聽者以萬計維時風俗醇厚彬彬有君子之風蓋古之爲教也如是止矣未有煌煌堯舜之大教也則聖訓進十五國之父老而面命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正教化之本明禮讓之原如

今日者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勤民事事以堯舜爲法而孝弟之太原  
光躬行倡率于上極天下之尊養以奉



皇太后而先意承志久而彌純至于篤厚天潢推恩宗室慈愛  
皇七之誠有加無已化民成俗之原既已端之自土猶恐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聞教化者頒示

聖諭十六條通行郡國鄉邑之中每逢月朔令官師黨正明  
聖諭切宣講遠近齊民負販者弛擔而前耒耨者輟耕而聽  
又念士爲四民之首興行育德禮義相先尤庶民之所  
則效

特製訓飭士子文通頒學宮命師儒之官立章縫于庭下而  
訓之教化勤拳雖唐虞三代何以加焉茲屆

萬壽六旬大慶九州垂白之老不遠千里望

闕嵩呼四方和會自古書傳所紀上下數千百年實所  
有我

皇上慰答輿情陞殿受朝賀十七日先白

暢春園奉

皇太后還宮皇子皇孫步行扶輦十八日先率臣民朝

皇太后然後

陞殿旣身先天下而教之孝二十五日宴廷臣及直省赴闕  
朝賀臣民年六十五歲以上者于

暢春園千四百席席四人

皇上親御宮門諭以敬老尊賢弗拘常禮又

命皇子皇孫年十五以上者傳觴勸侑其臣工年八十者民  
年九十以上者

特許前席賜以卮酒又先天下而教之弟乃復

親賜溫綸論以孝弟力田爲本務禮樂辭讓爲化源使歸教

其鄉里樹之風聲大哉

王言古未有也當是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既已各戴  
覃恩旌其宅里而

王言所播雷動天隨不啻家人父子交相勸勉其在遐陬僻  
壤舉踵思慕感激涕零而咫尺

天顏親承

聖訓者更不禁其歡欣踴忭書所謂明峻德親九族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豈不身親見之哉易曰  
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蓋惟有聖人之大德然後  
享聖人之上壽有聖人之上壽然後成聖人之大化自  
非久于其道化亦未易言成也惟我

皇上以德致壽享歷彌長非三代以下人主所及故大化翊  
洽亦非三代以下所可幾自今以往萬有千歲眉壽無  
害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將使戶皆可封進于淳古又非  
初編所能盡記也

祭告卷跋

臣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王者  
德業隆盛治道光昌而後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幽  
明合漠之故非偶然也粵稽皇古以來國有大慶則有  
告祭之禮其巡狩征伐望禋禴禘不在慶典至于常星  
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肇修祀典天地交通神人和  
悅史冊所傳未之有也我

皇上道侔天地化洽神人咸五帝登三王文德武功被四表  
而格上下平時敬

天尊

祖每逢祀典必躬必親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幸曲阜則躬奠孔林

幸會稽則親祭大禹羣祀咸修萬靈和協休哉至治久矣光  
于神明矣茲

萬壽六旬普天率土莫不喁喁向風以身際大平躬逢盛事  
歡欣鼓舞于光天化日之下民氣悅和至此而極以是  
而交于神明其感格當更有出于黍稷馨香之外者乃  
際此昌期

特修祀典因禮臣之請而

天地

太廟社稷

命大臣而行禮因

恩詔之頒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歷代帝王

先師闕里

遣重臣而分祭燔蕭灌鬯感格陰陽玉帛犧牲交馳海宇凡  
茲承祭諸臣莫不仰體

聖心寅恭肅穆以供乃事煌煌鉅典可不謂隆歟有唐開元  
肇興聖節亦有報賽之文然黃冠土鼓僅息田夫沈霾  
編辜未全古法賽白帝豈如祭

天地

祖宗之隆報田祖豈如祭名山大川歷代帝王之重所謂上明  
元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以今視昔規模大  
小豈得並論哉至若禮臣議奏不過循例將應遣官員

列名上請已耳

皇上以監賞之事卽寄之致祭之官差遣不致重復郵傳免  
于繹騷一祀事也而惜兵愛民規畫盡善于以知  
聖天子冲穆之衷運六合于一心涵萬幾于宥密故隨所措  
施凡有裨于民者無不兼舉而並行之敬神卽以勤民  
誠民因以凝休由是而錫眉壽介繁祉垂拱萬年與天  
聖心無極豈非人和神悅之所必至哉

養老卷跋

臣等伏覩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一道同俗引年尚齒凡七十以上老人  
恩例每逢

國家慶典徧行賜給光天之下化日之中含飴扶杖嬉遊

太平者多歷年所矣至是以慶祝集

京師

皇上稽古禮文肇行盛典國老庶老次第錫晏以示慈惠而  
恩賚所及則荒陬遠徼罔弗霑濡蓋虞夏以來未有也  
六經之言養老者書稱羞考詩詠授几條目之詳具于  
三禮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  
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  
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所謂國老者有六鄉之鄉老有卿大夫致政之耆老有  
三老五更之老所謂庶老者有引戶按年之老有司徒  
以保息養之之老有遺人以委積養之之老有司門以  
其財養之之老虞夏商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祝噎祝

哽執醬執爵羅氏獻鳩外饗掌亨酒正供酒彙人共食  
彬彬極盛矣顧以其時考之王制言七十養于學達于  
諸侯周官言夫家老幼鄉遂大夫董其事月令養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亦申命有司故王巡狩之禮就見止及  
百年鄉飲酒之禮齒位秩于黨正凡天子春秋入學合  
樂所親行燕饗食之禮以養之者國老庶老度不過近  
郊數百里間而又兼攷德行鄭氏註所謂老人衆多不  
可皆養者是也東遷以後禮制漸湮漢文始詔問民間  
長老八十以上賜肉九十以上賜帛歷代多遵行之光  
武建三雍之禮明章繼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號爲隆  
軌魏晉而降依倣其議然辟雍所養特三老五更二人  
而羣老不與焉旣非古禮之意而歲時粟帛之賜長吏  
怠事莫肯躬親甚至糠粃相半不可飲食延及唐宋登  
板授之官則濫給恩澤降存問之詔則空飾文詞四代  
聖人以孝弟風示天下之意闕焉未講益二千年于茲  
矣

皇上遠覽古今事以義起于慶祝禮成特行養老之典上自  
公卿下逮胥庶咸造几筵古國老庶老之位也年六十  
五以上卽得預晏周官六十有五不任役事之義也臣  
民則同日而別其班滿漢則分日而均其惠推恩訖于  
廢疾錫類下及婦人合九域之歡心介百順之景福燕  
衍者三日飫德者萬人此虞夏商周之所未能儷也  
親臨闕視臣民八九十以上手授竿

諸皇子皇孫率宗室子弟往來勸侑執爵饋食之文也

勅諭耆老俾各歸訓里開儀禮大夫士老子鄉尊爲民師以  
教鄉人士之式也登降則並集宗藩酬酢則不遺疏賤  
降天潢而修子弟之職發

德音以培風俗之原協萬邦于孝悌力田措一世于和平  
寬大敦崇根本導迎善祥此漢唐宋明之所不敢望也  
至于方域遼廓則戒有司以時拊循塞徼遐荒則勅邊  
吏所在存恤臣等竊揆

恩詔所及蒙恩不下億兆人經費不下百萬計兒齒台背鳩  
杖逍遙朝有三壽之朋野多百齡之瑞天人訢合中外  
禔福其信然矣然則本之以誠秩之以禮教之以義終  
之以仁一舉而衆善備焉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  
壽司馬遷曰煙火萬里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遊敖  
穆堂別彙卷之四十一

臨川 李 紱 巨來

題跋下

蠲賦卷跋

稽古赦免田租始于炎漢嗣是以後踵而行之者多由  
水旱間以軍興或擇地而蠲或計分而免從未有國家  
全盛人民和樂普天率土共沐

皇仁如今日者也惟我

皇上踐祚之初卽以天下治安生民樂業爲念宵衣旰食勤  
恤閭閻節用阜財務臻熙寧

御極五十二年蠲賑之令史不勝書如截漕平糴山陝之地  
則由陸運閩廣之地則由海運靡不先時籌畫因地制

宜博施濟衆之德過于堯舜遠矣至蠲免錢糧戶部計  
歷年所蠲已逾萬萬茲復大沛恩膏通免天下地丁銀  
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有奇又念戶口日  
增撥解煩苦後先遞及遐邇均霑庶國用常充民生日  
裕茲逢

聖壽六旬之期正輪免初周之日薄海有衆競赴

闕廷謳歌頌禱謂正供通免

殊恩已徧于域中乃房地並蠲

新綸又頒于格外乾元廣大坤德含弘豈戴高履厚者所能  
測哉自漢迄今上下近二千年其通免天下田賦者史  
不數見隋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定唐武德四年以鄭夏  
初平若貞觀開元都非無故而舉惟漢文帝十三年以

立殿試之規治平定三年之例分經閱卷至紹定而始  
詳三場條目至洪武而加密莫不甄拔幽遐助宣王化  
然大抵限之以年歲拘之以成例非有特達之恩敦崇  
曠典昭示來世也考之唐志惟天子巡狩封禪文學將  
畧之士往往會見行在宋祥符元年東封車駕所經之  
地特令發解考試四年祀汾陰崇政殿試及第出身三  
十一人七年朝謁清宮詔舉亳州開封五十人他如嘉  
祐之裕饗熙寧之郊赦亦命諸路搜訪人才名試舍人  
院要皆行焉而未徧徧焉而爲數未廣蓋特示曠舉于  
一時而非本于壽考作人之盛治雖欲博攬遐收永垂  
勝軌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秉聰明首出之姿裕表正萬邦之畧體道凝神至誠無

息氛稜靖于四國淑氣徧乎里巷沉濡溥濩五十餘年  
民生累世相仍有畎畝衣食之饒無動容變色之慮洋  
洋乎郁郁乎斯固鴻鈞之所以毓祥川岳之所以降神  
者也屢發帑金修

文廟

幸闕里釋奠

先師又躋朱子祀十哲之次

御製訓飭士子文示以躬修實踐砥礪廉隅之要反覆惓惓  
家喻而戶曉啓經筵陳義府闡六經之旨發明宋五子  
之書使千秋絕業煥乎若揭日月而行禁絕淫辭褻斥  
邪說以端士習定民志慎簡學使暨鄉會典試之臣仍  
歲以來增進學之員廣賓賢之額

異數殊恩有加無已又復嚴科舉積習之弊風清紀肅實學  
知勸凡所以戒用休董用威者甚詳而有則也夫本至  
德以導之揚深仁以育之崇正學以率之寬採擇之途  
以鼓舞之嚴懲劓之法以震厲之而又漸摩于數十年  
之久以浸尋而衍溢之是以

聖教浹于肌膚淪于骨髓近自輦轂遠逮山陬海澨之間靡  
不蒸蒸向風管絃鐘鼓之聲道里相望而其才之足以  
備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者蓋不可勝數也歲在癸巳恭  
逢

萬壽六旬大慶四方之士景附風靡羸糧躡屩不遠萬里來  
集京師相與稱兕觥祝

萬壽請建碑亭以垂永久夫豈作而致之哉其沐浴于教澤



者深而忠愛之誠發于心之所不言而同然也我

皇上運齊政之衡布垂天之網大生成之量宣昭曠之恩  
特諭通行各省並舉

萬壽恩科鄉會以次而行文武均被其澤仍定例每遇十年  
皇上萬壽正誕卽加一科永著成憲又以文教廣敷各省取  
中進士多寡不均或致高才遺佚

特諭禮臣以各省赴試人數奏聞

親加睿裁分省定額以昭公平周密之至意方歲之冬旅進  
所取文武之材

臨軒次第策試之多士幸際昌期虎嘯而風從龍翔而雲集

揚

清問望耿光弭節天衢廻翔衡漢豈非千載一時不可逢之

良會乎夫施德匪于區宇至廣也取材彙于殊途至衆  
也嘉數協于岡陵至久也甄選均乎直省至公也權衡  
定于密勿至慎也聞之天不愛道則卿雲見地不愛寶  
則器車作含靈仁壽鍾英孕竒將必有深厚雄傑倜儻  
非常之才宣化承流旁作穆穆潤色太平之偉業鋪揚  
格天之鴻休豈不盛哉至于天錫純嘏日月升恒億萬  
斯年恩流罔斁

聖壽有無疆之休多士亦有無疆之慶洪輝芳躅史冊歲粦  
踵事而書之固未有艾也謹附士子謝恩章疏于後用

誌

王多吉士媚于

天子之盛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好生是以聖人之于民雖有弗率訓典自麗于法者猶欲委曲而開釋之凡以仰答天心倘全民命所以揚化理播鴻名丕集休徵永膺多福其端莫不由此也義軒以上復乎邈焉粵稽唐虞青災肆赦式昭欽恤他若下車泣罪解網施恩鋪觀二代其揆一也赦過之象紀于周易三宥之典詳于周禮疑赦之文並見于刑及王制夫其風俗成乎下嘉祥集于上良由布德行仁助流政教也自漢迄明數千年來流風雖遠規制代興或以郊赦或以享廟赦或以封禪及國慶而有赦大赦則逮乎四方曲赦則專乎州郡復有遞減其罪異乎大赦曲赦之例者謂之德音伐鼉鼓樹雞竿杼翼風沛解雨騰羅乎絳幡之旁迴集乎畫臺之側吏投丹筆人脫赭衣可不謂幸焉然而澤有所限則施之弗周恩不由衷則行之多壅出于權宜者以爲要結之私術沿于故事者以爲奉行之具文未有慶流旣溢之餘德被太和之會量極于八埏九垓令速于隕九拊鼓恩意徧而有加盛典垂而罔斲若我皇上之隆者也我

皇上涖宇以來平暴亂禁哀刻輕徭賦勸農桑隆學校頒教令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沐浴膏澤而涵泳德化者五十餘年矣夫驅其殘害而民知自安厚其物力而民知自樂彰其禮教而民知自重然則觸冒禁網罹于有司之法者蓋亦幾希而僅有

皇上又禁濫受之詞慎非制之刑嚴失入之令釋淹繫之囚  
絕株連之累開自新之路設詳覆之職固已天下無冤  
獄矣每歲秋審覆奏

五十年秋

臨朝太息徘徊詳審雖情真之罪猶求其生或乃竟歲停刑  
詔矜疑緩決者照例具奏情真者仍停決所以憫惠元元者  
澤至渥也癸巳之春恭際

歌後舞

六旬萬壽光天之下莫不嵩呼華祝額手稱觥涵煦太平前  
皇上乃憫然動容念狴犴之內矇扉之徒猶有不得與于覆  
幬之列者特

敕中外臣庶明詔並生之至意蓋自數十年來每逢

萬壽七月勿理刑名今乃寬期一月每歷十年永爲成憲復  
頒恩詔肆赦天下輕者卽行釋放重者亦皆減等其與  
恩赦不符者又

曲賜原情從例減釋至于情事萬無可解者雖在監候亦復  
停止秋審又恐有司奉

命需時

親發玉音淳諭諸司速遵赦令何言之重而意之懇仁之至  
而義之盡也是故

綸綍朝宣陽和夕溥渙汗之號若風雲歡呼之聲若雷霆仁  
心與日月同懸盛蹟與乾坤並久猗歟休哉覽夫三五  
六經載籍之傳方斯褻矣夫有好生之心必有刑措之  
治何則湛恩愷浹淑氣濡蒸誠有以潛發其感愧之心

而大作其協中之化也且夫至誠所以動物盛德所以格天蓋孔子曰仁者壽夫仁之所謂壽者豈惟植本清凝堅固不拔而已哉其哀矜憐恤之意足以然當夫天心而純嘏之錫有不自知其所由然者行見億千萬載申命用休長膺有秩之祐永底蒸民之生矣夫寬刑宥罪其于

聖德高深直緒餘耳然而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絕迹殊尤配天罔極臣等珥筆而書用仰窺萬一云爾

時雨瑞應跋  
先是二月初旬臣民經營規度結綵張燈錦天繡地彌望無際畫閣飛梁川原相屬綺疏細戶衢陌交通而典禮重大距

聖壽時日尚遠咸慮風雨載途淋浸霑漬無以光萬年之盛典又四方臣民環集無算耆老扶杖婦孺攜持溢巷填闔肩摩轂擊而公卿以下各以蟒袍補服奔走執事備衝泥霑雨何以盡萬國之歡心乃霽旭暄妍連旬浹日比送

駕迎  
鑿諸禮既集呼嵩祝華大典告成然後甘霖徐沛二十二十三兩日興雨祁祁既霑既足麥苗懷新郊原綠徧焉

初

皇上聞臣民建壇祈福以祝萬壽特傳

諭旨令所在祝釐者當祈雨暘時若民和年豐毋遺萬姓以

私一人至是甘澍應時而至臣民驚歎謂  
聖心與

天心感應相通若合符節云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書陳庶徵配于五事曰肅時雨  
若曰又時暘若曰聖時風若人事修于下天道應于上  
非偶然也夫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年穀順成歲登大有  
使百室盈婦子寧國家之瑞孰有大于此者哉敢書時  
雨爲瑞應之首

瑞應卷跋

臣聞聖人之世雨暘時若庶草蕃廡景星慶雲揚其輝  
鳳儀獸舞呈其瑞雖帝王不侈嘉祥不徵符驗不致四  
方荒遠奇異之物以爲休徵然而史書所紀載草野所

謳吟傳之永久恒班班可考則瑞應之所由來豈細如  
哉我

皇上秉聰明聖智之德致時雍風動之休自不  
御極以來五十餘年夙夜憂勤孜孜罔倦凡所以參贊天  
祐冒羣生者靡所不至迄今四海晏安民多康樂物  
疵癘而禎祥之應亦時在人耳目間豈非

聖人德盛化神之所致歟往見四十二年  
皇上遣儒臣祭告南嶽修建廟宇工成之日復  
御製匾額碑文懸立殿庭時嶽廟厚戟門外梓樹一株大  
十圍枯已數年自奉

旨建造相度之日忽爾重榮扶疎翠藹視昔逾茂遠近驚異  
以爲梓材冠衆木之首衡嶽主壽星之次今效靈獻瑞

爲我

皇上無疆福壽之慶顯而有徵此瑞應之見于數年前者然也迨乎癸巳正當

萬壽之年乃于元日金蓮花盛開碧葉黃英敷榮吐豔伴瑞莢于彤墀雜靈芝于青瑣蓋是花秉中正之德平時于夏孟始開而茲則發于歲朝抑又奇矣若夫

萬壽聖節億萬臣民歡呼踴躍咸集

闕廷陳設供帳數十里爲祝釐之舉當此之時日朗氣清纖雲不起

大慶禮成闕三日而甘雨滂沱田疇露渥不先時而降不後時而至則以時雨爲天之瑞也無疑矣若夫嘉禾瑞麥豐穰之徵偶見于史冊然雙岐兩穗已占休嘉三岐

五穗實爲罕有乃黍與稷翼之中翹然挺秀應期疊產屢呈

御覽喜動

天顏坤道資生上承天施大順之世地不愛寶托之禾麥以顯其奇謂非地之瑞歟天地之間惟人爲貴箕疇五福壽乃居先昔人謂化國之口舒長又曰治世之民壽今黃耆台背之倫服疇食德坐享天和誠不可以數計至于年登百歲者尤爲天地篤生之奇歲不數人少難迭見乃癸巳逢

大慶之年甲午值貞元之會而督撫先後題報兩年之中蒙

恩建坊者至數十人之多和氣致祥壽昌叶應然則百歲非

人之瑞歟是皆我

皇上體天地之德立生民之命深宮繪耕織之圖郊壇有祈  
穀之典耆老有粟帛之賜故天降時雨地獻嘉禾而人  
之沐浴膏澤者亦優游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咸臻上壽  
也宋符瑞志云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  
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又曰  
飛九互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符瑞之義  
矣自昔帝王之興羣瑞必臻惟在上者建中和位育  
功盡裁成輔相之道張弛運量實與天地同其流乃  
畢致休祥章章若是耳彼夫明璫翡翠駟雉旅獒未  
不在梯山航海獻琛貢賚之列而臣則不敢以是侈  
盛世之祥符也

穆堂別彙卷之四十二

臨川 李 紱 巨來

四六文上

擬

上以國書有關文治

特命儒臣翻譯音義呈請

聖裁賜名清文鑑

御製序文垂示萬世羣臣謝表 康熙四十七年

伏以

聖教誕敷萬國煥同文之治

皇謨丕顯羣言會殊俗之歸

赤文綠字之奇儼授圖于天老

玉檢金泥之秘驚攜篆于龍威爰觀文以化成乃著書而垂統揮毫志喜簪筆爲榮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羲皇畫卦肇開文字之原倉頡製書亦倣形聲之近仰以觀諸天象或星宿以名家遠則取諸物情間鳳龍之迭出嘉禾瑞應則垂穎可摹薤葉文竒則倒披莫辨迨夫李斯小篆漸遠皇初程邈隸書尤趨簡易飛白本于蔡氏曳縹緲之晴雲章草盛于張芝出淋漓之風雨旣變本而加厲漸踵事以增華至于太學之五經猶備古今之三體其他異製抑又難名貝葉又多空費鳩摩之譯石巖字幻每疑王烈之迷遂令宇宙之殊觀久歎古今之缺典况乎東西南北地別于四荒嗜好語言勢殊于萬里寒暖燥濕之宜旣已因生而異俗耳目心思之用固將各出以成竒彼此抽毫誠互觀而莫解叅差命簡雖睇視以何知豈人之未熟夫古今抑天之所以限南北以故越裳重譯未聞敷奏之書西域三乘僅著元奘之解出化人金汁虛傳灑地成文馳緬甸竹符不過沿邊示信未有會車書于一統普天共識元音齊等切于五聲率土咸知義類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禹文敷命

虞字傳心

翱翔藝圃而天縱多能

涵泳聖涯而神靈首出



經天緯地咸欣文治之焯焯

就日望雲永慶光華之紉緜

宸翰陸離于秘府驚玉散以珠聯

天章徧滿于寰區歎龍跳而虎臥猶謂

國書乃一朝之制當徧于光天化日之中編纂實儒臣所

宜悉出以鳳閣麟臺之副竒光電燭將上徹夫斗牛天

道星迴亦游周于歲月務使音從語轉語以意移庶幾

洞若列眉瞭如指掌分一十二字頭之例若網在綱比

三十六字母之標如燈取影平上去入駕沈約之四聲

開發閉收當邵雍之萬物直以古今創闢聿成宇宙竒

光

特賜嘉名冠之

聖敎編摩撰次雖勤百爾之同心甲乙丹黃悉本

九疇之獨斷寫諸琬琰比天球宏璧之嚴襲以縑緗卽大訓

元龜之重珠璣歷落金錯光芒俾百姓咸識

王言而庶民悉歸

皇極以視梁皇徵事僅爭博于臣工唐帝臨書猶借戈于侍

從豈足競茲鴻典宏此遠謨臣等學本懷鉛功慚削玉

問楊雄之竒字猶畏艱深校許慎之說文頗多紕繆惟

是清華地切因之學習年深做元音而未成自疑鳩轉

臨

國書而莫逮輒歎鴉塗虎僕三千肯負十年之學龍賓十

二猶知萬歲之呼欣盛事之躬逢媿微勞之莫效伏願

至誠無息

不見而章

精勤則周王戶牖之銘  
乾惕則黃帝巾機之守  
作之謂聖正治定以功成

述者惟賢卽紹聞而衣德大一統以建極將新羅百濟咸  
在共觀國子之光崇四術以作人而禮樂詩書大同不  
僅行人之掌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擬

上軫念民生留意東南水利

特諭浙江督撫相度地形建閘蓄洩仍多闢支河以便灌溉

務使早潦有備農事攸資羣臣

謝表

康熙四十七年

巳丑會試卷

伏以

帝命警予策距海距川之典

王猷徹我畫于疆于理之謀

經營千里湖山碁分繡錯

飛灑九天雨露玉散珠聯東流競識朝宗南國于焉來極

萬家載色三祝同聲

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

惟五行並用水原天一所生六府孔修穀乃萬民之命

自軒轅畫野九地攸分虞帝肇州蒸民乃粒禹敷下土  
必兼色性之宜周紀職方尤辨江湖之浸十里爲成九  
夫爲井冬官旣別田疇八尺爲洫四尺爲溝匠人卽分  
深廣縱居下隰何如不竭之泉卽有上農難恃無源之  
水隄防蓄洩每需人主裁成寒燠雨暘遂補上天缺陷  
况東南之奧宅居山水之交衝厥土塗泥維揚舊屬是  
鄉稻蟹于越雄區當雲漢之末流正女牛之分野百谷  
以爲歸宿九重每用殷憂慨自後王德薄古帝風微身  
所莫親棄而不問宣房雖塞黃河無復北流車駕憚行  
瀟霍遂爲南嶽蒼姬書誤空煩安石之講求黃鵠歌興  
尤怨子威之毀壞華信立捍海之塘馬臻規鑑湖之曲  
廢其舊蹟遂枯萬頃桑麻築以新隄半爲三春花柳凡  
此偏隅興作多緣臣下補苴未有親策六飛屢動怒方  
之駕特宣兩制爰咨相土之謀代天行仁萬幾身切爲  
民請命四海心懸如

皇帝陛下

德合天心

功函地力

宵衣問夜星迴北極之垣

盱食求寧日轉南薰之殿

制作于焉定世用光大聖之元符

利用所以前民遠勝古皇之舊法

已饑已渴咨禹稷于羣工

人鞠人謀引養恬于萬姓

奉華所指則隨山喬嶽咸載聲靈

錦纜徐牽則三泖五湖並流膏澤謂江蘇財賦至重動關  
海宇之盈虛平江川澤雖多宜謹水象之出入民亦勞  
止庶加惠于窮檐汝往欽哉遂責成于大吏

特發由中之詔聿宏無外之規由湖而嘉而錢塘導先苕霅  
自蘇而松而常鎮源溯荆溪數吳興之流七十有二望  
具區之浸三萬六千因地制宜隨方面勢五百里川原  
平行溝渠之所可行數千年明澮因循櫃牖以時迭舉  
小槽大櫪饜飫三江白鶴青龍回翔諸浦南東其畝左  
右有民彼何世之殊遭識此中之帝澤鴛鴦湖畔正鼓  
舞以難言烟雨樓頭想謳吟之間作平沙如雪白茅湖

落萬星迴淺渚迎霞黃浦波明千帶合從此桔槔聲靜  
况漢陰抱甕之勞因之甌窶家盈豈隴畔操豚之祝望  
際天菽粟青擬成堆想匝地風花香能作霧占年皆稔  
遇旱何憂偉哉大業洵獨斷以成功惠此小民尚遠謨  
而善後古人可作前事不忘撩洗軍人始于沈度防田  
都使奏曰鐵哥治河之兵四千繞湖之田三萬沙隋水  
落何妨日受兩潮船逐波搖豈慮年深十浦九歌勿壞  
萬世無疆臣等志切臨淵識慚鑒水學賈讓治河之策  
三者何先感禹王濬明之勤寸陰知惜温飽頗非素志  
憂道而不憂貧度支自有常經足民卽以足國河渠書  
古馬遷之作曾披溝洫志蘇班固之文可按學非樂史  
敢編寰宇之圖才謝道元未作水經之注雖懷薄技莫

紀

鴻勳伏願

恩共波長

福如川至

穀詒孫子自今賡歲有之章

澤在河山振古仰無前之烈五風十雨地利旋應以天和

旅稍岐桑人事因之以物瑞田以人情為質而禮耕義

種學耨樂安治已進于聖人天且得階而升而立立道

行綏來動和民亦遊于太上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封某妃冊文

王化始于閨門詩首關雎之什聖治嚴于宮壺禮崇禴翟之  
文用褒六寢之賢庶備四星之位咨爾某氏毓英華闕應瑞  
彤闈淑慎其身警雞鳴而待旦克昌厥後衍麟趾以發祥宜  
晉崇班式襄內治茲以冊印封爾為某妃爾其恪凜坤柔德  
承天子有承彌深謙益祚日進以无疆欽哉

又擬封某妃冊文

職分陰教維賢淑以攸襄禮重壺儀發嘉祥于弗替眷茲懿  
德宜沛徽章咨爾某氏左海鍾華掖庭啓秀在坤之象法地  
道以含章維德之行助天潢而衍慶久著螽斯之美用申象

服之榮茲以冊印封爾爲某妃爾其夙夜懃勤表正率先于  
九御始終惟一光華長煥于五章欽哉

擬封某嬪冊文

皇緒攸崇爰重九嬪之列壺儀不忒用勸四德之求旣衍慶  
于多男亦助宣夫一德浴爾某氏秉心溫惠賦性柔嘉自佩  
珩璜式嫺詩禮映月華而長滿得滄海之明珠沛膏雨以無  
私賁天家之禮服茲冊封爾爲某嬪爾其益勵謙冲善受天  
人之福祇承寵命長依雲日之輝欽哉

擬和碩某親王母和碩妃

諭祭文

國重宗盟衆建屏藩之輔家崇母德肇鍾震肅之良柔嘉旣  
嗣夫徽音哀卹宜優于典禮爾和碩某親王母和碩妃懿恭  
爲性淑慎其身姆訓早嫺爰立銀潢之配壺儀不忒聿爲朱  
邸之光宗邦仰化于鵲巢公族載歌于麟趾宜膺遐算益培  
裕後之祥詎染沉疴遽有考終之告几筵肆設奠醊維時嗚  
呼象服空存已黯河山之色龍章式賁庶增泉壤之光靈爽  
非遐芬芳來恪

擬大學士李光地

諭祭文

皇帝諭祭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諡文貞李光  
地之靈曰國家當極盛之時必有名世之材出而居輔弼  
之任生膺殊遇沒受崇褒全眷顧于初終備哀榮于典禮  
俾四海于焉慨想百世爲之奮興爾李光地經術湛深躬  
行篤實清華早踐義問聿昭屬閩海之逆氛表疾風之勁

草孤誠萬里密陳進勦之宜贊畫六師旋奏澄清之績臣  
衷何摯朝望彌高綸閣入叅玉堂洵領佐十年之樞政秉  
三載之文衡出撫兩畿遙長九列靡不靖共爾位精白乃  
心旣政府以延登益勤勞其懋著嘉謨入告有沃心之功  
儉德自持有匪躬之節至于天人理數朕嘗加意闡明惟  
爾深索研求靡不虛心請益蓋惟朕知爾最悉亦惟爾知  
朕最深比以六經爲道統所關衆說必折衷于一爰資宿  
學助勅成書屢以衰老陳情何意考終見告覽遺疏而震  
悼緬舊德以盡傷命皇子以親臨遣大臣而襄事賜金營  
葬佳謚易名藉一奠以寄哀豈九原之可作嗚呼芳筵肆  
設令德不忘存順沒寧爾無忝大臣之職賞功勸德國亦  
有異數之恩惟爾有靈尚克歆享

掌院徐公屬擬此藁後掌院湯公又別擬一稿止采用

天人理數六句

自記

擬議政大臣正藍旗滿洲都統吳達善

### 諭祭文

皇帝諭祭原任議政大臣正藍旗滿洲都統兼佐領某之靈  
曰臣子篤匪躬之誼忠慎爲先國家推念舊之恩典章斯  
在苟其備勞中外歷有勲庸固宜無間初終加之褒卹生  
膺錫命沒被恩綸爾某賦質忠誠居官勤慎早隨宿衛周  
廬敬夜值之防繼佐領軍戎事飭清秋之肅屢當重委益  
著小心奉賑遐方則恩如雨降刺姦絕塞則法並霜嚴酌  
銀粟之宜不憚艱難入告安牧芻之利務俾草竊無驚迨  
捕逃朔漠之遙乃俘獲百千之衆播聲靈于闕外克壯天

威定版籍于師中弘宣上德用眷折衝之畧疊加遷擢之  
崇晉掌軍機入參廷議頃因微疾遽興退避之思每注恩  
存俾永優游之樂忽聞溘逝深用軫懷當爾危篤之初既  
上藥御醫頻加慰問迨爾告終之後亦奠觴歸鼎備極恩  
榮皇子親臨大臣視事錫天閑之駟馬出內帑之千金爾  
無媿于官常國亦崇茲卹典凡筵旣設奠醑維時嗚呼勤  
施有位聞鼓鼙以興思恩錫無窮賁絲綸而炳曜爾靈不  
昧尚克來歎

擬鎮國將軍追封輔國公塔拜碑文

朕惟國家念舊本支有百世之恩天府策勛宗子實萬年之  
固苟其肇功締造積有成勞而人代旣遙聲施漸泯自非錫  
之綸綍何以垂示來茲爾故輔國公塔拜託體神明遭時草  
昧用能陳師東海收衆北隅張我始造之邦助教維新之命  
軍外爲二俘獲逾千當時慶賜雖行日久旂常未列懋嘉乃  
績曰篤不忘環顧舊臣鮮知前事屬覃恩之四逮宜名德以  
重光錫以豐碑表諸故壟嗚呼功存王室固無遠近之遺恩  
被家人豈有親疏之異故茲渙汗時庸展親且勸賢勞焉不  
亦休哉

擬四川提督加贈右都督諡襄毅馬見伯碑文

朕惟國家致治文武兼資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論步  
伐之齊必有熊羆之士苟其勤施有位功在疆場則生膺顯  
爵歿受崇褒所以錄前勞而勸後效典章斯在不可廢也爾  
馬見伯早習韜鈴奮身戎伍昔在偏裨之列已振武于六師  
洎清沙漠之遙復折衝于千里積茲勞勩晉總戎麾師律克



臧用銷伏莽邊垣式固不媿長城朕心實嘉賴焉命爾提督  
四川眷茲西顧當劍閣之巖疆直松蕃之衝要德威廣布屬  
望方深旌節甫移考終何遽追惟乃績深軫朕懷旣賜典以  
寫哀亦贈官而加秩考行易名謚以襄毅嗚呼河山如故雄  
藩坐鎮于九年壁壘一新後命僅周于三月穹碑載錫泉壤  
增光干城之選其益知所勉歟

擬宋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誥 治平四年

蘭臺石室舊傳典故之藏白虎銀麟妙占清華之選葢  
文章侍從啟沃攸司毫素追隨賡颺獨密視草則絲綸  
所寄珥筆而言動爲巖自非學有師承品追古式豈足  
與茲清列叨此殊榮咨爾具官司馬光學問深醇天姿  
忠實靖共有位以前賢爲可師揚厲無前雖古人而莫  
讓占久虛之等早宴曲江膺不次之遷旋趨中秘茲特  
授爾爲翰林學士錫之誥命沛以恩綸尚其益篤前修  
直追往哲藜燃五夜冰雪淨其聰明日麗九英錦繡爲  
其暘胃李嶠推文場宿老旋晉中書陸贄叅機務宏猷  
實稱內相鳳凰池上方承雨露之深麒麟閣中尚待風  
雲之壯往欽予命以作爾庸

鄉試判語五條

舉用有過官吏

知人則哲未容冒昧以相援建官惟賢豈可偏私而曲  
徇葢五服五章之用再論而乃可加三載三考之條一  
成而不可變旣干共棄豈得同升今某朋黨爲奸阿私  
所好才非英布漫云旣黥而乃封忠豈岳飛輒乃當刑

而反用妄意薦賢之賞不知此匪之傷相坐何辭常刑莫道

丁夫差遣不平

度地役民周禮載司空之掌計期遣戍唐書憑刺史之權苟釋富以差貧則急應屨煖必怨石壕夜吏或畏強而用弱將暮年城旦何堪絳縣老人今某操縱在心後先恣意不思及瓜未代小人何以能安况乎米杞告勞賢者猶然不免民雖至弱豈其任爾之所爲國有常刑所必計期而致罰

致祭祀典神祇

夙夜惟寅舜典秩宗尤重歲時必恪周官祀典維嚴蓋司牧所存社稷與民人並重而朝廷之制山川皆功德攸司有其舉之何可廢也今某將事無誠爲禮不敬妄云有道之世鬼且不靈抑思無主之衷神將安據冥譴猶云後也憲典所必先焉

私越冒渡關律

重門擊柝所以譏察非常深涉繫匏亦必相宜厲揭苟其入境而不問寧須陳利以誰何關下雞鳴易失秦中之客蘆中漁父竟亡楚國之囚今某岐欲亡羊險而鉅鹿不念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妄謂今之關也將以爲暴在內地猶準法以從輕若邊陲當按律以加重

失時不修隄防

櫓閘以時啟閉官漕固利有攸行岍埽因地修填居民實恃以無恐苟宣房不築黃河湧瓠子之波若淮泗未

防清濟汎桃花之浪誰非赤子剪作波臣一望清苗滙  
爲澤國今某職在防川情偏狎水非王尊之忠勇安能  
踞浪以全民無賈讓之謀謨敢詆築堤爲下策欲舒民  
命宜肅官刑以資彈劾  
會試判語五條  
增減官文書  
令出惟行經列三千之屬守而弗失史尊畫一之條事  
苟出于官司法卽關乎國體一辭莫贊豈容筆削于他  
人三尺何存輒敢重輕乎衆吏今某不揣鴉塗妄添蛇  
足西江欲借遂行洗刮之奸南山可移漫試通融之智  
抑知舞文之吏法重于六賊破律之民罪嚴于兩觀爾  
之感矣信不可知余豈私焉刑茲無赦

市司平物價

觀民好惡巡方有納價之文爲政均通入市有司平之  
設貴之徵賤賤之徵貴雖善價以居竒貪者三之廉者  
五之宜折衷而不過今某旣溺市心遂忘古道何樓所  
市物論其可齊乎龍斷必登丈夫亦甚賤矣輒取十千  
之值不之于家將使五尺之童何由適市汝高索價吾  
薄施刑不取以傾蓋

不操練軍士

司馬九伐之法每寓講于四時豳風再續之功亦其同  
于五日雖百年不用國家之福宜然乃六步不愆主將  
所司何事蓋有制之兵不可勝也不習之利其可狃乎  
今某謬寄闔戎竟疎軍政不念疆場未豫魯蒙大闕之

譏河上逍遙鄭有棄師之失旣獮狩蒐苗之不舉必坐  
作擊刺之垂方軍旅之謀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朝廷之  
法我欲待三也可得乎  
老幼不拷訊高年不刑  
秋育耆老春養孤兒月令爲之授餼八十曰耄七年曰  
悼王制不加以刑蓋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老將  
耄及宜見宥于遺忘童子何知亦比情于不識今某哀  
矜意民慘刻性成不知恩有當全妄謂法無可貸豈刺  
奸軍令竟誅同舍之兒抑酷吏滯刑概予墮年之杖民  
命將不堪也爾罪其可追乎

弓冶相傳宜有箕裘之舊方圓所守豈無規矩之常苟  
活巧以爭奇卽僉邪所自出或苦窳而無用亦破肩以  
同科費有功而爲無功作無益而害有益今某憊而自  
用妄欲師心巧比魯般不敢以其親爲戲賢非墨翟輒  
思以其國相攻食焉而懈若事豈直天殃措之而失所  
宜且先國法

穆堂別藁卷之四十三

臨川 李 紱 巨來

四六文下

閣學彭公乞假疏序

魏公拜掃給千騎四人裴令歸來治午橋數畝錦衣盈  
襲花木萬株天子歎爲晝遊文士陪其晚晏昔人何遠  
前事不忘吾師鄧州先生江右名宗中州秀氣望其門  
閥有方名之前勲源厥淵源得馬班之世學宵雅肄三  
之什天人第一之篇旣馳騁于制科遂從容于蓬觀試  
之言路歸我詞垣冰壺玉衡每得空羣之雋黃鐘大呂  
聿爲有衆之師

天語嘉其公明人望歸于愷悌游躋宮相入贊

綸扉丹青鼓舞于四時黑白渾忘于百爾歐陽公總日事  
不求之有司范文正上書身乃任乎天下于是不家食  
者二十有九年望故居焉數千有餘里春秋霜露悽愴  
怵惕之心邱壟松楸祠祠烝嘗之夢慨然而歎浩乎莫  
留

國家推孝治之恩鄉黨知篤親之教列淮陰之戟不亦宜  
乎表瀧岡之阡蓋有待也豈徒散金敷惠侈疏氏之古  
風勇退急流誇錢公之仙質已哉某久侍門墻載瞻衡  
宇惜老成之暫去喜盛事之難逢三復陳情之章識先  
憂而後樂敬賦徂齊之句願移孝以作忠某水某邱肯  
遊誠快爲舟爲楫枚卜方殷公能無載驅以至式遵其  
歸乎

彭夏庚北征雜擬序

常武六章首陳王命短簫三闋曲暢天威旣彰薄伐之  
勤爰定成功之奏摧陷廓清之烈鋪張揚厲之奇其在  
斯乎庶幾作者間歲荒陬蠢爾

王怒赫斯張我六飛促之再駕羽林十二將光搖營室之南  
虓賁三千人氣奮伊吾之北交旗鏖甲雲日芒寒鳴鏑  
礮車風霆色變遂星流而彗掃萬里蕭條乃亡狼而走  
羊千羣倣縮于是元功奏凱穆穆閑閑方畧成書明明  
赫赫于周受命用成三后之勲在泮獻功宜有諸生之  
作君乃從容諸體敦宰萬言報

國恩以文章寫

王猷之允塞山川夷險依稀充國之圖旌旆飛揚彷彿吳生

之筆豈復獻譏于白面固將副望于蒼生十五國誰當  
采之二百年無此作矣夫擁戈護蹕志士之雄心磨盾  
作文才人之本色紛紜威武鼓吹休明雖使古人復生  
不覺前賢畏後鷹揚虎視王何之望方高鳳舉鴻軒嵇  
呂之交竊附江河萬古風雨十年君故恢竒盍策據津  
之足我雖潦倒能歌出塞之聲

一山集序

酒澆趙土平原君之再場詩說漢庭小毛公之舊里悲  
歌未歇風雅猶存西晉築以長城十子班乎大歷先民  
有作來者難誣吾輩割于彼都尹吉拳毛振轡早空萬  
里之途束髮受書命熟十年之戶咨嗟竟日咳唾隨風  
豈齊梁之後塵抑謝朓乎廊廡充其所至無得而踰彼

夫家有墨莊人稱學府屈指焉幾于七十對策者旣已  
三千春草池塘互有流連之夢寒燈夜雨偏多惜別之  
懷趙北燕南古稱感慨吳山楚水昨遍登臨正吾道之  
艱難或他鄉之宴會聲無哀樂興輒淋漓若乃長安狹  
邪報之雙壁小山樂府購者千金流水桃花記仙源于  
恍惚竹西瓜步尋永巷以迷暎寫烏絲之闌抱紅綃之  
淚槩跚敦窳一往窺覬鳩毒晏安都歸遊戲叔原痴絕  
王適竒男固不得志之所爲亦無所入而不可江南地  
濕驚三十之早衰冀北風高知九萬之遠到封泰山而  
獻頌宴曲江以賦詩徑探驪珠直當麟角僕非皇甫漫  
題三都之前世有子雲何必千秋而後

攬暉樓詩序

鄉里衣冠關山萍水洞庭春色驚蝦菜之忘歸木葉秋  
風想蓴鱸之適志問鍾儀而楚語聽莊舄以越吟今我  
何心昔人所歎况于文矜繡虎情極雲龍者乎蕉圃主  
入海陽尊宿漢推相室唐數清門悲壯沉雄發短歌于  
橫梁風流文采尋零墨于揮毫慷慨黃山流連白岳衆  
人耳食誰訪大江以南萬里身行何止半天之下旣適  
茲而鬱鬱連不得于有司將舍此以皇皇稍自鳴其不  
幸涉清湘滋蘭芷輒以黯然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借籌多暇命瑄無停探長吉之囊莫非古句法秘演之  
橐尚有名篇出乃全書受而卒業彷彿鋪陳于子美收真  
率于樂天漸近自然請試審諸竹肉庶幾不斷殆將謝  
彼膠絲顧此躊躇爲之起立數新安之耆舊故里風高  
記荆楚之歲時殊方日落便定交兮車笠冀同宴者雞  
豚遠道可思見紫陽于昨夢大川難涉指練水以何年  
論則粲花逡巡不敏遇焉草次謙讓未遑媿非如椽之  
才題君簡額遙謝維桑之好示我蓬心

畫會序

在昔史皇有作鳥書因以濫觴毛穎初封蘭紙託其生  
氣知鬼神之狀獨運心竊天地之功三生萬物此中  
老輩孰認前身若夫興集毫端意超象表手隨心到巧  
在筆先代有斯人吾聞其語神妙得吳道子爲之爽然  
典刑如顧虎頭不妨癡絕古推衛協新則探微六法之  
中四聖以往豫章據吳越之上斯道在微茫之間筆下  
獨傳詩中或有數滕王之蛺蝶尋宋氏之梅花怨先在



焉呼之欲出巨然往矣來者難誣况乃地靈獨誇天繪  
汲灌嬰之井鷓鴣波寒採匡續之山踰糜烟重水天通  
色秋眺章門牛斗犯芒夜窺豐獄精英之所萃奇氣之  
所鍾十數異人一時同志奇爲斯會妙絕當年彼其才  
可瀛洲含象之圖惟肖品方白社東林之集斯傳託之  
毫素之餘飄然烟雲之上彎弧挺刃直柱構梁山水崢  
嶸風雲變眩不煩界直得梓人匠氏之奇立變寒暄在  
雲漢北風之外毫根出肉力健有餘腕際運思襟靈莫  
測十三科派別一萬里縱橫士氣作家殆兼其神逸槩  
人墨客孰得而肩隨方將宏千載之謨致四方之彥氣  
同燥濕漫云水火無情譜合荆關應歎淵源莫二以心  
相印惟日亦然當日風高莫寫姜肱之面他年身貴難

求小米之山

秋山課義序

文翁西蜀曾遣相如韓子南交初延趙德值兩川之僻  
壤當八代之頽波風雅主持文章開闢是皆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鄙薄何知遭逢斯盛天申先生里是鳴珂人  
誇畫繡滌富平而下處吳會之中弓冶相承壘篋並奏  
四聲早熟三影爭傳睥睨公貴之游跌宕駿豪之會山  
川獨往心目孤行鄴圃風高揖應劉于末座梁園雪密  
策枚馬以先鞭馳騁縱橫老成歷練而乃殿庭楊柳思  
曼空憐直院紫薇君房莫與偶辭江國出宰山城駕騏  
驥以鹽車棲鳳凰于枳棘簿書烟海轉手爲空廬井瘡  
痍應心而起如其禮樂則有絃歌堂築秋山花明時雨

鵝湖鹿洞濬朱陸之心源白鷺青原出鄒羅之頭地至  
于時藝抑又春華然而託鼓吹于文心比廓清于武事  
搖崑倒海收火齊明月之珍集腋綴翎補紫鳳天吳之  
色已足重方麟角遠動雞林况乃後來豈辭先烈某未  
學支離他鄉流落讀書萬卷空傳北海之家下筆千言  
自謝東山之客十年岐路幾費雞棲三載通門因之付  
託爲師可患致寇難居負小蛇以示神君今莫測見友  
巫而輒棄僕也何堪搢拄其間經營伊始或者得天爲  
助借地成名依日月之光無嫌爝火益江河之浸不擇  
細流濛性至通藉真長爲知我回其殆庶比疏附以從  
公

信州紀事詩序

墨引

雀臺文石鉛粉相兼盧阜長松烟雲一往豎能削木排  
徊舊德之貞灑卽成花跌宕高齋之會竒哉陰象擅此  
元香文瑞齋頭清時名下受斯人之黯黠賦得幽通寄  
吾道于隄麋生而默斲五銖藏麝奪韋氏之珍材雙脊  
盤龍壓奚家之古樣欽爲至寶屑以門珠所謂宣和之  
間黃金可得求諸嘉祐以往羣玉難分誰當隔囊而手  
之君亦盡心焉耳矣予也幾年調客元之未能半畏磨  
人駭然欲變操觚染翰飲三斗以何辭懷瑾握瑜畜兩  
丸而莫辨公之天下落在人間見川嶽之精神吐文章  
之光燄顧而長價都開墨墨之胸醉且作歌漫熱烏烏  
之耳

請同學餞舉啟

六德六行六藝司徒教萬以賓興鹿鳴四牡皇華宵雅  
肄三而官始招弓何地古來取士于鄉勸駕有人自昔  
薦賢爲國閱三年而特舉誠千載之一時恭惟同學席  
珍待聘藏器于身尚有典型推先生爲祭酒况多英妙  
與後死之斯文生之文獻之邦值此休明之運心花四  
照重開玉茗奇香口實自求卽解金柅柔繫關小干故  
圃還彼舊觀啟大乙名山垂諸公聽舉于鄉升于國夫  
豈異人坐而言起而行是在今日聽樂虎頭洲畔投書  
羊角城邊某未識周行濫齊橫舍羣公輝映方深珠玉  
之慚主者歛揚忽占秬祿之請備先驅于十乘敢效奉  
旗壯行色于一樽願言洗爵伏惟噬肯適我同升諸公  
辟易無前吞雲夢者八九扶搖直上擊海水以三千則  
學宮兆鸞鳳之祥墨沼應蛟龍之識矣

復郡侯劉公請主興魯書院啟

恭惟某官屏藩世胄節鉞鴻材治行冠一時旣禹功而  
益贊仁心周四至浦名雨與郇膏

簡在帝心將晉封疆之寄暫臨荒郡聿隆富教之謨建國務  
求所先必興賢而勸學爲政克規其大乃易俗而移風  
念西江爲文獻之邦講學之區林立撫郡當臨汝之滙  
崇儒之院中衰特開興魯舊基上佐敷文

聖治俯延衰朽廣育英才絃學媿師承德慙民長三十年仕  
宦功莫報乎

九重五十載研求道未通乎一貫謬當重託曷應蒙求惟賢

守之盛心理宜勉副或羣材之德造大有振興比常觀  
察之治閩卽韓昌黎之化粵矣敬復

附請啟

江西撫州府知府劉永錫謹稟啟恭惟老大人閣下  
望重鼎鉉學宗洙泗闡濂洛關閩之奧窈月窟天根  
匹伊呂周召之仔肩泰山喬嶽海內望其出處卜太  
平有道之長儒者奉爲依歸徵聖學昌明之運允矣  
蓋名高日表誠哉鑒重人倫西江爲鹿洞名區撫郡稱  
象山賢里五百年薪傳未墜前望孔遙二三子私淑  
無從好音曷嗣卑府忝承郡乏用啟賢關闢土芟茹  
聊作杏壇地主擔囊負笈庶幾愧市先聲唯以禮重  
達尊因而教崇國老敬蠲穀日恭迓前騶借東山之

霖雨先潤枌榆翻北海之廻瀾暫滋桃李有德有造  
藏修偶假黌宮某水某山風浴還偕後進趁此日蒲  
輪未下足慰邦人忠敬之思喜今辰心轂先登幸酬  
知郡仁賢之望肅陳臯比竚候龍光謹稟啟

復臨川令李侯請主青雲書院啟

恭惟某官雲間尊宿天下楷模豸繡家聲早得趨庭詩  
禮龍池鼎望游登華國文章

簡自明廷來司下邑單車赴部早留意于黌宮多士升階雅  
遐思于空谷值事舉政修之後心有餘閒爲論文講學  
之圖力求上治謂青雲峰近昔爲縣學之基而白雁湖  
遙曾有栽峰之聚望危亭其渺爾覽茂草以悵然乃創  
堂皇用興舊德過存衰陋謬作先資德之立道之明何

有于我爲不厭誨不倦願公諸人所望賢明大令作君  
因以作師慈惠小心善政兼之善教則勉茲暇日修孝  
弟忠信之規敢在下風備疏附後先之任肅械以復臨  
穎爲慙

附請啟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李廷友謹稟啟恭惟老大  
人閣下伏以龍屈彌伸在田豫霖雨之望豹藏愈顯  
潤霧豐炳蔚之章依絳帳以執經仰雲亭而問字恭  
惟某官道航聖瀆學冠儒纓峙嶽渟淵任天下之名  
教冰壺秋月印百代之心傳遠擁旌旄風動蒼梧之  
野近依宸極澤敷畿輔之民烈日嚴霜到處皆成  
畏壘和風化雨隨方留愛甘棠性道發爲文章寶華

俱到事功本乎學問體用兼該蓼莪當日月之陰承菽

轉風雲之會維桑髦秀瞻臯比而抒誠瀕海蒿蓬望書

帷而企慕歡騰六學慶溢五峯

早職

佔畢監儒簿書俗

吏拮据民社慚稱職之未能履路冰淵徒曠官之是懼

蓬萊之隔弱水跡判僊凡寒谷之轉陽春情殷化育仰

青雲之在望建學自今欣福曜之垂光執鞭非晚周旋

動靜莫非規矩準繩色笑語言盡是詩書禮樂斯文有

主鼓鑄羣才吾道生輝甄陶多士伏願朱幡蚤蒞咸沾

時雨之休碧幃遡臨共慰油雲之願性天高聳象山將

復見焉義利分明鹿洞不專美矣敬先弩矢祇候輶軒

與兩江總督楊公請祀故大學士白公啟

恭惟某官閣下

綸扉世學節鉞家聲四岳名高喜公侯之復始三台位正  
照牛斗以增輝爰自天卿暫膺使相兩江節制已兼分  
陝之隆萬衆懽忻早沸歌廉之頌旣銓衡之在握獨持  
庶政之平惟藻鑑之至明乃定人倫之論茲有啟者幸  
垂聽焉故大學士奉天白公昔巡撫于西江登郵隘之  
上治省刑薄斂自立章程發政施仁恩流隄港復書院  
而上邀

宸翰廣解額而大振人文美不勝書數當更僕百年勲績邈風

景于河山比戶謳吟願馨香于俎豆非求

特奏安得

上聞今西江在籍諸生合詞呈請而某輩同朝仕宦肅楮先  
容情非敢有阿私事實由于衆好祈公主稿會兩院以  
飛章懷我好音慰羣情之禱祀齋心鵠立拭目鸞迴

賀巡撫郎公生辰啟

伏以珠簾畫棟遙瞻壽域之華雪藕冰桃宜有綏山之  
狉福星一路君子萬年伏惟某官名世應期大椿比算  
正五百年之

景運以八千歲爲春秋際此朱曦屬當皇覽雄藩清暇謳  
歌已浹于人心元老壯猷平格實原于天壽凡居有識  
並祝無疆某樛櫟散材艾蕭弱植藉如天之覆久戴生  
成傾向日之忱自知依戀將茲鼎爵蓋比義于兕觥歌  
擬柏梁愧未親乎風雅惟冀道因時泰福自天申玉歷  
頻周賡卿雲之復旦金甌早叶扶赤日于中天曷任敷  
陳統祈鑒茹

代諸城李宅聘朱氏女啟

伏以地尊岱嶽國同齊魯之雄人擅京華世有劉盧之  
好叶芳辰于鳴雁諧懿占于飛凰文定厥祥卜云其吉  
恭惟某官嫺臺紫陽舊學黃座新聲承華闕于鳴珂擁  
名邦而攬轡風雲壯志早依日月之光松柏長材還許  
薦蘿之附某早遊通德曾接太邱卅載世交愧文淵之  
齒宿百年新特喜樂廣之冰清惟令女淑媛夙嫻內則  
乃小孫幼學謬選東牀敢將不腆之微敬致納徵之重  
從此紅桑碧海永堅石誼之盟他年白玉藍田更託渭  
陽之秀統祈丙鑒曷罄寅瞻

賀巡撫郎公端午節小啟

代廬陵劉令以下五首同

恭惟某官稷契許身伊周名世珠聯璧合承簪芾于雲  
霄寶樹瓊枝依光華于日月太和保合已知豐蔀同春  
元氣網緼又見陳常于夏以江國股肱之重寄

天家肺腑之親名兩郇膏無方愷澤珠簾畫棟盡發文章忻  
萬物之恢台識羣工之燕譽章江波靖眺黃龍青雀之  
飛台座星明依執法端門而近定喜羹頌  
尚食卽看鼎藉鈞調某葑菲多慚葎苓莫效心勞政拙知  
報最以何期面命耳提幸依歸之有在被青陽于潛穎  
勒以此心報寸草于春暉不惟其物黃金如斗指桃印  
以爲祥烏府齊雲祝綸扉之不遠

賀孟布政生辰啟

伏以雲擁薇堂協五百年之嘉運天開壽域呈三千歲  
之竒花望偉績巍峩則匡山並峙沐湛恩汪濊則章水

俱長敬祝大年欣逢永日恭惟某官道傳東國學冠西  
京蟠胸次之文章風山雲島洒毫端之惠澤散玉聯珠  
紀瑞應則九穎禾生頌清聲則萬星珠返公才久著旣  
獨重于漢廷勲望兼崇乃節臨乎江國于疆于理而春  
滿萬家引養引恬而壽齊五岳斗方建未崧正生申賓  
筵雪藕冰桃香盈樽俎仙部雲璈霞柝響雜絃歌化國  
尚舒長正海晏河清之盛元功平格當日升川至之祥某  
蒲柳姿微艾蕭植弱遙望西關紫氣未遂鳧趨仰瞻南  
極星明特將燕賀撫天池之六月歌君子以萬年伏願  
人算益丹砂恩覃黃誥許身以臯夔稷契歌喜起而拜颺  
紀年則松羨佺喬書神仙之位業

賀孟布政端節啟

伏以風馳四履暢佳氣于南薰日麗千城擁朱光于上  
國菁蔥蔽省共聽鶯遷煜燿芝函齊看鵲起羣工溢慶  
萬姓騰歡恭惟某官望重斗山氣含光嶽承明舊直名  
高鳳閣鸞坡屏翰前勲恩洽碧雞金馬公才久著上契  
宸衷雅化非常下臨江國于疆于理資名穆之旬宣不剛不  
柔布畢公之潤澤屬端陽之令序正福履之休嘉採照  
眼之榴花紅依袞繡躡沿堤之柳埒綠映桑麻佩桃印  
以多祥御木羹而介福某勞勞烟海碌碌山城質比荷  
輕幸滋培于湛露心同葵赤庶披拂于清風敬將采藻  
微忱敢效刻蒲勝事伏願道隨日長祿自天申調叶虞  
弦萬姓解無方之愠庶當夏屋羣生安有識之天誠敢  
託于芹私祝預期諸枚卜



賀觀察傅公端午節啟

伏以彌教惟明盛德正行于朱夏祥刑不試羣生並濯  
以清風四始隨鷄首以俱長五福叶箕疇而並衍欣傳  
地臘慶錫天申恭惟某官鐵嶺鍾奇金州挺秀才推佐  
命家承金玉之遺學可匡時世掌絲綸之美碧幢紅籀  
昔分西陝之保釐紫綬金章又總南邦之憲紀星名執  
法五月霜凝官是庭堅四方風動時維夏仲景屬天中  
筆有春陽續民命何煩綵縷門皆善氣辟五兵安事仙  
符固已競渡者歌作楫良材飲和者頌調羹大德矣某  
風塵末吏芻牧微員歲月驚心媿迂疎之莫效簿書鞅  
掌徒履戴以何堪忽逢采艾之辰正切傾葵之願雖慚  
匏繫庶託芹將伏願鴻禧永日駿業當陽息事寧人益  
厚于門之積分茅胙土卽應鄴國之封

賀觀察傅公中秋節啟

伏以光流碧漢端門明執法之星司表白雲節物轉秋  
官之令仰明河而可望喜皓月以初圓爽氣中分天休  
游至恭惟某官商巖相業漢塞侯封溯金玉之遺人稱  
君子掌絲綸之美代有名卿遂以明刑弼教之才簡茲  
惇德允元之任治官書于午夜方將大駟馬之門懸玉  
衡于清秋因以明爽鳩之德屬三秋之令序聽萬戶之  
歡聲寧誇天柱之觀詎數幔亭之晏某簿書下吏章句  
迂儒誦法東家黍七年教民之任緬懷仲氏無片言折  
獄之才前謁威尊屢叨溫語輒喜如天之庇長持向日  
之忱狃東鄙之一芹佐南樓之三爵伏願吉惟天祐道

與時亨名德重光擬吳雄之奕葉元功首列躋蕭相之  
崇班

賀署糧道九江朱守端午啟

伏以位重開藩榴暎薇垣紫氣才兼分岳蒲搖蓮幕清  
風保釐澄左蠡之波湛恩汪濊轉運重西江之寄德化  
滂流印鈕交輝戟門增色恭惟某官四時元氣一代宗  
臣誠意正心接紫陽之世學含香珥筆傳畫省之家聲  
遂以舟楫之材出領股肱之郡學優于政潯陽分九派  
之流望重于時匡嶽峙千峰之秀志澄清于攬轡熊軾  
頻移仰飛輓以持籌繡衣直指風雲節鉞政無待于期  
月之間雨露桑麻民自得于湖山之外值筵賓之令序  
正純嘏之芳辰章貢明心不煩鑄鏡夔龍接武豈用陳  
書某冀北迂生天南末吏志每慚于食粟情猶切于授  
餐久泥蘭馨豈必蘭湯載沐幸培蒲質庶幾蒲酒遙將  
少效涓埃用塵山海

代賀吉水令遷任啟

恭惟某官麟閣名家鳳池清列三千言禮樂久鍊當世  
之才華一百里絃歌又著西河之治行文山章水都成  
樂國之郊撫字催科遂報清時之最式孚民望簡在

帝心畫戟高憑驚熊羆之轟轟繡旌先啟快鳥隼之飛揚雖  
黎庶猶依懷抱之仁而賢者大奮經綸之素彈冠共慶  
結綬爲榮某樗櫟散材駑駘拙步邇河餘潤依榕樾以  
多年振鬣長鳴快騏驎之獨往鴻猷益展驥步方遙舊  
日同舟暫遠中流之底殊方待澤應開北地之春輒猥

芹私仰惟藻鑒

建蘭絕句題跋

蕉圃主人蘭箋句子生當王者早拔秀于南荒賦得天  
然直披香于上國芳應竟體言實同心潑墨寫生無羨  
江東之畫借蒲恐怨未輸鄴下之題顧君曲以清鏘非  
絃非指笑我行之永久以日以年

閨詞集句題跋

靖節閒情何傷選體荆公集句獨步文囑信前事之可  
師覺後來之不易一箋遙寄三復逾時憶闈苑山高故  
多鸞鶴况紫駝峰美未雜雞豚誰是惠施相與觀乎濠  
濮君非穀甫不妨証以眉山

祈年穀疏

代

國無六年之蓄曰急民不一日再食則飢必時和年豐  
稼穡不懈庠厚生正德教化可行令實微員廬維脊土  
官所拮据有限地之生息無多自非徼福于天無以請  
民之命邇來數載飢饉相仍所在羣黎困窮莫告伏念  
早乾水溢惟爾神是司天災流行或予躬之疚乃際始  
和之吉敢祈大有之書苟民獲一歲之安寧官減一年  
之壽從此夏糧秋稅上不絀于輸將豐盛潔淥幽亦孚  
于冥漠予誓告汝旣非言不由衷神之聽之宜必應焉  
如響閔此有情之類享茲不腆之陳毋作神羞重速官

謫

課廬陵邑士示

代

春草池塘竒傳佳句官梅東閣妙發清思才人卽景以

抽毫志士乘時而講業陽春白雪聽郢客以流連露渚  
華川得復愚之鉅麗時爲之也文在茲乎廬陵宿號  
區藝苑流傳勝事異人間出如歐陽子何處得來名  
譽興若周平園其間必有大廷獨對萬言策競數文由  
教外別傳十種書人推會益讀澹菴之封事抽路史之  
秘篇信名德以相承歎風流之未遠不忘前事敢薄今  
人某叨塵南省之班遂應名邦之乏文章之事頗身習  
焉聲氣之同猶臭味也騁妍抽秘旣多好我之賢柝疑  
賞竒每得起予之樂際此花香鳥語物序可忻况夫龍  
變雲蒸賓興伊邇中非雨力知巧法之宜修業精于勤  
何有司之足患重尋前會更散新題樽酒論文不悵春  
天之樹芸窓弄筆齊開午夜之花簡練以爲揣摩軸奏  
因之明試鸞飛鵲起聯翩日月之光虎步龍驤呼吸風  
雲之合子應周官之法論定而升余修漢詔之隆勸爲  
之駕

臨川縣學明倫堂上梁文

伏以二帝命官敬惟敷教三王建學專在明倫父子  
子君君臣臣國之所以爲政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之  
所以利貞至于朋友雖非天屬然博學必先孫友敬業  
所以樂羣兩間之有五倫萬殊由于一本臨川占縣天  
下名邦立學在興魯之坊造士比成周之盛晏元獻舊  
學有甘盤傳說之勤王荆國鴻謨以稷契臯夔自命君  
臣魚水際會風雲曾文定孝友之風父母昆弟無間陳  
明水師友之盛天人性命可通尚有典型莫不興起前

經兵燹芹藻稍衰今幸郅隆宮牆宜備惟官師之倡首  
屬紳士之同心大興修學之功先建明倫之地時良月  
吉欣逢黃道之開鳥革翬飛宜有斯干之咏齊聲頌禱  
大啟文明

拋梁東華堂起在五雲中最喜朝陽光正照梧桐鳴鳳  
盡雛雛

拋梁西紅泉碧澗好山溪良相名元相繼出一枝仙桂  
上天梯

拋梁南三元樓聳勢巖巖近取桐林爲寶帶遠收盱水  
作龍潭

拋梁北金石臺分丞相出人臣移孝以作忠儒者齊家  
能治國

拋梁上清風門內出三相古來人傑因地靈惟有此堂  
正相向

拋梁下五色綵紅天上駕泮池水長墨龍飛千載人倫  
興教化

伏願  
皇風益盛聖化彌崇旣敘彝倫進箕疇之五福爲章雲漢永  
文教于千秋學日熾而日昌不虛作者士希賢而希聖  
無斃人斯

臨川縣學尊經閣上梁文

伏以學者之心必希乎聖聖人之教大備于經自一畫  
開天義易爲文章之祖一申傳道尚書爲政治之宗風  
雅本于性情實基王化春秋義存褒貶用正人心左氏

公羊穀梁備征伐會盟之大儀禮周官戴記兼鄉邦朝  
廟之全教人倫則孝爲德本行王道則樂告功成論孟  
爲入德之門爾雅亦治經之訓四千餘載共此心傳十  
九萬言存諸典籍今

國家崇儒重道十三經頒在學宮維臨川考獻徵文尊經  
閣尚虛建置有經無閣不無墜地之虞以閣尊經乃助  
光天之化本經術以飾吏治官斯土者實有盛心因經  
正以興度民居是邦者莫非同志乃創凌雲之構遂成  
不日之功是用作歌勸俾勿壞

拋梁東經學初傳鄒魯中東岳東山表東海臨川靈谷  
正相同

拋梁西天祿石渠猶可梯經學西京漢儒盛曾王文筆  
斗山齊

拋梁南南人爲相記新叅經術由來足經世三經新義  
正須探音貪

拋梁北何須北學誇中國六經鎔鑄發精華臨川自有  
文章伯

拋梁上經如日月行天象臨川靈氣應文昌化玉經成  
虹萬丈

拋梁下地上風行施教化江河萬古永流傳臨汝淵源  
有經社

伏願經學昌明人文炳蔚官以經訓士如昌黎直晉銓  
衡士以經傳家若中壘早登秘閣學古所以入官惟詩  
書禮樂可易俗而移風經德非以干祿而富貴功名亦

同條而共貫矣

臨川縣學奎星閣上梁文

伏以物華天寶恒上燭乎星辰文運時亨亦旁通乎象  
緯溯臨川之古縣獨應文昌占星紀之次垣正當上舍  
維奎一宿天下同文在地成形日中見斗有宋五星之  
聚遂開濂洛之傳西方七宿之懸獨占降婁之首厥行  
維木宜成青碧之形演禽得狼遂立猗猗之狀如椽在  
握職掌絲綸立極以鼇飛騰蓬島實人文之主宰爲多  
士所仰瞻臨川有閣舊踞香楠學舍在前若依斗極是  
以裴陳汪李各號名元黎傅張劉連魁解額比因閣毀  
莫奉神棲指華表以興懷顧宮墻而減色乃卽舊基之  
上重興新閣之功聯二十八宿之光芒振三十餘年之

墜緒旣蠲吉旦敬土雕梁用申頌禱之歡聲永作文章  
之司命

拋梁東東方七宿是蒼龍要與臨川攸文運鼇頭龍角  
正相逢

拋梁西正是奎星神所棲畢宿便爲羅士禮參星好作  
上天梯

拋梁南南方鳳羽正氄氄共占文明在朱鳥楚星翼軫  
也相參

拋梁北劔氣上衝牛斗白從今開闢文章府奎宿相聯  
是東壁

拋梁上多士瞻天識星象奎章閣上有文章放出文光  
高萬丈

拋梁下星芒下照書千架聖道猶如日月明奎光萬古  
開長夜

伏願元燈相續奎宿長明斗酌天漿起昌黎之八代筆  
驚風雨揮太白之百篇高闕差裁壯高魁而永峙大文  
炳煥衍大以無窮

臨川縣學大成殿上梁文

伏以至誠盡性參天兩地而位乎中學校明倫型仁講  
讓而親乎下迥虞夏商周之教莫不從同在鄉黨州閭  
之間並建乎學惟

先師先聖集條理之大成惟

先賢先儒衍統緒于永世敬瞻

聖殿宜極尊崇瞻念前功已多剝落今

國家景運正重道以崇儒在臨汝名邦宜尊師而敬學當  
事首先倡率紳衿合力贊襄雖建講堂未修正殿乃有  
出羣之士獨任千金遂成不日之功光昭百世日當黃  
道天上虹梁敬惟

有巢氏之神佐以公輸子之巧廟成奕奕頌奏巍巍

拋梁東東山舊有聖人宮誰識臨川聳靈谷儼然鳧繹  
與龜蒙

拋梁西峩峩峯千丈是丹梯惟有尼山高日月邱陵一望  
總難齊

拋梁南聖轍曾聞適楚驂與魯家風傳聖道直排泗水  
注江潭

拋梁北學聖猶如星拱極宮墻數仞得其門官廟百官



猶可識

拋梁上聖道如天同仰望天高自有上天梯希聖希賢不可讓

拋梁下似水滂流興教化鄉賢名德數曾王內史流風繼王謝

伏願

廟貌千秋道心一貫博厚高明悠久宮墻配天地以無疆道德經濟文章人物與山川而並壯將五王六曾八晏不難復見于今茲而三元雙桂萬魁咸得觀光于上國矣

青雲書院上梁文

伏以心惟一理千秋同此性情友在五倫四海莫非兄弟藉同人爲講習比麗澤以相資得聖人爲依歸附青雲而益顯臨川古縣全城苞厥五峰永樂初年南面裁其半壁學旣遷于寶應能弗棄基道猶存于錦京豈容墜地况峩峩峯教澤近在宮墻汝水清流長依城曲登高望遠喜風景之不殊待後守先宜斯文之有在晏王曾陸前事可師陳文章羅後來可畏爰偕吾黨仰溯先型闢草萊以啟山林庀梓材而加樸斲譚經有地立賢無方墻雖隘于及肩兩山青送道不妨其進步萬里雲程敬上虹梁齊申鮑祝

拋梁東東方雲氣滿晴空文光萬丈連天起映得青雲萬里紅

拋梁西方雲起萬山低望見一枝仙桂好青雲不用

借階梯

拋梁南南方雲氣赤曇曇惟有青雲來接引驂騮上路  
勝駢驂

拋梁北郡城原是文章國一樓突兀連青雲兩學巍峩  
撐斗極

拋梁上青雲峰高衆所望乘雲直上九重天始信青雲  
高萬丈

拋梁下俯瞰墨池王與謝青雲還擁墨龍飛萬里風雲  
從此駕

伏願文教雲興文人雲集雲能致雨競爲濟旱之霖雲  
必從龍共作攀鱗之彥則李蔡政藏書萬卷再見縹緗  
而王丞相上書萬言重瞻稷弁矣

興魯書院上梁文

伏以聖學傳于曾子直接西周賢孫遷于臨川不忘東  
國衷文于道開周程張邵之先興魯名坊比濂洛關河  
之重後學稱爲姬孔斯文方駕韓歐元獻帝師至文定  
而益顯荆公王佐惟文定爲更醇演範釋疇特立維皇  
之極借唐爲論乃知致治之源誦其詩讀其書重見三  
代之禮樂頑夫廉懦夫立信爲百世之師資爰卽故居  
特開新學名因興魯依然孔氏之門峰倚萬羅兼綜百  
家之學杏梁初日卽擬杏壇蕭寺高齋還登蕭嶺聽頌  
聲之齊作衍教思以無窮

拋梁東東瞻鹽埠望荆公當日齊名本同學後人好繼  
兩賢風

拋梁西巍巍聖殿絕階梯數仞宮墻高莫並及肩墻也  
要思齊

拋梁南桐林峰轉抱香楠遙望軍峰三百里一枝文筆  
與天參

拋梁北汝水抱城一灣碧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分  
丞相出

拋梁上文定文章高莫尚後生有志學前賢下視呂黎  
北劉向

拋梁下名世功成一戰霸要求道德重千秋立雪功夫  
時雨化

伏願學以教興道由魯得東山泗水卽汝川靈谷以長  
存石磴銅陵儼息繹龜蒙之在望春絃夏誦地有東南

鄒魯之風幼學壯行人有稷契臯夔之望快一時之盛  
事傳萬載之鴻規

江西紳士公請大學士白公入名宦祠呈詞

竊以聖朝賦政必生名世之臣江國蒙恩共戴保釐之  
相深仁厚澤遠流廿載之思頌德歌功宜定千秋之論  
匪崇祀典曷慰民情伏惟故大學士蓋平白公蕃宣使  
相燮理宗臣當持節以來臨澤無不被旣騎箕以歸去  
民不能忘舊德粗陳名言莫罄澹泊所以明志革規禮  
六萬餘金息事所以寧人蘇民困二十餘事

清時薄歛而吏煩征公乃掣櫃而褫墨令

盛世省刑而官罔恤公乃嚴檢以釋寃民穀推陳而出新  
民受緩征之益鹽飲和而食德民霑平價之恩湖口權

關特開武曲之港土橋新壩羣稱白公之堤再疏陳情  
營驛馬無賠累四司停稅村墟民免寇壤旣遂勅謀更  
興文教復久廢之書院億萬載

宸翰天章廣解額于鄉闈十三郡人文風動實心實政至義  
至仁並有文卷可徵不獨口碑共誌是以

聖祖賜額有誠信開府之褒

今上恩綸有清廉巡撫之旨其爲名宦已達

宸聰顧此桐鄉尚虛祀典張公益部曾圖像于丹青名伯棠  
陰永謳吟于蔽芾爲此合詞公懇仰祈特疏

上聞庶春秋俎豆知明德之維馨而畏壘庚桑矢報功于勿  
替則後先輝映亦今昔同情矣

穆堂別彙卷之四十四

臨川李紱 臣來

論文 文禁

刻秋山論文序說

秋山論文者余癸未春主秋山書院雜書代答問以應諸生之請業請益者也時余年二十有九學淺識疎于文事亦未有定見本無足存屬永新張邑侯刻秋山課義曾列之卷首頗有刪潤失余本意遂別存其彙于家昨濫膺

簡命來撫粵西修復宣成書院以課諸生延侍講學士蔣公主其事余亦時至書院與諸生講解手評點其課文諸生既不薄余之陋而頗信余之誠又蔣公師嚴道尊切



磋甚力莫不踴躍以求進學余亦欣然樂諸生之勤將  
聿觀厥成也未幾蒙

恩量移有總督京畿之

命行且傲裝欲久與諸生講解不可得矣檢行篋得此冊刻  
之留以示諸生此不足以盡文章之奧窔卽余年來所  
見亦尚有少進特少年用力之次第頗可考見用以爲  
諸生入門拾級之助或不無少補云雍正三年孟冬月  
穆堂李紱書

秋山論文四十則

讀書先須立志初入學時便須量自己材質將來充其  
所造可至何等擇資性相近之古人師之務有成立然  
後人品卓然爲文亦光明俊偉無趨趨囁嚅之態若胸  
中齷齪未能忘富貴利達患得患失之鄙見欲以矯語  
文事此如糞壤充幃烏能發申椒之芳哉

人生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文章特立言之一端  
然非兼德與功求之不能有成德固學者所當勉卽未  
能遽底于純粹而大德必不可踰閑蓋惟有德而後有  
言下筆爲文亦親切而有味六經而下若宋元明諸儒  
所述是也功必達而在上方有表見顧所以立功之具  
則須預爲講貫凡齊治均平之理禮樂兵農之法務求  
了然于中然後見之文字坐言可以起行若范文正公  
萬言書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蘇文忠公上神宗皇帝  
書生平措注設施具見于此學者取以爲法庶無媿于  
立言之旨矣

爲文須有講貫師授乃不誤于邪徑讀經傳及古人書而能自得師者乃文章中豪傑之士若唐之昌黎宋之廬陵兩人而已其餘則皆有師唐之文多師韓宋之文多師歐

文所以載道而能文者常不充于道知道者多不健于文柳子厚蘇老泉父子能文而論多駁雜王荆公晚年居鍾山僧人贗作往往混入本集亦屬瑕玷南宋諸儒多知道者而文多冗沓惟朱子宗仰南豐筆力頗健亦未能不冗也能文而衷于道惟韓退之李習之歐陽永叔曾子固四人耳余嘗別擇韓李歐曾四家之作彙爲一書學者以此四家文爲主庶不惑于權謀小數佛老異端

文之能事無他孔子所謂達而已矣六朝文浮辭掩意不達故不佳文章之弊則曾子所謂鄙倍而已嘉靖以後爲古文者非鄙則倍故文事中絕震川譏鳳洲爲妄庸庸卽鄙也妄卽倍也

爲文須有學問學不博不可輕爲文如治經者欲立一解必盡見古人之說而後可以折其中治史者欲論一事必洞徹其事之本末而後可定其得失余二十歲以前嘗作經史外論一書當時所見經史未備經自註疏及明人大全而外寥寥無幾後得通志堂經解自經解外又購得數十種試覆觀少作則所論者多昔人所已發或前人言之而後人又已駁正之者然後知閱書不備不可以爲文也

文章字句須有成處卽曲禮所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也然不可勉強抄襲降爲剽賊亦卽曲禮所謂毋僂言毋勦說也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亦無一語蹈襲此可以爲法矣

敘事之文全是史法一切地名官名當遵

本朝所定不得借用古地名官名使後世讀其文者茫然莫識其爲何地何官如胡康侯誤解春王正月爲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周人而擅改周制無位而作禮樂解經適以亂經其爲害匪淺也惟駢體詞章及議論之文猶可寬假蓋彼直以爲襯貼之詞已耳古人以駢體爲俗體固不足深責也

學者先須理會得本原道理出天地間如何是理如何是氣如何是鬼神在天者如何賦于人者如何陰陽變化屈伸往來仁義禮智存于中發于外分說合說橫說豎說無不了了然後衝口而出無不中理卽有疎畧大旨不謬若胸無一段定見僅襲陳言卽于理無所發明如塵飶塗羹不可食也

要大道理明白固須求之六經然經語渾涵其義散見難領悟亦難貫串欲知天之道宜熟復張子正蒙太和參兩神化等篇欲知人之道當依陸子教人之法熟讀孟子牛山之木以下七章

文章最急在別裁僞體體之真僞惡乎辨辨之于雅俗而已均一語也如此出之則雅如彼出之則俗均一事也如此用之則雅如彼用之則俗此中獨須心領神會



無可言傳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爲文最忌率直自以爲竒快不知其一往而盡無復餘  
甘也古人文字竒快無若昌黎東坡然韓子之文舊稱  
溫醇子瞻亦謂文章務使和平至足餘溢爲竒怪蓋出  
于不得已昔人謂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無論詩文皆當  
以此爲極

震川謂惟不切者爲陳言然第言不切之弊而未及言  
切之樂也世之苟且爲文者以切爲難而厭苦之不知  
惟求切則隨題命意因物賦形可以千篇不竭不求切  
則執筆茫然思無所屬鮮有不立窘者

經以載道然文章之體靡不大備後人千變萬化不能  
出其範圍醇正如二典三謨伊訓說命王制禮運儒行  
樂記等篇竒崛如三盤八誥易象說卦序卦爾雅釋詁  
釋言釋訓等篇風雅如詩謹嚴如春秋雋逸如檀弓峭  
拔如公穀序事如左傳議論如孟子詳明如周禮儀禮  
廣大精微如學庸易上下繫其于文事固已極古今之  
變後人安能更于此外別開戶牖故有志者當以治經  
爲急

文有正宗史漢而後固當以韓柳歐王曾蘇六家爲正  
矣元則虞揭黃柳具體而微有明文人雖未足以直接  
六家之傳然成弘以前尚不失六家之矩矱若嘉靖以  
後王李諸人庸濫妄作文章晦蝕百有餘年學者蹈其  
習氣卽終身無入門之路矣

古體詩須學漢魏近體詩須學盛唐前人已言之矣然

古體如李杜韓歐近體如中晚唐人各擅所長未容槩置

四六駢體其派別有三種平仄不必盡合屬對不必盡工貌拙而氣古者六朝體也音韻無不合對仗無不工句不過七字偶不過二句者唐人體也參以虛字衍以長句蕭散而流轉者宋人體也體不必拘惟性所近然調不可弱意不可亂詞不可堆垛一氣渾成讀去似散文乃佳

鑿石以求玉石去而玉全淘沙以求金沙盡而金見膚者空而後真者露也文章貴潔意亦如此併沙石而存之病在不能割愛不能割愛人又坐識卑耳

詩文之妙平奇濃淡初無定質要須有一種動人處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能如士衡云云自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文如作畫當工于設色皴擦烘染點綽一縈一拂姿態橫生子長退之永叔三人最工于此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嘆之詠嘆之法本于風雅實文家勝場龍門廬陵所以獨擅千古也若能搖宕一兩筆而烟波無限更爲逸品在神品之上此法則又惟子長一人能之

立言貴有體館閣著記須有官樣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一切纖鄙都無所用山林文字却須有煙霞氣如林和靖辭聘用駢體文當時又譏其失體矣微特體式雖字句亦當相題用之字句固隨體式爲轉

變也如作詩字句古體不妨奧僻今體便須雅馴  
爲文須實有格物工夫凡事見得明然後說得出也文  
莫奇于子長試讀其書人情物理細入無閒故能窮寄  
盡變乃爾若體驗不精而欲求肖物烏可得哉

文章精神全在結束有提于前者有束于中者有收于  
後者漢書趙充國等傳提于前也老泉上歐陽內翰書  
中間感慨一段束于中也退之諱辯等文收于後也又  
有每段作一結者漢書王莽傳是也數段而一總者莊  
子逍遙遊諸篇是也有先定柱意後乃分疏者如樂毅  
報燕王書是也聚精會神各有所在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耳

文章惟敘事最難非具史法者不能窮其奧窔也有順  
敘有倒敘有分敘有類敘有追敘有暗敘有借敘有補  
敘有特敘順敘最易拖闕必言簡而意盡乃佳蘇子瞻  
方山子傳則倒敘之法也分敘者本合也而故析其理  
類敘者本分也而巧相聯屬追敘者事已過而覆數于  
後暗敘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左傳箕之役敘狼曠取  
戈斬囚事追敘之法也蹇叔哭送師曰晉人禦師必于  
殽云云暗敘之法也敘中所闕重綴于後爲補敘不用  
正面旁逕出之爲借敘史記鉅鹿之戰敘事已畢忽添  
出諸侯從壁上觀一段此補敘而兼借敘也特敘者意  
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如昌黎作子厚墓誌獨抽出以柳  
易播一段是也而又有夾敘夾議者如史記伯夷屈原  
等傳是也大約敘事之文左國爲之祖莊列分其流子

長會其宗退之大其傳至荆公而盡其變學者誠盡心于數子之書庶乎其有所從入也夫

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根柢深厚而無小非大矣說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精神刻露而無微不著矣

文字刻畫形容語能使千載下讀之神情飛動如范蔚宗寫昆陽危急則曰城中負戶而汲寫王尋兵盛則曰不見其後寫所獲輜重之多則曰舉之連月不盡都可謂工于造語

相豕書有云山靜物也欲其動水動物也欲其靜此語妙得文家之秘凡題中板實者當運化得飛舞題中散漫者當排比得整齊

詩文各有大家名家一派時藝亦然有明大家以歸震

川爲主而胡思泉輔之金正希羅文止其後勁也各家以湯若士爲宗而徐思曠繼之楊維節包長明其別子也若乃千彙萬狀無體不具則大士千手目一人而已

以下論時文

文貴有法而時義尤嚴然時文之法極有定而極無定者也長章累節隻字單辭題之增減稍異毫釐法之神明便去千里要須卽題生法使通篇恰如題位一語不可移易乃爲盡善

題中頭緒多者須用消納法如董宗伯所謂齊其家一節文將親愛五者納入下好惡中又如湯禡部故天將降一節文將苦其心志五句納入下動心忍性二句內皆是也非惟心手閒逸亦不復可割作半節文矣

時文風氣變換最速隨時各有偽體在明眼者別而裁之耳今之好行爲長股者僞方城也今之好截爲短股者僞同安也長股是矣不知長股而無反覆深切之論無向背往來之勢豈復有絲毫方城哉短股是矣不知短股而義不能發揮盡致法不能變換不窮豈復有絲毫同安哉

時文最忌合掌大士先生謂生平得力在分股不分股將併其一股而亡之真篤論也夫八股猶散文耳假令作散行文字每段重說一遍豈成文理正嘉以前風氣未開能事未盡股意不清往往有之若以此爲極至陋矣知其不可而姑借爲藏拙之地抑又狡矣

爲文須根柢經傳然在時文必須醞釀而出昔人謂傾

院聚邑之人士講學論文屬某經紀其事智小謀大深用爲虞因疏從前獵涉之餘有得于心者雜書之以揭諸堂壁質吾同人藉資析賞冀有助予所不逮者

癸未莫春臨川李紱撰

### 古文辭禁八條

有明嘉靖以來古文中絕非獨體要失也其辭亦已弊矣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倍文則辭氣之精者也鄙且倍其可乎余約其弊之類凡八條俾初學之士自檢所作別擇而汰之庶乎韓子去陳言之意于

聖朝文治或有少裨焉

一禁用儒先語錄語錄二字始見于學佛人錄龐蘊語相沿至宋始盛其體雜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乾矢廩

之類穢惡不可近而儒者弟子無識亦錄其師之語爲語錄併做其體全用鄙言如彼此字自可用乃必用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無論理倍與否其鄙亦已甚矣魯論具在孔門弟子記聖人之言曷嘗作如是鄙語哉南宋以還併以語錄入古文展卷憮然不能解其爲何等文字也

一禁用佛老唾餘內典道藏本自晉唐以來浮薄文人竊取莊列荒唐之言粧點文飾以爲書其言類爲杳渺不可解之說以爲高深不知聖人論辭以達爲主彼乃以不可達爲妙此蘇氏譏楊雄所謂以艱深文其淺陋者也明季文弊好用二氏書至

國初錢牧齋而極有志學古者亟宜避之

羣言之瀝液激六籍之芳潤非謂將成句闌入也若運用史事尤宜空舉

一意能翻作兩層文乃不可勝用此大士先生秘法也子窺之而未盡其致願與有才者共之

長題須于緊要處極力發揮而全題俱捲入其中所謂散錢須索子也若只平鋪直敘則七百里連營鮮有不覆敗者

小題必須展擴得開凡題有前有後有左有右有正面有反面此卽上下四方之義也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此理大無外小無內大而數章小而一字一以貫之會得此旨更無窘窄之患但議論須是題所應有若如萬歷末年喧客奪主更覺可憎

截搭題要看得渾成一片似本來只是如此起止更無  
上下文一般蓋截搭題既已割裂書理不必更拘牽本  
義然此等題終嫌傷雅為主司者不當以之試士

一反一正陰陽之義也陰陽合而道備矣反正全而文  
成矣題之正者反面抉之題之反者正面疏之許益之  
翻轉看真妙法也

艾東鄉云能以舊解說作新時文乃可謂之新時下輒  
欲于題外求奇所謂逐鼓亂舞妄也非新也

其賦姿昏鈍又以治生費某日力昧道曹學懼且媿  
焉年來奔走四方見聞稍擴而內不加克方擬扃戶  
深山十年乃出飢驅寒迫有志未能壬午秋張繭岫  
先生來令永新政修事理百廢具興明年關秋山書

一禁用訓詁講章自儒行不修而講學盛行六經三傳  
尋章摘句以口治不以身治固已陋矣世乃有所謂講  
章者專爲時文而作尤陋之陋始于蒙存淺達諸書而  
三家村中蒙師俗子經字未能全識皆欲哆然說書庸  
惡陋劣經義爲之晦蝕乃或引用其說入古文此如取  
糞壤以充幃苟非逐臭之夫烏能佩之如古文中必欲  
援引經傳則漢注唐疏差爲近古耳

一禁用時文評語古人題跋書後于文與事必有發明  
雖寥寥數語亦卓然可傳時文根柢既淺薄選家尤多  
庸陋信手填綴陳言滿紙不過清新俊逸典貴高華等  
字識者望而生厭作古文辭稱人文學者乃亦鈔而用  
之其文之不堪亦不必卒讀而知之矣

一禁用四六駢語凡古文皆直書其事直論其理而駢體則皆假借浮詞駢句又傷文體歐公竹簟暑風之語猶有議者不知公乃爲兩制序文故兼一二駢語耳他文則從不相犯也或謂經傳亦有駢語然皆四字短句氣質古健若駢麗長句則斷然無有矣

一禁用頌揚套語古人作文稱人之美銖稱黍量片語不溢使後世得據爲定論此韓歐曾王家法也世俗應酬文字擬人不可其倫行必曾史文必馬班詩必李杜蓋乞兒口語豈可施之古文

一禁用傳奇小說小說始于唐人鑿空撰爲新奇可喜之事描摹刻酷鄙瑣穢褻無所不至若太平廣記是也宋元而下泛濫斯極然旣爲小說士君子不觀吾無貴焉耳若古文則經國之大業也小說豈容闖入明嘉隆以後輕雋小生自詡爲才人者皆小說家耳未暇數而責之

一禁用市井鄙言詩有俗謠若子夜歌竹枝詞多用諺語至于古文必須典雅戴記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子長亦謂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昌黎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州謂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庶可免市井之陋

已上八條世俗謬以古文自負者多習而不察試逐一檢點所作恐不犯此病者無幾首也他若減字換字法尤爲不可前人已論及之者余亦嘗與友人詳論今不復云



穆堂別藁卷之四十五

臨川人李紱巨來

文移

移韓撫軍豫商粵黔分界事宜文

照得本部堂因粵黔土民互相仇殺奉  
旨會同貴都院及雲貴總督部院酌商作何劃分疆界俾土  
民各安生業永靖澆風誠我

皇上視民如傷不遺遐方之盛心也聞鄂制府遲晚將到在  
貴都院必已早有成算而本部堂前撫茲土素嘗留心  
訪問約有數條合先資商以備採擇一粵西紅水一江  
沿江居住苗民有家于江南而日業坐落江北者有家  
于江北而日業坐落江南者既不便聽其仍舊渡江耕

種又不可使之棄其隔江產業若令民間互相更換則恐以瘠易肥廣狹不均仍貽日後釁端或令各尋售主又慮以強凌弱價值不平卽起目前爭競竊意必須兩省遴委賢員專司經營割歸大江以北之田產察明平素價值出示召買如土民貧難粹買或才而不買卽官價代買名佃征租徐俟售主則此疆彼界牽混立清矣  
一現奉

諭旨令四省邊界苗獠奸販往來之處設立營汛輪撥遊守稽察防範欽遵在案查粵西營汛與雲南連界者在百色則有泗協千把各一員兵丁二百名駐防在鎮安則有鎮安營守備一員兵丁一百八十二名駐防在小鎮安則有把總一員兵丁五十名駐防在西林縣則有上林營守備千總各一員兵丁一百五十五名駐防惟歸順土州無兵現在議添防汛外其他並無滇粵要衝之地又查廣西與貴州連界者如南丹土州現奉

上諭命粵省督提酌議防汛懷遠融二縣係提標前營汛地應聽提督酌議輪防其餘粵西與貴州交界之地惟泗城土府及西隆州紅水江一帶最爲寥濶因江之南北俱屬廣西向無防汛現在請設右江一鎮應于泗城桑郎者香等處及西隆八渡剝弼等處衝要津渡建造營房塘船輪撥遊守駐防稽查苗獠奸販往來以寧邊境似亦劃江分界中應議之事也一紅水江南北兩岸土民有父兄子姪及姻婭宗族隔江而居者雖難令其斷絕往來若聽其私渡相通恐亦難于稽察似應禁止私

渡務必經由所設官渡查明放行至于苗蠻風俗淫蕩  
仇殺多由女色而起除隔江姻婭已經婚配者不論外  
嗣後沿江南北苗獍不許越江締結婚姻以杜釁端一  
紅水江雖極湍激然南北兩山對峙江流甚狹苗民每  
多剗水爲舟無事則用爲貯水之器有事則舁置江中  
乘之以渡此昨來道塗所目擊者似應嚴立教條編爲  
曉諭勿得私用有犯必懲庶幾易于稽察一分界之後  
所割隸黔省地方必將錢糧戶口按籍而稽似當悉仍  
其舊習毋多增課稅以安新附土民免其疑畏在

國家天覆地載幅員廣大固不必于此數百里窮苦土民  
較量錙銖而寬大之恩足令要荒悅服所謂齊其政不  
易其宜尤爲分界中最要之務本部堂與貴都院新舊  
雖殊其爲身在局中則一應俟雲貴制府到日力陳此  
義也以上五條統所酌定見覆而貴都院所有先定之  
成畫亦祈咨示以廣見聞爲此奉商煩爲查照施行

移覆山西總督論蔚州蔚縣地界文

據直隸布政使司德布政使呈稱蒙署總督部堂蔡憲  
脾雍正四年二月十三日准山西督部院伊咨開隣省  
地界不清除委雁平道前往會勘外希卽委員將蔚州  
廣靈廣昌三州縣與蔚縣西寧地界不清之處逐一確  
勘明白呈詳會奪仍祈將委員姓名先行見覆等因到  
署督部堂行司蒙此當卽咨會查勘去後今准口北道  
岳濬咨稱隨卽移咨山西雁平道訂期會勘隨于三月  
十五日移明起程在案至十七日抵蔚縣地方據里民

段尚賢等百餘人紛紛呼籲呈訴不願歸併山西當卽  
開諭止係查勘地界並無將爾縣歸併山西之事隨卽  
解散去後比雁平道至果有歸併之說並不踏勘地界  
拂然而去除本道自將地界踏清繪圖移送外併將蔚  
縣士民不願外附等情移達祈爲轉申以遵舊

旨以安民生等因到司轉詳到本部院查宣大兩鎮以蔚州  
協佐大同而蔚縣拱護宣鎮宣鎮宣鎮實

神京之北門而蔚縣又宣鎮之鎖鑰也我

朝定鼎以來仍前代之舊制雖係同城分隸兩省而士民安  
居樂土守成規者已歷千百矣蔚縣舊係衛所康熙三  
十二年直撫郭公

題請改設縣治分隸宣化相安已久向使可以歸併蔚州  
彼時卽可歸併何必立縣况未經改縣之前康熙四年  
九年晉省撫軍曾兩次

題請歸併于時衛屬士民呼籲叩  
闕俱奉

聖祖仁皇帝俞旨蔚州衛原係直隸地方不必歸併山西仍着  
照舊現有戶兵二部欽遵行知卷案可稽迄今數十年  
間疆界秩然土地人民各有專司並無牽混似可無庸  
更張且亦有不能更張者宣鎮爲

京師右臂而蔚縣爲宣鎮要區獨石口張家口二處兵米

該縣每歲運送不下四五千石固所以衛宣鎮而拱都  
城也一或外併則宣鎮軍需勢不能繼介士無由得食  
在貴屬大同僅爲殺虎一口之衝以四州七縣佐之宜

乎有餘而宣鎮內拱

京師外統二口雖輔以二州八縣尚恐不足此蔚縣不便歸併于蔚州者一也至于辦納差糧蔚州係折色銀兩蔚縣乃本色米豆山僻小民惟在樂輸本色恐歸併之後一體折色則受累不少卽以本色運送而論自雍正二年奉附近撥運之

旨蔚縣雖例應運送張家口萬全縣二處兵糧不過二百餘里倘一併于州地屬晉省凡有軍需糧草或運至右衛殺虎口等處交納則往返二千餘里小民豈能堪命此不便于民者二也州縣分設有學校蔚州額入一十五名蔚縣額入一十八名歲科兩試加以撥入府學者近六十餘人倘一歸併勢必減半不惟縣人不願州人亦不願此其不便于學校者三也况縣屬尚有撥補懷柔順義二縣及易州三處軍屯地畝一千三百餘頃奉

旨贍養三州縣窮黎舊例蔚縣代徵倘一歸併山西則三州縣失業之民勢必赴山西領取往返道路二千餘里此其不便于直隸之民者四也若夫所轄村堡向來分隸已久辦差納糧自無混淆卽人命盜案各有籍貫有何掣肘以已定之疆界疊沛之

恩綸一旦更張似爲多事蓋

聖朝一統萬方設官分職則畫疆分理無不接壤之州縣卽無不交錯之村莊自康熙三十三年改蔚州衛爲蔚縣疆界由舊案卷炳然今三十餘載歷任牧令各守民土毫無爭執祇緣雍正三年九月內州治西關晉盜強劫

馮養元當鋪該牧唐麟翔忘其爲該州之稅當賴作蔚縣之盜案彼此互推各報晉省上司委廣靈杜令查明實係蔚州西關失事應歸唐牧承緝在案適逢欽奉

上諭勅令通行勘定隣省地界唐牧欲蓋賴盜之前愆冀分蔚縣之土壤始有歸併之請致廣靈廣昌二縣亦皆附和極陳交錯之掣肘獨不思交錯之地晉省若果掣肘于直隸則直隸亦當掣肘于晉省何以宣屬州縣奉文清查之時並無一邑稱爲不便者若果以參差不齊之故必欲兼并則蔚縣之境東接保安懷來北接宣化懷安又有四州縣之交錯再欲清理不知將何所底倘據雁平道之議執意歸併似宜撥蔚州以輔

神京斷不便裁蔚縣以歸晉省若于交錯之處必欲平直劃然務須清丈邊界截此疆之長以補彼界之短當此耕作之時難于履畝且天下州縣皆犬牙交錯而戶口田土從無不清則亦無庸畫分彼此抵換致滋案牘之煩也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希將直隸之蔚縣西寧與晉省之蔚州廣靈廣昌等縣地界交錯之處應否仍循舊制照界管理抑或俟秋收後另行委員會勘惟祈貴部院鴻裁酌奪示覆施行

移覆山西總督論歸併蔚州蔚縣文

雍正四年六月初八日准貴部院咨開稱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本部院而奉

上諭曾有人條奏蔚州蔚縣地界一事爾行文與直隸總督應歸併直隸山西之處爾等會同查明詳議會摺具奏

欽此欽遵并將

上發下條奏摺稿一件一併咨送外查蔚縣與蔚州地界不清前經本部院檄委雁平道會同貴部院委員查勘在案今奉  
上諭相應移會爲此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希將蔚縣與蔚州作何歸併應裁入何省之處迅爲議明移覆過院以便會摺具

奏事奉

上諭幸勿遲緩望速望速其

上發下條奏摺稿事竣相應恭

繳本部院因事在京俟回署後補行印文可也須至咨者外

附條奏蔚州蔚縣摺

奏內稱爲州縣同城分隸兩省仰請裁併畫一以專責成事臣竊查蔚州蔚縣係屬同城蔚州乃山西大同府所轄蔚縣則直隸宣化府所轄緣蔚縣係康熙三十三年間改設當日雖立有界址州西縣東究未能疆界井井州縣民人夾雜居住城外鄉村亦然每有州民而在縣納糧當差者有縣民而在州納糧當差者錯雜難分遇有劫盜命案動需兩省詳請關移或至稽遲牽制查蔚州蔚縣合計錢糧不過三萬餘兩並非繁劇之地毋庸州縣分治臣愚以爲裁去蔚縣歸併蔚州則地方諸事辦理畫一且武職營汛俱屬宣化鎮所轄凡盜案疎防晉省則叅文職直隸則叅武職未免兩岐若將蔚縣歸併蔚州統屬旣專而責成亦無可旁諉矣是否可行伏乞

程宜別集 卷之四十五  
皇上勅令直隸山西總督議覆爲此謹具摺奏

聞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爲查蔚縣與蔚州地界不清之處前准大移隨檄行口北道會勘勒石定界去後嗣因雁平道未曾會勘當據口北道將查勘緣由繪圖造冊并將士民呈詞呈送前來業經咨覆貴部院在案茲准大咨欽遵

上發條奏酌議歸併查宣郡爲

畿輔之股肱制營星布所有延保宣萬懷龍等州縣歲徵糧米僅足以供宣鎮各路之兵食蔚縣本色糧米每歲撥運五六千石不等以供獨石口張家口等處之軍需若一經歸併則臨邊要汛無地飛輓又該縣撥補易懷柔順義三州縣圈地共租糧一千三百餘頃更非隔省可易之地康熙四年九年間尚未改縣之時早奉

聖祖仁皇帝俞旨謂蔚衛原係直隸地方不必歸併山西仍着

照舊欽此欽遵在案是蔚縣之改隸山西無庸置議者也且條奏內稱蔚州遇有盜案武職疎防係直隸宣化鎮

題參文職疎防又歸晉省

題參直隸參武而晉省參文事屬兩歧恐致參差等語其意亦欲以蔚縣歸併蔚州而蔚州歸併直隸也若將蔚縣歸併蔚州蔚州歸併山西則依然晉省參文直隸參武矣本部院管見請將蔚州歸與直隸宣化府管轄而蔚州與蔚縣則不必歸併蓋彼雖屬同城而治而街判



東西相沿已久納糧當差並無牽混前據士民呈明一經歸併則戶籍更張學額裁減均有不便似應俯順輿情令該州縣各照舊管理毋庸歸併在蔚州改歸直隸文武事權既已畫一而蔚縣不歸山西則宜鎮兵糧亦永有攸賴矣是否允協惟希貴部院鴻裁酌奪摺會摺具

奏擬合咨覆貴部院煩請查照施行

覆長蘆鹽院議建天津水師衙署營房移文

雍正四年四月十四日准鹽院莽等咨開盧家嘴蓋造水師營房一案理事同知衙署間數并教習二人係何品級蓋房幾間及兵丁門廳院垣俱未言及副都統加陞都統應照何品且總統大人管兵二千名須得寬

大衙署三四十間如照二十五間之數豈能足用再理事廳亦必須公堂等房設立水師關係重大移咨酌奪緣由到本部院准此查盧家嘴蓋造營房先經本部院行司委令滄州知州獻縣知縣前往料估去後隨復奉旨派出貴部院及浦臬司公同監督料理欽此欽遵移知在案欽工重大一切料估事宜貴部院及浦臬司似應親身帶同滄州獻縣細加估勘乃為盡善至准大咨商酌營房數目似應遵照部行逐一算定其總統大人

欽點副都統雖加陞都統職銜但原議係設副都統似應仍照副都統間數其總統大人止設一員似不必另立公衙門止須于副都統住房宅門之前加建大廳五間為治事之所兩廊各四間為胥役班房前建儀門頭門各

三間頭門外鼓亭號房各二間周圍寬立墻垣西邊空  
留箭道其協領教習佐領理事同知衙署亦各量添正  
堂三間門屋三間取足辦事處無過費其教習二員一  
係頭等侍衛一係藍翎侍衛似應與理事同知品級比  
照間數至兵丁房止二間似應寬立圍墻前後各留餘  
地令可舒展其全局營建之式似應以總統大人衙署  
南向居中其餘各官照品級挨次排建共爲一大街其  
兵丁住房或前或後亦層次建立每房二層中留小街  
房前相向房後相靠每十家之傍留一南北衢衢以便  
行走合局大勢不過如此至于全營之外築立城堡本  
部院曾經面請

諭旨止照屯堡圍墻稍加堅厚間設砲臺足備守望不必如  
州縣大城過費錢糧已上數條本部院約畧大概備存  
採擇總聽貴部院及浦臬司親加估勘繪畫成圖具

題請

旨勅部議覆乃爲盡善須至咨者

移河漕撫三院查決口文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照得本都院奉

旨催趲重運糧船必須隄岸完固河道深通方能令重艘速  
進今魚臺縣馬家閘決口二處已經半月有餘尚未堵  
塞以致分奪大溜糧船阻滯每日僅過船十餘隻又流  
落二船出口沿河官弁漠不經心隨經飛檄運河同知  
董廷柱嚴督印官上緊堵築如印官無暇卽委官督修  
以速漕運外所有該汛河官貽悞河工遲滯漕務專轄

兼轄係何員名合行咨會逐一查明會稿

題參庶前途知警漕運汜濟爲此移知請煩查照施行

移總漕查江楚漕船文

照得漕船銜尾前進不許脫幫停泊昨本都院一路催  
遣見湖南頭幫船隻零星脫離散布四五十里之遠而  
湖南二幫停泊皂河口開下賣貨延捱三日不行岸上  
亦無一兵催遣及飛傳運官詰問情由頭幫千總張綸  
尚有引咎之言至押運通判許恒則昂然有不服之色  
其二幫千總則匿而不見似此抗玩前途必誤抵通應  
否會稿

題參抑或嚴加飭諭聽候貴部院施行又南昌等幫截留  
之船入閘之後已抵山東境界須候巡撫山東都院分

別存貯似應令其在閘暫停讓後邊未截留之船先行

以便速于抵通可否施行仍候貴部院酌奪須至咨者

移倉場總督查驗米色文

雍正二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南昌衛前都領運千總劉世琰呈前事內稱原  
米色變糧道勒裝等情據此查糧米例須乾圓潔淨卽  
有參差必八成以上方可入倉隨經本部堂逐一查驗  
朱戈朋等二十二船所載峽江永新漕米紅白參差顏  
色黧黧但米尚乾潔或非霉變各丁旣稱水次係糧道  
勒兌過淮又經回明漕院則咎旣不在各丁抑或其米  
之成色尚可交倉亦未可定但米之成色本部堂不能  
佑定而目前節氣已屆初冬未便耽延遲誤除現今飭  
令一面起卸另囤騰空軍船速遣回南接運新漕外合

將各船米樣預行咨

貴部堂煩為估定移覆以便查

照龜行

穆堂別集卷之四十六

臨川 李 紱 巨來

檄文上

觀風試士檄

照得教為王道之成士為四民之首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

皇上勵精圖治尊重師儒臨雍講學增廣取士之額復五經

之科迴避者特奏遺逸者補搜至于文武殿試

特旨得對策殿中宴賜隆重前古未聞士生斯世所謂千載

一時也本部院由科目通籍游歷清華忝受

兩朝殊遇文武鄉會五任主考講帷侍從十有餘年鼓吹休

明潤色鴻業未之逮也竊有志焉方今聲教四訖而此

邦人文較之中土未臻極盛豈僻在炎荒多士未知自奮耶毋亦官斯土者未極鼓舞化導之責也本部院奉命之初卽先啟

奏闡書院聚士子講學仰禪教化入境以來所見山川奇秀甲于天下士生其間豈無有如陳祭酒父子之經術馮文簡蔣文定之德業士彥威趙清惠之經濟張忠簡之風節二陳二曹之才華應文運而興復見于今日者乎擬卽亟行觀風值時方溽暑士子跋涉維艱是用姑緩今秋氣漸涼可以論文可以講學除桂林府臨桂縣兩學生員及臨桂縣童生俱限本月十三日齊赴會城宣成書院聽候本部院親行考試外其餘各府州縣學生員及各州縣童生封題發該府州縣代考彙卷解閱拔其殊尤親加覆試果有氣質端醇才優學贍者取入書院讀書其書院于明春開堂敦請良師多置經籍豐其廩餼本部院仍不時親至書院講解考課務底有成以仰副我

皇上作人盛治至于士子家多寒苦資斧維艱因而觀望不前者情亦有之本部院再三籌畫必周必詳凡取覆試生童計程遠近給與往來路費留書院讀書者除供膳外仍量給養家之資務使諸生懽忻踴躍嚙肯來遊靜志凝神專精學業至于各府州縣官吏代考之時務必關防嚴密士子亦宜自盡所長毋得僥倖勦襲致覆試文理不符究歸無用各宜勉力無負

國家之雅化毋虛本部院之盛心須至檄者

查取圖冊諮諏利弊檄

照得督撫蒞任之初例有入境條約洋洋纏纏日久視  
爲虛文無裨實政當此同軌同文之世律例爲不刊之

典

聖祖仁皇帝六十年頒定章程著爲功令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下

諭旨及中外條陳

允行事宜燦若典謨昭垂天壤誰敢或違亦何所庸具條約  
但地方風土民間利弊不無因地因時應興應革之事  
本部院蒞任之初間有訪問未能深悉惟爾各屬州縣  
及土司各官與民最親知之必切其間今昔殊形中外  
異制某利當興某弊當革仍應細爲諮訪爾州縣各官

平心斟酌倘有定見不妨具文據實條陳但有裨于地  
方卽據來文陸續頒布如或本部院所行有與風土非  
宜奉行有礙者亦不妨明白聲說本部院不執成見再  
加詳酌卽汝等所言未當止于閣置不行必不驟加督  
過總期有裨地方不敢執獨見而違衆心也至各州縣  
各土司所有山水情形程途遠近有無險阻有無盜賊  
其盜賊出于何山窩藏何地境內城鄉所有營汛營屬  
何標汛防何地現在兵馬幾名果否安靜有無團練鄉  
勇其有猺獞處所某崗某寨某山某巖平險何似高下  
何形界連何地離城幾里其間土官賢愚管轄何所堡  
目土舍分領何處彼此慣行仇殺者何人歷來所爭者  
何事器械何物現在平靜與否該州縣該土司各造一

清冊照各款細心登填務加確查毋使遺漏並不  
縣誌舊書對本抄謄以致冗雜無當訛謬相承反滋  
瀆條陳而外仍各將所屬地方開方計里畫一全圖系  
以圖說明列方隅詳指要害限文到一月內該州縣詳  
送該府核定彙齊總冊差官賫繳該府再畫一全府輿  
圖仍用開方計里之法以備不時查閱度幾上稽前事  
下協人情藉資典革實關治道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官  
吏照依事理即便飭所屬速行遵照毋得延緩須至檄  
者

勸勉屬員檄

照得本部院奉

命撫茲西粵

陛辭之日欽承

天語諄諄訓誨務使民人樂業禮教大行瘴雨蠻烟咸  
歸化育以無負我

皇上綏輯遐方愛養斯民至意下車以來夕惕朝乾寸衷自  
矢必清必慎必勤諒爾屬員各有聞見顧念此邦幅員  
廣袤周數千里地瘠民貧土蠻雜處以富以教非一手  
一足所能大小職官各宜分任其責司道有連帥之尊  
知府當方面之寄州縣爲親民之官職要職繁事均不  
易方今

皇路清明頑讒革面加以督部院正已率屬清廉勤慎固有  
其人異酷竒貪理宜絕跡然或狃于積習未斷苞苴無  
事則講常規事後則云酬謝雖非勒索終屬貪污又其

黠者巧攘密取自詡才能詭其跡於鹽穀之間竊其利于昏夜之際或鄙同市井或醜並穿窬究之掩著徒勞肺肝立見若乃中人以下稍知自愛又或昏無所知懶不事事其尤甚者耽于聲色溺于宴遊案牘塵封毫不省視聽憑吏胥衙役幕友家人張厥牙爪行其胸臆暴其屬吏虐其民人此皆法所難容理宜立加斥逐本部院屢有風聞擬行叅劾姑寬時日再加勸勉所望賢者益勵清操更加勤慎不肖者洗心滌慮痛改前非毋作奸以犯科各以勤而補拙公則生明誠能動物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卽天下無不可治之民予以典利除弊勸課農桑宣揚教化使炎荒絕徼家給人足道一風同無

泗水

國家設官分職之意無負

聖天子勵精圖治之心而本部院亦得藉手以免隕越豈不美哉倘或視爲具文冥頑不悟則本部院迂拙性成勢不能干賄無所用彈章旣

上雖悔何追勉之勉之慎思毋忽

行兩司查官評檄 道府檄同

照得本部院撫綏茲土首在澄清吏治以察吏爲安民誠今日第一急務也况粵西邊僻之地諸凡廢弛急宜修舉須得真實有才守之官勵精圖治始能各造一方之福卽使操守廉潔才具平常猶恐無裨地方况敢容貪墨之吏誤

國家而病吾民乎本部院上稟



聖訓下恤民勞既以澄清爲已任涇渭之辨不得不嚴粵地  
官評向在都門已聞其畧茲入境內益稔其詳雖有成  
見于胸中猶必旁稽于衆論爲此牌仰該司即將所屬  
文職大小各官才守確註賢否優劣逐一開明事蹟毋  
得含糊模稜不分黑白亦毋得毀譽失實舍豺問狸勸  
懲所關務破情面至公至明乃不虛激揚至意本部院  
卽以舉劾之是非定該司之賢否牌到限三日內密造  
清冊固封報院以憑酌奪今歲計典雖在循例

題請展期但聞見旣確卽不時叅奏事在速行毋得延緩  
如所開不實本部院別據訪聞入告斷不徇向來陋例  
補取揭報是自蹈狗庇之愆誤國乃以自誤慎之慎之  
勿貽後悔

行兩司禁濫差檄

道府檄同

照得官員濫差擾累例禁甚嚴廣西所屬各衙門舊例  
無論事之大小緩急濫行差役往返上下絡繹不絕所  
至地方每逢一差輒應付驕夫損夫船隻水手及下程  
小酌盤費甚至執牌在手聲言上司差使公然與州縣  
分庭抗禮多般勒索以致州縣官因上司差事歲費二  
三百金不等深爲擾累查一切案件各有限期止用牌  
催例限將滿再催不應票提經承例限已逾卽行揭叅  
申明于前必行于後各官自顧前程豈敢故爲延緩何  
必差催乃爲迅速况所差不良苟得銀錢反代爲飾詞  
多方支緩上司信以爲實因而緩催案牘遲延多由于  
此差催無益亦可知已本部院深悉此弊除已往不完

外合行嚴禁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知悉嗣後除

欽部事件果係緊要萬不得已應行差遣者量行差遣仍嚴飭毋許需索外其餘一概不許濫行給票差擾該司仍將有無差催案件按季報聞該州縣亦將各上司差催案件按季造報以憑分別查究仍轉飭所屬府州縣一體遵照毋違

停捐俸工檄

照得俸祿以養官工食以給役此

國家匪頒之定制厚下之深仁也向來積習以捐俸工爲急公因而假公事以肥私橐者有之在從前仰助軍需猶爲公務若將來留充覲贖卽屬私情且官無俸祿何以責其清廉役無工食何以禁其需索此雖內地殷饒于理已爲不順況在邊荒貧苦于事斷不可行今

聖天子在上公家兵役悉動帑金薄海臣民普施膏澤廣西官役尤屬貧寒若藉稱仍舊之文何以助維新之化爲此牌行該司府各屬將一切俸工除雍正二年以前已行者不議外其雍正三年後俸祿工食概停捐解廢官役各有所資人知自愛其猶有不肖官役貪贓枉法者列之白簡繩以三尺亦無所歸咎矣仰九府六十州縣卽行通飭遵照施行仍出示多抄粘刷務令官役周知此諭

查領批掣批積弊檄

照得起解錢糧例用號批廣西遵行已久現今又奉

上諭通行各省查議原欲使上下澄清不致有絲毫弊竇今

訪得各州縣起解錢糧赴司請批甚屬煩難守候掣批亦非容易查該司衙門印刷連批每張批紙不及二釐而取收紙費須足紋銀一錢因此留難發批不多以致州縣解銀每用單批既解之後再換連批致滋案牘至兌銀入庫守候掣批每張索銀五錢一兩不等倘不如數則連批至久不發解役有守候之苦平悟等五府屬離省數百里程途猶近而南太慶思四府屬至省各千餘里往返守候尤爲艱辛再查正雜錢糧各項各款原有額解一定之數上下通知是各屬每解一項必查明本項實在細數絲微必合然後填批照部頒法馬庫平使費會合數目兌正批差起解但有餘剩以備添搭斷不肯故意少解不符自取往返駁換久候不獲批廻之理今查各屬解到錢糧檄發赴司兌收每據該司以續查尚有少解數目不符復發空白號批行令該州縣另填換正將新批裁發舊批塗銷紛紛繳換其中有無吏胥扣批情弊借端推駁及銀已交庫守批不獲竟可以已解爲未解亦可以未解爲已解上下混淆甚非所以用連環號批之意也爲此牌仰該司確查據實詳奪外仍通飭各府屬州縣查照有無前項情弊妥議徑詳本部院衙門以憑叅酌核奪毋違

飭行掣批連環號簿檄

照得州縣徵收錢糧例用連環號批起解誠歷久不易之規也本部院到任以來查各屬每多填用單批投繳本衙門挂發者又有填用單批而徑投藩司兌收者不

惟事不盡一實與定例有違且連單各批累請詳換案牘紛繁甚非所以用連環號批之意訪聞此中有請批掣批之弊曾經檄飭該司妥議詳覆以憑叅酌據該司詳覆內稱各府州縣起解錢糧例用連批向係預期申請照數印發備用或因用完未及請領以致暫用單批並非故爲倒換至奉發連批兌收之後核對相符亦卽截發不使解役守候其經承需索紙費訊據書吏稟供州縣請批印刷紙張工墨原有些微不及一錢之數等語似無庸議至于掣批一項據稱庫書備辦紙張包封向有每百兩一錢等語查批內解銀一百兩者旣有一錢該或一批填解一千至二千兩者必計數勒取尤不止飭查之數何得藉稱實無每張索銀五錢一兩之

語叨係支吾但旣經稟遵嚴禁應如所詳免其深究再查詳末復稱從不敢以已解爲未解以未解爲已解等語查現今盤庫冊內如貴縣起解二年地丁于七月初十日投批掛發卽于七月十一日收庫註冊而來贖所解元年起存小稅等銀已于七月初二日投批掛發該司冊內竟未作收此卽以已解爲未解之明驗也又如富川元年雜項小稅至今並未列批投解而盤庫冊內已列作五月二十九日收庫此又以未解爲已解也今本部院確立成規不使上下混淆澄清弊竇除本年現行事宜不議外其雍正三年州縣應填應用之批該司卽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內將批先行捐備刷印約計州縣大小應用二十張者發給三十張應用十餘張者發

給二十張挨號填用鈐蓋印信呈送本部院驗明封發各州縣查收務使多存數張以備駁查改換以省申請印發往返之繁至二年終再請次年之批各將餘批張數報司卽于給發新批內按數扣除則批常有餘無用單批矣至于分裁掣批該司飭令庫官設立循環號簿二本各州縣登立一簿十日一換如初一至初十等日將循字號簿內註明某日登到某號某項銀批如係相符卽令庫官當堂眼同兌收將連批分裁蓋印徑發該州縣備照其所繳本衙門存案之批卽于號簿內查照某字號批下註明分裁繳掣字樣倘有某項銀批不符亦卽于號簿內註明某號實發空批另換自初旬十日號簿註明呈驗查明發司另將中旬十日環字號簿亦應如前逐一註明繳核如此則換批之遲速可查而已解未解無可淆混該司仍嚴飭各府州縣于尾批起解之時務將所管俸工廩糧缺扣細數算清毋致參差駁換仍嚴飭庫官平兌毋得故意敲折尾末以開駁換之端則諸弊可清矣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依來文內事理卽將雍正三年應行事宜務須預期查明遵行慎毋疎忽該司仍通飭各府屬一體遵照毋違

重修通志查取文卷檄

照得志書紀載文獻攸徵廣西通志修于康熙二十二年彼時兵燹之後簡編殘缺當事者極意蒐羅雖成卷帙然概從草創因陋就簡固當補亡訂誤以臻明備其在二十二年以後文獻無徵尤當賡續增修以免逸墜

况我

國家大化翔洽禮明樂備粵西雖遠處炎荒而生齒日繁  
人材日盛不獨衣冠文物迥逾往昔卽山川風土亦已  
煥然改觀本部院起家侍從史館詞塲曾參職掌今

簡任封疆一方典故教化繫焉爰不慚固陋秉筆編裁惟是  
各郡縣地方遼濶耳目見聞採訪維艱前據送到所屬  
郡邑誌書舊本旣多簡畧而近數十年概無增補乃至  
如南太慶思各府州縣地方間有從前並無刻本止據  
一二抄謄篇頁掛一漏萬茫無稽考將何登載以成全  
書爲此示仰漢土各該府州縣地方官吏檄到卽將後  
開案卷冊籍速行抄送仍邀集薦紳先生士庶耆老人  
等遍加採訪各抒見聞凡屬應增應補之條隨得隨送

該地方官陸續具文中繳本部院虛衷以待幸毋視爲  
具文所有應增應補凡例開列于左

一圖考省會有總圖各屬有分圖圖列八至至載道里  
遠近圖之後必有一考以補圖所不及前據各府州縣  
已經繪圖呈送者毋庸重複其有圖無考者應再行補  
送圖考圖與考全無呈送者該府官吏嚴飭速行補送  
可查廣西僻處邊境非內地可比郡縣圖考而外如斷  
藤峽崑崙關及五山大水蕉木等處南太慶思一切崇  
山鳥道界連雲貴交趾湖南廣東險隘俱有關於地方  
吏治該州縣官應卽特遣受人繪畫成圖圖內詳註山  
谷險阻道路通塞距本州縣城里數若干外加圖考確  
載從前有無典故某處屯過兵糧某處曾出沒匪類採

訪故老舊聞參訂舊日成書詳晰繳報其各府州縣形勝仍彙括一篇附圖考之末

一建置沿革考各屬縣志多無建置沿革除元明以前照國史挨次查明增入外

本朝以來各屬別有建置更改及改土爲流之州縣應將原案卷查明鈔送

一疆域考疆域所及各府有各府八至各州縣有各州縣八至今所屬志內有並無開載四正四隅所至者有不開八至止開四至者又州縣到府城水陸路若干里到省城水陸路若干里其方位在府城某方某隅俱查明繳送

一星野災祥考星野所載不過數言各屬已未成志舊有缺畧能增入者聽惟災祥則查照各代年號及近年案卷有無報過卿雲醴泉珍禽瑞草一產三男各祥瑞及星變妖氛水旱蟲寨出崩地震疾疫等災異逐一開查繳送

一山川考凡係山應註明高卑平險在該州縣某方隅距該州縣城若干里道通某處凡係水應註明淺深兩岸寬窄約計若干丈尺里數源從何來中逕某地流從何去廣西多高崖峻嶺谿蠻崗寨舊志未全者尤宜詳考註冊以憑採錄

一水利考粵西山高水駛土田既磽尤資灌溉舊志溝澮條下及潯州一府及永安新寧永康三州恭城雒容柳城懷遠來賓武宣荔波西林等八縣皆缺而不載水

利何從考訂今各屬務將舊堰新堤一切坡塘泉池有關漑田者查明興廢詳列原委以憑補載

一城池考城池宜詳蝗山于何代何年週圍幾里或土或磚設有幾門門有何名有無濠池樵樓及女牆子城某年某官重修逐一查明繳送

一關梁考舊志各關開載關名惟是關之前後及各邊境險隘之口並未詳盡南太慶思四府界連雲貴交趾各隘口尤爲緊要該地方官逐一查明繳送至于內地流官所屬各州縣亦有隘口隔絕獮獐者一併附入若津渡橋梁並應載明方隅遠近及興廢年分一併繳送一封建考某府某縣之中曾經封國何代何年始封之君係某各氏某時廢削有能查明繳送者聽

一公署考公署查明原設立何處後改移何處現在何處某年某官修堂門宅壁幾間其候亭賓館鄉約所之類俱查明繳送至于育嬰堂養濟院等亦一併附開  
一學校考學校載在城之何方始建于何代何年某官修葺

聖廟兩廡明倫堂

啓聖祠祭器樂器有無全缺俱宜開載

其名宦鄉賢二祠現在牌位俱遵照近准部行速將牌位逐一查明造具事蹟詳繳其或從前未經入祀並未經入志者該地方官與各紳衿士庶人等從公妥議察其果洽輿情允符公論者地方官卽據情具文通詳以憑一面咨部一面卽查修入志至忠臣孝子節婦義士

已奉



恩詔着遍加採訪又准部行建立祠宇碑牌近又准部行令  
查明臨陣捐軀守土授命之文武諸臣以及偏裨士卒  
赤心報國奮不顧身者將籍貫事蹟詳悉繕冊具奏等  
因俱在案此皆

聖朝彰瘴激揚之盛典關係匪細該地方官務與紳衿士庶  
耆老等遍加體訪凡從前已經入志偶未入祀者或已  
經旌恤入祀偶未入志者或從前未經旌恤因而未入  
祀併未入志者俱宜逐一查照舊志檢查卷案採訪父  
老傳聞造具事蹟寧詳毋簡分晰繳送以憑查酌加傳  
入志至如書院社學學田學租一切俱附志學校之下  
所有歷年修建碑記一併抄送

一選舉考選舉除已入舊志者不開外其未經入志者  
及未有志書者俱查明貢舉科分官居何職何地訂悉  
繳送其有舊志遺漏者訪聞併入

一職官考府有府之職官州縣有州縣職官除已入志  
書者不開外其餘逐一註明出身履歷居任年所陞遷  
事故自二十二年以後直至現在務無遺漏

一隱逸考凡隱逸須查明當日事蹟曾否徵聘有無著  
述詳悉立傳併訪求所有文集一併繳送

一古蹟考古蹟如山川城池前賢宅墓封建陵寢碑坊  
署廨亭榭樓臺及古戰場營壘等項各有門類其舊志  
所遺未經載入者或得之父老傳聞細加採訪一併繳  
送

一風俗考本省固有大槩風俗與中州異者載于前行

但細分之各府有各府之風俗州縣有州縣之風俗一切冠婚喪祭歲時好尚舊志未經詳明及近日更變不同之處并土府州縣以及獯獷種人嗜好習俗一併訪明繳送

一方言考郡邑鄉土語音各別稱謂各殊中州皆然不獨此土舊志缺此一條並無紀載欲全爲增入未免冗長今惟取民間飲食衣服器物起居日用常行開口呼喚等語音聲字樣逐一註釋以備採風各屬郡邑官吏隨地咨訪別爲一條以憑纂輯

一兵制考兵制除各府各州縣現在駐扎兵弁及營房在處某方官弁數目查明冊籍繳送外其有前代及明時所設營制至

本朝有從前設過官兵駐扎某處後經撤回並各防汛以及軍屯田地事宜或有從前已設而今廢今所置而前無者俱詳晰查明繳送

一物產考舊志止載所出土物名色其種類高下異同形象及所出多寡取用收藏之類未經詳晰註明其所產各物及器用等項與他省畧同者止照常開列名色他如孔雀山羊三七肉桂等物與夫毒蟲毒草之類爲他省所少或絕無者俱宜詳加註明繳送

一藝文考各屬所有前賢文集及編纂成書有已經刻板行世者有家藏寫本者毋論本人已仕未仕雖山林隱逸裨官野史斷簡殘編概行徵取以憑採入又前明黃公佐周公孟中所修舊志紳士之家有藏本者一併

搜訪繳送無論刊本手抄或卷帙繁多未錄副本者以原本投州縣衙門具文繳送抄寫完訖悉將原書給還至現在紳衿或詩或文毋論已未成書凡有關地方事宜及山川景物者一聽陸續投繳務無遺漏

以上各條該府州縣地方官先將牌文出示再行虛衷延請本屬紳衿士庶耆老人等查照各條逐一遍加採訪詳晰稽查各抒見聞務毋遺漏其紳衿士庶耆老人等凡有查明隨即投送地方官陸續具文繳送以成盛舉限于本年八月內務宜繳齊本部院寬限日期俾得悉心查明繳送事關政興毋得延緩草率致負諮諏至意本部院卽以此覘官吏勤惰以爲計考之一端各宜自勉特諭

謹實力勸農檄

照得民爲邦本食乃民天我

皇上勵精圖治首重民食于蠲租免賦而外旣親耕籍田加給助耕老人布疋又渙頒

恩諭每年各州縣擇農民無過者一人

賜以八品頂帶兼

命督撫以及守令興行勸農之典又復

特頒勸農

諭旨發給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以示務農重穀至意本

部院欽承

簡命巡撫粵西自下車以來凡有關於民生者無不仰體

聖意實力舉行如勸農之事附近鄉民本部院業已出示曉

諭擬于本月二十四日爲始單騎減從于東南西北四門郭外親加勸諭凡以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德意且得悉上俗民風之宜以便見諸措施仰塞

詔旨茲繙閱舊卷各府州縣親自下鄉勸農越阡度陌犒以酒肉諄諄勸諭者頗有其人而視爲具文奉行不實者間亦有之爲此合行該府轉行飭諭各地方有司務宜實力舉行且旣履畝畝目視稼穡艱難正當查其地上之肥瘠人民之勤惰禾黍幾何種雜糧幾何種田土有無盡墾水利有無盡興遊惰有無盡化牛種有無盡足禾稼果否蕃茂風雨果否應時種植各有其候高卑各有其宜親爲指示詳加籌畫然後因地因人獎賞勸課庶不負父母斯民之任亦庶幾可以上副

九重之望且先奉

恩詔每歲各州縣舉農民無過者一人給以八品頂帶嗣據各州縣陸續詳送各老農俱經本部院驗奪造冊具題聽候頒給冠帶當勸農之時正可乘此巡行隴畝兼聽並觀留心查訪爲將來舉報之地以副

盛典以示鼓勵仍將轉行遵照過緣由具報察奪毋違飭刊屍格併名募件作徽

案查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內刑部議覆左都御史條奏內外問刑衙門傷格宜歸畫一一疏內開查五城屍格頂心等處俱爲致命而各省屍格與五城不同應將五城屍格刻示頒行奉

旨依議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在案今查廣西各屬報到人命  
案件並無部頒刻定屍圖格式止據臨時墨畫硃塗形  
模恍惚而通身傷穴不符不全或有正無合或有圖無  
格乃至左右字樣致命不致命字樣有註明有不註明  
者一在刪減草率不諳已極夫人命重案必須傷仗相  
符相驗之場與屍格屍圖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議抵議  
免關係匪輕爲此檄仰該司查照部行原頒圖格前列  
正合面屍圖對注各傷穴上下橫直引墨註痕後列致  
命不致命傷各註明左右逐一校核成式刊刻通行各  
屬每州縣照式或刻一板自行刷印遇有命案照例查  
對圖格斟酌註填庶重案不致差誤而

功令章程亦歸畫一矣再查各屬州縣無件作之處甚多  
遇相驗至關移隣縣件作守候需時屍已發變所驗不  
實弊竇尤多該司併飭各府屬凡係無件作之州縣預  
行名募一人移送隣州縣學習以備臨時喚用該司卽  
照牌內事理飭行一體遵照毋違仍取具遵行過緣由  
送司彙報以憑查核

給土田州岑牧扁額檄

訪查得該府所屬土田州知州岑應祺平素居官廉能  
愛惜士民安靖地方傳頌人口本部院深爲嘉與親書  
南士賢牧四字扁額頒給獎勵以表賢員如該員果能  
始終如一尚擬具疏

上聞再加

恩典斷不負該牧卓爾不群之志也爲此牌仰該府卽將發

來扁式專差賞送毋違

穆堂別彙卷之四十七

臨川李紱巨來

檄文下

行查各府金石碑刻檄

照得志書文獻攸徵現在開局修纂所有漢土各州縣地方歷代以來所立碑版石刻文字或豎于官廨祠廟或勒于巖洞寺觀大者紀述事功小者表識山川名物前賢往跡藉以徵考猶恐各州縣志書未備無可稽查特將本部院所知者開列名目仰該府立即轉行所屬漢土各官即行查訪有則搨本解報無則開載現無其地所有未經開列者一體搜訪荒榛古道斷碑殘文但有數字悉行摹搨以備收採錄入志書限文到二十日

內繳送再從前查取文卷一牌現今繳送寥寥合再附  
催除咨訪紳士者俟陸續繳送其各府廳州縣存有案  
卷者速即查照原行條件逐一抄卷限文到十日內抄  
完繳送計典伊邇此亦覘各官勤惰敏鈍之一端也勉  
之速速

行知書院藏書檄

照得本部院修復宣成書院敦請先達教授諸生先將  
本衙藏書切于誦習者發給書院又發銀一百七十兩  
委桂林章守于蘇州購買各書又發銀一百兩委全州  
張牧于江寧購買各書增所未備經史子集頗已足用  
弟恐典守無人稽查不力將來散佚可虞桂林首郡宜  
籌堂限為此合行該府將冊開書目親詣書院稽查即  
會商書院師長作何藏貯委令何人看守從長酌議併  
將來該府陞轉作何交代妥議成法併鈔書目詳明司  
道公同核議轉詳本部院衙門批定飭遵永遠存案毋  
違速速

計鈔發書目一冊

計開

通志堂經解一部 三百九十四本

毛板十三經一部 十二套 又一部 一百三十七本

五經大全二部 每部四十八本

五經旁訓二部 每部十二本 共二十四本

秦板九經二部 共二十本 周易折衷二部 共二十四本

易經說約三部 共六本 書經說約三部 共六本

詩經說約三部 共九本

春秋說約一部 八本

又一部 六本

禮記心典一部 一十六本

四書大全二部 共四十八本

性理大全一部 共三十本 又一部 二十四本

孝經衍義一部 二套二十本

毛板十七史一部 二十三套共二百五十本

弘簡錄一部 六十四本 廿一史緯一部 十二套一百五十本

資治通鑑一部 十布套 又一部 十三套二百三十本

朱子綱目一部 一百零八本 函史一部 共四十八本

世史類編一部 共三十本 吾學編一部 共二十四本

文獻通考一部 一百二十本 名山藏一部 四套共四十本

漢魏叢書一部 十套八十四本 諸子彙函一部 二套二十本

老莊合刻一部 四本 又合註一部 八本

朱子遺書一部 二套二十四本 國語一部 四本

戰國策一部 八本 昭明文選二部 二十本

文苑英華一部 十套一百本 茅選八大家一部 四十本

儲選十大家一部 三十本 宋文鑑一部 十八本

明文奇賞一部 十六本 說唐詩一部 十二本

全唐詩一部 一百二十本 唐詩品彙一部 十六本

宋詩鈔一部 三十本 宋十五家詩一部 八本

元百家詩初集 二十本 元百家詩二集 十二本

皇明列朝詩一部 四十本 明詩綜一部 三十本

柱工部集朱笈一部 十二本 又杜詩詳解一部 二套十六本

李太白集一部 十本 韓昌黎集一部 十本



柳柳州集一部 二本

歐陽文忠公集一部 十二本

王荊公集一部 十六本

曾文定公集一部 十二本

又一部 一套十本

蘇東坡全集一部 三十二本

張子全書一部 一套四本

陸象山先生集一部 八本

東萊先生遺集 一套八本

朱子全書二部 八套八十本

王陽明先生集一部 八本

歸震川集一部 十二本

禁鋤頭稅檄

查得平樂府屬有鋤頭稅一項先因該府各州縣荒地甚多有廣東流寓之民回地主承領墾種及至成熟地主奪回而佃戶徒費勤勞從前地方以告爭無已設令官給印照因以家有一丁執鋤令納稅銀二分名曰耨頭稅其後又以零星不便輸納定以五丁為一家每歲

納銀一錢相沿日久其從前一錢之數或納至六七錢甚至官吏胥役不時勒換執照每換照一紙需索多銀貧苦之人因此而賣妻鬻子者不計其數雖本戶逃亡仍歸地隣代納絲毫未免夫地主既有原額地稅之供而佃戶又有鋤頭稅銀之累是一地已有二稅之徵再加遞年增添無端需索民力脂膏何堪腴削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各屬州縣所有鋤頭稅銀一切相沿陋例秉公確查據實具文詳覆以憑另檄永行禁革無得絲毫徇隱速速

嚴禁非刑檄

照得 國家刑具原有一定之制濫用非刑即于嚴例况

聖天子在上如天好生近因河南夾棍粗短特旨勅部通行天下嚴加禁止大小臣工理宜共體

聖慈以成欽恤之盛治本部院近日訪聞廣西各府州縣牢獄從前酷吏私造木籠柙牀凌虐罪人俗吏相沿不以爲怪聽憑獄卒妄施慘酷毫無惻隱深可痛恨况目前改歲卽履新年普天同慶而囹圄罪人莫加省恤豈爲民父母之心爲此特行飛檄該司道府州官吏照依事理卽行嚴查各屬牢獄倘有木籠柙牀等項非刑之具限于文到之日卽刻毀拆卽于是日具文詳報其獄中並無此等非刑之具者亦于文到之日具文驗覆如遲至開印以後凡係向所訪聞各屬曾有非刑之具仍冥頑無知不報拆毀者立卽查取職名飛章

題叅凜遵毋愆

禁土舍土目僭妄檄

照得各府州縣地方向有委充土舍土目堡目隘目諸名色原以資其巡緝保固村莊近因濫委無良之徒往往委牌未下先置旗傘公然私刻關防印記行票標硃儼同官府橫行出入罔知顧忌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輩魍魎嚇詐愚民滋事地方殊堪髮指爲此牌仰該府官吏文到卽將各土舍土目堡目隘目查明存無私印鈐記硃筆僭行官制妄用旗傘等項嚴行禁革毋許衙役容隱其有官吏原經受賄私委交通衙門輒復縱容妄行一有此弊查出定行叅處至各土舍土目堡目隘目各名色各府州縣某處原委某人是何名姓現

移宮別彙 卷之四十一 五  
在所管何事果否守法某州共有幾人某係某年舊委  
某係新委現在曾否有案年歲多寡住處何地該府官  
吏逐一查明確實另造一清冊送查務宜詳晰毋得聽  
書役視爲上司脾行故套輒用現在遵照及無憑查造  
等語驗文混行率覆了事致干咎戾未便

飭所屬實心建造忠孝節義祠檄

查得各府州縣建造忠孝節義祠宇原係欽奉

恩詔事件理宜實心奉行加緊料估先行詳明工費物料價  
值一面作速興工今通行日久而造報寥寥殊屬怠玩  
不職合行牌仰該司卽行飛催九府轉飭各州縣速行  
料估詳報以憑核奪如再玩延卽行指名揭報以憑叅  
核再查所建祠宇關係風化務須規模如式足以肅人

觀瞻柱石堅牢足以垂諸久遠方爲實心辦事其規模  
務須前立大門內建三楹大堂後立寢室外砌圍墻大  
堂之前仍立兩廡其甬道丹墀亦須寬展足爲春秋行  
禮之地約計所費雖粵中木石價廉亦須百金以上乃  
查從前該司詳轉之博白縣稱用銀七十二兩懷集縣  
則止開銀二十七兩而平南縣止開銀九兩苟簡草率  
深爲不解其或各該府州縣內有從前現任官建立生  
祠者係現奉  
功令應行毀改之項如將生祠改作忠孝節義之祠旣以仰  
遵

功令亦可節省錢糧事屬妥便亦應聲明毋容含混但立主  
懸額亦非九兩所能仰該司遵照檄內事理一併飭行

務必實心奉行創建得體以仰副

皇上獎勵風化至意毋違

飭行保甲以清山賊檄

查得大水山界連容藤平南三縣其附近于山之腹者則爲大烏里住居百姓一十餘村其間峻嶺崇山深箐密箐久爲匪類出沒之地此輩農時則散于村而爲民農隙則聚于山而爲盜盜在山而糧在村絡繹窺伺一聞官兵擒捕輒散歸村落無憑搜獲是大烏諸里實爲匪類藏身之所非嚴行保甲不能清盜之源合行該地方官將大烏里一帶十餘村百姓共有若干戶每戶立一印信紙牌註明了男口數懸之門首出則註明所往入則註明所來每十戶立一甲長以稽查十戶每十甲

立一保長以稽查十甲其保甲長地方官務廉訪忠厚老誠爲各村百姓信從而心服者克當其果能察盜擒盜信懸賞格以示鼓勵並嚴設禁約杜絕窩藏引線之弊如該村某戶某人出爲匪類保甲長及同甲之人不行舉首一經發覺到官務將保甲長嚴加究處其同甲之人一併治罪爲此牌仰該司官吏轉飭該府州縣遵照牌內事理次第實力舉行并將作何舉行先文妥議詳明以憑查核至平南之蒙化里三洞口及上寺口俱係大水山緊要隘口現在作何把截堵禦其藤縣之三都三十二都並容縣之古麻村古謝村一帶居民村落俱與平南勞五大烏馬黃等村接壤交錯最易生奸該司一併飭行照牌事理一體確議妥詳核奪毋違

嚴禁監斃人犯檄

照得監獄之設原以禁重囚然重囚之中卽命盜殺人  
大案如未經審結死罪猶未可定至流徒等犯候詳允  
配遣發落原無可死之罪也乃犯人入獄性命懸于獄  
卒之手生死須臾呼天莫應其致死之由有獄卒索詐  
不遂而百般凌虐以死者有共案諸人欲要犯身亡俾  
圖易結因而致死者有仇家買囑隨機取便謀害以死  
者有庸婪惡劣之官恣其倖脫而立取病呈者諱飾命  
盜致死滅口妄希結案邀免上司駁飭者夫獄卒仇家  
諸人草菅人命而身爲司牧不能察覺固

功令所不容矣至于庸婪惡劣之官取便于已遂以戕生人  
之性命是何異于殺人之大盜哉廣西民不知教性情  
頑野犯罪到官雖有應得之罪未必皆應坐大辟廣西  
事多外結監斃職名倖免附叅印獄各官因而戕賊犯  
人畧無顧忌每見犯未拘齊案未詳結紛紛詳報監斃  
一月之中不一而足豈盡皆病故耶得毋聽獄卒仇家  
諸人凌虐陰謀毫無知覺耶其或取便于已殘忍刻毒  
速其死而惟案件之了事也夫五刑之設雖斬絞重犯  
係應監候者秋審朝審至再至三幸在可矜緩決卒獲  
寬宥

聖祖六十年好生之德從未輕決一人我

皇上遇事繼志法外施仁尤加詳慎故歷頒

赦詔又復熟審減等之例增外省情實重囚照朝審三覆奏  
聞之條

刑部彙編卷之四十一  
頒速結案牘以免久羈囹圄之論猶恐民蹈無知申佈法律  
各條凡所以欽恤民命者仁至而義盡矣本部院下車  
以來稽查舊案卽嚴立限期羽檄飛催非以明操切欲  
使無辜之人得免久繫而有罪之犯使各案本條不致  
監斃死亡橫遭屈枉上以仰體

聖表下以欽恤民命也今查各屬地方案件仍屬虛懸間有  
詳覆而現獲之犯多報監斃本部院挑燈批閱屢爲愴  
然除已往不究外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依  
事理文到卽便轉飭各府州縣一體遵照嗣後所有案  
件務宜速結凡有應禁人犯雖係死罪務加矜恤監獄  
親查囚糧草蓆冬湯夏水照例按給同夥証佐分別保  
釋毋得聽信刑書一例濫禁致滋弊端至于應死之犯

仍應聽本罪完結不得擅取病呈妄加凌虐大千嚴例  
如有故蹈前項情弊除

題奏事照例附叅外其外結之案亦于年終稽查監斃人  
犯多者以溺職糾叅斷不姑貸再查枷號人犯本應從  
寬發落豈忍致之于死乃地方官稍不加意則任聽城  
門軍卒保甲人等看守不嚴故意作踐斷絕水飭風雨  
無依乃至仇家夜行毒害翻枷壓頸慘刻尤深爲民司  
牧謂何可不于此加之意耶凜遵毋忽

行知書院田宅義租檄

查得省城華掌書院原有置買臨桂縣學田一項八十  
七畝二分九釐興安縣學田一項零六畝四分陽朔縣  
學田八十三畝六分四釐四毫又雍正三年分經原任

桂林府章守詳請將公用銀買存興安縣監生鍾淑天  
家田七十畝房屋一所共一十八間山塲魚塘兩處以  
上田宅均屬通年收租變價支送書院諸生膏火之費  
今華掌書院經本部院修復爲宣城書院則此數項田  
宅租穀租銀應仍歸宣城書院需用或舂米以給諸生  
月糧或變價以給諸生膏火擬合行知爲此牌仰該司  
府官吏卽便遵照毋違

行布政司委員督修省會城垣檄  
照得省會重地城垣必須修葺鞏固以重防守以壯觀  
瞻蓋百城之表率也廣西漢土兼治控制南交軍民聚  
處貢使往來尤宜整肅今查省會城垣倒坍損壞處甚  
多本部院卽擬捐發茶葉銀兩大加修理目下農忙雖

非興工之時但磚石先需置辦合檄飭行爲此牌仰該  
司官吏照依事理卽速委令柳州府同知王沛聞臨桂  
縣知縣湯大瑜協同督修仍飭先赴本部院衙門親領  
銀兩名募工匠置辦磚石其城樓礮臺有應修之處一  
併查明料估先行造冊繳報務須修葺完固氣象崢嶸  
至事完之日仍將所用銀兩及修葺細數并工竣日期  
一併造報毋違

### 飭查毒樹檄

訪查得苗彙慣用弩箭而狎苗之弩尤毒因有一種蠻  
藥土名曰撒藥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多不可治聞  
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又  
帶紫色此毒樹產于南太慶思四府地方所在俱有以

致苗人藉此採用爲害匪淺爲此牌仰該府查照文內  
事理嚴查所屬漢土州縣城市鄉邨及窮陬僻壤密加  
訪問徹底清查如有前項毒樹認明形狀星卽將根株  
盡行砍挖造冊報明不得仍留遺跡文到飭令實力奉  
行仍取具各州縣已經砍挖不留遺跡認結彙繳存案  
如出結後該地仍有未挖之毒樹一經查出卽以不職  
糾叅毋得視爲不急之務致生怠玩再查此樹曾經提  
督飭行營弁查砍其枝葉形狀已經認明但各該地雖  
砍伐數樹其未經查到之處甚多仰卽移行營員查照  
原經認過枝葉形狀該地方官力加遍查砍伐務淨毋  
得以營弁已經砍挖殆盡率行申覆大干咎戾未便火  
速飛速

### 查全州鹽務繳

照得鹽政爲民食所關今訪得全州界連衡永近因江  
南沿海州縣風潮衝溢浸沒鹽場以致鹽價高騰衡永  
缺鹽俱越界赴全州買食今查全州埠運于九月二十  
二日過關鹽七百餘包又因久晴水涸陡開牽引維艱  
前幫船鹽四百包近始抵全聞市鹽已經銷盡所到之  
鹽計數日卽可銷完後幫船鹽三百餘包又現在陡南  
刻難抵全卽抵全亦不過數日銷盡未雨綢繆不可不  
預爲籌畫爲此檄仰該府官吏照檄事理刻卽飛查全  
埠是否因衡永缺鹽赴全買食者多以致價昂現在官  
運埠鹽如果缺乏該府卽行飭查全埠如有封貯舊鹽  
併桂屬舊貯原封鹽包或官或商速飭一面發賣接濟



一面詳明督院督鹽道歲幾民無淡食而鹽價亦不致騰貴矣仍將查明過緣由先文報奪速速

諭禱火災檄

照得今歲秋冬以來亢暘不雨雖當農隙之時于田功未至甚傷而廣西地方竹屋甚多久晴之後易致火災查江浙海水泛溢曾奉

特旨修理江海神祠加虔致祭誠

聖主敬天勤民之至意也今火災時聞神祀宜修合行飭知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依來文事理文到卽便轉飭各州縣訪求該地方建有火神祠廟者卽查看修治併親行虔恭致祭以禳火災爲民祈福該府州縣等官各有土地民人之責遇災而懼務宜震動恪恭以修祀事毋得視爲泛常神道雖遠敬之終吉仰卽遵行仍將奉行過事理報查毋忽

諭知府嚴查土司虐民檄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准兵部咨武選清吏司案呈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奏事雙全等捧出硃筆

上諭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上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爲不忍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爲之掇制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

奸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爲之主文辦事教之爲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司愛恤土民毋得視爲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叅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特諭欽此相應行文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一體欽遵可也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先經通行飭遵並刊刻告示頒行在案但七屬地方遼濶有無實心奉行惟知府一官更爲密邇合行再加檄飭爲此牌仰該府不時查察該屬土府州縣崗寨各地方除每年徵收正賦酌量耗羨若干聽其征收外其有婚姻喪葬及旗傘各種科派供給等項陋例實在若干卽令該土官逐一自行查開到府勒令永遠禁革該府彙詳本部院除已往槩不深究外如有仍前隱匿私行收受經本部院密查得實者卽將該土官照依新例會叅從重究處至該土官有無搶取土民馬牛子女及生殺任情濫藏漢奸教令爲非等弊該府嚴加查察按季取具該土官並無漢奸並無科派魚肉土民印結到府由府彙送到司由司彙送本部院查核該府亦宜正已率屬不得妄受絲毫禮物庶收表正影直之效如該土官有犯

諭旨禁飭等罪該府已經出結者卽以徇庇一同糾叅以肅功令務在實力舉行稟遵毋忽

穆堂別彙卷之四十八

臨川李紱彙巨來

告諭

諮詢利弊告諭

照得本部院欽承

簡命撫治此邦朝夕孜孜每懷靡及思因地以設教亦通變

以宜民顧視事之初利弊無由深悉所恃賢士大夫俊

民耆老不我遐棄惠以嘉謀何利當興何弊當革務宜

于人情合乎土俗俾得虛心以受次第施行我

國家大化翔洽朔南暨訖然人民樂業矣保無有一夫不

獲者乎田野既闢矣保無有地力未盡者乎風俗既淳

保無有叢山密箐頑梗未化者乎父兄不先子弟不謹

何以明教化經學不明師資無術何以起人文將修復  
書院廣立義學此邦賢士豈無經明行修足任山長者  
乎方今山林隱逸孝廉方正並得  
上聞賢者雖不自薦鄉舉里選宜有公論至于勸課農桑  
隄防旱澇水利何以興荒土何以闢稅厰何以無苛關  
市何以不擾保甲所以靖盜窮鄉僻壤零星小戶何以  
編查禮教所以忌爭鬻人獐人目不知書何以化誨設  
官所以治民不肖則以害民貪官污吏現有何人設兵  
所以衛民不戢則以擾民劣弁頑兵現有何汎他如豪  
紳霸學衙蠹土奸有一干斯皆能貽害地方果係確有  
証據者指而出之除惡務盡去稂莠以植嘉禾尤除弊  
之大者也夫利弊多端悉數難盡舉一以反三引伸而  
觸類凡我西紳衿軍民人等或得于旁觀之清或出  
于風聞之確或念切維桑之急或身在利病之中心所  
及知口所欲言毋謂上下相隔不能遽通勿以忌諱爲  
嫌難于指斥一切官吏得失民間利弊事無大小悉聽  
條陳或獨抒讜論或公具呈詞每日隨公文投進本部  
院立時披覽倘有益于吾民不憚勞不惜費當興者與  
當革者革如或假此造言中傷善類本部院自能細心  
體訪公聽並觀必不爲奸民指使卽急遽苟且致有過  
當之舉其或官吏人等懼有妨碍輒將條陳之人恐嚇  
攔阻壅塞言路者許卽赴轅喊稟以憑立提重究爲此  
傳知毋隱毋畏故茲告諭

申明前院禁條告諭

照得政教之設事屬至公苟有益于地方不必法由已  
出本部院到任以來虛衷細閱案稿見督部院孔暨署  
院韓示禁各條莫非善政合于

朝廷功令所宜永遠遵行在督院孔現在節制兩廣所禁之  
條自能照舊遵依而署院韓所禁或恐愚民無知以軍  
民分轄因而怠玩亦未可定爲此特行申禁簡括條件  
臚列于左

一 禁假命圖賴以儆刁風查人命一案律載綦嚴誣告之  
條法加三等粵西民情刁健輕生每以投河服毒自刎  
自縊以及病故之人嫁害仇隙之家甚至取無主之屍  
妄認屍親或故殺妻子希圖陷害以致無辜拖累殊堪  
髮指嗣後除正實人命立即驗明通報審擬招解外其  
餘一切詐捏人命該州縣據實詳報務將誣告之人照  
例加等治罪卽係院司准理之詞審係誣告亦必執法  
毋得瞻徇

一 禁衙役需索滋擾以除民害訪得粵西州縣差役橫肆  
卽吏目典史之差公然乘轎四出勒索轎錢輿夫烹分  
甚至勾通經胥白牌小票欺詐鄉愚或藉名查點烟丁  
沿村科索該管故縱均于

法紀嗣後如有差役乘轎下鄉勒索或白牌欺詐等弊審實  
立斃杖下該管官故縱立登白簡

一 嚴私鑄之禁以降

國體查私鑄律禁甚嚴訪聞桂林省會及所屬各州縣地方  
從前有不法之徒私開鼓鑄勾引射利流棍誘哄愚民

大干法紀嗣後如有前項奸徒私開鑪廠鼓鑄私錢許  
左右山隣軍民人等出首務須跟究爲首爐頭及夥黨  
各犯及鑄造私錢器具一併嚴拿究處官吏容隱及失  
察卽行指叅

一禁畧賣子女以恤良善查粵西向有外來奸棍局誘鄉  
愚串通媒妁畧買民間子女攜往他境或假作探親藉  
稱歸里一出境外遂爾任意貨賣爲婢爲娼此等惡棍  
在在俱有而柳州慶遠及右江各土司爲尤甚嗣後如  
有奸棍畧買畧賣者卽卽鎖拿盡法究治爾等亦宜自  
相告戒毋得輕將子女聽人誘哄自貽伊戚

一嚴禁賭博以靖盜源查廣西省會關廂內外及各屬城  
鄉墟市公然開場聚賭看牌開寶抽頭擲骰甚至藥骰  
假牌誘人子弟蕩產廢業深可痛恨除已往不究外倘  
敢仍前開賭怙終不悛該管官吏務拿盡法究處如怠  
玩不行查禁卽以失察飛叅

一嚴禁男女唱歌以維風化訪聞粵西猺獞野性不知禮  
教每有娶妻入門男女竟不同住新婦卽于本日急回  
母家公然與別男子結拜同年以唱歌爲勾挑之由以  
手中爲贈答之具遲二三年後旣懷身孕始回夫家丈  
夫不以爲怪翁姑且以爲喜鄰人咸以爲賀此等惡俗  
行同禽畜爾等雖係猺獞亦皆

朝廷赤子何無羞恥之心一至于此嗣後各宜痛革前非凡  
女子旣進夫門卽守婦道不許輒回母家仍蹈前轍如  
敢故違許左右隣及鄉約練保首報到官以教令不嚴

罪坐父翁及夫從重究處至地方官不實心訓化以破惡俗未改政事之優劣亦于此定左右隣及鄉約練行不行舉首者仍加杖懲

以上數條俱有關地方切中利弊前院已經榜示今再行申禁官吏軍民人等一體遵照毋違如敢怠玩視爲故套一有察覺斷不姑容特示

### 禁州縣官吏下鄉需索告諭

本部院訪查得各屬舊例民間控報人命盜案及告爭田土墳塋山場屋地有應驗應勘者被告之家屠宰猪牛供給飲饌有餽官銀六兩至十二兩者或曰馬脚銀或曰過山禮此外又有彩緞銀花之費其給轎傘夫役僕從人等又名市錢素封之家傾囊自備家貧則賣妻鬻女甚至練保藉端派累隣居命盜之真假未定而被告與隣居受害已慘不堪言矣本部院訪聞爲之髮指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民間驗勘事件地方官爲民理枉伸冤理應潔已奉公輕騎減從戒飭家人衙役不得絲毫擾累如有故蹈前轍詐爾百姓人等赴轅控告係官以枉法貪贓糾叅家人衙役並按律重處爾百姓人等並不得仍前餽送與者受者均干法紀亦不必畏懼不言有辜本部院恤民實意稟遵毋違特示

### 禁發塚告諭

照得律載凡發掘墳塚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見屍者絞今天下同軌同文

法令煌煌誰敢或違乃有廣西各屬地方民徭刁悍動輒將他人已塋屍骸暗地掘發藏之私所復敢匿名插標聲言報仇屍親尋認公行勒索贖銀不饜不休又有甲與乙家有仇掘丙之墳插標書由勒乙取贖又或指爲乙掘嫁禍報仇尤爲悖亂無理及至告發在官則潛踪遠颺或不到案本部院抵任以來稽查舊卷爲之髮指光天化日之下此種蠻風豈可姑容旦夕爲此示仰各屬漢土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如有發掘屍骸勒索贖錢除不准斷給贖錢外是仇是盜該地方官嚴拿務獲按律審擬詳報至插標所指之人一槩不許拘問本部院執法如山務必除此蠻風以正惡俗爾軍民人等速宜洗滌肺腸毋再身蹈法網後悔無及官吏如敢故縱不究及仍前陋弊株連插標所指之人或經訪聞或經告發立卽叅處凜遵特諭

禁畜蠱告諭

照得造畜蠱毒罪在十惡不赦向聞廣西多受其害近日訪查各屬所在俱有此皆地方官不申嚴律令之法以致惡徒自壺漏網毫無畏懼查平樂府屬造蠱多係婦女近聞得昭平縣之嵐立洞妖婦陳氏愚俗稱爲仙娘凡民間有暴病亡者卽疑爲蠱里民會團共湊香金四五兩不等齊赴陳氏卜問據其開出下蠱係某處某家某人卽齊至所開處所捉縛人口折毀房舍或逼令自盡或投入深潭漸習成風恬不爲怪查陳氏妖言惑衆卽造蠱之尤者也地方官不能拿究反聽其妖言不



加禁緝以致人民不告究于官而惟陳氏是問雖愚民之信俗事巫實地方官之養奸叢弊除妖婦陳氏現在犯案脫逃該地方有司各嚴查所屬緝拿務獲解交平樂府飭發究審外合行申飭爲此示仰所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律載凡藏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人造畜者並坐斬造畜者不問已未殺人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妄置若里長知而不舉者各杖一百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律禁甚嚴該地方官務宜實力嚴查如有犯者審實詳報按罪擬決仍于各冬頭里甲懸賞稽查如所屬境內有造畜蠱毒之人及妖言惑衆流毒愚民確有証據別經告發地方官毫無覺察者立即糾參爾官吏軍民人等一體凜遵毋違

特諭

禁止土蠻仇殺告諭

照得粵西土民獠獍藉口仇讐恣行搶殺相習不以爲怪相報終無已時此風相沿流及內地衣冠士類亦染頑風本部院到任以來檢查舊案觸目驚心或戕殺多人或焚燒廬舍或係累妻孥或抄搶財物覽此兇狂殊堪髮指憫其愚昧又覺心傷夫人之爲人異于禽獸有骨肉之愛有廉恥之心有蓄積爲終身之資有室廬爲子孫之業何乃癡迷狂悖習爲兇爭或不忍小忿或妄起貪心殺人父兄辱人妻女焚人室廬搶人財物人孰無心誰能甘此强者卽當下殺傷弱者亦陰圖報復一旦怨家復仇亦殺爾之父兄亦辱爾之妻女亦焚爾之

室廬亦捨爾之蓄積出爾反爾慘不可言孟子云殺人  
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  
之也一聞耳夫以貪忿之故而殺人父兄辱人妻女焚  
人室廬擄人蓄積固王法之所必誅若乃以貪忿之故  
而自殺其父兄自辱其妻女自焚其室廬自敗其蓄積  
實良心之已死夫虎狼有父子之恩雉鳩有匹偶之義  
蜂窠禦冬燕巢依厦禽獸猶知自愛今父兄殘則骨肉  
之愛亡妻女辱則廉恥之心喪蓄積空則絕終身之資  
室廬燬則敗子孫之業真禽獸之不如豈復齒于人類  
然仇殺之風雖惡習之所成亦有司之不肖昏庸之吏  
不能爲爾伸冤貪酷之官或反因而取利使爾含冤莫  
訴報仇不休旣陷于不自知又迫于不得已本部院所  
爲不忍罪爾恨爾而哀爾憐爾也今天下太平

聖人在上殊俗歸心萬邦向化官吏澄清兵甲堅利何冤不  
伸何枉不理爲此合行出示土民猾獪人等知悉毋得  
仍前搶殺被害之人亦不許私自復仇一切赴官告理  
本部院當嚴責文武官吏爲爾伸冤理枉冤犯人等任  
逃密籌叢山務必窮追協勦如敢仍前頑梗不遵禁約  
仍前愚昧不聽勸諭或仍前搶奪殺人者務必盡法究  
處絞斬徒流毫不寬貸其被害之人徑自報復或雖經  
報官仍一面仇殺者本部院亦將報仇之人與冤犯一  
體依法究治更不原情寬恕如被害人等已經控告而  
該管文武官仍前昏庸不能伸理甚至貪婪不堪因而  
取利者或經訪聞或經告發立即飛章

題叅如該管官盡心究理而本犯抗違拒捕者卽行詳報  
以便撥兵協拿抗違之犯加等治罪各宜凜遵毋貽後  
悔思之慎之特諭

防火災告諭

照得南地炎荒時多火患比間竹屋易致延燒春秋紀  
司城子罕之禦宋災以爲備之有素禦之有方特書以  
美之爲民司牧者可不加之意乎今歲秋稼雖登亢暘  
已久迅風燥烈民間多有火災近聞柳州城廂失火併  
傷人口本部院深爲憫惻擬合通行設法防備爲此示  
仰該地方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有城廂闐闐之地鄉  
市叢雜之所官吏及鄉紳官吏暨耆長請每家門首貯  
水一擔或水桶或瓦缶總以一擔水爲率十數家外有  
力之家則置大桶貯三五擔至十擔不等至于水龍厚  
斗激水以殺火勢長鈎大斧拆房以斷火路各隨地方  
所習在城則官府置辦在鄉則富家商賈好行其德者  
捐貲置辦以備不虞在城委捕衙巡查在鄉委練約勸  
諭水務滿溢如數器具稍壞卽令修改凡遇地方失火  
在城則文武官督率民壯兵丁在鄉則練保鄉勇各持  
器械噴水拆房努力向前務期撲滅如此則火災雖有  
不虞而人事旣修斷不致延燒多屋民生感受其福矣  
該地方官務宜實力奉行軍民人等一體遵照毋負本  
部院愛恤之意如有不行小心防慎以致起火之家務  
照定例責懲不貸毋違特諭

禁開喪告諭

照得弔喪之日聖人不歌鄰家有喪舂者不相益喪  
宜稱其家喪禮惟貴于戚故居喪聽樂出殯演劇俱經  
嚴禁今本部院訪聞得粵西惡俗省會兵民人等一遇  
喪事每夜聚眾喪家名曰鬧喪坐夜喪家按照陋例置  
酒欸待每三五成羣通宵歌唱甚至擲骰鬪牌恣爲不  
法以悲哀之地竟爲歡樂之場傷風敗俗莫此爲甚且  
有喪之家陷于不知徒尚奢華旣已自干

嚴例其鬧喪坐夜人等醉鄉散歸沿家喧嚷一經坐卡巡  
攔兵役查詢彼乃直指某家鬧喪公然抗玩不得過問  
以致良友莫辨宵小之輩乘間穿窬藉爲支飾本部院  
訪聞之下深爲痛恨除已往不究外合行出示曉諭爲  
此示諭撫屬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凡有喪葬之家  
務須以禮分相安照依朱文公家禮每日自行哭泣上  
卣以盡其哀一切親友止許日間弔問毋得夤夜聚集  
暢飲謳歌致傷風化兼啓奸邪倘敢不遵復蹈前轍定  
行嚴拿按律重究保甲隣人不行舉首一體坐罪各宜  
凜遵毋貽後悔特諭

### 禁興販米穀告諭

照得米穀固貴流通鄰封誼難遏糴僅須本地贏餘方  
准客商興販廣西今歲雖屬豐收查桂林一府捐穀及  
常平倉穀五十餘萬每歲氣頭倉底變色之穀必須更  
換約計不下萬石而平樂梧州二府因七月雨多沿河  
田地被淹折收爲此示仰該府守橋人役遇客商米穀  
到橋先儘該府縣照價買存更換氣頭倉穀其有民人

乏食者亦聽照價平買俟買足之後方許流通仍嚴禁  
守橋人役不許得錢賣放併不許地棍人等無端生事  
察出卽行拿究至官穀買足之後卽行出示通知客商  
聽其販買可也毋違特諭

泗城改流告諭

照得土司之設原因邊鄙遠方風氣未開故今世職專  
司教養所以安輯土苗非許其驕奢恣肆貽害地方也  
泗城土府自岑齊岱襲職習爲驕縱殘虐土民旋因病  
故未正其罪今岑映宸襲職逾年不思克葢前愆乖張  
日甚政事廢弛每日晝不理事夜乃出堂政令無常朝  
更必改土目土民守候勞苦無所適從又裁減弟兄養  
膳銀兩故意凌辱以致親族無不怨恨又縱令外哨土  
目生事爲非甚乃妄差衙役帶持兵器越境拿人近千  
四月間復帶領目兵盈千至上江地方張揚誇耀以致  
土民苦累供應浩煩不法之罪上達

天聽今

特命本部院等會同查實劣蹟以憑叅處映宸自知罪無所  
逃遁呈認罪繳印除將印信暫行貯庫特委大員訊實  
糾叅以便改設流官安輯良民外合行出示曉諭凡映  
宸罪狀爾官族及土目土民人等共見共聞並無枉抑  
爾等各安生業不必驚疑其土目人等向曾聽從映宸  
指使作奸犯科概從寬免究許令改過自新敢有好頑  
之徒附會劣官妄立意見造言生事誘惑愚民者現因  
畫江分界一案添塘設汛兩省官兵雲集立將生事奸

徒揜拿剿滅斷不姑貸

查泗城錢糧告諭

照得畫江分界理應清理戶口錢糧以定額賦訪聞該土府向來私派甚多土民苦累今特委員清查該地方目民務將私派逐一開報以便仰體

朝廷德意酌量裁減明白革除倘若隱諱不言將來官吏仍前科歛悔之無及

穆堂別彙卷之四十九

臨川 李 紱 巨來

凡例 條約 事宜

八旗通志凡例

一志書專志八旗旗分首宜清晰今

四朝實錄及大清會典所載自

旗分志以冠全書

一畿輔五百里內八旗有分給地畝今遵照會典所載

併查明戶部新舊冊籍項畝確數及

盛京等處旗莊直省駐防地畝逐一登載爲土田志以紀

本朝授地之法其井田及山場草廠並附載焉

一志書例載營建如王府第宅各按旗分門殿規模載在會典八旗官員兵丁給與房屋俱有規制直省駐防官員建有衙署兵丁蓋給營房近奉

世宗憲皇帝恩旨

在  
京八旗都統亦俱給與官衙今查明建置緣由為營建志其左右兩翼京倉八旗學舍八旗教場礮廠等俱查明創建緣由附入

一八旗兵制之善與古井田寓兵于農法異意同兵丁閑散一例編審但餘丁生齒繁盛月異而歲不同難核定數今止詳紀兵制作兵制志無庸別志戶口

一八旗官制遠邁前古凡副都統所屬及內大臣護軍前鋒步軍各統領內務府總管各王府所屬官直省鎮守驛防等官俱考其品級俸祿職掌為職官志其

內閣部院等衙門額設滿缺仍照會典載入

本朝崇重文教造就人材凡

宗學

國學順天奉天兩府學左右兩翼義學

內廷官學俱查明建立緣由為學校志其歷年歲貢恩貢拔貢俱列兩府學之後

一

國家典禮明備車書一統其有禮文專為八旗設者因事制宜經曲咸具特加紀載為典禮志

一志書例載藝文自帝王御製下至士大夫著作凡有

關地方者並皆登載今將欽奉

列祖以來

制誥詔諭事關八旗及

御製詩文褒賜八旗臣工者恭載簡首其各旗人員進

呈賦頌應

制詩文及奏疏等篇有關八旗者並載入志書爲藝文志

一志書例載封爵一條

本朝自肇基王蹟至統一四海以來凡從龍翼運輔佐太平同異姓文武功臣展親酬庸典禮甚盛理宜紀載垂示萬世凡親王郡王以下至奉恩將軍俱仿史漢體列爲封爵世表民公侯伯子男附焉其阿達哈哈番以下至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者亦俱備載別爲世職表

一八旗都統副都統及內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前鋒統領步軍統領內務府總管俱係統屬八旗官員兵丁之大臣應備載其補用年月列爲八旗大臣年表以重職守其八旗內閣部院滿闕大臣及漢軍大臣任漢闕者並列爲內閣部院大臣年表直省駐防將軍副都統及山陝督撫定爲滿缺者列爲直省大臣年表其餘直省督撫提鎮大臣並非專屬旗缺止將籍係八旗者附列于後

一志書例志選舉凡八旗進士舉人副榜武進士武舉及保舉孝廉方正悉依年世科分編載爲選舉表

一八旗官員俱由旗人補用近日以漢人武職補任副都統者不過間一有之今止備載八旗人物列不另立



名宦傳

一八旗列傳以宗室王公為首凡有軍功及身後得謚者俱照各王公所得

冊誥及諭祭諭葬文內開載功績事實逐一立傳其有功績章奏見于

實錄史書者亦俱採入如止緣

推恩授封並無自立功績身後又未得謚者已見封爵表無

庸立傳

一

三朝國史功臣一百一十六人係奉

聖祖仁皇帝欽定今俱立傳入于名臣列傳此外立傳之人物

亦蹟以世爵世職

勅書為主未查

三朝國史奏定功臣傳凡例內開凡功臣已至大臣又自立功

績得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及未至大臣自立功績

得授阿思哈尼哈番以上世職者各繕摺請

立傳等語今志書較之

國史體例稍寬記載宜廣凡官至大臣又自立功績得授

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及未至大臣自立功績得授阿思

哈尼哈番以上者俱照伊

勅書內所開功績立為名臣傳如

實錄內有伊功績亦與採入俱止潤色文義不于此外添入事

實其餘官未至大臣所得世職又不及阿思哈尼哈番者不便一體稱為名臣但伊既自立功績給有

勅書得授世職無論世職大小俱係有功之臣照伊

勅書所開功績編纂別爲勲臣傳其有止因投誠給與世職

及承襲祖父世職自己並無軍功者俱見世職表無庸

立傳

一官至大臣自立功績甚多見于

實錄史書當未得世職身後亦未得謚所歷仕宦征討地方又

未崇祀名宦如川陝總督哈占征南將軍穆占等亦與

立傳附本旗名臣之末

一康熙元年以後海宇昇平大臣以軍功得授世職者

朝國甚少但承平佐治與創業戰功各有宣力之勞凡八旗

大臣內閣部院大臣直省大臣身後曾給謚號者必係

完名全節始終勤勞之大臣各照伊所得

論祭文碑文內所敘勞績入于名臣傳再敬稽

四朝實錄內有伊勞績及查六科史書內有伊章奏關係政治

者俱與採入至本家所送家傳誌銘止取其世系里居

官階年月以便敘次其所記事實恐有溢美概不載入

一

國家澄敘官方超越前古八旗人員任直省守土之官者

循卓甚多凡督撫大臣崇祀名宦者俱照直省所送名

宦冊內事實併采其章奏作傳入名臣傳其司道府廳

州縣等官在本地方曾入名宦祠者俱照現在各省送

到名宦冊內事蹟立爲循吏傳

一

國史館奏定功臣傳凡例內稱奉

旨纂修功臣傳勿得以勞績諭其等次但視其出身先後以  
定前後今亦遵照此例

一  
國史館奏定功臣凡例內稱遵奉

上諭凡應立傳功臣之子孫皆附入伊祖父傳內其弟兄族  
人有應立傳者亦附入等語今亦遵照此二十例逐一  
附入凡子孫及兄弟族人官至大臣又自立功績得授  
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及官未至大臣自立功績得授  
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應立名臣傳者目錄大書姓名于  
祖父之後其傳文另行特起如官至大臣所得世職不  
及拜他喇布勒哈番及官未至大臣所得世職又不及阿  
思哈尼哈番止應入勲臣忠烈傳者伊祖父目錄下俱  
小書姓名其傳文連敘不另行特起仍于本旗勲烈傳  
目錄之末補列姓名註明見伊祖父某人傳至于應立  
勲臣忠烈傳之人其家無名臣者不論勲臣忠烈以子  
孫附于祖父以卑幼附于尊長附者俱小字列名傳文  
俱連寫勲臣附忠烈者仍補列姓名于勲臣目錄之末  
忠烈附勲臣者仍補列姓名于忠烈目錄之末並註明  
見伊祖父某人傳其無可附者各自立傳以上名臣勲  
臣忠烈俱係自立功績得授世職之人故祖父子孫兄  
弟族人附于一處其官至大臣並無自列世職止係身  
後得謚者別自立傳入于得謚名臣其官至將軍督撫  
提鎮並無自立世職止係各地方崇祀名宦者別自立  
傳入于名宦名臣

國史館奏定功凡例內稱

三朝功臣有在康熙年間居官行走者不准立傳外其在康熙年間物故順治年間致仕者仍與立傳等語查志書係通記

本朝八旗人物並不劃分朝代凡係應立傳之人在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物故者俱與立傳一歷來遇變殉難及臨陣死事諸臣現在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查明

實錄立傳但查歷代史書體例凡官未至大臣止有殉難死事

一節別無功業者俱入忠烈傳如係王公大臣別有功業者雖殉難死事仍各自立傳如唐書永安王孝基等雖陣亡仍入諸王傳太尉段秀實等雖殉難仍自立傳俱不入忠烈傳今亦照此例分別立傳

一史記始立儒林傳漢書因之後漢書又別立文苑傳歷來志書儒林文苑二傳或分或合體例不一今照史記漢書例合立爲儒林傳將

國初設立文館內巴克什如欽遵

太祖高皇帝指授創立

國書之大海巴克什額爾德尼巴克什等俱入于儒林傳至改立內三院之後停止巴克什之名應敬稽

四朝實錄內所載八旗人員有人品文學曾經

上諭褒嘉者查明事實附入儒林傳

一八旗取有

旌表孝子及

四朝實錄內所載八旗節義之人查明事實立爲孝義傳

一八旗

旌表節婦烈女俱照原疏內開列事實立爲列女傳其保護

聖躬及誕育

聖后諸夫人皆附焉至于婦女從夫死者欽奉

聖祖仁皇帝好生恩旨停止旌表但行雖過中志猶可取其有

已經報部及八旗保送者亦與附載

一八旗官名屢有更定如都統初止照清文對音稱固

山額真至順治十七年漢文改稱都統副都統初止照

滿文稱梅勒章京後改稱副都統恭查

三朝實錄凡官名未改定之前仍用舊官名改定之後始用改

定官名近日改定

實錄悉用後取改官名今志書亦遵照此例不論年分悉用後

取改官名仍于職官志內聲明從前節次更定之制

一八旗人名及口外地名對音字樣各書不同又八旗

大臣名同者亦須分別對音今俱遵照

實錄改定畫一

一書內應擡寫之字俱有一定式樣理宜畫一細查各

書惟會典內擡寫字樣最爲全備今將一切應擡寫之

字俱遵照新會典擡寫

一史書舊例凡王公大臣列傳或一人爲一卷或數人

爲一卷俱自爲起止不立總序惟忠烈孝義循吏儒林

列女等小傳各人事蹟無多或十數人爲一卷或數

人爲一卷俱于各類之首撰一總序今亦昉照其體降  
王公名臣列傳不立總序外其勲臣忠烈循吏儒林孝  
義列女等小傳各立總序

一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以後

世宗憲皇帝諭旨頒示八旗者俱關係八旗政事人物理應敬  
謹備載現在雍正五年以前

上諭已經成書逐一分類編入各志餘俟八旗

上諭館逐年書成進呈

御覽之後恭請編入

國家慶祚萬世無疆將來八旗志書亦應以次增修今所  
纂輯爲八旗通志初編于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旨纂修初編所載俱係奉

旨以前之事其自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以後八旗事宜  
俱俟將來續修志書增入近日奉

聖旨俞允科臣永泰所奏修至雍正十三年以備

五朝事實今應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止雍正十三  
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後之事俱俟次編續修

按明李文正公懷麓堂後集有凡例三篇附通鑑纂  
要大明會典二書進表之後是凡例亦可入集也闕  
里志凡例不見進表有代行聖公謝建闕里廟表意  
進表乃衍聖公出名故耳

自記

修臨川縣志凡例

一志地者必本于天故地志多先星野言星而歸之分

野則志天仍志地也况臨川上應文昌則星象所關較之侏境尤爲不可缺者舊志多先沿革建置而後星緯未爲合序嘉靖撫州志以天地人三者分志而天文志爲首分列五條又覺太繁沿革不關天文祿祥不盡出于天占驗無關本地今止立星野志

一臨川縣始建于漢和帝永元八年初名臨汝實轄今六邑之地吳陞爲臨川郡轄八縣則不止于今時一府之地志名臨川則當日臨川郡所隸之地之事皆當載入不當止載今日臨川所隸矣至隋改臨川郡爲撫州改臨汝縣爲臨川縣縣名既定此後止志一縣之事可也隋大業三年及唐天寶元年常復置臨川郡而爲時未久隸事無多不必牽連旁及

一撫州府治臨川則府守及佐屬皆居臨川之地其建置職官廨舍臨川志理宜備載宋景定臨川志旣已詳志

本朝胡令所修略而不書今悉爲補入

一志書例志封爵舊志謂魏晉以後爵皆假借地名並非實封遂間有不書者然事關其地卽爲典故理當備載明以後文臣非有軍功不封五等之爵遇恩得封止于官階其可考者亦附見焉至于官封祖父始自唐宋迨明益詳志書多特立封贈志今止附于封爵

一撫州嘉靖志邑里一條用周官職方氏文法甚爲古雅但連書亦不能詳如陂塘津梁寺觀各有緣起亦應分志徒志空名無資實用今止志一縣立都鄙一條亦

以連敘者高一格書稍爲增定而以分志者低一格書  
陵墓古蹟亦按都鄙附載

一志書山川每山每水分列而逐一註其高廣形勝及  
山之所有惟撫州嘉靖志作者欲倣禹貢導山導川文  
法連類書之山皆自郡城逆遡旣與導山法異而方隅  
遠近亦不甚確徒使名山大川之勝不能全著嗣後續  
修者胸無圖經不敢改作止抄舊本今用導山導川法  
串敘高一格書改其不確者而增所未備仍逐條詳註  
本低一格書依酈道元水經注法庶綱舉目張無疏漏之  
患

一志書載令縣之事自職制廨舍戶役貢賦學校兵衛  
當悉按列史時代統轄備細載之庶古今沿革損益本  
末明白前志止載今制稽古者將何所據今按朝代備  
載不遺

一志書史類法重尊王故近日志書首列宸翰志或稱  
典謨志誠爲得體然畧古詳今遂將

### 本朝

詔制通行天下者一併載入若修志者悉仍其法則天下志  
書首卷皆雷同矣今補作宸翰志備載古今詔誥勅書  
關繫臨川者爲宸翰志其通行天下不專爲臨川者概  
不載入

一名宦鄉賢列傳體裁不同名宦傳籍貫官階而外一  
切事業無關本境者卽不必志若鄉賢必用全傳蓋其  
人爲本地之人則其生平建樹皆本地人之功業生平



著述皆本地人之文章本傳所載理宜備書卽本傳外別有嘉言懿行散見他書者皆當附見傳後故國史有傳者不宜反加刪削從來天下志書知此義者蓋寡矣臨川人物自荀伯子臨川記唐甘伯宗臨川名士賢蹟傳二書不傳唐以前無可考今止就宋元明三史有傳者悉照原文全錄至于王荆國曾文肅二傳中多一時愛憎之語而文肅至于章蔡並列尤爲枉抑今並駁正太子後他若王元澤聶忠愍等傳小說傳誣亦加嚴駁

一王右軍祖孫曾文定兄弟並世居臨川有本人文字可憑而右軍誤入名宦文定比于寓賢今俱正定以決前疑

一志書搜羅宜廣臨川人物向來遺漏頗多不獨唐甘伯宗所傳臨川名士賢跡全湮卽現有著述成書流布天下登諸祕府者在宋則有作周禮詳解之王昭禹作史學提要之黃繼善在元則有作四書纂箋之詹道傳作天下輿圖之朱思本作貞觀政要輯論之戈直從來省府縣諸志皆未嘗登其姓名今悉爲補入他若青田草廬弟子陳羅章艾友生散佚者多各附見儒林文苑傳中而五黎三艾二鄧諸君子亦散見焉

一志書俱別志藝文與本事本人不相連屬省覽不便惟本府弘治志將詩古文詞各附本事本人之下覺山川壯色人物增輝最得志體經籍志書各之下併及原序尤佳胡志已用其法今悉仍之又加廣焉

一纂言紀事必載原書所謂則古稱先庶免無稽之誚

李氏善註文選樂氏史作寰宇志每條註徵引書名可爲著書之法今亦倣之

一從來志書寺觀附于壇廟仙釋附于人物未爲允協  
准弘治撫州志于全書之末立方外一條備載寺觀而  
仙釋附焉最爲得體蓋史書仙釋並列于方技惟元崇  
二氏故元史立釋老傳非史法也今一依史例立方技  
傳併志醫卜星相道釋諸人惟寺觀則附見于所建之  
地

一纂修之事宜分纂人多時日從容庶能遍閱書籍今  
物力艱時日迫分纂不過數人應採之書未能遍閱且  
一漏萬之譏誠不能免惟較之前志急就于兵燹之餘  
者稍爲明備耳拾遺補闕尚有俟于將來

宣成書院條約

竊惟治世在于人材人材繇于培養我

皇上紹休明之運建鄧隆之業旣已崇獎學校慎選儒官猶  
復申飭封疆守土諸臣建立義學興賢育材所以廣勵  
學官之路者至矣本部院祇承

欽命節鎮桂海三江十三郡之秀民豫養之責良有所歸顧  
士溺于俗學而不盡其材也久矣今茲之舉固將崇德  
廣業以立學術事功之基卽早論文藝亦欲甄陶漸濡  
儲通經學古之士光華著作之才以仰備  
國家之用若猶是厘厘于講章之學帖括之文則諸生固  
已肄業及之豈今日之所以厚望者哉茲于鼓篋之初  
爲揭其綱要以示之準

一辨讀書緣起材之不成由于不學今舉世皆學而又  
乏材者由不知所以學者何爲也曰爲科名耳爲利  
耳父兄以此教子弟以此學舉聖賢扶世導民之具  
供吾弋取利名之資而于身心性情家國天下之故  
無與焉則自其成童就傅之年而所以讀書之故早已  
迷繆而失其旨卽利祿科名旣遂寃其歸趣一鄙夫耳  
諸生第時省所以讀書之故則今日修之家者必有其  
事也異時獻之  
廷者必有其具也試問昔之遊宦于粵者何可更僕數獨  
南軒東萊二君子俎豆于斯堂科名利祿云乎哉典型  
其在隆緒茫然學者其亦知所向方矣

一辨游藝門逕文藝之于道末事也科舉之文又文之  
末事也然

國家取士之制在是卽孔孟程朱生于今日亦不得棄之  
而不務務之則必盡其功故得失可捐而功之不盡則  
謂之不誠矣所謂盡其功者豈如世俗索解于學究刪  
纂之說取材于坊刻淺薄之文云爾哉經藝之體其理  
則代古先聖賢之言也其辭則周秦以來立言者之神  
氣格律無弗包也不探討于六藝不足以窺理之奧不  
穿貫于子史百家不足以盡詞之變故通今學古非蘄  
工于科舉之文也而科舉之文之工亦必繇是然今人  
皆知通經學古之爲美而顧畏而不前者何也則以其  
業繁其程遠不若俗學之可以速化也是大不然夫俗  
學之根柢講章時文而已然講說日新月異時文逐風

會爲轉移其變遷尤甚世所號爲老子科舉之學者計其生平研覽于講說者不知其幾種矣敝精于時文者不知其幾端矣約畧所誦奚啻千百篇古學以通經爲主九經僅四十八萬四千餘字以較時文不過七八百篇之多鄭耕老謂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况論孟孝經諸生共習又各占一經約省三之一矣再補餘經三年可畢况姿性高者日不止誦三百字耶諸生敝精于科舉之文雖及百千不免爲大雅嗤點苟腹貯九經則可以方行天下而其所爲時藝之工又必有異于人者矣移其精神學力于是則品之雅俗判若天淵又未嘗見彼之逸而此獨勞也諸生亦何憚而久不爲此且令勉諸生爲古學非謂必盡棄其學而更張之也第科舉之學諸生旣已熟習苟溫其故而加精焉亦足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若今之所用爲課者則平生之尚未暇遑者也今爲諸生參分其日力以其一爲時學以其二從事于斯隨其姿性之高下以爲記誦之多寡雖時過後學勤苦難成記言誠然然身隸學官則肄誦之外無餘事苟不爲蓄終身不得通經學古是所厚望現在刊刻日歷分給諸生聽自量記質每日除溫習外能讀記經史子集若干字親筆填注于冊

一經學而外莫重于史史記漢書昔人以配六經姿性高者就中節讀餘十九史亦當寓目子如老莊荀韓呂覽淮南文筆俱高文集若文選文粹文鑑文類皆宜別擇取裁李杜韓柳歐王曾蘇宜觀全集亦節取讀之餘

文汎覽以廣見聞可也

一古人讀書多由手抄不惟行墨總萃便于記誦抑且精神凝注今所讀能日錄者尤佳或作字遲鈍恐費日力者則購坊本手加點閱亦足攷課勤惰參驗進退一會文月三恐妨于讀也文不拘一律要必自己出爲佳勦說雷同實爲首戒

一月朔課前月所肄諸生肅謁主講主講按日歷刺舉經籍章句試其成誦與否有錯誤遺忘者劄記以俟再課後月亦如之季終通核所誦生熟并文會等第高下總注日歷後幅移送本部院以憑查核面加勸勉

一學勤于專古人目不窺閤坐而穿榻專之謂也塲屋之學不專亦不能成况肆力于通經學古者乎專事日積月累由少以至于多故曰蟻子時術之未有作輟而可以爲學者也諸生在館不得輒出有必不得已者請假而行刻期過返

一學以嚴師爲先師嚴道尊而後知敬學古之訓也是以往制必任致政之卿大夫以其德尊望重足爲後生小子矜式而嚴憚切磋以有成也諸生一言一動凜遵毋違則德器凝定豈直記誦詞章之益乎主講石塘先生與本部院同官學士今本部院承乏茲土而先生半刺不投視子羽之非公不至殆于過之卽此一端諸生矜式爲益于品行侈矣

一本部院捐貲餼士敦延師長所爲造就之力剴切之旨一出誠心非循故事蓋所望于爾諸生者甚大爾諸

生務宜奮發濯磨文行交修以副本部院期望至意其有操履粹白學殖日新文章華茂者本部院別加優獎卽儲爲將來薦剡之地如有言行違反燕僻怠荒或恃一日甄擢因而意氣揚揚恣睢里巷佻達城闕此則浮薄不材之甚無足陶鑄者訪聞有此立加擯斥決不使一莠之滋亂我嘉禾也汝諸生其敬聽之

以上條教不過揭爲學之指歸且以課程創見誠慮諸生望洋却步故不靳諄復警曉用祛疑畏至于大綱細目則有儒先成訓與主講之良規在諸生務恪遵之無煩本部院之覩縷也

家居二倉條約

國家久道化成革薄雖恐有鄉黨好義之人能敦任恤之誼者必加

旌獎給以頂帶其功大而費重者

詔加京卿爵秩誠化民成俗之盛典也爲士大夫者理宜率先以勸里黨余拙于爲宦通籍二十年而家無甌石之儲志焉未逮鬱鬱久矣今歲蒙

恩出撫廣西俸入餘銀千兩奏明

九重立家居二倉稍紓夙願不敢以其微末而自阻也所有條約列後

一爲居家常平倉每歲于新穀熟時就近市集收買穀石出帖招糴有能送穀至本倉者照市價市斛每石加大錢八文約買穀一千五百石存倉至次年五月初一日爲始開倉糴賣如時價每石四錢以下減價四分每

石六錢以下減價八分如貴至每石七八錢則減價一錢六分若減價過多恐米貴之年出新仍貴難于購買卽漸至廢弛也其買穀之人田租足以自給者不與或家偶有意外事故以致匱乏者仍與先儘本村鄰里親友之貧者有餘乃及外村親友糶穀之數每人問其家口若干計口算一月飯食應用穀若干如數糶與不得多糶無論大小口每口糶與半石卽可供一月之用矣

一爲家居義倉照常平倉法預先買穀一千五百石存倉至次年亦以五月初一日爲始開倉借給貧不能買穀之家仍先儘本村鄰舍親友次及外村親友其借穀之數亦照常平倉法問其家口人數按數借給不得多借所借之穀秋熟交還每石加息一斗以備出入費厠秋熟全還者次年照數全借欠若干者次年照欠數減借還本欠息者仍扣除息穀全欠者次年全不借凡借穀者俱聽其自還不行催索如將來有力能倍買穀石卽以四月初一日爲始開倉糶借

### 纂修三禮事宜

一纂修先須刊板印格子紙分給各纂修官將所纂之書俱用格子紙謄出釘成本子然後全書畫一可增可減可分可合不致參差其紙以太史簾爲上金川簾亦可若扛簾薄脆斷不可用其格之行數多少俱照周易折中本子庶將來便于抄寫正本

一纂修各官須將書分纂則易于成書如禮記現派纂修五人卽將禮記分爲五分按照官資次序各纂一分

周禮儀禮亦照人數分纂

一纂修初稿卽照

奏定凡例每章每節纂定六條一正義二辨正三通論四餘論五存疑六存異再加案語其採取儒先註疏傳說寧多毋少如禮記約計成書百卷每卷二十頁以下初稿必須倍取總裁閱時止須刪削不用增添則一閱卽定矣

一寫書之式經文頂格大書正義等六條低一格書正義辨正等字大書外加方圈其餘註疏傳說俱雙行小書各家之說俱出姓名稱某氏某曰鄭註卽稱鄭氏康成避諱用字孔疏卽稱孔氏穎達餘俱倣此惟周程張朱五子稱子二程子仍加明道伊川以別之

一每章每節六條惟正義必不可少其辨正以下五條或有或無不必全備

一周易折衷經文之下字音疑難者注有音切今三禮經文之下似應查明經典釋文羣經音辨及康熙字典等書逐一音註

一購求三禮之書原未將愚所開一百一十六種書目黏單行文直省以致應者寥寥今應再將書目黏單行

文

一現抄永樂大典內三禮之書周禮缺地官夏官禮記儀禮亦多全卷缺少查翰林院領書時照目查收原少一千一百四十八本恐係遺在

皇史宬內未曾搬出應否請



肯再往

皇史宬內查尋抑或各位中堂大人遣的實閣員會同本館提調纂修官徑往宬中尋覓

一合修三禮應照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吳文正三禮考註通貫爲一今已定三經各自纂修似應仍將朱子儀禮通解序目及吳文正三禮考註序目附于三禮之後以存三禮合修之意

一周禮自俞壽翁于五官內查出冬官之屬王次點深然其說復有增補作周禮訂義邱吉甫舒文節遵俞王之說作註皆周禮專門名家之書今經文雖照原本似應將俞王邱舒諸家之書附載其序目于周禮之後蓋亦全書之存疑也

以上十條可否採用統俟各位總裁大人逐一商定截漕事宜

一漕糧關係重大顆粒難容短少今應囑各幫弁丁均感

皇上使其不致凍阻深恩俱當面供稱不敢掛欠升合其所國之米交與地方文武官員加謹收貯看守毋許虧缺偷盜仍令預期多僱民剝俟河冰一開卽令裝載速運抵通交卸入倉

一漕米不許攙糝使水如有潮濕之米不准囤貯仍令抵通晒颺賠補好米

一囤米若干萬石俱交地方文武官員驗看過斛收受舊例每正兌漕米一石加耗米二斗五升內除一石一

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作正入廩外下剩米一斗五合六抄爲顛抗折耗晒颺等費每改兌漕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七升內除一石八升三合六勺八抄作正入廩外下剩米八升六合三勺二抄爲晒颺折耗等費今仍照舊兌收以備過壩入倉折耗若晒颺有剩照例准作餘米

一旗丁現在催募剝船每米一百石給船戶水脚銀四兩五錢飯米一石耗米一石今截留入國並次年剝運抵壩進出顛抗虧折更多旂丁旣免守候凍阻之虞又無交倉跋涉之費而地方官旣多收兌剝運之累復有交糧賠累之苦相應每米一百石旂丁給地方官耗米二石以補折耗其水脚銀四兩五錢飯米一石仍照現在抵通旂丁之數交納地方官以爲次年剝運之川

一經紀在壩起米卸米向例每米一石旂丁給大錢二十文以爲外河裏河船戶及石壩五閘催募代役人等之用今仍照舊例交付天津道庫以備次年抵通經紀起卸之費

一起米入囤必需抗夫入袋搬運應令旂丁每米一袋照舊例給付抗價

一糧米進倉有應交隨糧蓆片令旂丁交給地方官隨糧運通以備次年交糧鋪墊苫葢等用

一糧米雖經囤貯其隨糧應交楞木松板仍照舊赴大通橋交納

天津起運囤米事宜

一將剝船編定號數每壹字號船五十隻挨次下米不許擁擠先後紊亂

一起米囤上用大籌船上用小籌互相兌換夫頭囤上一名船上一名經管換籌不許錯誤

一每船上米若干取整數不用零頭各取船上收領甘給赴通州交卸如短少米數着船戶賠補外仍行重處一隨剝運耗米石端委佐貳官一員逐船查明數目令其照數帶運不得混淆

一剝船每運米一百石給食米一石委佐貳官一員端司支放登記不得錯誤

一船戶水脚銀兩端委佐貳官一員給發仍取船戶領狀存查毋許短少亦不得錯誤重給

一席片按米數交與船上帶赴通州轉交

一凡空船在教場以南停泊上米船在兌米河下裝米每—字號數滿五十隻卽押令開行赴通不得停止

一每米一袋抗錢十文在船上現發不許短少

一各官帶衙役家人于寅時到教場料理停當其夫頭帶抗米人夫聽放頭炮齊集二炮上工不得遲誤

一每船五—隻爲一號委佐貳官一員監運其汛地武官務要帶領兵役在于沿河兩岸彼此相接晝夜催儻護送巡查不許停留片刻

一斛手量米務要平斛响盪不許高浮亦不得短少如有情弊立刻重究

一抗夫卽責令夫頭約束如敢喧嘩並將所抗米袋偷

卸作弊者查出併夫頭重處仍令賠補  
一每日各衙門選撥誠實兵役在教場兩旁及兌米河  
下周流巡查疎懈者責做不饒

賑荒事宜示丁生

文傑

一賑務必須本州縣官經理凡造冊散票收票須用書  
吏指揮號令巡攔須用皂役擡斛量概須用爬夫斗級  
搬運糧石須用車船夫馬若非地方官親辦則呼應不  
靈至于

欽差官員止可稽察浮冒侵蝕等弊所帶家人不過數名不  
能親任賑務

一造冊務須精細不濫不遺一樣二本州縣官及分賑  
官

欽差官各執其一倘有實在饑民現在出外求討者仍須註  
明出外緣由以便補賑

一應賑飢民門首各帖小票照冊開明一戶某人大口  
小口若干以便

欽差官于散賑之後抽村按票對冊逐戶稽察

一賑局每州縣城中及四鄉分爲五局城中收令自行  
散給四鄉則委佐貳首領教職等分任散給每局兩員  
一管給票一管給米如小邑職官不敷卽兼請鄉紳有  
品望者分任其事

欽差官巡五局監賑賑畢按村稽查

一賑期須前數日示知以免飢民守候  
一賑局務擇寬廣寺院以爲公所一所分爲兩處一散

米一散票仍用高脚牌以飢民五十人爲一牌皂役抗牌由東門引進領票由西門出卽引至散米之處按牌冊唱名挨次交票領米其票于每日散米完時截去一角以防吏役偷竊重領如次日再賑卽用舊票散給領米後再截一角

一遠方飢民恐有飢甚不勝負戴者賑局之傍立設粥廠饑民領米之後各赴廠領粥一碗仍開兩門東入西出

一斛斗須用烙印官斗

欽差官散賑官仍各執其一以便不時抽較

已上八條祖備梗概惟首條最爲緊要當與同事諸君商定公請于院司必得請而後已其餘自加斟酌又奉使之道諏謀詢度自入德州境所見山東人民或士大夫俱可詢問從前山東賑荒事宜或利或弊在身受者必能深知又同事之人各有所見亦當博訪

穆堂別藁卷之五十

臨川 李 紱 巨來

行述 祭文

皇清誥封太夫人先妣行述

嗚呼痛哉吾母之棄不孝等何其遽耶吾母雖年幾大  
耄素康寧無疾何忽至于是耶不孝紱奉

命祭告

夏禹王陵及

明太祖陵瀕行恭請

訓旨特繕劄奏懇請順道省親荷蒙

聖恩俞允星馳至浙江旋至江南五旬而大禮告成禮成之  
次日卽登舟溯江歸里晝夜兼行自謂刻期拜慶孰知

未及到家而吾母已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嗚呼痛哉吾  
聖恩母生不孝等兄弟五人長橫次四紳並以國學生先吾  
臨昔赴滬關為繫一官垂三十年中間雖屢次歸省一再迎  
即亦無利便於奉養送吾母南歸即奉使粵黔緣事落職  
羈棲書局請急無由

皇上登極特恩給侍郎銜管理三庫逾月即補戶部左侍郎  
再逾月又兼兵部右侍郎智短事煩

恩深責重南望親舍莫敢乞歸比左遷需次私喜得以暫歸  
乃僅踰十日即蒙

恩命仍任八旗志書副總裁併日修治冀書成即行乃四閱  
月而

特恩優補詹事踰月又

特授三禮館副總裁今春又奉

命恭送

孝敬皇太后梓宮甫還

京師

世宗憲皇帝附

廟配

天禮成幸承祭告之

命始得請假歸省蓋不孝絀違吾母色養已十年矣不孝絀  
中甲辰科進士十四年于茲不敢謁選不孝繪中甲辰  
科鄉試亦十四年于茲不敢赴公車並侍養于家不孝  
絀恃以代養因逡巡濡滯孰謂至家遲兩旬遂不及見  
吾母不孝之罪其可贖乎吾母年十八適先考侍郎公

至白首相敬如賓先外祖榮溪吳公無子嗣生事葬祭無違禮以女而兼子教不孝等授經書訓文藝勉勵品行以母而兼師持身莊敬終日無惰容操家勤儉書算句稽無逸漏亦無苛急待卑幼寬和比沒也哭者皆盡哀生平好讀書年逾八十未嘗遺忘每舉卷籍泥泥成誦遇事明大體審是非折之以理不孝紱巡撫廣西迎吾母就養至署後三日值吾母生辰欲張樂上壽已召伶人設樂具矣吾母聞之立命遣去讓曰汝居官二十餘年未嘗一演劇今以我故易素操可乎比紱總督直隸危疑震撼無虛日吾母見紱屏營問詢所以指示措注動中機宜或用所教入

奏劄輒奉

溫旨紱喜以告吾母必正色相戒謂汝之遭逢

聖主幸也吾所據者理耳古固有守理而不能獲上者固未容以不獲上而易吾理也紱媿而志之至于今不敢忘早處困絀家用匱乏必以教子孫爲先務曰是不可廢也比子若曾孫補府縣學生貢入太學舉于鄉成進士凡十餘人親黨以此相慶吾母恒蹙然以盈滿爲憂紱嘗三仕而三已吾母怡然處之謂消息乘除理固如是况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安知非玉汝于成乎蓋吾母懿德無愧女宗宜陳述以乞言于當世有道德而能文章者庶錫之銘誄以傳于無窮顧行狀之作惟公卿大夫用以請謚上之太常考功而序述母德則古無其文伏念吾母生平榮遇見于



三朝錫命及不孝敘所爲

世宗憲皇帝御書匾額記其他懿美頗見于昔年求吾母壽詩

小引用敢鈔撮以呈于大人先生得採擇焉倘蒙錫以

名章大篇或銘或誄則華袞之榮不孝等銜感永永無

既

孫少司馬母張夫人行述

嗚呼母子天性之恩也死生人之恒理也人莫不愛其

親親不能以長存親歿而哀凡爲子者之所同也然惟

寡母之育其孤子難于凡爲母者故孤子之哀其寡母

亦痛于凡爲子者此少司馬孫君國璽所爲仰天椎心

泣血痛其母之永逝屬余述其行以請于當世大人先

生錫之銘誄以祈傳于無窮也乎少司馬之言曰吾母

姓張氏世居遼東天命六年

國家盡有遼東之地外祖諱某始以從戎入隸鑲白旗籍

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外祖時備羽林扈從入關遂卜居于

順天玉田縣之陳府莊

國恩分授上田乃立室家生子一人曰張萬金吾母之兄

也女三人吾母居次生而淑慎仁慈上事外祖父母備

極孝敬與兒姊及妹友愛無間年十四卽歸于先君時

當

國初八旗人士並以武功効力先祖諱某屢從征伐先君

諱某甫弱冠亦奮跡戎行思効力疆場爲進身計然先

世無通顯者家貧甚仰事俯育無所藉吾母來歸安之

若素脫簪珥勤紡績以奉先祖父母下及米鹽補苴之  
絕毫不累先君故得專意嫻習武備馳驅

王事無內顧之憂康熙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于雲內陷  
四川貴州逼湖廣明年

朝廷命將南征大發禁旅而先君實任前鋒臨行以親老為  
念吾母獨慨然雪涕相送謂

國家有大事全忠即以全孝君宜奮不顧身蕩平奏績以  
榮二親若家庭色養當為君力任之先君于是欣然就  
道轉戰萬里平定滇南然後還歸中間綿歷八載吾母  
以一身支持門戶垂白高堂酒漿滌滲未嘗一日缺乏  
先君既歸先祖父母相繼沒吾母贊襄大事必誠心信  
先君以所積俸薪置薄田一頃敞廬數椽家事頗就緒  
而不孝罪孽深重年甫九齡先君謝世是年歲在癸酉  
吾母四十一歲哀毀之餘力舉喪葬延師課子仍諄切  
識諭謂汝祖若父以從

龍起家固當繼述先人之志學習弓馬然世際昇平文事武  
備宜兼習之不孝叩首受命騎射之餘並習經書文藝  
然屢應童子試不售吾母蠲負郭田為不孝納粟附名  
太學甲午鄉科

朝廷特恩許文武互考不孝遂以監生應順天武鄉試中式  
武舉歲辛丑春又遵慈命循例入文場蒙公識拔獲中  
進士雍正元年奉

命往河南試用不孝跪請吾母同行吾母以試用非實授可  
比且中州迢遞資斧維艱令不孝先期速往是年署鄆

陵縣令二年九月始奉迎吾母赴任諄諄切諭愛養百姓勿曠瘵貽父母羞不孝遵諭兢兢自守幸免隕越三年十二月陞直隸禹州知州四年四月奉

旨赴京引

見九月陞開封府知府旋奉

特旨調杭州五年十二月陞補漳汀道六年十月調臺灣道治孤懸海外遠隔重洋謹遵定例未敢奉吾母就養止令室人竇氏侍吾母暫居漳州仍

奏懇每歲航海二次省問老母仰沐

聖主洪慈卽調福建鹽驛道以便侍養蓋雍正七年也是年陞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旋陞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九年二月內轉大理寺少卿未幾奉

命署理浙江布政使事十月補河南山東副總河十年十月欽命協理河東總督事務十一月署理河南巡撫十一年四月奉

旨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奉

命暫署蘇州巡撫印務旣而蘇撫有人卽自蘇買舟北行奉吾母歸于故里屈指不孝歷宦十年往復數萬里江湖險阻山嶺崔嵬吾母年已八旬而履險如夷從無勞悴驚悸之念形于辭色方期大耋期頤可以長依膝下不謂今歲吳門返棹中氣漸虛抵京後積痰上湧參苓罔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時奄然長逝不孝之罪實不能道而吾母懿行誠未可淹沒不彰也吾母存日自矢柏舟心力交瘁平居自奉菲薄夏不葛冬不裘每言吾

非節省以冀羨餘欲躬親儉朴垂誡子孫耳至于推恩親黨又極加厚不孝有分居叔父玉龍物故叔母孀居守節無子女命不孝迎養自鄆陵以至吳門食必同几臥必共榻服飾無分輕重歷十一年如一日彌留之日尚命不孝夫婦敬奉叔母不得稍有怠忽從姪孫荷有女年已及笄家貧無力遣嫁特令不孝資助如期嫁之不孝在官時吾母尤嚴于訓誡操守凡有所奉甘鮮必究問所由來不許妄受卽購諸城市者必令約束家人衙役不許虧短價值至于慈心愛人出于天性不孝歷任皆外吏每遇除夕必呼不孝嚴切訓誡謂刑獄有關民命稍涉冤抑卽干天和慎毋假吏胥手致有出入獄囚有可保釋者歲除宜令寧家在獄者聞之卽不能取盤查官受其累民亦不勝勞君以改折徵銀力請于京兆條陳利害數千言得請具

題卒奉

俞旨著爲法上下蒙利無窮然新舊歲徵者已二十萬石矣適山東飢米豆騰貴君私計出吾朽急鄰病兩利也乃亟請于上咸信其誠許之航舊糧以鬻得高價旣易新糧猶溢銀萬兩乃修建倉廩以貯糧食又念錦爲

龍興近畿而文教樸略禮師儒新學宮季考月課給供膳獎勸不遺餘力又相度地勢建文昌閣于城東南隅暗與形家言合自是科名始盛錦縣官廨土屋湫隘穿漏如露處悉易以瓦石建廳事私宅吏舍咸具錦俗尚鬼男女幼穉悉棄不掩齒君聞之惻然出錢立義冢諭總

甲遍爲收葬仍勒碑永禁積俗始變窮民不能婚葬者  
輒資助之士人才範聘劉氏女以貧故婦家欲毀盟理  
于官君歎曰此風俗媮薄所由也卽代給聘錢令于堂  
上舁歸成禮縣人以爲美談錦當前明時與我

朝相持蹂躪日久百里蕭然今

國家承平數十年招徠安戢戶口漸繁然庶務草創民窮  
舉事無所藉賴君性喜任事罄罄繼餘銀興作之不敷  
則出橐中裝或假貸以應數歲間營建屹然大備風景  
一新殷庶比大都邑錦人咸謂百年來所未有也君天  
姿樸茂遇人坦易不設城府與城守尉文武協和軍民  
按堵然執法不撓人莫敢以勢要縣地半屬

皇莊莊頭多匿奸壞法君廉得某尤無狀侵蝕民產莫敢

枝梧因痛繩以法某驕悍恃奧援不屬許于刑部君不  
少挫竟得直鞭責之如律自是始斂手畏法响馬盜陳  
三桀黠異他盜縣人以爲患君恩威旣著名之卽俯首  
階下喻以天理禍福許令自新陳感激悔過遂爲良民  
盜亦衰息庚辰兼知寧遠州事治如錦壬午行取天下  
阜州縣官君以廉能受知府尹王公安國特薦以論俸少  
一月格于部議而止癸未再兼知寧遠州事乙酉兼知  
廣寧縣事戊子再兼之君才旣長又一以實心任事所  
至民樂旣去民思計先後交盤凡十倉糧不下二百萬  
皆如期幹理民不勞而公事畢辦然君心力至是瘁矣  
治錦十年無盜賊訟獄水旱之擾間遇亢暘禱于神輒  
應乙酉蝗起府尹飛檄撲捕君謂非人力可盡齋宿禱

于天一女蝗盡赴海死初己卯歲君蒞任才數月

皇太子奉

命謁祭

三陵道經錦州供應糗糒勞午一切倉猝立辦修道路架浮梁  
皆以身先夫役不擾民不驚事

皇太子色喜命左右記名以示獎異戊子歲

皇七子純親王以事至錦州駐月餘見君政事精勤詢父  
老莊頭皆極稱感至爲流涕

皇七子歎異待君禮有加幾與將軍京兆尹埒賜堂額曰  
慎餘君益刻苦自立己丑奉

旨行取內陞紳衿旗民板轅泣留者日千數不得請則醵貲  
立生祠樹碑碣以誌功德君聞之峻拒乃止縣人送者  
目錦至山海關三百里不絕道經寧遠君嘗攝州寧者  
州民泣謂不復得公卹吾儕矣具雞黍奉脯牽以進者  
與錦民趾相錯也踰二年邑人士思君至私爲立碑于  
縣門之內蓋其實心實政入人之深如此庚寅抵京師  
時行取內陞知縣五十五人君與從弟今司封君弼同  
與是選人以爲榮引

見之口

天顏甚霽語大臣云從來行取人員無如此番人材俱好  
命吏部卽論資以主事補用候缺者俱得食俸朝賀入六品  
班以寵異之蓋

殊恩云壬辰二月補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江南賦甲天下  
吏事故殷繁又君當治錦勞瘁之餘每日視事不敢少

貫遂邁疾四月二十二日病甚猶強起詣戶曹辦文書  
日昃始罷歸卽昏瞶越六日遂不起嗚呼惜哉君素疆  
幹善飯每矢念以精勤酬

主恩乃踰艾竟卒豈天命耶抑亦勤其事而死也君居家孝  
友厚于宗黨常欲做范文正公立義塾置義田千畝已  
購故大學士張文端公桃花嶺別業爲義莊自仕宦十  
四年于外未竟其志性輕財重然諾急人之急憂人之  
憂嘗捐千金濟人人或負之亦終不悔與人交有始終  
遇父執恭謹不以生死異禮尤勇于任公事其于已私  
則退讓如不及家居時有吳源港爲四鄉水利大姓某  
欲攘爲已有君力辨于官得直至今四鄉受灌溉之利  
都城新建會館傾圮捐貲修葺親爲文記之嘗于南  
郊城購地一區欲架數椽爲入城邸寓土豪某橫占其  
偏家人控于官君聞之止曰寸田尺地何戀戀也獨不  
聞古人交讓之風乎君生平于輕重取舍之間所持類  
如此親黨咸謂君門內修謹有孝友之實當官勤敏有  
循吏之風急病讓夷有任俠之烈蓋篤論也君旣沒舊  
治人士臨哭皆失聲夙昔朋好知與不知皆歎息泣下  
謂激澆風興厚道方于斯人有賴而豈意遽至于是耶  
君生于順治庚子五月二十一日巳時卒于康熙壬辰  
四月二十九日子時享年五十有三中遇

覃恩勅授文林郎待贈承德郎元配萬氏丁未進士直隸真  
定府寧晉縣知縣諱任女贈孺人繼配賈氏前癸未舉  
人山東兵備副使道諱一竒孫女封孺人子三長思芹

新定縣學附生娶徐氏甲子舉人四川蘆山縣知縣諱  
京堦女次思錄新建縣學廩生娶胡氏候選知縣諱維  
憲女次思選國學生娶郭氏甲子舉人候選知縣諱文  
正女女三長適龔某甲子舉人建昌府學教授諱衡子  
先五年卒次適郭輔治歲貢生諱某子次許字余次子  
孝泳孫幾人余自官

京師始識君然君獨異余謂爲生平所僅見期余甚遠大  
願締媾好遂以女字余子余疎拙又亢激屢爲人所憎  
家寒素始通仕籍不知君獨何所見乃有取也感君厚  
狀君之行不足重君世必有健于文又德望重足以信  
今而傳後者因余所狀發君所蘊蓄以永君子不腐也  
故縷述以應諸孤之請君三子皆賢思芹好學孝友忠  
信思錄工爲陳羅章艾之文後之昌始未可量云

### 故常熟知縣趙君行述

前常熟令趙君卒于吳其孤凱初哭而請曰先君子承  
數世之德孤苦積行纘文以有一官不得其志而死于  
此豈惟不孝孤抱痛抑有心者皆哀憐之顧致階卑微  
不得分窆卹于朝廷猶欲得哀誄銘傳之文以發歎之  
苦塊中未能執筆惟君爲述其一二于冊得藉手請乞  
于當世賢士大夫焉遂爲書之如後君姓趙氏諱濟字  
元升別號念堂其先世自洪洞移居涇陽魯橋坊北數  
傳至文學公集爲關中名儒又再傳至君大父某舉明  
萬曆戊午鄉薦文行甚高鄉謚貞獻先生生二子長某  
明天啟丁卯鄉舉君考也其弟某中



本朝順治丙戌經魁父子兄弟科第繼起鄉人榮之君生而穎特七歲通禮記祖父愛之九歲而君考卒母氏劉剪髮內櫪中將以身殉親黨以君弱勸乃止日夜課君誦習君年未就外傳已卓犖如成人既痛厥考早逝復時時感觸于母氏之哀益發憤自刻責霜晨暑夜不少休母感動哀爲之殺又七年始補弟子員文名藉甚所與交皆關中名人然屢困場屋

今上康熙十七年戊午始舉于鄉明年成進士綠衣春酒以所給宴金鑄大爵再拜爲母氏壽母爲之喜曰是乃不墮爾祖父業矣先是有孤燕巢堂上累年不去人以爲君母氏高節之祥勝堂曰燕瑞時方奉

勅修陝西通志君亟以瑞燕事載入又屬紳士爲詩文歌咏之以推揚母氏之節比選期至念母老不欲違母促之行旣中途心運卽馳還而母果疾遂革人稱其孝服闋謁選得江南常熟縣江南財賦甲天下而蘇松當其半蘇又甚于松而常熟錢糧當蘇三之一催科號爲極艱緩之則上怒急之則下怨令爲所困十不二三免民旣豪于訟巨家世族又衆上下掣肘令率莫能措拄君旣下車一以至誠相化邑人安之明年庚午江南鄉試與分校書一房所薦如顧君三典張君大受楊君茲汪君倓皆知名士蓋南闈數十年得人之盛莫逾庚午而公所取爲尤著焉是歲陝西旱蓄辛未繼告

天子加意軫卹至壬申春麥猶未登君有田若干畝在涇陽因貽書族人言吾鄉游遭旱蓄今歲農恐不獲驟甦夏

季租若干盡行讓免至于秋季及次年夏秋二季租交族人某收爲合族輸官租之需公私兩愜食其德者屬君門生張君大受爲掾蓄記勒諸石先是君大父當明季庚辰年間值歲大祲發粟賙宗族又集諸父老涕泣勸賑全活極衆事詳陝西通志張君援引其事以爲先後媿美云癸酉以誑誤告罷又以二十五年逋賦未完借捐例米代償而民逋奉

特恩蠲免無可追被劾羈留吳中君崇重先德嘗自撰家居記述先世里居遷徙經緯本末纖細不遺戒子孫無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推敬宗之義以收族手定家譜將歸刻以頒族人乃垂老去官家鄉濶絕不得竟其所志生平尚友古人尤慕陶靖節先生爲琴書消憂圖以自娛羈桎數載薪水日困丙子夏命長子凱初攜家口歸里今歲夏五凱初復來將以君歸君時已臥病竟不起嗚呼哀哉君孝友忠實樂善好施刻苦讀書爲文思以振兩世鄉貢之業邀綸綍售母氏五十年之苦節乃坎壈若此計終身所歷九歲而孤困諸生者二十年晚得一官輒報罷淹滯吳中又十年抑鬱連蹇竟以客死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彼世之不君若者又將何居焉君旣逝幾不能具棺門下士賻助始成禮而常熟百姓聚哭君舊所築書院爲君作佛事于此見三代直道而君生平恩德在人十年如一日可想見也君生某年月日以今某年月日卒于吳享年七十有幾娶韓氏爲前已卯舉人兵部武選司郎中諱詩長女子二長凱初

諸生次凱繼太學生先卒女一適諸生申培楚孫男六  
選錢諸生秉鈍維鈞太學生邦銓人鑑其銓並幼孫女  
三霜露既深逝者日遠歐陽子云惟傳于文字者可以  
無窮予不敢任也當世載筆之士必有能永君者爲書  
其如此以授凱初焉

初趙君卒孤凱初屬君門下士代爲行述因轉以見  
屬余按古法爲稿授之而近世不用他人代述止用  
諸孤語氣君門下士因共相改竄從世俗體又稍增  
飾浮詞非古文法也余因存此稿以諗于知古文者

自記

祭萬太孺人文

嗚呼父母之年一喜一懼喜者不能有常懼者有時而  
至故人子廩廩之心親八十而月制恐百禮之未洽即  
親心之莫慰惟吾母與太夫人實躊躇于此義當夫年  
躋耄耄之崇身受

封章之責傍觀所爲共羨諸福于焉大備何今歲之隆吾  
母溘然以逝甫時易乎秋冬太夫人訃音旋至喜者曾  
幾何時懼者遽至于是念欣戚之相同緬臨風而隕涕  
昔偕令子獻縞贈紵處同學而相資出同官而相勵文  
章道德之修乃遍孚于羣季申之以盟好之勤重之以  
婚姻之契屢愆桃夭之期疊見萱堂之背考戴禮之古  
法不得嗣爲兄弟陳斯義于尊靈知盡傷而心碎嗚呼  
居喪弔喪孔子譏以爲虛弗躬弗親詩人因以爲刺惟  
情慟而哀深遂越禮而滋戾生芻一束南州故事望環

佩于青冥薦芳馨于滴絮尚鑒哀情享茲勿棄

同官祭金洗馬夫人文

彩雲易散皓月常虧豈美盡而生疾抑大造之不慈胡  
爲乎奪人間之嘉耦失閨中之淑姿使玉堂之彥聞零  
香而隕涕望遺掛而生悲于惟夫人生于名族禮法無  
違比蕊珠之特孕如瓊樹之一枝配于洗馬合璧聯璣  
靜敏觀書出東坡之意表敬恭舉案息臯廡之長噫旣  
歡成于好合復子姓之不遲石麟早兆玉燕連飛屬

覃恩之下逮拜封典于清時

龍章有曜象服是宜旁觀爲之歎羨里鄙爲之光輝何哀情  
與吉語乃沓至而交馳紫玉之煙忽化白花之讖何其  
佛色皆空豈坐蓮于南海仙書多幻寧駕鳳于瑤池君

子失其偕老同官弔以新詞一束生芻悵其人之如玉  
二株嫩桂知厥後之嗣徽

代永定河同知祭直隸總督文

嗚呼死生大矣昔人有言況古今之偉人功存于社稷  
澤被于生民忽騎箕而遽往重乃比于泰山若夫門生  
故吏受其嘯拂聆其誨言方圖後效未報前恩眷旌麾  
其如故忽鸞鶴以飄翩念一涕而無從豈百身之可捐  
若某二人于公夫豈不然惟公降神崧嶽毓秀華門鐵  
券丹書之烈箕裘弓冶之賢早牽墨綬旋擁朱轡

帝心簡在于蕃于宣遂撫股肱之地晉加總制之權方名連  
翩殊賜重乎圭鹵范韓出入威名震于幽燕民戴黍出  
之陰雨吏承榕樾之高天蓋沐膏脉勤者十有六年某

等承獲鹿之乏收延慶之邊散材無用燕石多癩加朽  
株以先容薦砥礪以瓊璠遂丞名郡分寄河干每逢險  
汎化誨勤拳嗅之咻之以生以全將頌德而難名惟永  
矢其弗諼孰謂山摧天柱之嶽風寒五丈之原也哉嗚  
呼作述相承旣橋仰而梓俯墳篋交應比玉友與金昆  
繼嗣鳳起公族麟振洵哀榮之大備復何憾于九泉某  
等惟感懷舊德追念深仁奠生芻之一束冀妥侑于芳

樽

稿初堂穆 十二  
稿初堂穆 十四  
稿初堂穆 十六  
稿初堂穆 十八  
稿初堂穆 二十  
稿初堂穆 二十二  
稿初堂穆 二十四  
稿初堂穆 二十六  
稿初堂穆 二十八  
稿初堂穆 三十